老舍文集

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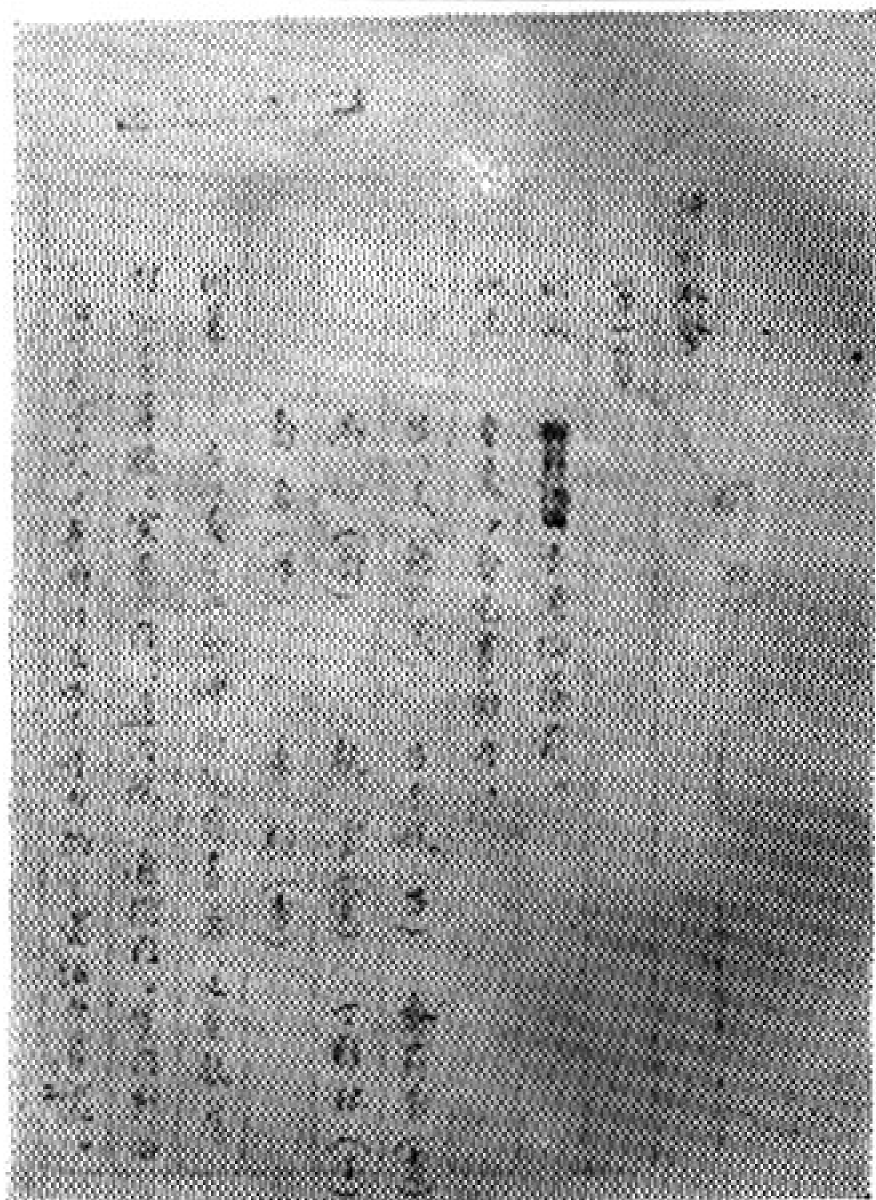
老舍文集

第十卷



作　者　像

一九三九年于重庆



手迹

第十卷
目　　录

残　　雾

（四幕话剧）

第 一 幕

时　间　二十七年初秋的一个上午。

地　点　重庆。洗局长家客厅。

客厅里不十分讲究，可也不算不讲究。装饰与布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体设计，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讲究而又不算不讲究的原因。左壁设红木长几，几上有古瓶一尊，座钟一架。壁上悬大幅北方风景油画。右壁设方桌，覆花桌布，置洋磁茶壶茶碗成套。正壁悬对联，字丑而下款值钱。堂中偏左有太师椅一把，铺红呢垫，是为“祖母椅”。距祖母椅不远，有洋式小圆桌一，上置镀银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炮台烟一听，四把椅子。另有一大躺椅，独立的在正壁对联下。电灯中悬。电话与对联为邻。左壁有门通院中。开门略见花草。右壁有门通内室，故悬绸帘。地板上有地毯。

人　物　刘　妈——北方人，逃难，失去一家大小，屈作女仆。三十上下岁，真诚干净，最恨日本。

洗仲文——洗局长之弟，有点思想而不深刻。爱发愁，可是也会骂人打架。二十三四岁，穿洋服，稍微有点洋习气。

洗太太——洗局长之妻，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

既不新又不旧，既不美又不丑，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四十一岁，衣服还看得下去，脸上可已不多擦粉。

淑 菱—— 洗局长之女，十八岁，“新时代”的女儿，似生下来便知如何抹口红者。

洗老太太—— 洗局长之母，六十多岁，只求饱暖，有小牌打，乐享晚年。没有思想，颇有身分。

杨茂臣—— 四十岁，职业无定，作汉奸也可以，作买办也可以，现在正作着各种的官，官小而衔多；化零为整，收入颇有可观。

杨太太—— 茂臣之妻，与丈夫精诚团结，形影不离。有心路，不顾脸面。三十六七岁，仍自居为摩登少妇。

（幕启。

刘 妈 （在客厅中收拾打扫。从茶几上拿起一只丝袜子，摇摇头；把袜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从烟灰碟中拿出两个颇长的烟头，放在掌中掂了掂，叹息）什么时候，炮台烟还半支半支的扔！（收拾到条案，抬头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风景画。只看了一下，即急忙象矫正自己似的，低头拂拭案尘。可是，手还在擦拭，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张画；手由速而慢，以至停顿；摸索着提起衣巾，拭了拭眼角；仍呆呆的看画）家？哼，连高山都丢了！（想用手摸摸画上的山，只抬到半路，就落了下来；仍呆视着）

洗仲文 （进来打电话，没注意到刘妈，刘妈也没理会他。他用极高的调门叫号数，要不是以为高声叫便可以早些叫通一些，就是心中有点不痛快，对电话机发泄发泄）二二七八！

刘 妈 哟！（显然是吓了一跳，可是极快的恢复了擦桌子的工作）

洗仲文 （声音更高了些）要二二七八，二二七八！（电话机中大概是专幕仿着刮风与老鼠咬东西的声音，仲文耐性的等着）

刘 妈 （扭过头来）这儿的电话呀，跟这儿的耗子一样，老打不着！

洗仲文 （微微摇头，教她别出声。连连拨叫；等着；仍无消息；用力挂上耳机）没办法！

刘 妈 （胜利的）我说是不是？（凑近两步）二爷，这两天怎样了？

洗仲文 （无聊的坐下）什么怎样了？

刘 妈 （悲而强笑的）仗打得怎样了？

洗仲文 （随便的）还是那样。

刘 妈 二爷别那么说呀！难道咱们白丢了那么多地方，（回头看看壁上的画）白死了那么多人，就不往回打啦？我就永远回不去老家啦吗？

洗仲文 （不由的笑了一下，很短）你别那么说！事情是那样吗，教我怎么说呢？别忙，慢慢的打，准能打胜！

刘 妈 （手无力的垂下）可也对！咳！（低头楞了一会儿）二爷，您要不嫌麻烦啊，还得替我写封家信！

洗仲文　你这一月的工钱,大概都买邮票用了吧?

刘　妈　(假意一笑,手又去提衣襟)那有什么法子呢!一家大小全没个信,活活把人急死!

洗仲文　(同情的劝告)可是,你不是说过,他们和你一同逃出来,在中途走散了吗?你现在还往家里寄信,他们怎能接得到,还不是白费事?

刘　妈　(还抹着泪)我尽我的心就是了!万一,万一,他们有人又跑回家去呢。我是个女的;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要不是鬼子糟践女人,谁能舍得了家呢!老天爷瞎了眼,不把日本畜类都用雷霹了!

洗太太　(慢慢的进来)刘妈,刘妈,快干活儿吧,别一天到晚老叨唠这一套!

刘　妈　是啦,太太!(一边转身,一边找补)我是心里真难受哇,太太!要不然我哪能这么贫嘴恶舌的讨人嫌!

洗太太　得啦,快擦桌子吧!(看见椅子上的袜子)够多么好!客厅里脱袜子,多有规矩啊!

刘　妈　等我擦完桌子,就给小姐送了去。年轻的人都是喇喇忽忽的!

洗太太　(向仲文低了点声)给"他"打了电话啦?他说什么来看?

洗仲文　(象很对不起嫂嫂似的,摇了摇头)又没打通!

洗太太　再打一次试试!

洗仲文　待会儿我找哥哥去。我怕打电话,一叫不通,我的脑子里就空出一块来;这儿的电话还是永远叫不通!大嫂,不用着急,有我呢!什么事都有我呢!大哥要是

真不养活你，我会揍他！

洗太太　你可别真去揍他呀；那么一来，我可就更难受了！

刘　妈　（贪着听他们说话，手虽在桌上，可早已停止擦拭。仿佛是自言自语，巧妙的接过话来）这年月，着急才算白饶呢！太太，就想开了点吧；有什么主意呢！就说我吧，一家大小——

洗太太　我没工夫再听你那一套，连我自己的事还愁不过来呢，没工夫再替别人发愁！你一家大小都逃散了，至少还落个"眼不见心不烦"哪。看我！看我！（凑过刘妈去，仿佛要打架似的）别看我这样，我也是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我也有个名儿！当初，我的脸也不这么黄，腰也不这么粗，那小子，（觉得太过火了一点，迟顿了一下）你们老爷，也曾跪在我的脚底下，求爱，求婚！现在，我的脸黄了，腰粗了。生儿养女，操持家务，教我变成了老太婆，我愿意吗？是我的过错吗？（咬住下嘴唇）可是，没法讲理：一个女子，只要脸一黄，腰一粗，公理就和她没有关系了。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样，他糟蹋完了你，还翻着眼看着你，看你到底怎么生气。这个，我早就看明白了；自从淑菱，你们小姐，四五岁的时候，我就看明白了。可是，我忍着，象条忠诚的老狗似的，那么忍气吞声的忍着，吵架有什么用呢？咱们作女人的，美就是胜利；腰粗脸黄呀，趁早不必自讨无趣！

刘　妈　（未必听明白，而专为讨好）可就是！一点不假！

洗太太　现在更好了，老爷进门，一语不发。他的眼，他的鼻

子，他的神气，他吸烟，他喝茶，都带出来：“你还不快滚蛋吗？你讨厌！讨厌！快快滚，我好把年轻貌美的妇人接到家来！”你问他什么，他老是那个劲儿，一语不发，只给你那个神气看。我不能滚，这个家是他的，也是我的；我有权利住在这里！

刘 妈 无论怎么说，您是太太呀！嘻嘻。

冼太太 太太！哈哈！还不如一条狗呢！这几天更好了，爽性不回来了。钱，他拿着；人，不照面。老太太要吃要喝要耍钱；小姐要穿要戴要出去玩，我怎么办呢？你说你委屈，哼，我还不如你呢！你丢了家，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

刘 妈 太太到底比我强呀！

冼太太 比你强什么？打完仗，你还能回家去，我上哪儿？我告诉你，（低切的）我不久就比你还得低下好几层去呢！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搭理我，而我还不滚；好，人家会把野娘们接到家里来，教我伺候着。日本人就那么办，太太得伺候野娘们！

冼仲文 大嫂！（立起来）何必呢！哥哥不敢那么作；他要是真不要脸，还是那句话，我会揍他！

冼太太 （楞了一小会儿）我知道，跟刘妈说这些话仿佛有失身分。可是你总得教我说说吧！难道这一肚子怨气连——

淑 菱 （光着一只脚）嗨喽，妈妈！又发牢骚哪？喝，二叔，你也在这儿哪？看见我一只袜子没有，刘妈？

（刘妈慢慢的去拿袜子。

洗太太　这么大的姑娘了，就把袜子脱在客厅里啊？

淑　菱　有什么关系呢？（撒娇的拉住妈妈）妈，老说你是大学毕业。告诉你，妈妈，现在的一个小学校的女孩儿也比妈你开通，也比你多知道点事。你信不信，妈？

洗太太　（无可如何的笑了一下）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比我会花钱。

淑　菱　所以也多明白经济问题！（接过刘妈递给她的袜子）就说这样的丝袜子吧；你要去买，妈，得花十五块钱；我呢，一分钱也不用花。有的地方卖袜子，有的地方白给袜子，就看你会找那个地方不会找！（一边说，一边坐下穿袜子）看，妈，你看，多么抱脚！

洗太太　（转过脸去）原谅我不能欣赏这种经济袜子！

刘　妈　也别说，可真是美！

淑　菱　刘妈！你今天没求二爷写家信哪？

刘　妈　小姐，就别拿我打哈哈了，您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

淑　菱　我怎么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抗战电影，看见那么多难民，我还掉了两个眼泪呢！

洗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

淑　菱　然后，用粉扑擦了好大半天；红眼妈似的多丢人哪！（凑过仲文去）二叔，借给我五块钱，我今天非出去不可！听说爸爸实行经济封锁，真的吗？（见仲文点了点头）其实，我要是找爸爸去，一定能要得出钱来。不过，妈妈和你既要抵抗，我就不能作汉奸！所以二叔你得借给我钱，咱们是经济同盟！

洗仲文 淑菱，听我告诉你！我准给你五块钱，可是你得先好好的听我说几句话。

淑 菱 拿五块钱来！话，用不着说；我准知道你要说什么，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两道手呢？

洗太太 淑菱，那是怎么说话呢？你听听二叔说什么，他的话害不了你！

淑 菱 我说我准知道二叔说什么，妈你不信；看我试验试验：（摹仿着仲文的声音和姿态）"淑菱，现在是抗战期间，凡是一个国民都该以最大的努力，去救亡图存！象你！淑菱，一个年轻力壮的女孩子，为什么把光阴都花费在烫头发，抹口红，看电影，讲恋爱上面；而不去作哪怕是一点啊，有益于抗战的事呢？"哈哈哈哈！学得象不象，妈？猜得对不对，二叔？得啦！二叔，那一套我都听腻了；听腻了的话，就跟破留声机片一样，听着教人伤心！再说，难道我没关心抗战吗？抗战电影——等我想想，（屈指计算）啊，一共出过十二部了；二叔，你看过几部？我都看了！此外，朋友们约我去和军官们吃吃咖啡，或是跳跳舞，我都不拒绝；我不能上伤兵医院去慰劳呀！可是慰劳军官也是工作。你要知道，二叔，在抗战中，我们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资格去尽力。假若你不许我烫头发，抹口红，我就不摩登了；假若你不许我看电影，喝咖啡，而教我去"抬枪上马"，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失去了这两重资格，我就什么也不是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我问你，二叔，可怎么活

下去呢？抗战不是为了争取生存吗？嘻！你当是我们女孩子们就都是木头作的，一点脑子没有哪？我刚才说的那一片话，就是我们一群女孩子在咖啡馆里费了好几小时的工夫讨论出来的！得了吧，拿五块钱来！

洗太太　（见仲文要掏钱）二爷，不能这么给她钱！

淑　菱　妈妈！干吗这么厉害呢?! 要厉害，怎么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单欺负我?!

洗仲文　淑菱！你—— 我要不看你是个女孩子，真会揍你一顿！

洗太太　好，好孩子，好孩子！（一软，坐在沙发上，手捂上眼，低声哭起来）

淑　菱　（楞了一小会儿）妈！（叫出以后，又觉得不应当这么投降）哼！（向仲文）幸亏我是个女孩子，要不然早就教你揍扁了！

刘　妈　小姐！去劝劝太太吧！

淑　菱　滚！滚你的！

（刘妈象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

（仲文看了看嫂子，不愿过去安慰，也许以为多哭一会儿她心中倒能痛快点。要向淑菱说话，话到嘴边上又咽下去，觉得对她多说话不是什么有用的事。

淑　菱　你给我钱不给？（几乎是声色俱厉了）我要不是去会一个思想家，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向你们低三下四的。这位文化人喝咖啡，得我给钱，我不能空手出去！你们不明白别的，还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吗?我就是希望

我自己会写文章，登在报纸上！你们自己都常把‘大学毕业’挂在嘴边上！（见仲文不动）呕——（颇象空袭警报）

洗老太太　（扶着刘妈）怎么，又警报啦！（颤起来）

刘　妈　不是，是小姐——唱歌哪。

洗老太太　啊！把我都吓出毛病来了，听见一个长声，我就以为是警报呢！（仲文过去搀老太太。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可是故意的还低着头，故意的无礼貌仿佛是她最大的反抗）

（老太太坐在由她专利的椅子上，慢慢的在衣袋里掏；掏了半天，摸出把小钥匙来，递给仲文。

洗老太太　去，去上我屋里——（看了刘妈一眼）刘妈你出去！（等刘妈走出去）上我屋里去拿我那对金镯子来。床旁边的小桌上，楠木小箱里，有个小盒，开开小盒，把镯子拿来。（见仲文出去）菱儿！你妈又怎么啦？

淑　菱　（为是转变空气，把笑容搬运到脸上来，话声非常娇柔）我也不大清楚，奶奶！也许因为爸爸两三天没回来吧；我可说不清！奶奶，不用又戴上金镯子，刚才是我嚷着玩来的，不是警报！

洗老太太　十六那天，一清早，门口有辆汽车叫唤，我以为是警报呢，心里一动。赶到十点多钟，真警报了；你看，我的心不会白动！刚才你一嚷，我心里又动了一下；你等着，待一会儿准警报，错不了！反正我不躲，就坐在这儿；炸死，好戴着我一对心爱的金

镯子，不致于空着手儿“走”了！

淑 菱 真要是炸死，恐怕连金镯子也炸碎了，才不上算呢。

（冼太太轻轻的走出去。）

冼老太太 唉，你就盼着奶奶炸死，没良心的丫头片子，白疼了你啦！

淑 菱 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声音娇极）我是说呀，何不把镯子交给我去献金？

冼老太太 来，我看看你的手。（拉着孙女的手）你怎么不把你的戒指献了去？单来找寻我这老婆子？

淑 菱 我们年轻的女孩子们哪，都献过金了。我们献金，不必从自己身上掏，我们会向别人要。人家拿钱，我们去献，既热心，又保存实力。象奶奶这么大年纪，一劝别人献金，（瘪着嘴学老太太）“快献金去，老二！”人家就会躲开你，只好自己往外掏东西了，是不是？

冼老太太 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我自己的镯子，自己戴了去！活了这么一辈子，临死再连心爱的镯子也戴不了走，那就太，太——什么年月！

（仲文拿了镯子来，递给老太太。）

淑 菱 哼，这对老玩艺儿多么笨哪！奶奶，你给我一只，我就能把它变成两只，又轻巧，又好看！

冼老太太 你好好的，听话。等打完仗，我也没炸死，到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两只都给了你！（把镯子慢慢的戴上）

淑 菱 喝！可费了事啦！得打完仗，得没炸死，还得我结婚！祖母的爱心哟！得了，奶奶，不必提镯子的事了，先给

我五块钱吧！

洗老太太 干吗用？

淑 菱 等我用完，给奶奶开来报销就是了；先给我！（见老太太摇头）真要命！要五块钱比开金矿还难！是这么回事，我得去会一位文化人，思想家，不能空着手儿去，所以要五块钱！明白了吧，奶奶？

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么的？

淑 菱 写文章的，提高文化的，最有学问的人。

洗老太太 呕！没有一个好东西，趁早离他们远远的，越远越好！听我的话，菱儿，好好的在家里，等吃完饭，咱们打小牌玩；赢了算你的，输了我给你垫上，行不行？规规矩矩打个小牌，不比跟野小子们满街上乱跑去好！什么文化人白"话"人的！

淑 菱 （深深叹了口气）看样儿，中国非亡不可！（凑过仲文去）二叔，这个问题还是得你来解决。

洗老太太 文，不能任着她的性儿，不给她！

洗仲文 （一边掏钱一边说）让她走吧；再呆在家里，准气死几口子！

淑 菱 （接过钱来）走喽！奶奶！（手高抬，五元的新钞票象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夹着，连蹿带跳的往外走）

洗老太太 你回来！

淑 菱 回头见！二叔，谢谢你啊！我出去之后，你要是气死了，可不能再怨我！（转身匆忙的鞠了一躬。刚又要跑，碰在客人的身上）哟！

杨太太 （后面跟着杨先生）幸而我没怀着孕，看这下子！小姐

可是真活泼。

杨先生　啊,淑菱小姐 !我们没叫门,就直入公堂的走进来了;熟朋友,不应当客气,是不是?

冼老太太　菱儿,你回来!杨太太们来了,正好够手!

〔淑菱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连忙跑了出去。

杨先生　哈哈哈哈!活泼可爱!实在好!太好!(奔过冼老太太去;见太太已到冼老太太跟前,乃改了方向,对仲文打招呼)

杨太太　(对冼老太太发了一阵极复杂而全无意义的声音,转向仲文来)仲文,还是这么瘦?! 别老忧国忧时嗒!

杨先生　(见太太转过这边来,赶紧转移据点,到冼老太太那边去,作出不少复杂而全无意义的声音来;只听明白)天气太坏了!太坏了!老太太精神可好!实在好!太好!

〔一阵风雨过去大家都落了座。

冼老太太　(向仲文)教刘妈倒茶。

冼仲文　(在门口)刘妈!茶!(回来,坐下)

杨太太　老太太,这两天没消遣哪?川戏京戏都来了名角啦。

冼老太太　不大爱出去,街上乱,教我头晕!

杨太太　戏园里人也太多,臭气哄哄的!

冼老太太　净唱什么抗战戏啊,一点意思没有;哪如规规矩矩的唱两出老戏呢!

杨太太　跟我一样,这些日子了,我连大鼓书场都不愿意去,大鼓书词也改成抗战的了,岂有此理!赶明儿个麻将也改成个抗战麻将,才笑话呢!哈哈哈哈。

杨先生　抗战麻将？亏你也想得出，我的太太！

冼老太太　唉，还就是安安静静的打几圈小牌，有意思！

杨太太　谁说不是呢！咱们这老派的人呀，就是爱个清静。

杨先生　啊，想起个故事来，老太太爱听不爱听？

杨太太　笑话篓子！老太太乘早不必听他瞎扯！

冼老太太　说吧，杨先生，说吧！笑话篓子？有这么个丈夫不定是几辈子修来的呢！

（刘妈进来献茶。

杨先生　啊，刘妈，家里有信没有？（没等她回答）好！好！啊，该说笑话了！茶真好！这是抗战麻将的故事。去年在武昌。太太，你还记得老王吗？王子甘？（等太太点了头）就是他。他同着三位朋友凑成了局，正打到热闹中间，警报了！老王向来胆子大，说咱们打咱们的，他炸他的！不大一会儿，头上忽隆忽隆的响开了；老王拚命摔牌，表示反抗；他自己先告诉我的，那叫作白板防空。哈哈哈哈！（擦了擦泪）他们真镇静，敌机投弹了，他们还接着干。老王亲嘴告诉我的，窗子都炸得直响，他们谁也不动。这可要到题了：忽然，院里噗咚一声，老王离窗子最近，回头一看，猜吧，是什么？（目光四射，等着大家猜）

冼仲文　噗咚一声，绝不是炸弹。可惜不是个炸弹；一下子把四个家伙炸死，多么痛快！

冼老太太　老二你别乱搅，听着！往下说吧，老大！

杨先生　遵命！什么？原来是一只人腿！

冼老太太　怕死人！怕死人！

杨先生　还是一只女人腿，穿着长统的白丝袜子。老王出去了，一摸呀，腿还热着呢。这还不足为奇。细一看哪，丝袜子的吊带儿上系着一个小纸包。老王把纸包拿下来，打开一看；猜！三十块法币，五元一张的六张！你看他们这个跳呀，这个喊呀，连解除警报都没听见。那天晚上，他们足吃足喝了一大顿！这才是笑话，是真事；多么巧，多么有意思！我管这叫作抗战麻将，作为是我太太的话的补充材料，哈哈哈哈！

冼老太太　我就盼着别把我的胳臂炸飞，教人家把我的镯子拾了去！

冼仲文　真要是那样，杨先生就又多了个笑话！

杨太太　噢，仲文！几儿个学得这么会耍嘴皮子呀？呕，那怎能呢，我的老太太！那些被炸死的都是命小福薄的人；命大，炸弹象雹子那么多，也打不着！（向她丈夫）我说，咱们该说点正经的啦吧？（向仲文）二爷，大嫂子呢？

冼仲文　（向刘妈）请太太去。

杨太太　（向仲文）二爷，你怎么老这么瘦啊？是失恋呀，还是忧国忧时呀？要是失恋，对我说一声，我准保给你介绍，多了不敢说，一二十位女朋友不成问题，随意挑选！要是忧国呀，那也得有时有会儿的，不能一天到晚老发愁。你看我，一想到国事，就赶紧想一件私事，教两下里平衡；一个人不能不爱国，也不能太爱国了。

冼仲文　（勉强的一笑）对啦，太爱国了就和你把口红抹得太

重了一样，招人讨厌！

杨太太　（见洗太太进来，象小狗见着主人似的跑了过去）大嫂！你这两天气色可好多了！我们这么早来，不耽误你作事呀？我们一进门就碰上淑菱小姐，你看她那个活泼劲儿，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杨先生　（见二位太太住里走，早就立起来，等着太太的话告一段落，好开口）洗大嫂！英国有句俗话：早出来的鸟儿能捉到虫儿吃；我们这么早就来打扰，为是好能见到，大家谈会子心。

（大家又都落座。

洗太太　（一肚子委屈，无处发泄，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喝茶吧！

杨太太　大哥——噢，按说应当说局长，好在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哥这两天倒好哇？还是那么忙呀？

洗太太　还好，谢谢！

杨先生　那什么，二爷，请你也听着点。我有件事打算求大哥给办办；怕大哥太忙，所以我们俩（向杨太太一笑）先来跟大嫂说一说。二爷，你也给记着点。太太，是你说，还是我说？

洗仲文　（本打算一语不发，可也不是怎么说出一句来）男女平权！

杨太太　二爷真有思想，不说话则已，一说就带刺儿！（极媚的看了仲文一下；向丈夫）为表示我不争权，还是你说吧。

杨先生　好，咱们别多耽误工夫。是这么回事，大嫂！听说政

府要采办一大批战时需买的东西，存起来，以免将来发生恐慌。主办的人和大哥是老朋友，他要是能给我说句话，我一定能挂个名，作了采办委员，一月又可以多进个三百四百的。不瞒大嫂说，现在东西这么贵，不多入几个零钱，简直没法过日子。还有一说，——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抛家弃业的来到此地，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抗战？还不是为乘着抗战多弄下几个积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人，不能抗战；没有钱，谁也犯不上白白抗战。这不是真话吗？我自己来和大嫂说，还怕说不周到，所以同太太一道来见大嫂；回头，你们姐妹陪老太太摸几圈，一边玩一边说，该怎办，我的太太作我的全权代表。

杨太太　你还忘了一件要紧的事哪！

杨先生　要不怎么非你跟着我不可呢？！是呀，真该打嘴！把件更要紧的事，该一进门就说的事，倒给忘了。老太太，洗太太，仲文，我们俩是来请你们阖第光临，喝盅酒去！下月十二号——

洗老太太　阴历是几儿？这年月，又是阳历，又是阴历，还裹着星期，简直说不清哪天是哪天！

杨先生　阴历初六。我四十的整生日。老太太，一晃儿我都四十了！

洗老太太　你大哥比你大两岁，属狗的。

杨先生　哼，我再活三十岁，也比不了大哥呀！大哥四十二岁就作局长，我如今四十了，东跑西钻，横搂竖扒，官衔倒不少，就是没有一个出色的；小杂货铺，穷对付！

杨太太　那是大哥的才学，老太太的造化！

杨先生　初六那天，请你们全宅光临；八块的新生活席，两桌拚一桌，国难期间，谁也不能挑剔谁；凑个热闹！吃完午饭，爱凑小牌的凑几圈；爱听唱的，我叫几个歌女来，清唱二黄；大家玩一天。老太太，那天可必定全宅光临，我把这件事托付你老人家了！千万不要送礼，这年月，住着那么小的房子，寿幛寿联简直没地方挂。我这个人爱说实话，现在送礼不如折乾儿呢，不要虚文！啊！我可该走了！今天报上说，梅厅长坐飞机到此地来，老朋友，得看看他去。那么，洗太太，等大哥回来，可千万替我说一句：这件能弄下来，我不能白了大嫂，必有份人心！

洗太太　杨大哥，这件事我办不了。

杨太太
杨先生　（脸上都同时瘦下一圈去）怎么？

洗太太　他两三天没回家了！

杨先生
杨太太　怎么？

洗太太　（想了半天）没法说！

洗老太太　（指着儿媳妇）真是你没能力，抓不住他的心。对男人，总得松一把，紧一把，不能一把死拿。他是你的丈夫，可也是局长。哪个作局长的没有三房四妾的？你要是懂事的，就必会舒舒服服作局长太太；他就是弄多少娘们来也大不过你去。他是我的儿子，连我可也得有个分寸：他是儿子，也是局长。我

说的对不对，杨太太？

杨太太 老太太的话算是说到了家！大嫂，你别怪我说；你看，我比你小不了一两岁，可是，这不是当着老杨的面儿，你可以现在当面问他，他敢对我怎么不敢？一方面，我老跟着他，我俩老象度蜜月似的；我把我的心血脑子全费在他的事业上，计划上；教他一天也少不了我；离开我，他就象缺了胳臂短了腿。在另一方面，他要去玩女人，只要他声明在案，跟我实话实说，我不拦着他，准许他向我请假。这是手段，也是真诚。是不是，老杨？

杨先生 很好的一篇理想家庭的报告，我的太太！

杨太太 大嫂，我再补充一点；也许你听着不大入耳，可也没多大关系。现在作太太的，还有比我更进一步的，完全和丈夫合作。假若为丈夫的地位与利益，有需要太太出去陪一陪上司的时候，她决不存着什么旧派妇人的那些顾忌。什么话呢，丈夫作官发财，太太也跟着享受；怎能不同力合作呢？单就去陪人耍耍的本身说，也还不是逢场作戏，怪有趣的事？

洗仲文 （忽然的立起来）杨太太你就爱那种逢场作戏吧？

杨太太 （极媚的看了仲文一眼）得了，二爷；我还没进步得那么快哩；我的老杨也相当的守旧。

（仲文没再说什么，转过身去立着。

杨先生 我都吃亏在守旧上，老忘不了旧道德！

杨太太 同时，人家新式的丈夫，也晓得妇女的价值不在操持家务，而是在对外的交际。二爷，这可又不是我现身

说法，而是说一般的趋势。冼太太，你比我有学问，你可是太旧了，不但你自己吃了亏，也许还教大哥吃了亏呢。

杨先生　大嫂，我非走不可了。这么办，咱们交换条件好不好？我和我的太太，去见大哥，局长。我们给你尽力，就对大哥说，你了解他，一定给他一些自由。等他与你言归于好之后，你再替我说话。彼此互助，都有好处。怎样？

冼太太　我不想求人帮忙，也没法帮助你！

冼仲文　（鼓掌）大嫂有劲！

杨太太　（笑了两声）大嫂，别这么说呀！说真的，你这里若是死路，我们未必不会另想法子。不过，咱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们愿意彼此帮忙。你还能不愿交我们这样的朋友吗？噢，那是想象不到的——

冼老太太　我看哪，菱儿的妈，你还是别太倔强了好！你们夫妻和和气气的，我老婆子也省心。你就大大方方的叫他弄家来个娘们，反正你是正太太，水大也漫不过鸭子去不是？那个娘们呢，又不吃你的、喝你的，你干吗横挡竖拦着呢？你就教我省点心吧，当着杨太太，我敢说，世界上还找得出象我这样作婆婆的找不着？

杨先生　老太太是仁至义尽！一个人，无论男女，总不便和衣食金钱闹别扭；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钱是真的！

杨太太　况且又赶上这大乱的时候，谁有理，谁没理，都先别

管，得先顾在生活这么不舒服之中求点舒服，在生活程度这么高之中维持住咱们的生活标准。呕闲气有什么用呢，生活第一！好啦，好啦，我的洗大嫂，听我的，准教你吃不了亏！你要怕面子太难看的话，我去向局长说，教他在外头另立一份家，各不相干。他回到这里来呢，你也把头发烫得好好的，即使咱们没法和年轻的女人竞争，至少咱们也得教男人看明白，咱们不是自暴自弃。他不回到这里来呢，随他的便。我对朋友老说实话。最要紧的是不得罪他。到时候总有钱落到咱们手里。别的都是瞎扯一大堆！

杨先生　一点不错！洗太太，你看老太太那么大年纪，什么没经验过？要是老太太说大嫂你须让步，恐怕就非让步不可了。这一家里谁还大得过老太太去？老太太，我说的象人话不象？

洗仲文　我说——

洗老太太　老二，你等等！杨先生说的是好话！不过呀，杨太太刚才说的还有不到家的地方。教我的儿子另立一份家，不是什么好办法，太费钱呀。把姨太太娶到家来，多添一双筷子就够了；我呢，也多一个人伺候着。分居另过得多费多少钱哪！还有一层，媳妇只有个女儿，始终没养住个男孩儿；这也就难怪丈夫想讨小老婆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小老婆娶到家来，大家和和气气的，赶明儿，靠洗家门祖宗的德行，生两个胖小子，不是大家的欢喜吗？媳妇，你得往远处宽处看，别净顾你一个人！

杨先生　这更透彻了，透彻极了！大嫂，就这么办啦，我来讨这份差事！我和大哥去说，准保面面俱到，教谁也过得去。大哥纳小星的那一天，事情也统归我办，要办得体面，还要省钱；我自信有这份儿本事；况且我有见不到的地方，还有我们杨太太帮忙呢；是不是，我的太太？好了，咱们交换条件，我帮了你，大嫂；你可务必给我的事办成！老太太，你老人家作保，保证我们各无反悔，团结互助！

冼仲文　（猛然转过身来，指着杨先生的脸）你可以不可以到别处扯淡去呢？

杨太太　哟，这是什么对待好朋友的洋办法呀？!

冼仲文　杨太太，这儿根本没有招待你的必要！

冼老太太　仲文，你疯了！杨太太，别怪老二，他老护着他的大嫂。

冼仲文　（不敢怒视老太太，低下头说）我护着大嫂？哼，我更护着公理！（抬头对杨太太）去，这里不招待你这样的女人！

冼老太太　仲文，杨先生，杨太太！仲文，你这，这个糊涂虫！

杨太太　（忙着拿皮包小伞烟卷盒，就手儿把桌上的小银洋火盒也装在袋里，惊急而漂洒的往外跑到门口，向仲文打了个榧子）再见！你等着，我会给你介绍个顶漂亮的女朋友，那时候你就恭而敬之的招待我了！

杨先生　（去而复返，在门口）仲文，局长的弟弟！今天这点小小的误会，我永远忘不了，永远引以为荣；教局长的弟弟亲密的把我赶出去，无上的光荣！谢谢！谢谢！

洗老太太　仲文，别的你不知道还可以，怎么连对客人要客气一点也不知道了？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

洗仲文　我看他们不顺眼！我不能一声不出的看着他们欺侮大嫂；一上手，我不是没按着气，可是他们越说越不象话，我实在再也忍不住了！

洗老太太　嗯，你老护着你的嫂子。他们是你哥哥的朋友。你嫂子养活着你呢？还是你哥哥养活着你呢？我问你！

洗太太　得了，都是我不好，我没本事，我不会交际！（又要哭）

洗仲文　大嫂，别哭；眼泪办不了事；我去给你打听，到底哥哥弄了个什么样的女人，到底他要对你怎样；打听明白了，咱们再想办法。大嫂，什么地方吃不了饭呢，咱们不一定非仗着哥哥不可！

洗老太太　刘妈！搀起我来！（指着儿子）你们在这儿谈心吧！我不愿意再听！不仗着你哥哥？仗着谁呢？我就纳闷！（扶着刘妈，一边走一边叨唠）媳妇，你要是稍微明白点事，就应当拦住仲文，别教他和哥哥犯了心。你在洗家快二十年了，难道还不知道你男人的脾气？他有本事，有主意，他要怎着就怎着。连国家大事，他还能拿主意呢；就凭你们俩，能闹得过他吗？我把好话都告诉给你俩，我尽到了我的心；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我这么大年纪了，咳！还教我说什么好呢？！（已快走到门口，又回来）好容易杨太太来了，我心想吃过饭大家凑几

圈小牌。你，一个作太太的，连留客人吃饭都不懂；你，局长的弟弟，更好了，把局长的朋友，赶了出去！都是怎么了，疯了，莫非是？你们看，不是我爱说丧气话，象你们这个闹法，早晚是要闹出点祸来！一个人升了局长，一家人不欢天喜地的，反倒你哭我嚎，我不明白！我老糊涂了！刘妈，你倒是搀着我走哇，在这儿楞着干什么？你也糊涂了？真是！（下）

洗仲文　哈哈！哈哈！

洗太太　二弟，就别笑了！就别故意招老太太生气啦！

洗仲文　可笑吗，还不笑？（忽然严肃起来）大嫂！我不知道你怎想，我看我自己应当离开这个只有局长，而没有任何别的人，别的事，别的道理的地方！干不了别的，我还不能到军队里当个书记去吗？

洗太太　二弟，你不用为我抱不平。你这么娇生惯养的，身体不强，到军队去，你受不了！为我的事，把你逼走，我不是更难过了吗！哼，当初我结婚的时候，你才这么高。我把你抱大了的，你就和我的亲弟弟一样！不用替我发愁，我有我的没办法的办法，我会等着看！看谁胜谁败！他作局长，我不去倒他；他不作局长，我也犯不上高兴。我等着，看看到底是公理比局长劲儿大呀，还是局长比公理更有力量。到今天为止，显然的是局长战胜了一切；明天呢？我等着看！

淑　菱　（飞跑着过来）妈！妈！（喘不过气来）妈！

洗太太　怎么啦？

淑　菱　妈！妈，我看见了！

冼太太　什么？

淑　菱　丢透了人！丢人！（要哭）

冼太太　说呀，先别哭！

淑　菱　我看见了！爸爸，噢——（哭了出来）

冼太太　别哭，爸爸怎样？

淑　菱　他娶的就是那天在咱们这儿要饭吃的那个难民！

冼仲文　哪个？

淑　菱　不是有一天，门口来了母女两个，妈还说来着呢，那个小姑娘长得挺俊。就是她！爸爸娶姨太太对不对，我不管。怎么，怎么，娶个难民呢！我，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赶明儿个，爸爸把她接到家来，我还得叫她——噢，一个难民！（哭起来）

冼太太　仲文！

冼仲文　大嫂？

冼太太　我等着看！

刘　妈　（跑进来）太太，老太太问哪，谁这么哭哭啼啼，怪丧气的！哟，小姐哭哪！又是把头发烫坏了吧？

淑　菱　滚！难民！

（幕）

第 二 幕

时　间　同前幕，下午。

地　点　城外一所小新房。

开幕时，洗局长，穿着拖鞋，正在屋中慢慢的走。屋中布置得挺简单，除了靠墙的一张长沙发外，别的桌椅凳子都是竹子做的。墙刷得很白，竹桌椅还没有污点，又没有什么字画瓶罐的装饰，乍一看使人有看到一个刚作好的白木棺材之感。从窗中，可以望到山。一门通小巷，巷中幽静。一门通内室，关着板门。

人　物　洗局长—— 四十四五岁，仍漂亮。穿中山服，佩徽章，人与衣服都严肃洁整。举动稳重而有力，似胸有成竹，随时可以应战或攻击。

徐芳蜜—— 二十三四岁。面貌，服装，姿态，语声，无一不美。历任校花、交际花，现任交际花兼间谍。

朱玉明—— 难民，二十一岁。纯静可喜，不修饰也还好看。侍母甚孝。幼稚师范毕业。

红　海—— 二十多岁，自号文化人。发长衣旧，但胸前老佩鲜花。诗，文，字，画，无不稀松，而极自珍；并声称精通社会科学。

毕科长—— 五十多岁，穿肥大的中山装。诺诺连声，

还微笑着欣赏自己的循规蹈矩。

杨先生—— 见前。

杨太太—— 见前。

淑　菱—— 见前。

〔幕启。

洗局长　(在屋中慢慢的走。走了会儿，立住，看着板门，点点头。无意中哼出)“起来，不作奴隶的人们!”(怪不大得劲的，停住。见板门一动，往后退了退) 玉明!

朱玉明　(抱着一束野花，羞愧而又表示亲密的，凑过他去。倚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向他一笑) 也没有个瓶子，我就爱花儿!

洗局长　(拍了拍她的肩膀) 慢慢的，慢慢的，咱们把东西都添全了。花瓶，花盆;多了，慢慢的添置。你爱这个地方?

朱玉明　比逃难强多了!

洗局长　不后悔咱们——

朱玉明　(摇了摇头) 就盼着妈妈的病快好了!

洗局长　妈妈好了，你就后悔了，是不是? (一笑)

朱玉明　要不是为妈妈呀—— (不好往下说)

洗局长　说!有什么关系!

朱玉明　要不是为了妈妈呀，我根本就跑不到这里来!我会教书，至不济还可以去作宣传工作。以前，为了妈妈，我不肯出嫁，现在，我为了妈妈——

洗局长　哈哈!明白你的小心眼!并不爱我，也不想嫁我;只是为了妈妈，不得已而为之，是不是?大概心中还以

为我是骗子手吧？

朱玉明　哪能呢？你救了我们母女是真的；入难民所，妈妈必死。找事作，即使能找得到，我去作事，谁伺候妈妈，还是得死。况且，我会作的事只能得到二三十块钱；此地一间房就得十几块；加上吃，穿，和买药，二三十块钱哪能够用？

洗局长　所以没法子，不得——

朱玉明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只有我这条身子有点用处。母亲给我的身子，还为母亲用了就是啦。况且，一路逃难，这条身子也许教日本人霸占了去，也许教炸弹炸碎；它已经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已经是个不由自主的东西。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没有！为妈妈，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洗局长　可也就谈不上爱谁不爱谁？

朱玉明　你已经对我不错；若是老待我好呢，我自然就爱你一点。

洗局长　一点？就是一点？

朱玉明　不用再逼我说什么吧！好了，我爱你，我爱你！行不行？（哭起来）

洗局长　玉明，玉明，这图什么呢？算了吧，我最不爱听女人哭！有些男人怕女人哭，有些男人不怕；哭不永远是女人的武器！

杨先生　大哥！局长！洗先生是在这儿住吧？

洗局长　进去，我不叫你，别出来！（把玉明象个猪似的推进板门去）

杨先生 （已经开开门进来）大哥，你行！弄了个这么僻静的地方！我也不含糊，居然会找到了！大哥，你就是搬到法国去，我相信也有法子找得到你！怎样，教我拜见拜见新嫂子？

冼局长 乱吵什么？谈点正经的！

杨先生 正经的，当然是正经的！啊，头一件，（献上铁筒）刚由飞机带来的一点茶叶，请大哥尝尝！第二件，（献上玻璃匣）给新嫂子挑选了一件衣料。第三件，来请大哥去喝酒。

冼局长 谢谢你！礼物留下，喝酒就免了吧。

杨先生 不是现在去喝酒。下月十二是我的生日，大哥务必要赏光！你要是实在不能分身来，我改日子；要是能来而故意的不来，我喝完寿酒就上了吊！十二，记住了，十二，只有酒，有牌，有歌女，不能多铺张，节约作寿！一言为定，准来啊！第四件，来跟大哥打听打听消息。

冼局长 什么消息？

杨先生 关于时局的。

冼局长 啊，很沉闷。一般的说，情形还好，还好！

杨先生 家乡来信，那边情形也很好，叫我们回去，我也很想回去！

冼局长 那成什么话呢？政府既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公务人员怎能先弃职还乡呢？

杨先生 局长说的是。不过你与我有个分别，大哥你虽然只作到局长，可是以缺而论，实在比了冷衙门的厅长还强。至于我呢，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不过是兼

了几个闲差。大哥是知道我的,我总算是把能手,独当一面的事,无论是什么事,我总不会对付不下来。我不敢说怀才不用,我只能说现在我是劳而无功。我们当然是要抗战,可是抗战而得不到利益,食不饱,力不足,也就难怪我——

洗局长　也对,你的话也对!啊,你上这儿来,是不是只为发发牢骚?

杨先生　大哥你是明白我的,我这点能为与胸襟不会教我有什么牢骚。饭桶才发牢骚呢。象我这样的人,此处不得意,就另找施展本事的地方去。轻易不落泪,永远不会作诗,这就是我的好处。

洗局长　我明白,很明白。你是说,你在此地若是没有更大的发展,就回家作——

杨先生　假若你愿意那么说,说我去作汉奸,也无所不可。我不一定去作什么呢,我的眼睛只看着事,不着别的。事好就值得干,事不好就值不得干,不管给谁作,在哪儿作。

洗局长　不大象话,虽然是直爽得很,直爽得很!不过,为了抗战,为了国家—— 先不提你我私人的交情—— 我留你在这儿,万不可以走。(立起来训话)我这是为国家惜才,你的确是个人才,你有你的经验,有你的势力;丢了你这么个人,实在可惜,可惜得很!抗战仗着团结,也就是仗看人才势力集中,象你这样的人,我们拉还拉你不到,还能看着你走开吗? (坐下)你呢,据我看,也不要太心急。才干是,象血脉似的,老在你身

里。活一天便有一天的用。不过，地位的高下仿佛就关系着命运似的，不能永远与才干成正比，虽然我并不迷信，一点也不迷信。不要太急，骑马找马，我相信你必有很大的发展，很大，很大！

杨先生 （立起来）我谢谢局长，大哥，（鞠躬）你的安慰，你的劝告。可是，时势造英雄，假若我等来等去，等到抗战结束了，还是赤手空拳，一无所得，怎么办呢？大哥，你看，我们必须抓住抗战，象军火商抓住抗战一样。在抗战中爬上去，一辈子就不用发愁了，抗战的功臣永远有吃有喝，是不是？

洗局长 见得很对！很对！坐下！

杨先生 （还立着）可是我不仅是大哥你来夸奖我呀！看学生们演一出抗战戏就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非上前线不可的那些人，是些简单得象块石头的东西们；大哥你大概不会看我象块石头吧？哈哈！老实不客气的讲，你得给我设法。你能帮助我，你必得帮助我。不然的话，我的腿听我的命令，（拍腿）我会走！我是个人才吧，是个坏蛋吧，你们随便说好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打算！

洗局长 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我愿你在抗战中建功立业，这是真心实话。可是，我并不是政府，我权柄有限得很，势力小得很；你似乎不应为拥护政府而绑我的票儿吧？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局长！

杨先生 （失望的坐下）我早知道大哥你太厉害，所以我一上手就不想直接和你张嘴，而去求大嫂给我说两句好

话。可是,我观察得不正确,大嫂根本不象个局长太太,我不敢说她不配作个局长太太!

洗局长 (立起来,还想摆出从容不迫的样子,可是未尽自然)我不爱和朋友们谈论家事,尽管是最熟的朋友;我现在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杨先生 坐下,大哥!抗战就是建国,建国必先建家!坐下!今天咱们爽性把话都说尽了,彼此把心都掏出来,以后我准保咱们就能更亲密,象亲兄弟似的!(看局长又坐下,他掏出洋火香烟,先划着洋火,递上烟去)大哥,咱们谈谈心,在这抗战的时候,谁没有一肚子委屈呢;对好友谈一谈,反正不会有什么坏处。

洗局长 我忙,忙得很!

杨先生 我晓得,天下没有不忙的要人!不过,知心的话比军队的命令还更有效力,多么忙也得听着。我是说,大哥,我和我的太太,前两天去给局长太太请安。我夫妇是这个意思:洗太太和杨太太应当成为顶好的朋友,正象你我是顶好的朋友一样。大哥,你作官这么十来年了,必知道现在太太与男子的事业有多大关系。一个得力的太太,就如同一本长期存款的折子,老是你自己的,而且每月有利息。以我自己说,我这点使我不满意的事业,十分之六七是仗着我自己的本事,十分之三(我几乎要说十分之四)不能不归功于我的太太。他完全了解我,体谅我,她有心,有脑子,还有张看得下去的脸。我就这么想,局长太太要是能常和我的太太在一块儿,以局长太太的地位,以

我太太的聪明,她们若能统一战线,我敢保必能成一个不小的势力。以她们的活动配备我们的努力,双管齐下,一定有惊人的发展。这个,你,大哥,不能否认吧?

洗局长　话说得很漂亮!(微微一笑)

杨先生　呀,大哥,请你原谅我太直爽。局长太太未免使我失望;她简直不认识她自己;用不着说,她更不认识社会了。我们夫妇去给她请安去的那天,我俩急得真想跟她,跟她—— 没办法—— 劝也不听,说也不听,不知道她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委屈,倒好象作局长太太是一件该哭一场的事。请听明白了,大哥,我这可不是说局长太太没有能力,没有希望;我是说她不知道怎么用她的能力,和向哪个方向用她的能力。所以我和我的太太讨论了好久,我们的结论是,局长太太得受训,假若你不反对我用这两个字;杨太太情愿自动的去帮忙。同时,这可就谈到大哥你了。

洗局长　我已经受过训了,谢谢你!

杨先生　大哥受训是在高级官员训练班,谁不知道;我要对你说的,不是什么受训不受训,而是对洗太太的态度。

洗局长　我对老婆的态度,由我自己决定。

杨先生　局长,我说句你不愿听的话,你的态度不合适!大哥你看,一个人的地位,就是他的防毒面具;有了地位,决不怕别人背地里攻击。譬如说象大哥你这个身分,在公余之暇交交女朋友,或是作点别的消遣,总会有讨厌的人在背地里说闲话。对付这些闲话有两个办

法，一个是置之不理，树大根深，不是一阵风所能吹倒的；另一个是有位得力的太太，她至少有三种用处：第一，在大庭广众之下，哪怕她笨得象个驴呢，你老得把她摆出去！她能驱妖避邪。她就是'姜太公在此！'第二，人是种奇怪东西，谁都讨厌自己的太太，而谁都承认别人的太太的威严，只要教太太过得去，大家仿佛就都过得去。第三，太太若是肯帮助一个男人，男人的胆子就可以大出两三倍去；不幸而男人惹出祸来，太太若一出马奔走，凡是男人对男人说不通的，女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就能说得通。由上边的三点看来，一个有地位的男人要是不会运用太太，那就和下象棋不会使车差不多。刚才我说大哥你对大嫂的态度不对，我确有根据。况且大嫂也并不愚笨，只要大哥肯敷衍她，再有杨太太去指点指点她，她一定是大哥的好帮手。大哥你以为怎样？

洗局长 往下说，说完我再下判断。

杨先生 好！决定了对太太的态度，咱们就好谈到对别的女人的态度了。大哥，（指了指板门）你现在有个女人是不是？

洗局长 假定是吧，怎样？

杨先生 为养儿子呢，名正言顺的摆酒，请客，纳小。把太太捧到天上去，多给太太一些实际利益，太太不吵闹，就诸事大吉。女人的心是金子作的，所以她们最认识金子。这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尊府上伯母老大人也是这样想！若是不为养儿子，而专为玩一玩，就大可

以不必大吹大擂的作，顶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行云流水，不着痕迹。你要什么样的女人，大哥？小姐，太太，歌女，都极现成。再说，多换换样儿，也更有趣味。桃色案之所以成为案，多半由于一个男人死钉住一个女人，而使另一个男的吃不消。假若大家都逢场作戏，无拘无束，就一定只有桃色，而没有案了。

洗局长　你说了这么一大套，到底为什么呢？公事已忙不过来，谁有工夫去操心这些小小的私事呢？（立起来）

杨先生　（拉住局长）国事是大家的，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私事是个人的，自己不关心有谁来代替？私事不痛快，公事也就没心程去作；此所谓齐家而后天下平也。把太太安置好，把情人安置好，家里太平，事业才能顺利；这是我对你，大哥，的小小一点供献，你的心中快活，事业顺心，我就也随着得些好处。

洗局长　噢，你给我排难解纷，我帮你升官发财，对吗？你要知道，我在政界有个精明刚正的名声。对内对外，我有我自己的主张与办法。你大嫂不懂事，我会惩罚她！我教她明白，我是家长！至于这里的小组织，谁也不用多嘴。我爱要什么样的女人，就要什么样的女人；我高兴把她安置在这里，就把她安置在这里！属我管的都得听我的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外边敲门）进来！

毕科长　（向洗杨鞠了很深的躬）局长！本来不想打扰局长，不过刚来了一件公事！（打开皮包，极郑重的拿出公文）我们都不敢，是，不敢；也没有，是，没有；并且不

晓得,怎么办!来请示局长,来请示!

(局长看公文,杨先生凑到小板门那边,试着推了推,没推开。)

洗局长　客人都这边坐!

(杨先生笑着走回来。毕科长鞠躬,坐下——只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

洗局长　好了,毕科长先回去,等我想想看。

毕科长　(急忙立起来)是,局长!没有别的吩咐,局长?

洗局长　没有。啊,看局里有好点的花瓶没有,派人送一对来。

毕科长　有,有,就怕不很好,可以买一对?

洗局长　看着办吧!

毕科长　马上送来就是。(深鞠躬,向杨先生也鞠了同深度的躬)再会,这位先生,不动,再会!(下)

杨先生　我那儿有花瓶,送一对来就是了!

洗局长　局里有现成的。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杨先生　我的事与大哥的事分不开。为清楚起见,我勉强的把它们分开;第一,我要求局长把局长太太交给杨太太,教她们组织起来,发动起来,成个势力。大哥,你必须回家看看去,不要惩罚大嫂太过了。虽然她有应得之罪。第二,大哥应把这份儿家,归并到家里去,正式纳小;假若新嫂子是可以造就之材,也就编入咱们的妇女部队里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第三,郝培元,大哥的老友,现在奉政府命令去采办一批东西;大哥你去给我说一声,教我挂个名,作采办委员,多入一点零钱。第四,假如大哥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设

法把这桩采办的差事，完全弄过来。我昨天还没想到这一招，是今天早上我遇见了徐芳蜜小姐，大哥听说过徐小姐？常军长的义女，交际极广。她说，她能找出门路来，进行这笔事。大哥你要愿意，把郝培元顶下去，咱们就一手承办这件事；钱数不多，可总在二百万以上。大哥你要是愿意干呢，小弟我就不止来个挂名的委员了不是？大哥若是愿意见徐小姐的话，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她和内人杨太太很熟，说不定她们待会儿还许会上这儿来呢。

洗局长　美人计？

杨先生　对大哥，我什么计也没有，只有一片忠心！

洗局长　（想了一会儿）事情倒可以办！

杨先生　哪一件？

洗局长　当然是公事；我家里的私事，我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用不着费多大的心思。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国事上呢！呀！我去拿点茶来，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坐着，不准乱跑！

杨先生　大哥尝一尝我刚才拿来的茶叶，看好不好？

洗局长　也好吧，我这儿连仆人都不用，说节约，我就真节约。（敲了敲小门进去）

（外面敲门。）

杨先生　（低声的）你们吗？（开门）

杨太太　怎样？早晚？

杨先生　正好！徐小姐？

杨太太　看石头旁边一朵小花呢。（回头）芳蜜！来呀！（徐走

来）喝，小房子真新，石灰大概还湿着呢！（摸了摸墙，要推小板门）

杨先生　那是禁地！坐下！（作出不少的怪样来）

（杨与徐低声的笑着，坐在沙发上。很高兴的低声唱着什么也不象的歌。

洗局长　（出来一楞）嗯？

杨太太　啊，老情人，还是这么漂亮！

洗局长　（微怒的）快四十岁了，还这么疯疯颠颠的，成什么话呢？!

杨太太　岁数是女人的死对头：谁都愿意永远年轻，可是到处都有老太太！来，介绍一下：洗局长，徐芳蜜小姐！（徐仍旧坐着，伸出手来；局长急忙把茶具放下，握手）咱们也拉拉好不好？庆祝局长的恋爱成功！

杨先生　太太，不要再说笑话，咱们说正事吧。大哥，这不是徐小姐已经来了。有徐小姐，有局长太太，有局长小姐，有她，（指杨太太）这就是四层火纲。徐小姐打上层，局长太太打中层，杨太太打下层，小姐打少年层，你说有力量没有？

洗局长　不要提我的女儿，我不希望她——（看了芳蜜一眼，把话打住）

（芳蜜极媚的一笑。

杨太太　还有这位（指板门）新夫人。古时候的贵人都把女的藏起来，不准见太阳。现在，娶一个姨太太也得有些家庭以外的作用。你明白我的意思？老情人！

徐芳蜜　杨，文雅一些！

洗局长　徐小姐，谢谢你！

杨太太　我的话粗，理不粗。一个作官的人永远不应当知足，正如同求婚的时候不能说上“达灵，我只爱你一点”一个样。那么，用自己的力量，还得用一切有关系的人的力量，正是理之当然。

杨先生　教她们组织起来，无论如何是一件有益无损的事。（一边说一边倒茶，只有两个杯子）

洗局长　（端了一杯送与徐小姐）这一杯谁喝？

杨太太　咱们俩喝好了！

洗局长　你这个—— 真没办法！

杨先生　局长先喝，你尝尝我的茶叶。徐小姐，茶叶还好吧，刚由飞机带来的。

徐芳蜜　还不错！给我支烟！

杨先生　我真该死！

（局长抢先递过去，给她点着。

徐芳蜜　谢谢！局长，恐怕我有先介绍自己的必要。虽然我久闻局长的大名，可是第一次见面。（吸了口烟）我没多大本事。不过，（这才极媚的看了局长一眼）局长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尽力。我们摩登女子只求多作一些事，至于什么讲恋爱呀，浪漫呀，那只是男人们，特别是不了解我们的和巴结不上我们的男人们，造的谣言。即使我们有时享受一些，也不过是和别人听听戏，看看电影一样，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地方。能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实在愿多作些事，特别是在这抗战期间。

洗局长　有徐小姐肯帮我的忙是再好没有了！

徐芳蜜　那么，我可以作局长的朋友吗？

洗局长　当然！当然！徐小姐太客气！

徐芳蜜　我想，我们做了朋友之后，我有许多要向局长领教的地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社会里太不容易；我时时留神，处处留神，还老嫌不能应付过去。幸而，有几个真朋友，象庞院长，于处长，马军长什么的，都是我父亲的老友，拿我当亲女儿似的对待；庞院长太太，于处长太太，马军长太太，也都象母亲似的照应着我，所以我还一点亏没有吃。杨！咱们不是还得开会去吗？

杨太太　早得很呢！咱们至少今天得把咱们这个组织弄成功了。

徐芳蜜　也好。局长还有事吧？

洗局长　要耍！要耍！事情是多的，我又是极负责任的人，不过有时候也真需要休息一会儿。

徐芳蜜　恐怕局长组织起这个小家庭，也是那种心理。我并没有什么聪明，不过是以一般人的心理来推测到局长你个人的心理。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家现在都因为忙碌而苦闷，因为苦闷，所以起了变态心理。我常留神一个人，不论男女，在长途火车上或是轮船上，就能办出不象是他所能办出来的事；有好多老实人，在火车和轮船上，作出些浪漫的事儿来。自从抗战以来，咱们大家都仿佛在一个极大的轮船上，咱们苦闷，咱们无聊，咱们想家乡。这就很容易使咱们作出些咱们

自己也不大明白的事来。就拿局长说，什么高贵的女子没见过，什么场面没见过，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么个地方呢？变态心理，变态心理！局长想家，而又一时为了抗战不能回去。所以就很容易想到，何不弄个教她怎着她就怎着的女子，另成立个小家庭。没人知道，也没人来打扰，局长可以随时的来看看她，安安静静的住一夜；屋里老有些煮饭作菜的香味，处处是那么暖和，那么妥贴，那么朴素，真好象是太平年间平民的小家庭一样。局长到了这里，忘了自己是地位很高的官，忘了打仗，忘了应酬，穿上拖鞋，看看新夫人出来进去的操作，也怪有个意思的，是不是？局长？

洗局长　徐小姐聪明，太聪明！

杨太太　得啦，该说点正经的吧？局长，到底事情怎么办？

洗局长　我似乎也得仿效徐小姐，先说明我自己。我的太太不了解我，所以我就惩罚她。常常有人说我厉害，其实我并不厉害；我只是刚正。属我管的就得听我的话！不听呢，我有我的办法！太太不听我的话，我会断绝她的供给，我会另成立个小家庭！

徐芳蜜　那么，我要是出头调停呢？

洗局长　徐小姐，我把这个面子送给你！

杨先生
杨太太　哈啦！局长万岁！徐小姐万岁！

徐芳蜜　别吵！听局长说！

洗局长　听我说。原先我一月给她二百元过日子。现在，我已有了这份家，只能给她一百五十元了。一来是为惩罚

她，二来是不教我的预算增加太大了。我既供给她钱，我要是回家的时候，她就得不能哭丧着脸，也不要盘问我这个那个的！这公道不公道？

杨太太 公道！不过，局长，假若太太和我们出去活动，难道没有点活动费吗？

冼局长 你们二位只要给我办成一件事，我必有酬谢！至于我太太，她理应帮我的忙，不能说什么报酬不报酬。她必须请客呢，可以教局里的庶务办理，要车要别的东西，也是如此。

杨先生 好，想得周到！那么小姐呢？

冼局长 没有她的事！我是新人物而有旧道德的，我不许女儿太摩登了！

杨太太 好不好先预支给我们一点活动费呢？

冼局长 活动什么呢？

杨先生 那件事呀，郝培元那二百多万！

冼局长 对的！我办事向来谨慎。这件事等我先调查一下，调查明白了，有成功的可能，我再通知你们进行。徐小姐你走的是哪条路子？

徐芳蜜 我有几方面可以走，最好是大包围。

冼局长 好！那么小姐就去进行，你给我情报，我给你车费，不能白教你跑路，请原谅我这么不客气，我是个刚正的人！

杨太太 老情人，你可真够厉害的！

冼局长 不厉害！该怎办怎办！咱们这就是个组织，有组织就须有纪律！

徐芳蜜　比如说，局长，我须跟你讨些情报呢？
洗局长　那没问题，我尽量的供给。
杨先生　成功以后，我怎样呢？
洗局长　你总可以相信我的公道！
杨先生　反正大哥也知道我的出身，我是一半正人君子，一半土匪流氓。也会顶忠诚，也会顶险恶。
洗局长　用不着交代这一套吧。老朋友，要必须交代呢，我是个政治人才，可也能掏点坏招术，到必要的时候。
杨太太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事情还没办呢，看我们这股子合作的劲儿！
徐芳蜜　先彼此完全认识清楚了，也好。
杨太太　往下说，这个事（指板门）怎么办？
洗局长　这点事用不着杨太太分心。她不是那种材料，我也不让她出去。
杨先生　那么假若伯母老大人质问我呢？
洗局长　你的嘴还不够应付一位老太太的？!
杨太太　请出来，让我们大家开眼，总可以吧？
洗局长　对不起！我不愿开展览会！杨！你和太太出去看着好不好？那边的山很好看。我要和徐小姐单独的说一说话。有二十分钟就行。
杨太太　芳蜜，我去看山的时候，局长要是对你不规矩，咬他！
徐芳蜜　用不着嘱咐我吧？!
杨先生　（刚一开门）怎这么巧！又碰上了小姐！
淑　菱　杨先生，杨太太，我还说我的侦探本领不错；敢情又教你们俩抢了先。（回头）红海，进来！

（杨氏夫妇舍不得，又随淑菱回来了。

洗局长　（立起来）淑菱，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干吗来了？

淑　菱　难道我没有嘴，没有耳朵？至于干什么来了，我来看看爸爸；你不是好几天没回家了吗？（拉红海）这是文化人，红海什么文章都会作，作得极快啦！

洗局长　（没有理红海）告诉你，淑菱，你不能老这么小疯子似的乱跑；一个小女孩子，一点规矩没有，成什么话呢？

淑　菱　妈妈倒规矩呢，你又嫌她蹩脚；一个局长爸爸，可真难伺候！

洗局长　我不准你在这儿瞎扯，走！

淑　菱　（仿佛完全没有听见，凑过芳蜜去）哟，我怎么看你很眼熟啊？

徐芳蜜　也许在哪儿见过。

淑　菱　还不是，你等我想想。我想不起你的名字来了，可是我记得一点不错，咱们同过学；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你就毕业了，是不是？

徐芳蜜　那时候我叫徐若兰，是不是？

淑　菱　那时候你就是校花，所以大家都记得你，你可不记得我。你怎么认识我爸爸呀？

洗局长　不用多问！好了，你们既是同学，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没事可以走了，照直的回家！（掏钱）拿去，回家！

淑　菱　爸爸不回家，女儿得回家去，不合逻辑！就是五块钱哪，留着吧！我是来看看那个小难民的，不为要钱；即使为要钱，五块钱似乎也太少一点。

洗局长　你走不走？

红　海　（始终没把眼睛离开芳蜜）不要吵，我刚刚得到一点灵感！

洗局长　先生，请出去！还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和淑菱在一块儿，听明白没有？

红　海　在一个女子（指着芳蜜）给了我灵感的时候，我听不见男人的吼声！

淑　菱　红海！

洗局长　我——教——你——出去！

红　海　（向淑菱）这是谁？

淑　菱　我爸爸，洗局长。

红　海　噢，洗局长。处长，厅长，部长，院长，还没有一个敢撵我出去的，太没礼貌！在我的笔下，一个人可以生，可以死，不管他有什么地位！论地位，（掏了半天）啊！（掏出张请帖来）今天晚上李总司令请客。（向淑菱）拿过去，教局长看看！

徐芳蜜　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淑菱，你先和红海先生玩一玩，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淑　菱　好吧，咱们走。爸爸再回回手，添五块行不行？

洗局长　（又掏出五元来）就是这一次，告诉你！你要是以为你一来就能敲我的钱，那是个错误！我再看见你和他（指红海）在一起，我会把你锁在黑屋子！我的话永远不空说，你晓得！

淑　菱　走吧，红海！

红　海　我还没看够象诗一般的美人。

淑 菱 爸爸,你也给红海五块钱!要不给,他是不会走的。(见局长摇头)徐小姐,你给他,哪怕是一块钱呢,要不然,他不走,你们也,也办不了公!

徐芳蜜 (拿出一块钱来)表示一点对思想家的敬意!

红 海 这是美人之贻,我将永远贴在胸口上,永远不能花掉!

淑 菱 对,好永远花我的钱!走吧!(往外扯他,一边扯,一边问爸爸)你就永远不回家啦?

冼局长 快走!(向杨先生)把那个家伙(指红海)扯出去。

杨先生 红海先生,请!

红 海 (极舍不得离开芳蜜的慢慢往外蹭)哟,忘了李总司令的请帖呢?

淑 菱 对呀,哪去了?啊,桌上呢,是不是?

杨先生 (赶紧凑上去看请帖)可真是总司令的请帖呢!(转向红海)那什么,红海,下月十二号,我的生日,千万请过来喝酒!当面拜求,千万给写副对联来。

红 海 把纸送来,一定作得到!

杨先生 我记得好象给朋友祝寿,都是自己买纸。不过,红海先生可以是个例外;好,我把纸交给淑菱小姐就是了,拜托拜托!还有,李总司令好求不好求?要是能赏一副对子,就太好了,太好了!

红 海 要十副八副的都行,只要送纸来!

杨先生 拜托拜托,纸一定送来!那么,十二号务请光临!淑菱小姐,明天我就送纸来。

淑 菱 红海,有人求写对联,还不走吗?

红　海　把灵感（指了指芳蜜）遗留在这里，文心还不象个竹筒？

（被淑菱扯了走）

杨先生　（送到门口）再会，别忘了写对联啊！（转身）可爱的小人，多么聪明！太太！咱们还是去作二十分钟的旅行吧？（同杨太太手拉手出去）

冼局长　一群疯子！一群疯子！（静了静）徐小姐，刚才你说庞院长是尊翁的老友，尊翁现在——

徐芳蜜　去世好几年了。从前，庞院长有许多文字都是我父亲代笔。

冼局长　尊翁的名讳是——

徐芳蜜　树梅。

冼局长　噢，徐树梅！徐树梅！没听说过！几个给庞院长代笔的人我都知道。（慢慢的掏出手枪，猛然立起来，比着她）抬起手来！

徐芳蜜　（微笑，不动）用不着！把枪放下！

冼局长　（愣了会儿）反正你跑不了！（坐下）说实话，你是不是侦探？

徐芳蜜　是怎样，不是又怎样？

冼局长　我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保住你的命！

徐芳蜜　我可以给任何人工作，只要有钱。干什么也不过是为吃饭。那边（指小板门）不要紧？

冼局长　（点点头，轻轻的走过去，猛推开门）她不懂，和块木头差不多！（回来，并未回原位，而坐在芳蜜的旁边，拉住她的手）你一进来，我就怀疑，我有相当的聪

明。你那些变态心理什么的，又使我纳闷，为什么你那么热心为我解脱。后来我问你许多话，很有几句你答不出的，可是你都巧妙的闪过去。有两项事定了你的罪案：第一，向我要情报；第二，庞院长手下压根儿就没有个徐树梅！小姐，你还欠着点老到精细！我要是不看在这么美的一个脑袋上，这里（以指点她的额）就得穿过一个枪弹去！

徐芳蜜　（极镇静）美就是我的钢盔！

洗局长　我生平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肯下手伤害一个美好的东西。见了美色，我就忘了慎重。我性子急。这个，（指小板门）告诉你实话，完全因为我性急。她急需钱，我就一把抓到她。等她奶奶病好了，她也许偷偷的跑掉；她妈妈要是老不好，也许我把她们赶出去；负担太重。啊，话说得太多了，你的美丽能除了我的武装！现在咱们怎办？

徐芳蜜　我现在是你的俘虏，俘虏没有主张。

洗局长　应当先向一个美的俘虏要什么呢？我性子急！

徐芳蜜　我的工作不许我作个烈女！

洗局长　噢，（猛的单膝跪下）芳蜜！芳蜜！给我，给我！把一切给我！我要疯！要疯！

徐芳蜜　（极温柔的拉起他来）你是个男子汉！

洗局长　（静了一些）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在这一点上，你比我厉害！

徐芳蜜　英雄识英雄！好吧！经过这样的相爱与了解，我想咱们俩很可以合作互助了。你走你的路子，我走我的路

子,可是在精神上合作。你已拿住我的把柄,我的命在你手里,以你的聪明,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你若是把我交出去,不过是我吃一个枪弹,你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反之,你拿着我的短处,象养熟了的一只鸟儿似的,虽然不装在笼儿里,可是到时候到你手心上来吃几个米粒,多么好呢!你把无关紧要的材料供给我一点,我好交差。我把我的材料也供给你一些,你也可以去邀功。这样互助,双方有益。等咱们把钱弄到差不多了,咱们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几天。那时候,我要换上洋服;看我的胳臂,脊背,腿,要穿上洋服,你想,也许更好看一点吧!

洗局长 真是能那样呀,我死在你的怀里也要含着笑的!我问你,杨氏夫妇晓得你—— 不晓得?

徐芳蜜 那一对笨驴!

洗局长 一点不错,一对笨驴!芳蜜,叫进他们好不好?咱们一同进城去吃饭?

徐芳蜜 优待俘虏?(笑了笑)

洗局长 小嘴真厉害!(摸她的脸蛋一下)我叫他们回来。(到门口)杨!杨!杨——

(远处有应声。声音渐近,杨太太唱着:羊,羊,跳花墙。抓把草,喂你娘。你娘没在家,喂你们老爷儿仨。

杨太太 (有点喘)连爬坡带唱,可真有点吃不消!大哥,多咱你把这个小房子让给我住几天;天天去爬爬山坡,我就不至于越来越胖了!

杨先生 教你住三天,你就得闷疯了,你爱信不信!(对芳蜜)

怎样，一切顺利？

徐芳蜜 把不顺利的事变成顺利了，就是工作。

冼局长 我请你们进城吃饭去，有不去的没有？熟朋友，不客气！

杨太太 我奉陪，不管谁讨厌我。

杨先生 杨太太在前，杨先生必定在后，形影相随！

杨太太 （转到小板门那里）我说，局长，教我开开眼吧！

冼局长 等我出卖她的时候，请你作人贩子；现在还不到看货的时候！

杨太太 我偏要看！（对芳蜜）来，咱们攻进去！

（她们正要攻门，门开开了。

朱玉明 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一群狗男女！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在前幕事后一二日，晚间。

地　点　仍在洗宅客厅。

人　物　均见前两幕。

（幕启。

淑　菱　（等人等得焦心，东坐一下，西坐一下，瞪钟，没用；看表，也没用）刘妈！刘妈！

刘　妈　（挽着袖子，手上还有水，似在刷洗家伙）来了，小姐！

淑　菱　（指几上钟）这个钟快不快？

刘　妈　啊？

淑　菱　（跺脚）问你，这个钟快不快？

刘　妈　我怎能知道呢，小姐？我不认识钟！

淑　菱　你不会看钟？那么你怎知道时候呢？真新闻！

刘　妈　在乡下，我们看太阳。

淑　菱　看太阳？太阳上有长针短针吗？

刘　妈　那我可说不清。反正太阳上有长针短针，我也不认识。

淑　菱　刘妈你可真好玩！好刘妈，你到门口给我看着点去。红海先生说七点半来，现在已经到七点半，你看——

噢,你不认识长针—— 他也不知怎么还不来!刘妈你看着点去!

刘 妈 不行呀,小姐,我还没刷完家伙哪!小姐你看,我的活儿有多么累呀,全是我一个人!要是在乡下呀,这早晚我早就睡了觉啦!

淑 菱 什么?

刘 妈 太阳落下去一会儿,我们就睡觉!

淑 菱 睡得着吗,那么早?噢!大概夜场电影也就没人看了吧?

刘 妈 小姐,我还是先去刷家伙吧?

淑 菱 你到门口等等他去,听我的话,我给你二毛钱!

刘 妈 哪位先生?

淑 菱 红海先生,常来找我的那位。

刘 妈 我记不清是谁!在我们乡下,一村的人都认识。这里,好家伙,那么多人,谁能都记得住呢!

淑 菱 就别费话啦,去,明天我给你二毛钱!

刘 妈 是啦,小姐,有二毛钱,又能买四张邮票!家里也不是怎么老不来信,真急死人!告诉你,小姐,这辈子我算忘不了小日本啦,真可恶!可恨!

淑 菱 老是这一套!老是这一套!快去吧!

刘 妈 (嘴里还叨唠着,往外走)老是这一套?敢情你们好,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人家把家都丢了,你们还这么高兴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淑 菱 (听见刘妈叨唠,而假装没听见,等刘妈出了门,才自言自语的)这个刘妈,这个刘妈,完全没有训练,简直

是个野人！逃难？仿佛一逃难就有什么资格似的，可笑！（听见刘妈的语声，无声的笑了笑，赶快又板起脸）

刘 妈 （一探头）那位先生来了，没有我的事了吧？

淑 菱 他在哪儿哪？

刘 妈 正往这边走哪。

淑 菱 你倒是领他进来呀！刘妈你真可以！

刘 妈 反正他常来，自己还找不着门？（向外招呼）先生，小姐在这儿等着你哪！（下）

淑 菱 这个乡下娘们！就是国难期间，也不应当要这么笨的仆人！

红 海 淑菱，看我写的对联。词好，字好，图章好，三绝！

淑 菱 告诉你七点半来，为什么不守时刻？谁有工夫看你的臭对联！

红 海 （打开对联，点头欣赏）淑菱，你要是不能欣赏字画，怎能打进文化人的圈子里去呢？

淑 菱 我不懂，也不爱看！

红 海 一开头，谁也是不懂。你得不懂假充懂，慢慢的你就相信你真懂了！

淑 菱 （还是不去看）我就愿意赶快会作诗，作文章了！字写得好坏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诗文是用铅字印出来的。红海，看见自己的文章登在报纸上，或是杂志上，心里不定怎么快活哪吧！红海，我一时写不出来，这么办，你写一篇，我签上名，作为是我写的，由你介绍，发表出来，好不好？噢，我不用淑菱这两个字，得另有

个笔名！你给我起个笔名！

红 海 (想了想)“红洗”怎样？红海的“红”，洗局长的“洗”。

淑 菱 “红洗”，“红洗”，猛一听象“空袭”，不吉祥！你慢慢的想好啦！多想几个，让我自己挑选一个最好的。你什么时候替我写成一篇文章呢？明天行不行？

红 海 我忙得很！不要说明天，就是明年也找不出工夫来。淑菱，你还以为我是前几天的红海吗？

淑 菱 哟，难道你现在变成另一个人了吗？

红 海 (把对联放在桌上)一点不错！今日的红海，已非昨日的红海，沧海桑田呀！告诉你，淑菱，我现在已作了编辑主任——编辑主任，还是总编辑，哪个好？倒要想想看，姑且算作总编辑吧！

淑 菱 你要是总编辑，我就有地方投稿喽？

红 海 那，以后再说，先听我的！芳蜜拿钱，委托我编刊物。这还不算，她还要设法筹款，送我到前线去，采集战事材料，作战地通讯。这还不算，以我的学问与天才，我敢保说，刊物一出来必风行一时，成为文化界的，的——权威。政府必能注意到我和我的刊物，作官是不成问题的。再说，到前线去，以我的思想与口才，我相信能得到许多高级将领的钦佩，而委任我个师部或军部的秘书，也是很合理的。我行了，淑菱！芳蜜太伟大了！绝顶聪明！喝，那个聪明劲！是个美人，是个女英雄，是全民族的爱人！就说昨天，她由早九点到十二点，见了三十二个客人！伟大！三十多个客人，谁都含着笑进来，欢天喜地的出去。伟大！假如

有人问我，现时代世界上可有伟大的女子？我就高声的回答：有，徐芳蜜！

淑 菱 （伤心的坐下）红海，红海，你是不是教芳蜜给迷住了呢？

红 海 被她迷住的，岂止我一个人呢；那无所不备，无所不容，伟大的女性！不要说我，连洗局长也教她给迷住了！

淑 菱 红海，哼，跟我爸爸争芳蜜，告诉你，你必失败，找芳蜜去，早点去，好早点失败，别在这儿耽误了工夫！

红 海 淑菱，这就是你的渺小！伟大的女性是没有妒心的，象一朵香美的鲜花一样，把艳丽的颜色，香蜜的味道，无所要求的给一切人；美是伟大，伟大是美，这是真理，世界上也只有这一条真理！至于跟洗局长斗争，我在没有胜利之前，不必先担心失败！

淑 菱 可是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

红 海 毛病是在你相信那句话！爱是放射，爱是燃烧，爱是奔流，一停顿便失去力量，没有火焰，没有波浪，不只是一堆死灰，一汪儿死水吗？

淑 菱 你滚出去！（抓起对联来）滚！

红 海 留神，别弄破了对联！

淑 菱 哈哈！（撕对联）

红 海 （过来抢救，几乎要晕过去）好，好，淑菱，我太伤心了！没想到一个象你这样的女子能这么渺小卤莽。为这个，我必须到前线去，一个女子也看不见，我只随时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写给芳蜜。她将是我的安

慰,我的灵魂!(抱着对联,抹着泪,往外走)

淑 菱 (要追,一梗脖,坐下;瞪着他的后影,后影不见了,伏在桌上哭起来。哭过了,咬着唇在屋中走,忽然点了点头)对!(飞跑到门口)刘妈!刘妈!

刘 妈 噢!来了!

淑 菱 把我床底下的一个竹箱搬来!

刘 妈 是啦,小姐!

淑 菱 (在屋中来回走,又是要哭,又挣扎着笑)喊!哼!(用各种惊叹字,为思想点句)

刘 妈 放在哪儿,小姐?箱子不大,可怪沉的!都是洋钱票吧!(看小姐不哼,向外走)有这么两箱子洋钱票,让日本人看见也都得抢了去!

淑 菱 (疯了似的打开箱子。小箱是她的全份图书馆,有象猴子读过的教科书,有象翻毛鸡似的小说,有些碎纸片,有掉了头的笔,有破像片本子。她一一取去,看一眼或翻一翻,随手扔在地上。最后,找到一本比较体面的,拿起来,松了一口气;急忙立起来翻开,很快的找到了所要找的一页,看,点头)哼!

冼仲文 (进来)小姐,这是怎回事?快收拾起去!

淑 菱 二叔,我发现了个秘密!

冼仲文 练习作侦探哪?不,侦探不哭!

淑 菱 (忙擦擦眼,手上的灰土给脸上画了一条黑道)二叔!这真是一件侦探工作,二叔咱们俩人一同作好不好?

冼仲文 怎回事?(要坐下听,可是)咱们先把这收拾好再说。(帮助淑菱把书都扔进箱内,好在不费什么事)搬哪

儿去？

淑 菱 叫刘妈来搬。

冼仲文 用不着！她一天到晚够累的了。你屋里？

淑 菱 床底下。（看二叔出去，又细看同学录）

冼仲文 （回来坐下）说吧，淑菱！

淑 菱 （宝贝似的抱着那本书）那天，我不是发现了爸爸的姨太太是那个小难民吗，我心中就想，我得去敲爸爸几块钱！（笑了）我就带着红海到城外去了。到了那里，并没看见小难民，可是碰上了杨家那对讨厌鬼。还有一位美人，也在那儿坐着。她美得出奇！自然喽，她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美，可是单以她自己而论，的确是出色！细一看哪，我认识她，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她不认识我，因为我比她低着好几个年级。我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她，喝，眼儿那么一瞟，（摹作）娇声细气的说，"我叫徐若兰。"当时，我就信以为真，没说什么。哪知道，红海那小子，一看见芳蜜——噢，还得找补一句，徐若兰现在叫作徐芳蜜——就发了疯，怎么拉他，他也不动，而且和爸爸差点打起来。从那天起，红海就不大爱理我了，我准知道他是教芳蜜给迷住了。那还不要紧，刚才他来送对联，可更好了，他公然的说芳蜜伟大，我渺小，芳蜜美，我不美。（要哭）我怎么不伟大？我怎么不美？瞎了眼的东西！他还说，要替芳蜜编刊物；芳蜜哪儿来的钱？这年月，连我这局长的女儿，还老没钱花呢，芳蜜是谁？她怎会有钱办刊物？我的心里就

转了个弯，我并不是傻子。所以找出同学录来，看看她到底是谁。二叔，你看（指着书）她是许若兰，言午许；不是双立人的徐，而许跟徐又听着差不多，多么巧妙呀！这里有毛病，一定有毛病！二叔，你看是不是？

洗仲文　现在有好多靠不住的女人！

淑　菱　是呀！所以，我就是这么想，这件事和爸爸，红海，大有关系！爸爸跟芳蜜是怎回事，我管不了，也不爱管。我可是不能看着红海上了当，假若芳蜜真不是好东西的话。红海，虽然对不起我，可究竟是个可爱的人。我要是常跟他在一块儿，我相信我会成个诗人，或是小说家；那够多么光荣呢！我不能教红海上当，不能！二叔，你帮助我，把这件事弄清楚了，好不好？练习练习作侦探，也是个怪有趣的事，是不是？

洗仲文　淑菱，据我看哪，你顶好少跟那群人鬼混。芳蜜也罢，红海也罢，都不可靠。要是怕闲着太闷得慌，念念书，为士兵们缝缝寒衣，不比乱跑胡说去好？以我自己说，我实在不愿再这么一天二个饱的混下去。人家在前线打仗的是人，我也是人；一个人，不管出身怎样，都只有那么一腔子血。人家把一腔热血洒在沙场上，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国家？他的国家还不就是你我的国家？国难是大家的，而咱们只教别人去流血，咱们算什么人呢？

淑　菱　反正我不能打仗去。好，前线上没有洗澡盆，也没有理发馆，我受不了！

洗仲文　等我先说完了。我现在还走不了，我得等着大嫂的事有了办法，我再走。老嫂比母，大嫂对我有恩，不能教她在这里受欺负，而我跑得远远的。淑菱，我虽是你叔父，其实并不比你大着多少。我要是能想到去作个有用的人，你必定也能想到。比你只大着四五岁，我并不是出窝老，天生来的守旧落伍。我是说，国难严重到这个地步，咱们年轻的人要都吊儿啷噹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淑菱，你说对不对？

淑　菱　也对！可是一个人只有一个青春哪！

洗仲文　也只有一个国家！摩登亡国奴也是奴隶！我并不教你也去打仗，我只求你多帮一帮妈妈的忙，多收敛一点，别把生命都交给跑腿与展览白胳臂！还有，你和芳蜜争红海，红海和你爸爸争芳蜜，这成什么话吗！

淑　菱　越说越带劲，真象个白胡子老牧师！

洗仲文　你记着，你要是老跟那群男女们鬼混，总有后悔的那一天！

淑　菱　没有后悔，就没有意思。你瞧，电影里那些美女，都是先不顺利，哭哭啼啼的，到了最后，就如愿以偿，倒在爱人的怀里，多么有意思！

洗仲文　电影大概不是圣经贤传吧？

淑　菱　那都是因为二叔你看得太少，还没吃进味儿去的缘故。走喽，到屋里我自己去琢磨怎能泄露了芳蜜的秘密，也许还能琢磨出一本侦探电影的故事来呢。那多有趣呀！喝，正片开映；编剧，淑菱女士；导演，亚历山大，多么美！到那时候呀，红海跟我求婚，我

就该向他耸耸肩膀了！(学着梅蕙丝的架式往外扭)哟，妈！我睡觉去，看我多守规矩呀，睡得早，起得早，身体好！(下)

洗太太 这不是又憋着什么坏呢？这么大的姑娘，老这么野调无腔的，我真不懂！不懂！

刘 妈 太太，外边有位大姑娘要见太太，问她姓什么，她不肯说。

洗太太 谁呢？

洗仲文 请进来！

洗太太 谁呢？心越不静，越来闲人；我简直的活够了！

洗仲文 大嫂，干吗这么想不开呢！大嫂，看见了这次的战事没有？初一开仗的时候，谁都说咱们不行；如今怎样？连这么大的国事，那么困难的战争，咱们还不怕呢，何况这点小小的家事，只要咱们的心摆得正，什么也不怕。

刘 妈 (领着朱玉明进来)大姑娘，这就是我们太太。

朱玉明 (嘴唇颤着)洗太太！

洗太太 贵姓呀？(又细看了一眼)呀，你就是那个小难民吧？你还有脸上这儿来，胆子太大了！

洗仲文 大嫂，听她说什么，先别发脾气！

洗太太 我不爱发脾气？我这一辈子就吃亏在太老实了！谁都可以欺负我，连这么个逃难的丫头都欺负我！

洗仲文 大嫂坐下！这位姑娘也坐下！

(玉明没说出什么来，也不肯坐下，绵羊似的看了仲文一眼。

洗太太　(坐下)你干什么来了？

洗仲文　(很和气的)有话慢慢的说。(他陪她立着)

朱玉明　(用极大的努力抑住啼哭)我来,来,求你——

洗太太　求我什么?是要钱,是要衣裳,还是要这整个的家?我告诉你,你可以硬搬进来,我可不能轻易的搬出去!这是我的家,我活,活在这儿;死,死在这儿!我不能变成无家的难民。我老了,要是成了难民,我也不能象你那么方便,沿路可以卖钱,到处可以当窑姐儿!你个不要脸的浪丫头!我和你无仇无怨,何苦来呢,把我男人迷住,教我落得有家和没有家一样?

洗仲文　大嫂,大嫂,事情是两面的,听她说说,到底是怎回事。

洗太太　你们男人都袒护年轻的女人,见了张白净的脸,你们立刻就忘了姓什么。哪怕她是难民,是叫化子,你们也拿她当活宝贝!平日,你们摆出架子来,你是什么长,他是什么官,身分十足;一看见女的,一个拿身体当作花生瓜子,可以随便送给人的女的,你们马上忘了身分,体面,地位,连姓都忘了!

洗仲文　大嫂!(稍挂点气)我也是那样吗?

洗太太　(不愿得罪他,可又不愿示弱)难说!

洗仲文　(假笑了一下)先不必争论吧,听她(指玉明)说什么。(用眼神鼓励她)

朱玉明　我只求太太听我说几句话,不求你别的!(看洗太太没说什么,脸上舒展了些)我是个难民,不错。我跟妈妈一同逃出来的。在半路上妈妈病了。请想,我一个

钱没有，妈妈又病得走不了路，教我怎么办呢？要是不为妈妈，我根本就不想逃出来；我的身体不错，满可以不怕日本人！

刘 妈　对！

洗太太　你少答碴儿！

朱玉明　可是，我只有一个妈妈，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丢了她，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同她一道逃出来。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不应当专顾了尽孝，而把自己白白的牺牲了。可是，事已至此，我也不便后悔；人情到底是人情，妈妈，到底是妈妈；谁能已经同妈妈逃出来，而在中途上把她丢下不管呢！（刘妈抹泪）妈妈病了，病了，我已看到一片黑影在我的四周！为救妈妈的命，我想，想过多少多少方法。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只是没想到卖身。我受过一点教育，我有本事挣饭吃，怎能想到卖身呢？！一个女的想到卖身，就等于想悬梁自尽。我宁愿上吊！（捂上脸。仲文给她搬过一个椅子，轻轻拉她坐下）可是我不能上吊。同对，我也不能去作事。人生地疏，我上哪里去找事？即使找到事，我去作事，谁伺候着妈妈？妈妈病着，只能吃到点残茶剩饭；有时候我搂着她在房檐底下；她越来越软，我也越来越没办法。她只能老拉住我的手，说，"玉明！玉明！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不定哪时就断了气！我连累了你，对你不起！可是，我死了，未必有个棺材，只求在没断气的时候，多拉拉女儿你的手吧！"（拭泪）我明明知道，丢了家，受尽千辛万苦，而还保

不住妈妈的命，都是日本人的罪恶——

刘　妈　我要是捉到个日本人哪，我把他的耳朵，鼻子，全咬下来！

冼太太　（软多了）刘妈！

朱玉明　可是一个人的命好象是拴在感情上的。我明知道须向日本人算账，但是扔不了将要死的妈妈。假若你们是我，你们怎办？

冼太太　（低下头去）怎办？

冼仲文　往下说！

朱玉明　我没办法。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冼局长看见了我！

冼太太　（急忙抬起头来）他怎样？

朱玉明　他愿帮助我，无条件的帮助我。我并不知道他是局长，他说他是慈善机关里的一个职员。救济我，他说，正是他应作的工作。我没工夫考虑他的话，即使他是个怪物，他若是能把妈妈抬到一间屋子里去，有点稀饭，有点开水，他便是救命的恩人。他给我们布置好一切，我是多么快活，多么感谢！看妈妈把头放在个干净的枕头上，有干净的开水喝！

刘　妈　局长可真有善心！

朱玉明　（咬住嘴唇要哭，又勉强的一笑）对的，局长有善心！我们刚搬到城外去，局长当天晚上就来了。我混身上下酸疼得象要散开似的，可是还挣扎着陪着妈妈，妈妈拉着我的手，脸上居然有了点笑容。局长进来了，把我扯出来，他就跟报纸上所形容的日本兵一样，跟我要报酬。我没的可给他，除了这条身子；

他也不要别的，早看准我这条身子！

洗仲文 不是人！

洗太太 是局长！

刘 妈 咬他！咬！

朱玉明 （不愿说而非说出不可）打？我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嚷？怕妈妈听见。他会把我的妈妈象块砖头似的扔出去。妈妈给我的这条身子，还为妈妈丢掉。我要疯，我要扔下妈妈跑，跑，一直跑死！可是，一看妈妈脸上的笑容，我……洗太太，被他霸占了以后，我还在无可如何之中，希望他真是个小职员；逆来顺受，先教妈妈的病好了，而后再解决别的。人永远欺骗自己；我已经差不多是死了，还欺骗自己呢！我明知道一切是黑的，还偏偏假装看见，也不是在哪儿好象有点光明；我把"自欺"与"希望"放在一块了，教它们成为一个名词。过了几天，我全看明白了，全听明白了。可是我还不愿对局长报复，我还有更大的仇敌呢！

洗仲文 你是不是要逃？

朱玉明 全在你们俩手里！洗太太，你总不会反对我逃走？

洗太太 （极难找到一句话）就不管老太太啦？

朱玉明 妈妈，没，没，没希望了！从今天下半天起，她的手一会儿比一会儿凉了；她现在还没断气，我得先准备好怎么逃跑。妈妈死后，我再想逃，就不容易了。局长不是教随便吃过他两碗饭的——哪怕是条狗呢——逃出他的手去的人。我老老实实的跟着他，既对不起

你，洗太太，又对不起我自己。不跟着他，他会把我卖了。我得准备，等妈妈一断气，就赶紧跑！

刘　妈　你要是往北逃，咱们作个伴儿！我随你走，姑娘！

朱玉明　（没回答刘妈）洗太太，我已说出始末根由，希望你可怜我，别再恨我！我现在求你一件事，给我点钱，有二三十块钱就够！

洗仲文　大嫂有钱吗？我这里还有十几块。

洗太太　（很和气的）行，我给她二十块钱！（送过去）玉明，我不能替我的男人道歉，我只能说我同情你，祝你一路平安！

洗仲文　在无可抵抗下所受的蹂躏，不过是点伤痕，象胳臂上中了一枪一样。玉明，我劝你，不用让这个伤痕影响到你的心理，别以为从此你就是个"黑"人，就永远不敢抬头看太阳。我和大嫂一样，也不能替我哥哥道歉，可是，凡是我能帮助你的，你只管说就是了！

朱玉明　我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回去了！（刚要转身）呀，洗太太，还有一句话，请你留神一个叫芳蜜的，她不是好人，她叫芳蜜！

刘　妈　姑娘，你带我走得了！你，我，是真吃了日本人的亏，所以你我才能真恨日本人。我跟你去，你说咱们往北闯，好！咱们还怕什么呢？你说，不往北，往南也好。咱俩一块儿，多少可以谈谈心，诉诉心中的委屈，是不是？再说，姑娘，你又是这么和气可爱的人！

朱玉明　你听我的话儿吧！先在这儿好好的作事！再会，洗太太！再会。（看了仲文一眼）

(外面有人声,象杨先生。

洗仲文 跟我来!别教他们看见你!(拉玉明出去,藏起来)

刘 妈 带了我去!

洗太太 刘妈!有客人来了!

杨先生 (在门口)我先走,徐小姐还没来过。(进了门)呀,洗太太!门房里老宋,大概是睡着了,我们自己进来了,熟人,太熟了!

杨太太 (拉着芳蜜)洗太太,大嫂,我给你带来了个好朋友,徐芳蜜!

洗太太 都坐吧!刘妈,倒茶!(极注意的看芳蜜)

杨先生 呀,刘妈,家里有信啦吧?(没等回答)沏点好茶叶,喝!五龙斋的厨子不知是犯了什么病,菜咸得要命!快去,刘妈!(刘妈下)

杨太太 二爷哪?今天我可给他带啦美人来了,小姐呢?

洗太太 谁知道在屋里干什么呢。

杨太太 老太太呢?不能这么早就歇着吧?

洗太太 一个人在屋里摸骨牌玩呢。

杨太太 怪可怜的!芳蜜,回来咱们陪老太太打几圈?

杨先生 徐小姐的牌,我领教过了;洗老太太,洗太太,和杨太太,你们三个打一手,也不是徐小姐的对手!

徐芳蜜 宣传得过火了,有时候倒失了宣传的作用。洗太太,不用听杨先生的,我并没多大本事。我只是胆子大,无论多么大的牌,我敢下场。跟阔人交际,最要紧是别露出穷相来;要说为玩玩的话,我还是爱和老头老太太们凑个小牌,一边说着家长里短的,一边手也不

闲着。打大牌，输得面红过耳的，没意思！

洗太太　（专为敷衍）就是，打牌是玩玩，不是拚命。

杨太太　大嫂，我们给你带来了喜信！

洗太太　还有喜信给我？（惨笑）

杨先生　真的！大嫂你得请请我们！

杨太太　我们见着局长了。局长对大嫂的困难，很同情，他立刻答应下家里这点经济问题绝不教你为难。

洗太太　其实不解决也没多大关系，反正饿死的是他自己的母亲，老婆，孩子！

杨先生　别这么说呀，大嫂，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大哥既肯让步，大嫂也就用不着再生气了。大家和和气气的，这样的年月，有吃有喝有小牌打，就是个造化！

杨太太　至于大嫂所最不放心的那点事，请你也放宽了心吧。（低下声去）大哥弄的不过是个难民。弄来的时节很省钱，玩腻了给她个一块八毛的她就得走路。大哥决不能把她弄到家里来。一个难民，实在拿不出手去。长得倒还不坏，就是土头土脑的，我本来还想尽义务去训练她，改造她，后来一想，算了吧，她根本不是那个材料！大嫂，这件事，我敢保险，绝对不会有什么发展！那一方面既没有发展，你这方面也就别再固执。训练丈夫，我敢当着老杨的面儿讲，就是同教八哥说话似的，差不多就行；无论多聪明的八哥，也不能丝毫不差的象人似的说话。

（刘妈来倒茶。

杨太太　刘妈！老太太呢？你去看看她老人家要是还没歇着，

你就说杨太太来了，请她老人家来说话儿。大嫂，不信你看着，我要是一对老太太说，老太太必定很喜欢。

（仲文进来，看看大家又要出去。

冼太太　二弟，进来！

杨太太　二爷，你自己看，我给你带来美人没有？

（仲文没哼一声，坐在远处，准备为大嫂助战。

杨太太　好大的架子！连人都不理！

杨先生　年轻的人爱挂火，还记着上次那点小小的误会吧！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正式的向二爷道歉！

（仲文没动。

杨先生　徐小姐，要能当着你的面前还这么坚决，这么不妥协，二爷是个英雄。

（芳蜜笑着微微向仲文一点头，仲文仍不动。

冼老太太　（扶着刘妈）呀，杨太太来了，正闷得慌哪！（大家都立起来）

冼老太太　都坐下！刘妈倒茶！（奔了祖母椅去）坐下。哟，这位小姐长得怎么这么俊哪？来，我看看你，看这肉皮儿怎这么细呀，豆腐似的！

杨太太　这是徐小姐，不但长得好，本事还强呢，什么都会！

冼老太太　我年轻的时候，手也很巧，什么衣裳都是自己作！现在老了，手就跟木头棍儿一样了！

（冼太太与刘妈耳语，刘妈点头出去。

徐芳蜜　我不会的事儿还多着呢，求老太太指教！

冼老太太　不用客气！上我这儿来呀，就是不用客气！杨太太

知道，我心眼最实诚，永远不挑剔这个那个的。

杨太太 一家子呀，就全仗着有位没有脾气的老太太！我有时候就想，我要是有象你老人家这样一位婆婆，我敢保杨先生的事情就得更有起色。是不是，芳蜜？

徐芳蜜 老太太的经验就是咱们的五书四经！

洗老太太 哪敢那么比呀，那是圣人写的！小姐可真会说话儿！

杨太太 老太太，我们来报个喜信！

（刘妈拿来毛线背心，递给洗太太，洗太太开始编打。

杨太太 局长呀，答应了，过日子的钱不再教大嫂为难。

洗老太太 我说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唉！这我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啦！媳妇，你就教我省点心吧！他既肯照常给你钱，你也就得买着点好，别再跟他顶上不散。他一天在外，为国事操心，回到家来，你再给他个不痛快，还能怪他发点脾气吗？他要是娶个姨太太呀，教他娶，教他娶！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愿意只守着一位太太的，局长想再娶一个，也真不算什么出奇的事。作太太的呢？一过三十五岁，就得拿出正太太的劲来，胖胖大大的，舒舒展展的，教人一看便恭而敬之，看得出是正太太；让那些小妖精们打扮得妖魔鬼道的，正好显出她们是小太太，咱们是正太太！徐小姐，按说当着你这大姑娘，我不应当这样的口敞，可是我说的实在是一片真理！

杨太太 连娶小的事也解决了，老太太！

洗老太太 那可好！那可好！怎么办的？谁给办的？杨先生，又是你的功劳吧？

杨先生 （很惭愧的）这回我走在了后头，大哥自己办的。

洗老太太 正象他！他凡事不求人，自己老有主意，老有办法，我知道我的儿子！你们看见了没有？

杨太太 看见了，是个难民，长得还顺溜。

洗老太太 也好！给难民找个吃饭的地方！再说呢，要是个乡下姑娘，也容易生小孩，倒不错，那么他打算往家里接不接呢？

杨太太 大概一时先不接家来，因为小太太的妈，病得很重。

洗老太太 哟，还有妈哪？大概还不至于是坏人！好！好！

杨太太 大哥还答应了，教我们组织起来。

洗老太太 什么意思？

杨太太 问芳蜜，她比我更内行。芳蜜你说。

徐芳蜜 也没有多少可说的。是这么回事，老太太，我和杨太太都在外面很有人缘，有不少好朋友，都是官员们的太太小姐。这个年月，男女平权，女人很能帮助男人们作点事，所以杨太太就对局长说了，好不好由杨太太，洗太太，我自己，组织起来。局长打外，我们打内，老爷活动，太太也活动，耳目灵通，人多势众，一定有不少的好处。局长答应了，派我和杨太太来和洗太太说。老太太以为怎样呀？

洗老太太 好意思，好意思！现在的事，我不大懂；可是作驸马爷的总仗着公主的帮助，古今一理，是不是？

徐芳蜜 老太太可真有思想，有见解！

杨太太　那么，洗太太，你看，局长愿意，老太太也赞成，我们可就等你发表意见了。

洗太太　（放下编物，楞了一会儿）我是饭桶。脸子不漂亮，不摩登，应酬不周到，说话讨人嫌，要是跟你们在一起呀，不但不能有功，倒许坏了事。

杨太太　话不是这么说！大嫂，你要知道你是局长太太！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忘了局长太太这四个字。就拿我说吧，我要是想见一个人：片子递进去，人家一看，杨秀贞是谁？不见！大嫂，你就是长得象个老倭瓜，人们也得应酬你，你是局长太太，你说你不漂亮，不摩登，你是不大注意大官们的太太，嘿！真有难看的！前天我看见一个，倒倒脚，大包牙，脸和铁锅似的，还戴着黑眼睛。可是她和老爷坐着大汽车，一下车，军警赶快喊"敬礼"，他家里不定有几个漂亮的小太太呢，可是这位黑家伙坐汽车出来交际，活动；她是太太，那有什么法儿呢？老太太看我说的对不对？

洗老太太　一点不错！再说，媳妇虽然岁数大了点，要是肯修饰修饰，也还不至于太难看了。当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很少相呢，擦上点粉哪，还挺好看的。一个女人，全仗胭脂粉的沤着；多咱你不注意你的脸和鞋了，你就赶紧预备棺材吧！菱儿的妈，打起点精神来，跟徐小姐，杨太太们创练去！一天到晚老打毛线，教我看着心里都闹得慌！

徐芳蜜　咱们这是说闲话儿，谁可也别多心！昨天我看见一位女朋友，原本是个寒家出身，现在已作上了太太，她

说的很有趣：作一个摩登太太，得要耳朵是广播收音机，眼睛是望远镜，嘴是有声电影——会说，会唱，会接吻！多么有意思！虽然是句笑话，里边可有些道理。

杨先生　有意思！有意思！徐小姐，她没说摩登女子的心是什么吗？

徐芳蜜　她没说。

洗仲文　（实在忍不住了）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件东西！

（杨氏夫妇与芳蜜一齐大笑，芳蜜笑得特别努力，而是对着仲文笑。）

淑　菱　（偷偷的进来）妈！（指了指芳蜜）

杨先生　（擦着眼泪）哟，小姐！红海给我写了对联没有？

淑　菱　不知道！问徐小姐吧，她老和红海在一块儿！

徐芳蜜　淑菱，你说什么？啊，红海啊；小姐，乘早别怀疑我；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不愿意见他。可是他去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不教他进去不是？

淑　菱　你不是还教他编刊物吗？

徐芳蜜　我教他编刊物？噢，也许那么说过一句话，不大记得了。告诉你，小姐，你明天再见着他的时候，你也说教他编刊物，他就老跟着你了。一个文化人听说编刊物，就好象咱们听说百货店大减价一样，乐得心里痒痒！

杨太太　咱们先说正事吧。（掏出个小纸条来）洗太太，芳蜜，注意！明天咱们去会妇女戒烟总会长项彰飞太太；十一点在此会齐，十一点半到那里；或者她会留咱们吃午饭。吃过午饭，咱们去会高处长太太，跟她打听那

回事。芳蜜你记住，你发言，我和洗太太帮腔。高处长太太要是留咱们打牌，咱们可是一致的说没有工夫，记住；她打牌专为收头儿钱！从高处长太太那里出来，咱们上联合俱乐部，那里人多，消息自然也多。去到这三处，大概也就够累的了；看吧，到时候再说，高兴再走走呢，就多走两处；不高兴呢，拉倒，好不好？洗大嫂，明天，还不止明天，大概在这一个月里吧，咱们的工作完全是为了大哥。大哥的事成功，老杨自然跟着往上升一步。大嫂你先别嫌麻烦，到处都有芳蜜和我呢；我们俩说话，大嫂你只须跟着笑笑，或提几句闲话，就行。

洗太太　我没那么多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没那个精神。

杨先生
杨太太　大嫂！

洗老太太　杨太太，不用跟她费话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为你自己丈夫的事，而且有人情愿帮助你，你怎么倒这样浮下水，不上劲儿！没看见过！没看见过！

杨先生　老太太先别生气。这么办，明天你们二位（指杨太太与芳蜜）到时候就来，看大嫂有工夫没有。万一大嫂真没工夫呢，我有这么个主意，教淑菱小姐代表局长太太！一来教小姐练习练习，二来局长小姐也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敬重。小姐怎样？

洗仲文　把淑菱除外。（立起来）要是你们非拉这里的人去不可，我去；我是局长的弟弟，将来我结婚后有了儿子，

是局长侄子！一代传一代，局长孙子，局长重孙子。

洗老太太 刘妈搀我起来！我受不了这个！你们叔嫂是怎么啦？这么漂亮可爱的徐小姐，这么有人缘的杨先生杨太太来捧局长的场，来好心好意的帮助局长！你们俩，一个局长太太，一个局长的亲手足，倒仿佛和局长有什么仇似的，什么道理，什么心思呢？走，我管不了你们，可也不能在这里看着你们把好朋友都得罪了；走，刘妈！

杨先生 老太太，别走！我还有主意。不过，这可得先跟芳蜜商议商议。

徐芳蜜 用不着跟我商议，老太太怎么说就是！

杨先生 老太太，你若是认徐小姐作了干女儿，即使大嫂不能多出去，有干女儿去，还不是一样？

洗老太太 （转怒为喜）那我可不敢当，我哪有造化，要这么一朵鲜花似的小姐作干姑娘呢！

徐芳蜜 得了！老太太就别谦虚了吧？我是行三鞠躬礼呢？还是磕头呢？老太太说！

杨太太 当然是磕头，当然！刘妈，拿垫子来！

徐芳蜜 （跪下去）妈！我这儿磕头啦！

洗老太太 不敢当！不敢当！菱儿的妈，来搀搀你的干妹妹！干闺女，妈妈今天可拿不出什么礼物来，明天再找补！

杨太太 把压箱底的好东西，给干女儿找出一两件来，老太太！

洗老太太 压箱底的？这一打仗，丢了多少东西呀！

杨先生　可是，老太太，要是不打仗，大哥也许不能这么快就升到局长呀。凡事都得两面看。有人才能挣钱，人是活的，钱是死的；有大哥，还在乎丢点东西吗？得，老太太，儿子是局长，又得了这么如花似玉的干女儿，这个仗简直是为老太太你一个人打的！

冼老太太　别那么说，这都是你的好心；要专凭我老婆子，就会找到这么好的女儿啦？

杨先生　老太太，你这么一夸我不要紧，我又来了个主意！

杨太太　简直是诸葛亮！

杨先生　老太太，想看看新儿媳妇不想？

冼老太太　她还没来给我磕头，我反正不能先去找她。我不反对我儿子纳小，可是娶了小老婆，连告诉我一声也不告诉，总得算是失礼！这也不能都怪我儿子，总是那个小老婆不好，不懂规矩，不先来讨我喜欢！

杨先生　初六那天，不是我的生日吗？我想，我请局长大哥把小太太带了去。在我那里教她给老太太磕头，并且跟大家都见见面，又省事，又自然，好不好呢？

冼老太太　也好！对我的儿子，我永远不争执什么。这不是我不爱讲家规，我是怕紧自管教他，他心中一不痛快，再误了国事，国事最要紧，误了国事，就得丢官，那还了得！

杨先生　老太太高见，高见！好，就那么办啦；到那天，新媳妇必到，必给老太太磕头，我保险！

淑　菱　要是那个小难民去，我就不去！难民！难民！难民！我不能管难民叫妈！

洗老太太　菱儿！这要是教你爸爸听见哪，你看他跟你闹不闹！古时候，正德皇帝还娶了李凤姐呢；李凤姐是个——

徐芳蜜　如今的女招待。

洗老太太　就是呀！女以男贵，古今一理！你趁早不用惹事，菱儿，得罪了你爸爸，就是得罪了饭碗！

徐芳蜜　小太太长得也还下得去，要是好好的打扮一下，很可以拿得出手去。

洗老太太　那就行了！有的人娶姨太太不论样子，真有丑得象个母猪似的。我相信我的儿子还不至于那么没眼睛！

淑　菱　爸爸有眼睛看谁美不美，可就是看不山来谁准姓什么！

洗老太太　这又是什么鬼话？

淑　菱　你看哪，奶奶，你想知道她——你的干女儿——准姓什么？

洗局长　（轻轻的进来）淑菱！你胡说什么呢？睡觉去！

杨先生　局长！大哥！

杨太太　大哥！局长！

徐芳蜜　嘿喽！

洗局长　（还接着对女儿说）国难期间，年轻轻的不知作些有益处的事，一天到晚乱跑乱说，是对得起国家，还是对得起自己？看我，我拥护政府，我决心抗战，一个人作着五个人的事；有我这样的爸爸，会有你这样的女儿，想不到的事，去，出去！

洗老太太　咳！菱儿，咳！用得着哭吗？自作自受！（淑菱下）

洗局长　妈，你老人家也该休息休息去！国难期间，老人家得加倍保重；老人家一不留神，闹点病，也足以增加我们作儿女的顾虑，妨碍我们抗战的工作。妈，该休息去吧，刘妈，搀着老太太！

洗老太太　你说的对，对！可是我也得告诉你一句，别为抗战把身体累坏，国和家都仗着你呢！

洗局长　晓得了，妈；你就休息去好啦！

洗老太太　（向大家）你们坐，我先休息会儿去！（驯服的出去）

杨先生　大哥坐下！杨太太你报告一下，明天你们要作的都是什么，请局长核准一下。

（洗太太收拾起编物，对客人略一点头，没看丈夫，往外走。

杨太太　（掏出纸条来）洗大嫂，别走！（看了看局长，局长没任何表示，除了眼睛瞪着洗太太的背影。杨太太自己笑了笑，不再劝留。洗局长一直把太太瞪出去。见仲文也立起来）仲文也——（仲文没出声，扬脸往外走。局长也瞪他出去）咳！

徐芳蜜　哥哥！噢，我应当叫你哥哥了，知道吗？老太太认了我作干女儿！哥哥——

杨太太　（唱）妹妹我爱你！

徐芳蜜　不要胡吵，杨！我说，哥哥，可别为我们的朋友，而把一家人弄得不和睦了啊！

洗局长 和睦怎样?不和睦怎样?我不是个小说家,须把每个人的心理体贴入微;更不是个看护,须把他们都伺候舒服了。我是家长,他们都属我管,他们得伺候我,体贴我!回到家来,正如到局子里去,我是发命令的!我也能接受别人的命令,服从命令,那就要看彼此的地位了。我的地位教我在家里有绝对的胜利,假若仲文和我的老婆不愿承认失败,教他们另找地方去吃饭好了。在抗战期间,谁都应当尽力工作,在家里蹲着算干什么的呢?既在这里吃我,就得听我的话;反抗么,我会攥住他们的脖子,使劲,非到跪在地上求饶,我决不撒手!(得意的停顿一会儿,欣赏着自己的余威)刚才你说什么,杨?

杨先生 她们已定好明天工作的计划,请大哥,局长,看一看。

洗局长 用不着看。我信任朋友!不过,朋友们不忠于我呢,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有信,还须有威,威信,威信,就是这个意思。呀,(干笑了一下)芳蜜,你是怎回事,又怎么认了干娘?

徐芳蜜 老太太收了我作干女儿。你愿意有这么个干妹妹?

洗局长 当然喽!来往更方便一些!(向杨)还有事没有?没事可以先走一步,我还得和芳蜜谈一点要紧的事。

杨先生 没什么别的事儿了。就是,刚才已跟老太太商议过,教新夫人到十二那一天,也到我那儿去,顺手儿和大家见见面,省事而且自然。大哥,你要是愿意的话,请赏给我两桌菜,作为新嫂子在我那里出头露面的一点小——小意思!

杨太太　恐怕新嫂子也没有时样的衣裳吧？是不是——

冼局长　我可以送给你两桌菜，至于玉明去不去，我想——

杨太太　不用想了，教她去一会儿，见见老太太，见见大家；凭大哥你，娶了个小太太，还用藏着吗？

冼局长　什么话儿呢？我教她藏着干吗？

杨太太　那就都交给我好了，芳蜜那儿有衣裳，借给她穿穿，也就行了。

徐芳蜜　那好办，我没有别的财产，衣裳到还有几件。

杨先生　就那么办了。太太咱们也该活动着吧？局长和徐小姐还有要紧的事商议呢。

杨太太　对啦，教人家干兄妹谈谈心吧！哎哟，好累得慌！(同下)

冼局长　不送啊！(眼刚由门那边移回，就盯住芳蜜，芳蜜半垂首的笑了笑，向前移了半步。局长过去拉住她的手)你为什么这么美呢？你是不是人呢？

徐芳蜜　我大概不是仙女。

冼局长　我呢？

徐芳蜜　你是男性的象征，老想征服一切女性，你连个难民也不放手！

冼局长　我不久就放了她。留着她，好象有点对不起你似的！

徐芳蜜　别胡扯啦！她就是个老鼠，你也不肯放了她！

冼局长　为证明我说的不是假话，假若你明天告诉我，有谁——当然是咱们用得着的人喽——需要女的，我情愿双手奉送。拿姨太太送礼，并不由我始！

徐芳蜜　你太厉害！哼，你要是有机会卖了我，我敢保你能刚

吻完我就教我上断头台！

洗局长　没有的话！一万个，一百万个，女人里也未必能有你这么一个，这是真话！即使我的心是铁的，也会教你给熔化成了汁浆！你说我是男性的象征，要征服了一切女的；真的！我常想，全世界的青年女子都吻过我，那才够个男子汉的味儿。可是，又想到，那恐怕也没多大意思，因为年轻的女子未必都好看。天下的女子不都好看，是上帝的最大的错误！不过呢，一个美女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因为她一个人把女子的好处都显露出来，而把女子的丑相都遮掩下去。有这么一个美女，就把男人的心照亮了，教他知道了好歹与美丑。这种美女成为他的理想，他的圣母，使他把对女子的普遍的侵略野心变为温和和纯洁的对一个理想的追求。

徐芳蜜　算了吧！这些话已听过不止一次了；哪个男人都会说！男人，一般的说，比女人的口才高！

洗局长　口才高，磕膝再软，就所向无敌了！算了！算了，算了，说些正经的。我是多么实际的人，可是一见到你我就迷住了，狂了，忘其所以了！拿报告来！

徐芳蜜　已准备好，（掏出一张粉色的纸来）用药水洗过，才能看见字，你晓得？我已经告诉了你，用什么药水？

洗局长　（点点头）不失信，我也给你，（也掏出好几张字纸来）你只给我一张小纸，我却给你这么多！谁教你美呢！那件事怎样？

徐芳蜜　（微微摇头）不大容易，郝培元的身后头很硬！

洗局长　那就是说，政府非买那批材料不可，而且非他去买不可？（芳蜜点点头）你等我想想！（自己倒了杯茶，漱了漱口，喷在痰盂内）有办法，有办法。咱们弄不到手，也教郝培元弄不了去，虽然咱们没把事情争过来，可是也教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徐芳蜜　那不高明吧？要依着我看呀，我们此路不通，就另找别的路子；何必破坏了他的事，既对咱们没有好处，而且伤了朋友呢？

洗局长　也对，也对，我这个人失之太硬，非有个温柔聪明的女子给作参谋不可！我的参谋妹妹！

徐芳蜜　你等着，不要太急。事情多得很，咱们总会抓到一两件的。长期抗战就须有长远的计划，不许着急，不许着忙。咱们要沉住了气，拿定了主意，耳听四路，眼看八方，消息灵通，心里稳当，听的多，看的准，看准了，一下手就是地方，象壁虎捉小虫那样！

洗局长　芳蜜，不用对我讲理论吧！虽然我佩服你的聪明，热爱你的美丽，我可是还没糊涂，还不能睁着眼上当！我看哪！你并不热心帮助我办那件事，你一味的敷衍我，是不是呢？

徐芳蜜　假若你那么看，也好；敷衍就是我的基本本事之一。

洗局长　（惨笑）我看，我的命要丧在你手中，刚才那句话要是别人说的，不管他是男还是女，我会一拳打得他眼里冒金星！我，对你，下不去手；没办法！

徐芳蜜　好哥哥，亲哥哥，你听我说：我可以不敷衍你，我有法子能教你毫不费力的就能得到十万八万的，甚至于

几十万,就怕你——

洗局长 请你小心一点,你教我干什么都可以,除了当汉奸!

徐芳蜜 只作搂钱的官,而不作汉奸?假仁假义!

洗局长 假仁假义也并非没有道理。贪污,不巧而倒了霉,还有方法打点,即使打点不通而杀了头,也还不至于遗臭万年;作汉奸可就不那么简单了!贪污近乎人情,汉奸无可原谅!我心里很清楚,很清楚,连你这样的美人也摇动不了我,在这一点上!

徐芳蜜 也不尽然!

洗局长 怎么?

徐芳蜜 (拍拍口袋)这是什么?

洗局长 噢,那个呀!哈哈,无关重要的几个小消息!

徐芳蜜 我能叫这些小消息把你的脑袋掉下来!

洗局长 (摸口袋)我仿佛也拿着你的一张什么吧?

徐芳蜜 (笑了笑)那只是一张纸,至多不过颜色还漂亮!

洗局长 你,不是说,药水——

徐芳蜜 天下还没有一种药水可以洗出字来的,假若纸上本来没有字!

洗局长 (立起来)你敢骗我?(要扑她)

徐芳蜜 (掏山枪来)这回该你抬起手来了,对不起!一方面,是我的美与钱;另一方面,是你的监狱与死亡;你自己挑选!一手是爱情与利益,一手是枪弹与危险,这是我们办事的规矩!坐下,好好的谈谈!

洗局长 (坐下)杀了我,我不能作汉奸!

徐芳蜜 可笑!第一,作官搂钱就是汉奸,你已搂了不少钱,而

且正托我帮忙你再多搂一点！第二，你明知道我是什么人，而愿意和我合作：双重汉奸，还有什么可说？我现在不过是依着你的心理，教你更多得些利益，更快得些利益，更容易得些利益！只要你有胆子，有本事，而且爱玩一玩，事情就都好办了；不难，也没有多大危险。我晓得你有胆子，有本事，恐怕就缺乏一点玩一玩的兴趣。跟我，跟我，玩一玩，还不好吗？无论怎详，我总比你那个小难民有意思吧？

洗局长 我心里很乱！

徐芳蜜 想一想，想一想，（轻拍他的肩）我并不逼迫你马上签字盖章。你是条男儿汉，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即使你始终不肯答应我，你我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淑菱偷偷的进来。

洗局长 怎么，教你睡觉去，干吗又出来了？

淑 菱 （很勇敢的）我来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她并不姓徐，她没准姓。

徐芳蜜 我的姓和我的衣裳似的，勤换着点儿啊，新鲜！小姐，不用怀疑我，我是诚心诚意的帮助你的爸爸多作点事，多进点钱；好多给你作新衣裳穿呀！

淑 菱 我不相信你，除非你诚心诚意的放开红海！

徐芳蜜 他除了给我作点小事，和我没别的关系！

洗局长 去！不要捣乱！告诉你，你要再跟红海在一块，我就连一个铜板也不给你；去！

淑 菱 等我说完了！第二件，妈妈在屋里哭呢，你看看去！

洗局长 活该她哭！去！

（淑菱瞪了他们一眼，往外走。

徐芳蜜　跟我玩玩去？（拉住他的手）

冼局长　也好。

（幕）

第 四 幕

时　间　杨先生所说的十二号—— 初六，午饭前。

地　点　杨宅客厅，现改为寿堂。象一般的寿堂一样，有红烛，寿字，红幛，长短不齐的寿联，铺着红垫的椅，围着绣裙的桌，黑白瓜子，香烟，贺客……寿堂之后，隔窗可见：男女或围桌竹战，或来往嘻笑。

人　物　贺客若干，各形各色。
侦探长一，侦探前后共五人，卫兵二人。
重要人物同前。

（幕启。

杨先生　（见淑菱进来）欢迎，欢迎！小姐，老太太，局长太太，仲文先生都来吧？他们不来，不能开饭！

淑　菱　先行礼吧？

杨先生　说说就是了，说说就是了，还真行礼，不敢当！不敢当！来，来，小姐，给我作招待员，多帮忙！（把小姐领到一旁）记住！凡是挂招待条子的，都是头等客，开饭的时候往这里让；不挂条的，二等客，往后边让；酒席稍有差别；记住！

淑　菱　没有三等客？

杨先生 哪能分得那么细呢？大概的，大概的，分分就是了。（看进来一位贺客，向她伸出二指）呀，马大哥，后边坐，后边坐！免礼免礼，不敢当！劳驾劳驾，后边坐！

马大哥 （献红封）一点小意思！

杨先生 不，不，不！大哥来到就是了！（接过封来，看了看）谢，谢，谢谢！（又向淑菱伸二指，低声的）都要是这样呀，（掂了掂封儿）得赔钱！

杨太太 （从后边来）嘿喽，淑菱小姐！老太太，太太，二爷，怎么还不来？

淑 菱 马上就来，他们也得算头等吧？

杨太太 当然！当然！小姐可多帮忙，别弄乱了！

冼老太太 （扶着刘妈）你倒是慢着点走啊，看拉我个跟头！

杨先生
杨太太 老太太！（一齐过去搀着她）真赏脸！这么大岁数了！

（杨先生给老太太挂条子。

冼老太太 哟，干吗还教我戴上条儿啊？

淑 菱 奶奶是头等客，在这边吃。酒席不一样！

冼老太太 爱多嘴的丫头！刘妈！你看这个乡下娘们！不提着礼盒，她挎在胳臂上！拿来！礼盒！

杨太太 老太太还赏东西！老杨，你就接过去吧，借老太太点寿！

杨先生 （一边接礼盒，一边掏口袋，掏了许多小红纸包，逐一的细看，挑了一个，给刘妈）谢谢老太太！刘妈！拿去！不用谢，太太，给老太太多垫上个垫子！

杨太太 （一边扶老太太坐下，一边说）老太太的干女儿，怎么

还不来！她一来，就有人陪老太太说话了！

洗老太太 可不是，她的小嘴真会说话！杨太太，你忙去吧，不必张罗我！

淑 菱 （拉住杨太太）芳蜜来吗？（见杨太太点点头）她要是还不放开红海，我跟她打架！

杨太太 可别在这里打架呀，今天是老杨的好日子，总得取个吉利，你别错看了芳蜜，她的心眼并不坏！

淑 菱 你知道吗？她并不姓徐！

杨太太 红海也不姓红啊，那有什么关系！好小姐，你在这儿陪陪老太太，我到后边看看去。

杨先生 （陪着洗老太太）大哥一定来吧？他要不来，可塌了我的台！办婚事得有主婚人，办寿也得有主寿人；大哥就是我的主寿人！

洗老太太 我想，他一定来，你们这样的朋友！他可是忙啊，怪可怜的，一天忙到晚！也真有本事！我说，那个小太太来不来呀？

杨先生 一定来，杨太太跟她说好了。她待一会儿要是还不来，我派车接她去！

洗老太太 菱儿，在这里可不准胡说！

（从后面转过来两位男贺客，杨先生忙着招呼。

贺客甲 杨大哥，还不该吃着吗？

杨先生 稍微等一等，等等洗局长。

贺客乙 等等也好，饿够了劲，足吃！（用手中的报纸卷轻敲了杨先生一下）杨，这两天汉奸又闹得凶。（低了点声）外面绝对听不到的消息，连咱们一点还不知道，会教

人家那边知道了！怎么知道的呢？

贺客甲 人家有组织，无孔不入！

杨先生 我的眼睛敢说够尖的了，我就没看见过一个汉奸！我总不相信那些事儿，都是谣言，都是谣言！我就这么说，要真有汉奸的话，我应当头一个知道，我的眼皮子宽，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拿住几个汉奸，不是还有赏哪吗？闲着也是闲着，我何不拿几个汉奸，弄点零钱花？

贺客乙 杨大哥说的也对。

贺客甲 可是走露消息，出卖情报，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据说汉奸里面，还有不少女的呢，都是很漂亮的大姑娘！

杨先生 那更是瞎扯！杨太太胆子大不大？大，很大！不信你今天给她一万块钱，说，你去当汉奸！她，连她，也不敢干！

贺客甲 可是人家也并不那么傻呀，人家会设法利用你，给你点便宜，而教你不知道自己是作汉奸呢！有好些好玩的少爷小姐们上了这个当，千真万确！

冼老太太 他们说什么哪？

淑 菱 说现在有汉奸。

冼老太太 啊，又闹汉奸哪？打仗还不够受的，还闹汉奸，什么年月！

杨先生 老太太不用着急，我说没有汉奸，就是没有！都是谣言！

冼老太太 谣言太多了！为什么闲着没事造谣言玩呢？

淑 菱 我看芳蜜就是汉奸，她没有准姓！

杨先生　洗小姐！

洗老太太　菱儿，怎么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呢！

杨先生　徐小姐不来，洗局长也不来，真教我着急！老太太饿不饿呢？先给老人家开饭，好不好？

洗老太太　我一点也不饿，我等着跟我干女儿一块儿吃！

杨先生　那好极了，（向二贺客）咱们稍等一下，大家大概是怕空袭，不敢早来！

淑　菱　杨先生，你不是说还有歌女吗？她们什么时候来？

杨先生　总得到两点钟才能来。

洗老太太　菱儿，等她们来了，你可不准跟她们在一块搅合去！

杨先生　老太太，我找来的歌女都规规定矩的，没错儿！

淑　菱　歌女也算摩登女子吧？

杨先生　当然，当然，凡是露着胳臂的都算摩登 啊，局长太太来了！得，洗太太一到，就算来了三分之一的局长！

淑　菱　（从杨先生袋中抽出个绸条来）妈！头等客！

杨先生　欢迎，欢迎之至！（向后面）杨太太来呀，局长太太！

洗太太　给杨先生拜寿！

杨先生　不敢当！不敢当！洗太太陪老太太吧！

杨太太　（从后面跑来）大嫂！今天你又年轻了好几岁！这个颜色的袍子正合你的适，可真好！来坐！刘妈，你帮着倒茶！可真够我一个人忙的！

杨先生　等你过四十生日的时候，我加倍帮忙！

杨太太　我？我愿越长越小，永远到不了四十！怎么说来着！“四十而—— ”

杨先生 “不惑”!

杨太太 对了!你想想吧,一个女人到四十要没有了诱惑的能力,还活个什么劲儿!嘿喽,仲文!我一猜就猜到,大嫂来,你必来。

冼仲文 来看看,有人敢欺侮我大嫂没有!

杨先生 不用跟她逗嘴,来,这边坐!(向二贺客)给陪一陪,冼局长的弟弟!

淑 菱 (又拿过绸条来)又一个头等!

杨先生 局长还不来,教人着急!

杨太太 芳蜜是怎么了?女客里没有她,就不会热闹起来!

淑 菱 红海!红海来了!

杨先生 红海!对联呢?

红 海 (神色惊惶)等我先喘喘气!

杨太太 你怎么啦?见着芳蜜没有?她为什么还不来?

红 海 淑菱,我得走,我得上前线去!我来辞行!

淑 菱 怎回事呢?

杨先生 先别讲辞行,我的对联呢?

红 海 杨,你借给我二十块钱,我得走,马上走!

杨先生 我?你没拿来对联,反倒跟我借钱!我这是办寿,不是小本经营贷款处!

淑 菱 到底怎回事呢?

红 海 这两三天了,我身后老有人跟着,象影儿随着身子那样。我吃饭,走路,找朋友,后边老有人钉梢,前天我回到家里一看,连箱子带匣子,都被人家给翻过了;不是贼,绝不是贼,因为没丢别的,只丢了一卷稿子,

和几封信！

淑　菱　什么稿子？谁的信？

红　海　稿子是芳蜜交给我的。

淑　菱　你看过没有？

红　海　没有。我想凑齐了一块儿看。一气看完，我好写编辑后记。

淑　菱　信呢？

红　海　也是芳蜜交给我，教我替她存着的。我偷偷的看了一封，是洗局长给她的。

杨太太　洗局长和芳蜜是朋友，你要知道。

红　海　是呀，我知道，所以我就决定对芳蜜写封万言书；洗局长也许比我本事大，可是我的天才，他比不了，比不了！局长是芳蜜的朋友，我也是芳蜜的朋友；三人行，必有我爱焉，我得显显本领！万言书直写了一天一夜，今天早上五点钟，我就出了门，想递上我的万言书去。好，刚一出门，那个钉梢的又在门外等着我呢！我决定跟他们来个步行比赛，绕，绕，我跟他绕；一直绕到这里，算是把他绕糊涂了！可是，说不定，他就会又找到我！他为什么跟着我？想象不出来，难道那一卷稿子，那几封信，有毛病？不能呀，芳蜜交给我的东西，怎么有毛病呢？

淑　菱　哼，也许你的伟大的女友就不大可靠吧？

红　海　那怎能！以我的天才与聪明，能看不出谁好谁坏来，笑话，笑话！杨先生给我二十块钱，我先去躲一躲；等我那部中国文化史出版，拿到版税，一定还给你！

淑 菱 杨先生,你也借给我二十块钱,我同他一块儿走!只要他离开芳蜜,我就不再怪他!

杨先生 我办这回寿,还不一定能赚够本儿呢,又教我往外拿四十块?这是哪里的事呢?

红 海 好了,你不借给我钱,我只好藏在你这里;侦探来了,你去应付。

杨先生 那我办不了!

红 海 快着决定,等侦探来到,就不好办了!

淑 菱 你借给我们,快!

冼仲文 淑菱,你不能跟他去,你要是老跟他在一块儿,你身后也许跟上侦探!我看红海先生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人家要是拿他开玩笑,卖了去,他还以为人家是好朋友呢!红海先生,我这儿有十块钱,拿去,快走!

淑 菱 我不能教他走!我是局长的女儿,侦探敢把我怎样了?

杨先生 有人给你十块钱,就走吧;何必一定非跟我过不去呢?

红 海 好了,我走!淑菱,我必有信给你!

淑 菱 我也走,红海,咱们一同走,一对流浪的文化人,多么有意思!

冼老太太 菱儿,听我的话!你要是好好的在家里,我一高兴,就给你一只金镯子!

冼仲文 教他走!他走了,不是就躲开了芳蜜了吗?

淑 菱 也对!奶奶你准给我一只金镯子?好啦!红海,咱们

通信吧！

红 海 请你告诉芳蜜，我找了她好几次，都没找到！告诉她，我的身体虽然不一定上哪里去，我的心可老随着她！

淑 菱 滚！永远别再教我看见你的猴儿脸！二叔，把十块钱要回来！芳蜜！芳蜜就是汉奸！你瞎眼的东西！

杨太太 这是哪一出呢？什么话呢？都看我了，今天是老杨的好日子，得求个吉利！好红海，拿着十块钱就走吧！

红海 杨先生，你会后悔的；今天你不帮助我，日后我会报复你！（下）

淑 菱 噢，红海！出门留点神，进旁边那个小巷子，等等，我还是跟你走！

冼老太太 来，菱儿，在这儿坐一会儿来！不准哭，今天是杨先生的好日子！他拿着十块钱，走两天就会花光！

淑 菱 噢，爱情最大的障碍就是钱！

杨先生 要是局长在这儿，没这个事！对联，我给送去的纸！没给写来，也不把纸退回，还要借二十块钱，什么事呢！

杨太太 老杨，可不准生气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杨先生 我没生气；就是有气，也不敢当着诸位亲友发泄不是？哈哈！

杨太太 芳蜜要是在这儿，也不至于这么糟，最能教年轻的人随着她的小手指头转！

淑 菱 你要再说芳蜜，我可真回家了！

冼老太太 菱儿！

杨先生 （见进来侦探）这又是怎回事？

侦 探 你姓杨？啊，有个红海你认识？啊，他是你什么人？

杨先生　朋友，朋友！

侦　探　他现在没在这里？

杨先生　没有！

侦　探　来过了？

杨先生　来过，又走了。

侦　探　没说上哪儿？

杨先生　他说上前线。

侦　探　噢！

杨先生　打听他作什么？

侦　探　那是我的事！你今天办喜事？

杨先生　对了，办寿。我四十的生日；请在这儿吃杯酒？

侦　探　还有公事。那位小姐是？

杨先生　洗局长的小姐！

侦　探　噢，洗小姐！小姐你常和红海在一起？

淑　菱　（迟顿了会儿）没有！

侦　探　局长的女儿，就是实话实说也没关系；以后请少跟他来往！对不起，洗小姐！对不起，杨先生！（下）

杨先生　不喝盅酒吗？嘿，看我这生日！

洗仲文　淑菱，看见没有？

淑　菱　红海不能是汉奸，要有汉奸，就是芳蜜！

杨太太　淑菱小姐，我真要和小姐你拌嘴了！怎你一口咬定她是坏人呢？洗老太太，你看，我和老杨都仗着多交朋友，有人缘吃饭。我们绝对不怀疑任何人，愿意和我们来往的都是朋友；以芳蜜说，她真是热心帮朋友的忙，热心肠，好脾气！小姐，你可千万别再这么说！洗

局长还和芳蜜常来往呢 她要是坏人,难道局长还看不出来？

杨先生　不过,这个事可相当的严重了,侦探不是假的！(转脸)喝！越来越出奇了,穿着孝的也来了！刘妈快去拦着点！我是办喜寿,不是办丧事！嘿！

(刘妈出去把玉明搀进来。

杨先生　(赶上几步)别往里搀！她穿着孝哪！

朱玉明　不是你教我来的？

杨先生　我可没教你来吊孝呀！这是什么事呢！

朱玉明　(向洗太太走去)洗太太,我来告辞。妈妈死了！(要哭,强制住)从此,我的身体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了 我决不和局长捣乱,我的仇人是日本,我到北边去算账！

刘　妈　洗太太,我跟你辞工,跟了她去。也许还能找到家里的人！

洗太太　你别走吧,刘妈,我们都待你不错。

刘　妈　真不错 !可是我这肚子委屈,你们谁也不明白 她(指玉明)能明白,她真受过苦,我真受过苦,我俩能彼此明白 ;别人——我就跟了她去！

洗太太　你真要走,我也拦不住,你可好好照应着她！(向仲文)有刘妈跟着她,多少有个照应！玉明,你母亲的尸首呢？

朱玉明　埋了,埋在山坡上了！洗太太,我得快走！我本不应当来,可是我总觉得一个人应当光明磊落,当着你们大家的面,我走开,心里才痛快 就是局长在这儿,我

也不怕;反之,我倒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宣布他的罪恶!

洗老太太 这个小丫头疯了吧!

杨太太
杨先生 不疯了能穿着孝来?

洗老太太 你敢说局长不好?太大胆了!太大胆了!

朱玉明 刘妈,真跟我走?走!老太太,我不对你说别的,我就可惜你这个岁数!(拉刘妈往外走,仲文赶上去)

洗老大太 仲文,你干吗去?你老吃里爬外,不向着你哥哥!

杨先生 这就开饭啊,快回来!这哪象办寿呢!

洗仲文 送她们几步,就回来!(赶出去)

杨太太 你专顾了办寿!还不去追回她来哪!待会儿局长来到,一问,噢,玉明是从咱们这里跑出去的;他要跟你要人,你赔得起吗?

洗老太太 也不能叫刘妈走,她还多拿着八天的工钱,没作够了日子哪!

杨先生 追回来,怎办呢?

杨太太 不追回来,局长要人怎办呢?

杨先生 嘿!嘿!都是我,爱管闲事,报应!报应!我去追!(又停住)我这是办寿哪吗?

洗太太 追!回来,她会碰死在这儿!

杨太太 大嫂倒不必担那个心!老杨,追去!

杨先生 追!(要往外跑,被仲文迎面拦住)她俩呢?

洗仲文 少管事,都有我呢!

杨太太 二爷,你真能横打鼻梁,负起责任来吗?

洗老太太　仲文，别把祸揽到你自己身上去，你知道你哥哥的脾气！

洗仲文　没关系，妈！

毕科长　（仿佛谁也没理会他进来，极客气的向杨先生说）这位先生，非常的对不起！我们局长没来吗？

杨先生　一定来，我们正等他来，好开饭。

毕科长　局长今天没到局子去。这儿有件紧要的公事，我到局长公馆请示，听说今天局长到这里来，所以又赶到府上，对不起！先生今天是办寿？

杨先生　哪里，请朋友们来玩玩就是了。

毕科长　太仓猝，太仓猝！（掏出个封儿）临时现备办的，来不及选礼物；小意思！我可以在这儿等一等局长？

杨先生　当然了，当然！太客气了，哪敢？（接过封儿去）这边坐，坐！仲文，陪一陪！（向贺客甲乙）二位也给陪一陪，等候局长的！局里的科长！

贺客甲
贺客乙　科长，贵姓？

毕科长　毕，贱姓毕。

贺客甲
贺客乙　久仰！久仰！

杨先生　（离开毕科长，向杨太太）我到后面招待招待！

毕科长　没领教？

贺客甲　（说出姓名，没人能听得出，又说了一遍，似乎象）小瘪三。

毕科长　久仰，久仰；（向乙）这位先生？

贺客乙 (绝对不愿说清楚,极客气而含混,好象)土地堂。

毕科长 久仰!贵恭喜?

贺客乙 混饭吃而已,混饭吃。

贺客甲 近来有什么消息,科长?

毕科长 没什么消息;公事呀忙,下了班也就没工夫去打听什么了!

贺客乙 大家都是如此。下班后,也就是听听戏呀,看看歌女呀,还可以换换脑筋;简直没有别的办法。读书吧,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已把书读通;现在简直没有什么可读的。家眷又不在这里,在屋里呆着,实在太苦闷!只好找地方去消遣消遣!

毕科长 至理名言!一语道破!戏班子,歌女,饭店,都发了财,都发了财!也是时势造财主!

贺客甲 好个时势造财主!不过呢,人家总是也有些真本事!

毕科长 我承认他们有本事,可是教咱们去作那些事,也未必不比他们作得更好。不过我们的身分,身分,教我们总怪不好意思!身分误尽了天下英雄!

贺客乙 慨乎言之!

毕科长 我就佩服敝局局长,那真是个人才,精明,会作官,永远不丢了机会;真是学问经济,兼而有之!啊,(向仲文)局长的令弟,令兄真是人才。我没看他消极过,苦闷过!老那么精神,老那么负责,身分高,手段好,名利兼收!只有洗局长,是咱们的模范人物;他,洗局长,能不失书生的本色,身分,而且能不象咱们这样寒酸!仲文先生,局长现在手里总可以有—— 不该这

么问！不过是闲谈，闲谈！局长信任兄弟，兄弟自信还会当差，还有个忠心；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忠于局长。（见仲文不出声）仲文先生，请求一点小事，给我介绍一下，见见局长老太太！

洗仲文　好吧。妈，毕科长要见见局长老太太！

洗老太太　啊，毕科长，跟我儿子当差呀？

毕科长　局长的栽培！我常到公馆去，可是总没有机会给老夫人请安！

洗老太太　看科长多么会说话呀！菱儿的妈，你也见见！

毕科长　噢，局长太太，我常到府上去，总没得机会给太太请安！以后，公馆里要什么，给我个电话，马上送到！不必一定由局长交派，由太太给我个电话就行！

洗老太太　多么会当差！

毕科长　老太太的抬举，没有本事，就仗着点忠心。我崇拜局长，忠于局长，只求局长不嫌我愚笨，老有我这碗饭吃！

洗老太太　我深知我的儿子，他的眼里不藏沙子！他认识谁好谁歹！你对他忠心，他就真心待你；你对他耍坏，他就给你个厉害看看！

杨太太　一点不错，局长真是条汉子。有刚有柔，精明强干！

毕科长　现在的几位局长，就属我们局长红，一点不假！

杨太太　局长怎么还不来呢？

毕科长　忙，局长忙，一天起码有五个饭局！啊！这是局长小姐吧？长得多么聪明秀气！小姐以后要什么纸墨笔砚哪，给我个电话，马上送到！

淑　菱　要丝袜子也行吧？

毕科长　大概也可以，哈哈，小姐真会说话！

淑　菱　局长准教你给徐芳蜜小姐送过丝袜子吧？

毕科长　没有，没有！局长是不苟言，不苟笑的人！我可不敢乱说！小姐，多么天真！

杨先生　（从后面转来）我说，大哥，局长，怎么还不来呢！

毕科长　等一等，天还早呢！一点钟摆席不晚！

淑　菱　杨先生，干脆咱们折干好不好？你给我一块五毛钱，我到外边吃去；我的肚子里已经直叫唤！

冼老太太　菱儿呀，菱儿呀，你可真太没规矩了！

毕科长　听，来了！我会听局长的车怎么响。是，对！

（杨先生，杨太太，毕科长，都往外跑。连贺客也受了传染，前进数步。仲文向冼太太一笑。淑菱藏在老太太背后。

冼局长　（似领队的雄鸡那么威武）不晚吧？

杨先生　不晚！我们都等着局长呢，连老太太都不肯先吃！

冼局长　等我干什么？我已经吃过饭了。

杨太太　大哥！你可太——

毕科长　吃过饭，再喝两盅总可以，局长的量，我知道，海量！

冼局长　你们太难了，怎么可以饿着老太太呢！妈，你不是年轻的人了，怎么还老不小心呢？饿过了火，回来再吃多了，又得不舒服好几天！在这抗战期间，一切东西是贵的，特别是药品！

冼老太太　我是想呀，等等你和我的干女儿，一片好心！

冼局长　（瞪了太太一眼，而向淑菱发言）你这么大姑娘了，就

不懂得伺候伺候祖母，留点心？

杨先生 都是我的错儿！不过，可也情有可原，我们一致的要等你，跟你一块儿喝两盅酒 连不认识你的朋友全这么说，是不是？（问贺客）

贺客甲
贺客乙 是，就是！久仰局长大名；今天的机会实在难得！

洗局长 （向后面打了一眼）怎么？没吃饭就打上啦？

杨太太 他们是专为打牌来的，我要是请他们早五点来，他们也不会推辞！

洗局长 国难期间！国难期间！（慨叹）

杨先生 大哥，下午要是没事的话，咱们还得玩玩呢！

洗局长 我？我哪天没事呢？告诉你，忙惯了的人，坐下打牌就起急！我现在连四圈都打不下来，起急！

杨太太 牌九野蛮一点，可是痛快！

杨先生 局长要高兴推推，也有人奉陪！

洗局长 再说，再说，那不是什么要务。芳—— 啊，徐小姐还没来？

杨太太 她难道是病了？怎么会还不来呢？

洗局长 顶好先给老太太开饭，别再等她！

杨先生 我去招呼厨子！大哥，还没谢谢你呢！老太太赏了礼物，大哥你还送来酒席！

洗局长 不是你那天要求我送的吗？

杨先生 那是说着玩，怎么就认真起来呢！

洗局长 我这个人就是刚正诚实。问毕科长，我无论作什么都要公平正直，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对我所说的负完全

责任;我所说的都正直,所以更得无愧于心的负起责任去办。啊,我说送你两桌菜,就必定送来,那绝对没错儿!我说,玉明怎么不来?听明白了,我当初就不愿教她来,现在也并不盼望她来。不过,你既说她必能来,所以我倒要问问。我这个人,说一句话算一句话;恐怕别人就不容易作到了!杨,她来不来?假若她答应了来,而现在还没来到,我好派人告诉她不必来。假若你根本就没跟她说好呢,也没多大关系,至多不过是证明你的能力并不象你自己所想的那么大就是了。

杨先生
杨太太 (都楞了)她——

淑 菱 她来过了!

冼局长 你少说话!(赶快的向杨)怎么,她来过了?她又上哪里去了呢?

杨先生 她来过了!

冼局长 那我已经知道了!我现在问,她又上哪儿去了?你知道,你教她来的,由你这个门里出去以后,就由你负责!

杨太太 仲文,这可到了谁负责的时候了,你该说话了吧?

冼局长 噢,仲文也敢负责任?!

冼仲文 我负责!我教她走的!

冼老太太 仲文!记住,你这是对你哥哥说话呢!

冼局长 没有我的命令,你有什么理由,什么权利,教她走呢?噢,你以为我多弄一个小娘们与你的脸面上不好看

吗？你以为家长是你，不是我吗？你以为你可以出主意，不必请示我吗？

杨太太　得了，局长，老杨一年才有这么一天，给他点面子！给他点面子！芳蜜这小东西还不来，她要是在这儿，什么都好办了！

冼局长　我向各位朋友道歉，（向贺客们一点头）我不该这样搅扰了大家的喜酒！可是，原谅我，我是个直性汉子，心里存不住事！我必须问明白，问个水落石出！

贺客们　很好！局长应当那么办！

冼局长　好了，仲文，说！

冼老太太　仲文，小心点！

冼仲文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看应当把她放走，就把她放了。象打开笼门放走一只小鸟！当着这么些人，我不愿多说什么！你作的事你自己明白！

冼局长　请不必顾全我的面子吧！我作的事永远正大光明，不但不怕大家知道，而且愿意教大家知道！不信，咱们教大家听听，我娶个小老婆，我的弟弟把她放了走，这合理不合理？

贺客们　（微微的摇头，又略示赞叹，以便两面都不得罪）你看！你看！

冼局长　你把她放走了？你赔！一只小鸟，就是个臭虫，只要我想留住它，别人就不能动它！

冼仲文　小鸟的比喻，也许不大很对！我——

冼局长　说！说呀，你看！

冼老太太　仲文，你出去一会儿好不好？干吗招你哥哥生气

呢！他有国事在身，他不是个闲在人。

洗局长 老太太，不用你说话，看我今天教训教训他！

杨先生 局长！都是一个人的错儿！把错儿都放在我身上，待两天我从新给局长物色个人儿还不行吗？我真要给大哥跪下了！

杨太太 完了，完了！都不用再说什么啦！局长，我和老杨一定另给局长物色个新的人儿！

洗局长 问题不在那个；什么新人旧人的！我是问仲文到底他是什么心意；他若是把话说明白了，我还许原谅了他呢！我这个人办事永远讲究心明眼亮，公平正直！

洗仲文 告诉你吧！

洗老太太 我——菱儿，咱们不必等吃饭了，回家吧？

杨太太 老太太！稍等一等！他们弟兄是闲谈话儿，不要紧，老太太只管放心！

洗仲文 我不再提什么小鸟，我得这么说：有个逃难的小姐，被人霸占了。当时，她没有任何抵抗力，她没办法！现在，她的腿自由了，她觉得她应当走，可以走；所以我放走了她！我并没帮助她什么，我只是觉得放她走足以为那个人——不幸的很，他是我的哥哥——减轻一点罪恶，使我自己的良心稍微舒服一点！

洗局长 噢，原来是为我减轻罪恶！很奇怪，我向来不知道我有罪恶，也没想到过，吃着我的饭的人会觉得我有罪恶！好！你把她放走的？请分神把她找回来！不然，我会办你拐带人口的罪名！

洗老太太　仲文，就快去找吧，连刘妈也找回来！

洗局长　怎么，刘妈也走了？也是你放的？她受了什么压迫？又是我的什么罪恶吧？

洗太太　（不愿说话，但要帮助仲文）刘妈要回家，我就教他走了。

洗局长　噢，这很简单！你放走老妈子，从此不许你再雇女仆就是了；简单得很！（干笑了两声）倒还是仲文的工作繁重一点，请吧，去找她！怎么着；找不到，你知道我不至于没法子惩办你！

洗老太太　就快去吧，仲文！（仲文不动）

洗局长　老太太，不用催他；有三点钟的工夫呢！那个，毕科长，咱们先办咱们的事。

毕科长　来了一件紧要的公事！（极慎重而显着匆忙的拿出公文来）

洗局长　（看了仲文一眼，接过公文来，拆开，又看了大家一眼，然后才看公文。看了，皱上眉。又看了一遍，手颤起来。擦了擦眼，再看；身子一软，坐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再看公文）毕科长！

毕科长　怎么了！局长！

杨先生　倒杯茶来，是不是心中不舒服？

洗局长　你的账，你的账！赶紧回去弄清了账！我马上就来，你先走！

毕科长　是！是！局长！我可以？（伸手要公文）

洗局长　（要递公文，可是用力一折，放在袋中）我还有办法！有办法！我不会失败！

毕科长 是不是办交代？我好——
洗局长 (无可如何的点点头)快走！我马上就来！
毕科长 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事！(忙中仍未忘深深鞠躬。下)
杨先生 为什么呢？大哥！
洗局长 没关系！胜负兵家常理；败了，再打就是了！
洗老太太 怎么了？怎么了？不是又警报啦？
洗局长 不是！没什么事！杨，给她们开饭；一吃饭就都不开腔了！
洗太太 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两句话了吧？
洗局长 咱们俩不过话！你不能帮助我，也不肯帮助我，我会独自斗争；我作局长，你便是局长太太；我撤了差，你还是洗太太；等我明天再弄上官，你又是什么什么太太。这是你的命好，没有别的可说。
洗太太 我并不希望你老作官——
洗局长 对了，你愿意我老撤职！躲开我！
杨先生 大嫂，少说一句吧！大哥心里一定不大好受！(转向他)大哥，我是个小流氓，可是我有小流氓的义气。来，我帮着大哥去干，今天被撤职，明天就得还弄到个官。即使再失败了，咱们还会另开途径，到别处去找官作，是不是，大哥？
洗局长 不成问题。到哪里也得有咱们的官作，凭咱的本事，凭咱的经验。芳蜜怎还不来？
杨太太 我嘱咐好了，教她早早来；也不是怎么到如今还不露面。大哥，不用着急，老杨，我和芳蜜是你的死党。我

们一定含糊不了！（转向冼太太）大嫂，不能再消极，不能再不听我们的话！看见没有，大哥被撤了差，事前连点风声都没听到。要是咱们早有组织，早活动起来，怎能吃这个哑巴亏呢！

冼老太太　怎么，撤了差？谁的主意呀？难道天下就没有公理，就看不出好人坏人来吗？（要哭）

杨先生　老太太，先别哭，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嘿，这个生日过得多么好！

冼局长　妈，你少说话，没关系！

杨太太　（往外跑）噢，你可来了！大哥，芳蜜来了！

徐芳蜜　（似乎已嗅到点不甚好的气味）怎么了？怎么了？局长怎这个样子？

冼老太太　干女儿，你来得正好，快劝一劝局长，给他出个好主意！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撤了他的官！

徐芳蜜　那不可能，不可能！怎么连点风声也没有呢？

冼局长　芳蜜，对我讲实话！我想，你与这件事有关系！告诉我实话，不然的话，我准教你出不去这个门！

淑　菱　我早就说她是汉奸，你老不信！

冼局长　闭上你的嘴！芳蜜，说真的！我是条汉子，胜利失败都没关系，我能屈能伸，斗争到底！我愿意你实话实说，教我心明眼亮。你也许是我的真朋友，也许是我的仇敌；对朋友我有片真心，对仇敌我也有办法！你说！说实话！

徐芳蜜　我起誓，我真不知道！

冼局长　（对贺客们）对不起，请先到后面坐坐！（看他们转过

去）芳蜜，我若是这么猜，不知道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这么压迫我一下，教我丢了官，让我无路可走，好完全听你的支配？听你的调遣？

杨先生　我去教后面先开饭，省得他们再过来。（转向后方）

徐芳蜜　（看了大家一眼）咱俩好说话吗？

冼局长　没关系！他们都听不懂你我的话！不过，当着大家面前讲有一样好处，我不容易再中你的美人计。我生平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对女人性太急，只要她把手递给我，我明知要上当，还是管不住自己；丢了官，我不便再讲什么官话，哈哈哈！当着大家的面儿，大概你不好意思再施展那些小手段吧？

徐芳蜜　何必呢！何必因一时的不顺心，而胡猜别人呢？你完全猜错了。你作官，才有势力，才能帮助我——自然，我也帮助你喽。你丢了官，于我有什么好处呢？先别疑心朋友，顶好大家总动员起来，赶紧再抓个差事！

冼老太太　这是好话！赶紧再抓到个差事！干女儿，你帮你哥哥的忙，多分分心！你认识的人多呀！

徐芳蜜　好啦，干娘，都别着急，慢慢的办，总有办法！干娘，杨太太，我还有个约会，先走一步；过两点钟我再来，咱们好凑凑小牌！

冼老太太　我们专等你吃饭，你怎能走呢？打小牌，我今天没那个心程了！我们顶好说会儿话吧！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这么有本事的人会丢了官！

徐芳蜜　待一会儿就来！必定来！（一边说一边往外轻移）

杨先生　（由后面回来）好啦，他们就吃，咱们也快！徐小姐别

走！

洗局长 （已阻住她的出路）你想走？不这么容易！

徐芳蜜 你打算怎样呢？是不是你丢了官，教我赔呢？

杨先生 （对杨太太）都是好朋友，怎办？怎办？我简直没法子劝！

杨太太 芳蜜，你就稍坐一会儿，陪老太太喝一盅酒！

洗局长 你想我能白白教你走了不能？

徐芳蜜 我反正不能下令，教你官复原职，我不过是个漂亮小姐。

洗局长 （刚要对她说话，后面有人拍了他一下）什么？

侦探长 （身后带着四名侦探，侦探押着红海）洗局长？

洗局长 是我，怎样？

侦探长 司令部请。

洗局长 有公事？

侦探长 当然！

洗局长 什么事？

侦探长 不好在这里说！

洗局长 都在公家服务，多少给点面子！

杨先生 都坐下谈谈好不好？倒茶来！

（侦探长笑了笑，似乎要给面子，但没坐下。洗局长仍勉强镇定，可是没有力气再站着，就坐下去。淑菱拉住了芳蜜，看着红海，唯恐芳蜜跑了。芳蜜傲慢的微笑。洗老太太拉住仲文，直哆嗦。洗太太呆呆的看着。杨先生慌而仍要充好汉。杨太太搓手，仍媚视侦探们，但全无用处。红海不住的摇头。

侦探长　按道理说，我一句话不能说。不过局长既讲到了面子，我不妨告诉你一半句。据我所知道的，局长是有点嫌疑。

冼局长　什么嫌疑？

侦探长　不大好讲。

冼局长　汉奸？（一笑）

侦探长　大概是。

冼局长　要论汉奸，这里现有头等人才；徐小姐，对不对？

徐芳蜜　你丢官，你被捕，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别是吓糊涂了吧？他们捕的是你，不是我；这是官事，并不征求私人的意见！

冼局长　假若从人情上说，从良心上说，你是不是对不起我呢？

徐芳蜜　你又对得起过谁呢？对得起你母亲，你太太，你一家人，你的国家？就算我是汉奸，我也引诱不动个良心健康的人吧？

淑　菱　可是你为什么利用红海呢？红海，红海！你说出芳蜜怎样欺骗你，玩弄你！我警告你不是一回了，你不信，看现在！侦探长—— 红海没罪过，红海不是汉奸；放了他，捉起芳蜜来。

侦探长　小姐，我们办的是公事，我们凭证据拿人。

红　海　淑菱，你可怜我，教他们放了我！芳蜜交给我的稿子，并不是稿子，而是情报；我并没看，我并不知道！那些信，都是大家给她的，她也教我替她存着！侦探反拿住我，而不去捉她！我冤枉！芳蜜，你是女人呢，还是

女妖精呢，为什么这样陷害我呢！

淑 菱 侦探长，拿住她，她根本不姓徐，她连准姓都没有！

侦探长 我们不能随便拿人！

淑 菱 那些封信上，没写着芳蜜吗？这不是凭据吗？

红 海 我偷看了一封，是你爸爸给她的，可惜，可惜，上款写的是"我亲爱的小鸟！"没有她的名字。大概其余的那几封也是如此！芳蜜，你有本事，佩服你，恨你！你是灵感，也是毒药！

徐芳蜜 侦探长，我可以走吧，既是没我的事？

侦探长 啊——等我打个电话去请示请示！对不起！

徐芳蜜 也好！

洗局长 千万别放了她！

侦探长 （对一侦探）去打电话请示！

徐芳蜜 洗局长，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没有男儿气！你自己愿意帮助我作事，怎么今天说我引诱你呢？你不是三岁的小孩吧？大丈夫敢作敢当，何必跟个漂亮的女孩子为难呢？

淑菱 无论她怎说，侦探长，别放了她！红海是好人！

徐芳蜜 好人？我没看见过这么糊涂的好人！

杨先生 侦探长，这点事情，可以私自了结不可以呢？你看，你是最讲面子的人；我呢，一半是官派，一半是外江派；咱们都深通世故人情；要是咱们能了结这桩事，教大家都过得去，都保得住面子，咱们岂不是多交几个朋友？据我看，徐小姐只是交际花，人满好！洗局长呢，既作局长，还能是汉奸？红海这个人，倒许不地道，我

虽与他没有深交过，可是我知道他不大可靠；我给他送去纸，求他写对联，他都硬把纸没收了，一个字也没写来。这么办好不好？你既别带走徐小姐，还得把洗局长放了。以洗局长的金钱，徐小姐的身分，我兄弟的面子，绝对不能教诸位弟兄们白跑这么些路，至少我们也得送双新鞋穿！至于交差呢，满可以把红海带了走；拿到一名也就算了！还有一层，这里全不是外人，局长的家眷和我的家眷，没有一个外人，决走不了消息！

淑　菱　侦探长，你要敢那么办，我就去告状，连杨家夫妇也不是好东西，他俩老跟芳蜜在一块！

洗老太太　菱儿！菱儿！你想要我的命吗！你们当巡警的，我的儿子是局长，是好人，我就不准你们把他拿走！

侦　探　报告，请示过了，也逮捕！

侦探长　对不起，徐小姐！

徐芳蜜　我看你不敢吧？

洗局长　拿她，我有证据，不会有错儿！

（门外汽车响。）

卫兵甲　徐小姐在这儿吗？

卫兵乙　那不是！

卫兵甲　（敬礼）徐小姐，我们太太请！

徐芳蜜　还有别人吗？

卫兵甲　有两三位太太呢，专等小姐去，好开饭。

徐芳蜜　（对侦探长）怎样？

卫兵甲　（看了看侦探长递过片子去）我们来请徐小姐！

侦探长　只要能交代下去就可以。（笑着揣起名片来）

徐芳蜜　再见！

（大家目送她出去。）

冼仲文　哥哥！有什么罪承认什么罪吧！你好色，贪权，爱财，你误了国家的事，还睁着眼把大汉奸放走！承认你的罪恶，别再欺骗你的良心！把良心拿出来，你就是个囚犯，还能带罪图功，为抗战尽力！你别以为徐芳蜜就可以这么逃走了，她跑不脱！国法，公理，是不受欺骗与戏弄的！我天天必到狱里去看你，教我们真象亲手足似的谈谈心！

冼太太　我——（呆呆的看着局长）

冼局长　走！

淑　菱　红海！爸爸！

杨先生
杨太太　大哥，别着急，咱们有办法！

冼老太太　（狂嚎）看你们哪个敢拿走局长！

（幕）

张　自　忠

（四 幕 话 剧）

写给导演者

首先我要说明：对于话剧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要写剧本是因为㈠练习练习；㈡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因此，我把剧本写成，自己并不敢就视为定本，而只以它为一个轮廓；假若有人愿演，我一点也不拦阻给我修改。

导演者改动剧本，我想，大概有两个理由：㈠著者对舞台技巧生疏，写出来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条件，或未必发生效果；㈡著者在某一处的设意遣配混含不清，导演者有设法使之强调明晰的必要。前者事微，只要导演者不是处心要以低级趣味博观众的欢心，就无所不可。后者，却不这样简单；因著者的混含，颇足引起误解；不幸，导演者而误解了剧本原意，则难免驴唇不对马嘴，越改越不象样子了！

按理说，剧本根本就不应有混含之处，使人为难。可是，在实际上，这却很难避免。剧著者未必都技巧纯熟，百发百中，难免不东摇西摆，自陷迷阵。还有，客观上必要的顾忌，不许写者畅所欲言，遂尔隐晦如谜。

我这剧本，因为缺乏舞台的经验与编剧的技巧，自然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必须改正，而且欢迎改正，不在话下。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错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写出几句来的必要。

从一方面说,这是个历史剧,虽然我不大懂戏剧,可是我直觉的感到,从问题与挣扎中来表现历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实,强加联系更有趣味与意义。以中心问题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鱼得水。但是,我不能这样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与事的切近反倒给我许多不方便。问题,足以使人格逐渐发展的问题,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比如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许多的误会把张将军遮在黑影里,这里很有"戏"。可是我不敢用。我把这黑影点化成了墨子庄先生。这里虚拟,不是事实。因此,墨先生这个人,与他所代表的一切,好象是可有可无;而且第二幕仿佛与其他三幕殊少调谐——它似乎要提出问题,而刚一提出就自行结束了。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写临沂之战,我想一定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致的好处——都写事实,根本不许问题露面。可是,临沂之战的写出,以我这点才力,必与第四幕相同;两幕同调,恐怕不易写好,故弃而不取。

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个抗战宣传剧。在实际抗战中,我们有许多困难与问题。这时代的英雄无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人。假若我沿着这条路走,也许能使剧本更生动深刻一些。打一个胜仗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专靠主将勇敢是办不到的,张将军打过许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绝不会单凭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写!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

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因此,我既没把张将军表现得象个时代的英雄,又没能从抗战的艰苦中提出教训!我希望导演者勿以为我把问题都

可惜的混含过去，而须细细考虑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显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万莫轻易改动。

张将军在抗战中几乎是每战必胜，按照他的战功来说，应当纳入剧本的至少有（一）临沂之战，（二）徐州突围，掩护退却，（三）随枣之役，（四）殉国。以此四题分入四幕是个很不错的办法，可是四事皆为战争，即使每战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难免过于单调，我没敢这样办。

战争而外，他的治军方法，对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须描写，否则只有“开打”而无人物。

有这么两层——战功与人格——都须顾及，所以我取了交织的办法：第一幕写他回军，表现他怎样得军心。第二幕写临沂之战及徐州掩护撤退。这两件大事可是全没由正面写，为是给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调不同。第三幕写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样对部下对百姓，和与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绍。第四幕正面写战争，他战，他死。这样布置的好坏，我不晓得；我只觉得第一二两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戏，使全剧站立不稳！而且，二幕中由侧面写临沂之战与掩护撤退，也嫌纤弱无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著者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我没法子再改，因为一丢开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个战争——临沂之战或掩护撤退——或一些问题——关于友军的联络或某种困难——来代替。用战争，则与第四幕雷同。用问题，则极易惹起反感。顾及与避免单调，逼我取了一条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劳而无功的乱跑一遭！

全剧既显着杂乱无章，我只好希望在演出的时候每一幕都有

个情调，以免乱上添乱——假若导演者忽略了这一点，而专注意到小的动作上，一定非大乱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设计上，是由苦闷而狂喜，等张将军一露面，即立刻显出严肃与紧张。苦闷与狂喜都是烘托，严肃与紧张才是正笔；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炽，则后者即变为沉闷，失其重心矣。第二幕是平列的三件事：临沂之战，接受徐州掩护退却的命令，及结束墨先生。由事实上说，前二者宜占重要地位；由我的写法上说，末一项倒很有"戏"。假若太注意了"戏"，则不但破坏了事实的正确，而且也破坏了全剧的调谐。我不晓得怎办好，我只能对导演者放"警报"，这幕不大好办！第三幕和第一幕在情调上很调谐，是老老实实的表现事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这一幕也许要大失败，假若各场的角色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演。有好几位角儿只在这一幕里露一场就完，恐怕好演员不肯来担任；而这几场若无好手扮演，则全幕等于虚设。还有一件该注意的，就是必须表现出士兵是怎样的疲惫。在那么疲惫残缺之中，还能那样守纪律，才能暗示出治军的有力，并补释了第二幕接受掩护任务的勇敢沉着！第四幕最难写，因为许多事都得"混含"。要混含，所以不能一开幕便把困难摆出来——假如先说困难，而后以殉国作结，有多么顺当呢！因此，我只能由静而动，慢慢的紧上去；自然，我也就只写了英勇，而放弃了克服困难！我希望导演者别再特别加重英勇这一点——那样，就是表现了一位猛张飞，而不是屡建奇功的大将军了。还要注意：张将军是越到险境越从容，可是不许因从容而失去严肃。后半部紧张，可也勿显出慌乱。

真的材料，因为小心，未能采用。表现出些"意思"，人物与事实

乃不惜虚构。真的人只有张将军，张高级参谋，与贾洪马三副官，他们是与张将军同时殉国的。在事实上，张高级参谋是新任的，应在第二幕就出来；为了人物的不都出没无常，故违背了事实。丁顺实有其人，可是今犹健在，所以未使用真的姓名。胖火夫也是真的，可是我觉得写出姓名，不如“胖火夫”有力。这些真人物的性格事迹，除了张将军，都是多半出于虚拟，便易于作“戏”。

可是，谈到作“戏”，这剧本著作又碰到了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军队中只有服从，不许质问辩论。不错，一位军长或司令对他的秘书或顾问是可以随便的谈谈；可是对他的师长旅长便要保持个相当的距离了。他说怎样，便是怎样，别人不能随便开口，也就没有了“戏”！所有的“戏”几乎都在无所表情的服从里，即等于没有“戏”！在初稿中，我甚至连一个勤务兵都给了表情的机会，可是在修改的时候不能不勾去十之七八！越改越单调，这剧本直象一株枯树！

以上所述，都是我自己在写作时所感到的困难，和怎样因为困难才取了明知笨拙而无法避免的路子。此外，大概还有我未曾想到的许多缺欠与漏隙，都请指正！

剧中重要人物说明

张自忠将军—— 山东人。年近五十，无须，右腮下有痣，痣上生数长毫，时以指弄之。身高，不胖。鼻目皆阔，眼极有威。语声稍粗，不喜多言，但时有妙语。记忆力甚强。性烈如火，疾恶如仇；作战时则镇静异常，面带笑容，且稍喜讲话。遇事必详为考虑，而后与部下商议，择善而从；主意既定，绝少更改，见客时衣装整齐，然不尚修饰；遇战事，衣上生虱，一如士兵。自奉甚俭，尤不择食。遇下极严，而共甘苦，故受部下畏爱。袋中多小纸簿，随时记事。

张敬高级参谋—— 广东人。三十多岁。身小，勇敢活泼。曾为十九路军团长。作战时，与张将军来往最前线，督励士兵。与张将军同时殉国，身已受伤数处，仍发枪毙敌。

洪上校副官—— 河南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稍胖，性忠厚。原为团长，因事离职，抗战后复归军，为副官。自请随张将军赴战，死于难。

马副官—— 河南人。四十多岁。身高，办事认真，为主任副官。与张将军同殉国。

贾副官—— 山东人。二十多岁。身高，整洁。与张将军同殉国。

尤师长—— 河北人。四十岁。忠勇有幽默感。

范参谋—— 广西人。三十岁。性烈而多智。

墨先生—— 天津人。五十八岁。精神很好，不胖不瘦，穿西服而走方步。心地卑鄙，而自诩多才，与张将军有旧，与一切

有势力的地方都多少有关系，连东洋势力亦不忽视。

葛敬山—— 十九岁。河南人。富感情，愿学习；虽幼稚而有出息。

戚　莹—— 十八岁。河南人。天真喜动，不怕吃苦。可作摩登玩物，亦可作英勇女兵，视环境如何耳。

丁　顺—— 河北人。五十多岁。性忠诚，曾单身冒险入北平探视张将军。服装古怪，有创造性，言行如一。

杨柳青—— 二十多岁。江苏人。很勇敢的青年记者。

王得胜—— 二十九岁。山东人。壮如熊。

第三幕中之难妇，茶馆女主人，小兵，老驴夫，招弟，虽只露一场，而有相当重要的‘戏’作，其面貌年龄服装可依剧情决定。其他人物，看着办吧。

第 一 幕

时　间　二十七年初春，天气还很冷。

地　点　河南道口附近某村。

人　物　张自忠将军　尤师长　范参谋　洪进田团长后改任副官　贾玉玢副官　马孝堂副官　老勤务丁顺　勤务栗占元　记者杨柳青　农民邬老　四　墨子庄先生　投军青年葛敬山　投军女青年戚莹

景　一明两暗的三间民房，右间与中间新近打通，作师部一部分的办公室，原来隔断的痕迹还未尽灭。左间原样未动，挂着布帘，有师部的人员住在里面。办公桌是两张八仙桌拚成的，上覆白纸，没有椅子，只有板凳方凳，都笨劣难看。墙壁久受烟熏，虽经扫除，依然黑暗；上面挂着地图及一二图表，怪不顺眼。桌上香烟筒的光彩，电话的明亮，簿册的白净，都与屋子的灰暗不相调谐。可是，在这不调谐中却能分明的看出一种既不敢多破坏原有的一切，而又设法使之清洁整齐的努力。墙角甚至还挂着成串的红辣椒与老玉米，既作装饰，又不失本地风光。由窗门望出去，可以看见两株小树，一段篱笆，开门时还看见一座磨盘。

（开幕：洪团长无聊的轻敲着香烟筒的盖子，如行军的鼓点。墨先生若有深思的吸着香烟。栗占元无聊的给他们倒水。

墨子庄 占元。

栗占元 有！

墨子庄 王高级参谋病了，是不是？

栗占元 是。

墨子庄 去告诉他，就说有位老朋友墨子庄墨先生来看他，问他什么时候合适。

栗占元 是。（下）

墨子庄 （随栗至门口，看他确是走了，才回来；坐得与洪靠近了些）别敲了，老洪，谈点正经的！你是在这里等着军长，他回来吗好派你点差事？

洪进田 对了。我是他的老部下，我离开军队一些日子，现在抗战了，我还愿意跟着军长去打仗，所以又回来了。

墨子庄 噢，你以为他还叫你官复原职，还给你个团长？

洪进田 那倒不在乎！以我这点经验，到哪里也弄个团长。不过，我是他的老部下，我愿意跟着他去打仗。他给我营长也好，副官也好；只要跟着他，我就心满意足！

墨子庄 可是我问你，他回得来回不来呢？

洪进田 没看见这一军人盼他都快盼疯了吗？他去带什么军队，他都有办法。可是这一军人不归他带着就没办法。这一军人由谁带着都能打仗，可是非由他带着不能打"胜仗"。

墨子庄 你们盼他回来，不错；他能回来不能回来可不在乎你

　　　　们盼望不盼望呀！中央，权在中央！据我看，中央就不会放他回来！

洪进田　怎么？

墨子庄　难道他没在平津闹出乱子来吗？现在国内还有人看得起他吗？中央会再派他出来？笑话！

洪进田　你老先生是从事情的表面"看"一个人，我们是从心里信服一个人！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教他回来，他要是真不回来呢，我就上山东打游击去！

墨子庄　老洪，咱们是老朋友？

洪进田　——啊！

墨子庄　军长，师长，参谋长也都是我的老朋友？

洪进田　——嗯！

墨子庄　我跟这一军人有多年的关系？

洪进田　——对！

墨子庄　我是个名流，在党政军学四界，四界，都有个地位，名望？

洪进田　——你什么意思？

墨子庄　（笑了）你自己想好了！

洪进田　（摇头）我想不出！

墨子庄　（立起来，来回的走）慢慢的想好了，慢慢的！

洪进田　（也立起来）墨先生，我是个军人，没有多少心眼！

墨子庄　慢慢的想，我总不会叫你吃了亏！

洪进田　（往前赶了一步）你是不是来倒我们的军长？说！你敢倒他，我就敢杀了你！

墨子庄　（笑着）先别杀人！老洪，你今年三十几？

洪进田　干吗？

墨子庄　(端详洪)气色可不好！

洪进田　我出来就是为打仗的。只要军长回来，我就愿意跟他死在一块儿！

墨子庄　你以为他还活得长吗？我早给他相过面了，相貌凶得很！

洪进田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墨子庄　慢慢商议！慢慢商议！我是一片好心，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有门路，门路很多，你没事作，而有团长的资格。咱们俩慢慢商议。

洪进田　我告诉你，你要敢倒张，我就敢——

墨子庄　我倒他干吗？我是说，中央不会放了他，与我全不相干。他要是万一能回来呢，你我还应当特别负一点责任，保全这一军人！

洪进田　保全这一军人？我不懂！

墨子庄　(走近洪，恳切的)咱们打不了日本！告诉你八个字，你慢慢的想去，"明哲保身，另辟途径"！

栗占元　(上)报告！王高级参谋病很重，不能见客。

墨子庄　好，去吧。

栗占元　报告团长，邬老四，房东邬老四要见师长或者范参谋。

洪进田　以前我是团长，现在我还没有事；为什么不去报告马副官？

栗占元　我教他去见马副官，邬老四说当初是师长跟参谋来看的这个房，所以不见别人，乡下人死心眼！

洪进田　那么，就去请范参谋吧。

栗占元　是。（下）

墨子庄　这就是你们的错误，看一所房吗，还得师长亲自来，不给自己留点身分！

洪进田　军长常说：一个百姓比一个师长还大！

墨子庄　中了张荩忱的迷！唉，真叫我没法办！老洪，我问你，假若张军长“能”回来！

洪进田　你不是说他回不来？

墨子庄　“假若”的话！他是打呢，还是不打呢？

洪进田　（微怒的坐下）那还用问？

墨子庄　噢！一将成名——万骨枯！

洪进田　墨先生，我现在还没有职务，所以——假若我还是个团长，我可就不这么客气了！

墨子庄　假若你是个“军”长，你也得对我客气。就是张荩忱回来，也不能不听我的！你们是军人，我是军人兼政治家！别怪我说，你们既少着点心路，又没有远大的眼光。（看范进来）啊，范参谋！今天精神好点了吗？不要烦闷，不要烦闷！心广而后能体胖！

范参谋　（没很注意墨的话，对洪）一天一天的，老在这个鬼地方窝着，这么结实的军队，不痛痛快快的去打一场！

洪进田　哼，军长再不来，我就不等了，上山东打游击去！

栗占元　（上）报告。邬老四来了。

范参谋　进来。（坐，和善的看邬进来。墨亦坐下）

邬老四　参谋大人！

范参谋　老四，告诉你几回了，不要叫大人！你偏——

邬老四　是，参谋——老爷！

〔大家都笑了，连栗也捂上了口。

范参谋　也不要老爷！说，有什么事？

邬老四　（走到原来有隔断的地方，指点着）参谋——参谋，你老知道这是隔断，那是一铺大炕，都拆毁了。

范参谋　一点不错！（也走过去，指点着）这里还有个灶火呢。可是，我们都给了你钱，并没白拆。

邬老四　是呀，赏过了钱，清官，都是清官！

墨子庄　这样的一个傻蛋也比师长大，我的天！

邬老四　（啐了口吐沫）那，那可是'拆'的钱哪，赶明儿你们老爷打了败仗——

墨子庄　老四！

邬老四　（很勇敢的没理会墨的警告）打了败仗，一跑，我怎么再把炕砌起来呢？

洪进田　还得要点钱，是吧？

邬老四　（傻忽忽的笑了）随便赏，苦人！苦人！

范参谋　占元，请马副官来。

栗占元　是。（下）

范参谋　老四，马副官一定可以再给你俩钱。

邬老四　参谋还是说个准数儿吧，准给多少？

范参谋　副官给你多少是多少，我不能拿主意，我们决不会叫你吃了亏！以后有什么事都去见马副官。

邬老四　是！清官！清官！（要走）

范参谋　等等！告诉我（坐下）你怎么看出来，我们要打败仗？

邬老四　大人！（又向洪）大人！我糊涂！钱，我不要了，洪大

人，给我说句好话！我是粗人，糊涂！求参谋大人别把我枪毙了！我，我不该说你们打败仗，我糊涂！我的大儿子阵亡了，别再枪毙了我！

范参谋　（笑着）不用害怕，我是问你怎么看出来的，或是谁告诉你的，说实话！

邬老四　有人告诉我的！

范参谋　谁？

邬老四　（看着墨）啊！

墨子庄　我告诉他的！

（马副官上。

范参谋　马副官，邬老四为将来砌炕，还要点钱，再给他点，可以吧？

马孝堂　可以！（坐）

范参谋　老四，去吧！以后有什么事，就找这个副官。

邬老四　（对墨）老爷，你害了我，倒是给我说句好话呀！（要跪，被栗拉了走，还叫着）老爷们，别和糊涂人一般见识呀！

墨子庄　滚你的蛋！（看栗、邬出去，要对范解释，但范似不欲说话，乃改向洪）昨天晚上无聊，赏给这傻家伙个脸，跟他闲扯淡，谁知道这个小子心眼儿更多；愚而诈，愚而诈！你们一来就说民众，二来就说民众，这就是你们的民众代表！你退一步，他推十步！把奴隶释放了，奴隶马上就作你的主人，你爱信不信！

洪进田　先不用管老百姓怎样，你干吗说我们打败仗呢，这样大的年纪，何苦呢！

墨子庄　难道你们在天津没打了吧？

洪进田　我简直没法儿明白你的意思！

范参谋　（没好气的立起来）马副官，师长在哪儿呢？

马孝堂　大概在东屋里呢。

洪进田　干吗？

范参谋　辞职去，我不干了！

洪进田　那何必呢？参谋！

范参谋　（喊）我受不了这个！这么好的军队，随便叫人污辱！

（范刚要出门，尤师长来了。尤也不大精神，一边走一边伸懒腰。

尤师长　上哪儿去，参谋？

范参谋　看师长去！

尤师长　就在这里谈吧，好不好？

（范同尤进来。大家都起立。尤懒懒的用手式请大家坐，看大家都落座，他才懒懒的坐下。马仍立。

范参谋　师长，我想请长假！

尤师长　（惊异的）怎么了？

范参谋　（假笑）没意思了！这么结实的军队，弄得在这里窝着，还老背着个坏名声，有什么意思呢？

尤师长　范参谋，你不能走！有咱们这个底子在，只要军长一回来，咱们马上就有办法。你看，我又派了人，到中央去打听消息，我相信中央会派他回来！

范参谋　一个作军人的，在这国际战争里不露露脸，还有什么味儿呢！

尤师长　不要急！不要急！军长一定会回来！

墨子庄　不是我爱多说话，大家呢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有话不说就对不起人。大家不要急，也不要愁，想办法，细细的想想办法。张军长回来该怎办，不回来该怎办！

尤师长　回来就都好办了，还想什么呢？

墨子庄　也并不然，回来也该想办法。比如说，是打呢，还是——

尤师长　墨先生，我看你是军长的朋友——

墨子庄　大家的朋友！

尤师长　才留你在这里住几天，你要是——就——我们这里只讲打仗，不谈不打仗！

墨子庄　就是打仗，也有个打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到过东洋，我晓得日本军队是什么样子，荩忱也到过日本，他当然也晓得。所以我说，就是他回来，也还该想一想；况且他未必能回来。我上了几岁年纪，我有我的身分地位，我又不忍看着你们随便教人家给牺牲了，所以我才来看你们；我是一片真心善意！

尤师长　墨先生，咱们再谈上一年，大概谁也不能了解谁！

墨子庄　慢慢的你们就明白了！我是为大家好！我在这里住几天总可以吧？

洪进田　万一军长这两天回来呢？

墨子庄　没有那么快，就是他回来，也正好，我正要跟他谈谈！

范参谋　见了军长，你也敢说'打呢，还是不打呢"？

墨子庄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朋友！

洪进田　军长的脾气可是那么暴！

墨子庄　那，我还不知道？可是我也更知道他的底细！

范参谋 军长回来，还能，不——

尤师长 你听他的！

墨子庄 听我的，大家不吃亏！哈哈！你们的经验还不够啊！

（墨先生一言未了，院中吵起来。栗占元扯着记者杨柳青，不许进来，而杨是非进来不可。）

杨柳青 我告诉你两次了，我是记者，我认识你们军长！撒手，别误了我的事！

马孝堂 （赶过去）怎回事？

杨柳青 （摆脱开，闯进来，喘嘘嘘的）军长到了吗？

尤师长 怎回事？什么军长？

杨柳青 （匆忙的掏名片，象散讲义似的每人一张）记者杨柳青，第一个发现了张军长回军的消息！由郑庄赶来的，四十多里！原谅我这样慌张，消息太可宝贵！

范参谋 什么张军长？

杨柳青 张自忠，张将军！

大　家 怎么知道的？

杨柳青 难道你们就不晓得？（看大家的神气表示不晓得，越发高兴）昨天夜里接到社里的电报，叫我到这一带来截住张将军，（拍了拍像匣）一张像片，（指了指袋中小本）一段访问记，值多少钱！

墨子庄 瞪着眼造谣！

尤师长 占元！（占元站在门外听着呢）快！我的帽子！（看占元跑去，问杨）真的呀？

杨柳青 （已坐下，抬起脚来，指着）假的，我还能一气跑四十里？连头驴都找不到！你是——

尤师长　师长！（走到门口，回头对范）参谋，集合队伍！

范参谋　（精神百倍的）用不着吧？师长！他既不事前通知咱们，就是不愿教咱们去迎接，而先来看咱们，准是这个意思！

尤师长　也对！随你的便！（下）

范参谋　（问洪）看我怎样？是不是该换上我的唯一的，连结婚都舍不得穿的，那身华达呢的制服？

洪进田　对！我呢？

范参谋　就这样，就这样！你越随便越好！（转向马）你怎样，我看看！

马孝堂　去穿上三个月没有穿过的皮鞋！（下）

范参谋　（已走至门口，又回过身来）老洪，啊，咱们行了，军长回来了！（想表示心中的快乐而找不到话）啊，回来了，咱们行了！拍，来了胜仗！拍，又一个胜仗！嘿！（无意中看到记者正往小本上写什么呢）我说，杨，可不准把这些——

杨柳青　兴奋与狂喜……

范参谋　不管是什么吧，不准写上！

杨柳青　我没写那个。我是先预备好访问记的头几句。你听着："那是一个晴美的初春的早晨……"

范参谋　"大地上没有一丝儿风"！好不好？哈！哈！

杨柳青　（怪失望的关上小本）访问记都得是这样！

洪进田　（赶过范去）握握手，啊，咱们行了！

（范下，洪归原位。

墨子庄　（老气横秋的）啊，你是记者？不错，有出息的事！二

十年前，我也干过几天报馆；告诉你个诀窍：要敲得巧，敲得老，准发财！告诉你，小兄弟，到处都有好财，就看你有法子敲没有！

杨柳青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老先生，如今的记者恐怕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敲人！好！我们冒险到前方来，来敲人？笑话！就是敲人，谁敢敲张剥皮呢！（读剥如八）

墨子庄 老洪，怎样！连这位小兄弟都知道他叫张剥皮！我劝你另觅途径，你不听，早晚是叫他剥了你的皮！

洪进田 哼！也不是怎么回事，我们越怕他，也就越爱他！

杨柳青 等等，我可以记下这一句来吧？（又打开小本）

洪进田 随便，杨先生。我说，墨先生，你说话可小心一点啊，他的脾气是那么暴！

墨子庄 我根本不相信，他会回来！

杨柳青 难道我说的是谎话？

墨子庄 你有你的消息，我有我的计算！老洪，你始终不能明了我这份儿热心！不敢说是诲人不倦哪，我可总愿把生平的心得告诉别人。你看，我并不认识这位小兄弟，可是一见面我就把二十年前办报的心得告诉了他。听呢，必有好处；不听呢，我是尽心焉而已！老洪，你还没有把差事弄到手，也未必能弄到手，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听我的，总教你吃不了亏！

洪进田 军长收下我呢，我一切听军长的。他没地方安插我呢，我上山东打游击去！

墨子庄 唉！事情非完全教你们闹糟了不可！我等着跟慕忱谈谈吧，假若他真回来的话！他要是也不听我的良

言，我只好回家，眼不见心不烦，你们糟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管了！（非常难过的样子，闭上了眼）

栗占元　（上）报告！马副官问，到底教大家知道这个消息，还是暂时不说出去？

洪进田　马副官呢？

栗占元　自己擦皮鞋呢。

洪进田　不教大家知道吧，不合情理；教大家知道就得排队去接；军长最不喜欢讲排场，还是请示师长吧！

墨子庄　（闭着眼，不想说话，而又不能不说）老洪！老洪！多么不讲排场的人也欢喜有人摆队相迎噢！作事情要把心眼多转上两转！这是心理学！

洪进田　反正我做不了主。还是请示师长去！

栗占元　师长已经走了，接军长去了。

洪进田　问范参谋，（立起来，步到门口）范参谋！范参谋！

范参谋　（一边扣着钮子，一边走来）怎样？军长来了吗？

洪进田　没哪！喝！真漂亮，真象过年！

范参谋　咱们应当杀两口猪！

洪进田　两口猪够谁吃的？这么多人！

范参谋　表示个意思！哪怕叫大家闻一闻味儿呢！杨先生，见完军长可别走，有你四两肉！

杨柳青　谢谢参谋！

（范看墨闭目养神，努了努嘴。

洪进田　（轻轻的）没办法！

范参谋　随他的便吧！

墨子庄　（睁开眼）大家都讨厌我？唉！势在人情在！假若现

在我还是作着大官,敢保你们不敢慢待我！

范参谋 老洪现在没有事,可是我们都欢迎他！

墨子庄 哼！我太聪明,聪明招妒,一点不错！我又知道的事情太多！

洪进田 副官问,到底教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消息？

范参谋 大家都等疯了他了,怎么不教他们知道呢？

洪进田 知道了就得排队去接,军长是不喜欢排场的,不拉出队伍去吧,乱七八糟,又不象话呀。

范参谋 就来个乱七八糟！

洪进田 可是咱们的队伍向来不乱七八糟呢！

墨子庄 在天津你们就打个乱七八糟。

范参谋 (恨不能一口把墨吃了)怎么—— (又管束住自己,还向洪)在天津,因为官长没跟着咱们,咱们打了个乱七八糟。今天,欢迎他回来,再来一次乱七八糟。以后,共存亡,共荣辱,永远不再乱七八糟！是这样不是？

洪进田 对！

范参谋 占元！告诉副官们去,乱七八糟！哈哈哈！

栗占元 官长们呢？

范参谋 在哪就在哪儿,不用动！ (看栗出去)我会猜,他准是先去看参谋长。

墨子庄 先到军需处去哟！

洪进田 我看他准是先看弟兄们,然后看村长,到了这里,必先拜房东。对不对？

范参谋 老洪你猜的对！他是张飞的脾气,诸葛亮的办法！

杨柳青　(很快的把小本合起来,起立)参谋,为快快的发出电报去,我不等了!

范参谋　怎么?你还没有见到军长呢!

杨柳青　(笑了)刚才你们谈的这些,还不够我写十篇访问记的?我还有四十里路跑呢!

范参谋　像片呢?

洪进田　算了吧,你等等。他最喜欢见记者。见完了,我们起码会给你找一匹驴;再说,还有四两猪肉呢!

杨柳青　谢谢!不过,我也真有点"怕"见他!见面,他不定问我什么呢!上次,在北平访问他的时候,他忽然问我土耳其有多少人口?你看僵不僵!

洪进田　他可是真有好记性,你这回不用通姓名,看他记得你不记得!

墨子庄　(凑过未)给我也写上了吧?

杨柳青　没有,对不起!

墨子庄　添上就是了!(掏)拿我张片子去!墨子庄,名流墨子庄!写上去,大家有面子!

(马副官穿着一只皮鞋,手中提着一只,一拐一拐的跑来。

马孝堂　来了!来了!

范参谋　是吗?

洪进田　听着——

(远处有欢呼声,越来越近。大家都往屋门口跑,墨独在屋中徘徊。

马孝堂　(穿好了鞋,声音有点发颤)我出去看看吧?

洪进田　简直沉不住气了！

范参谋　进来，履行原来的计划！

（大家都回来。可是不住的往院中望。

墨子庄　（对范）参谋，这我才相信，他确是回来了。我想——

范参谋　有话，请待会儿跟军长说好了。

墨子庄　当然，当然！不过，在和军长谈谈之前，我希望你们都明白我，我是你们‘大家’的朋友。我来，不是为谋事，而是为你们大家好！

范参谋　好了，墨先生！（躲开了。外面仍有呼声）

洪进田　你老先生有儿有女，又有些财产。何苦还在外边奔驰呢？

墨子庄　正因为有儿有女，才得乘这个抗战的机会，多活动活动！至于我那点财产，还能算数？我常说，人要活到老，活动到老！你看，拿你们军长说，就凭他能由中央出来，不定花多少钱运动的呢！我是他的老朋友，我明白他！

洪进田　好——吧！（躲开）

（外面欢呼声已到极近，有人喊‘敬礼’声。

范参谋　（跑出屋门）欢迎张军长！（又不知所以然的跑回来）杨，预备照像！

杨柳青　磨盘那溜儿是好地方！（立在门口对光）

（外面忽然没了声音，屋中亦随之极静。在难堪的一两分钟内，外面似有人讲话，士兵们间断的喊：“知道，明白——”最后又是一大阵欢呼。范等极严肃的走到门口，排成一行。邬老四领路，张将军、尤师长、

贾副官、丁顺、葛敬山、戚莹依次进至院内,后面跟着一群男女老幼。范首先迎上去,敬礼,张与之握手。杨照了像。众人依次迎上去敬礼,张与之一一握手。进至屋中,张往四处看了一眼,才发言。

张自忠 都辛苦了!随便坐!

(都不肯坐。墨先生凑到张的身边,张见墨一楞,旋即转视他人。杨很自然。葛敬山与戚莹,特别是戚莹,显出疲乏的样子,想随便一点,又不好意思,颇感痛苦,丁顺老气横秋,居然敢和洪握了握手!

墨子庄 欢迎军长,军长辛苦了!

张自忠 (好象没听见,对邬)八口人,大儿子阵亡,媳妇守寡,地又不多!

邬老四 苦命,苦命人!

张自忠 儿子阵亡是为国尽了忠!

邬老四 (点头)知道!

张自忠 将来我们也都跟你儿子学!二儿子十几了?

邬老四 十九了。

张自忠 叫他来跟我当兵不好吗?

邬老四 我要是年轻,我就跟你们去,你们真是好人!二孩子—— 大孩子刚死了!

张自忠 你要是愿意呀,我教他作勤务兵,少点危险。

邬老四 (楞了半天)好!跟着你们,我就放心了!

张自忠 先去吧,等有工夫再说话儿。(邬怪僵的走出去,到院中把看热闹的闲人们赶了出去)大家坐!

(张坐下,丁顺倒上水来。师长、参谋,墨,都坐下,其

余的还立着。戚要坐，被葛拦住。

杨柳青 （凑上去）张将军，还记得我？

张自忠 坐！（微微一笑）试试我的记性，（想）在北平见过，叫——象个什么地名儿？杨村？

杨柳青 杨柳青！可以问军长几句话？

张自忠 请！

杨柳青 不多问，还有四十里路走！请告诉我回军的感想吧。

张自忠 （想了想）在抗战以前，乱嚷抗战而不认真去准备，是幼稚；既战而后，怀疑就是无勇无耻！中央派我回来，我带着部下去死拼！完了！

杨柳青 很够了，赶紧上路，好早点发稿！

张自忠 贾副官！

贾玉玢 有！

张自忠 给杨先生带上点干粮，找匹老实的牲口，派个弟兄送去，好把牲口带回来。（对杨）常来呀，我们多谈谈！

（贾下。

杨柳青 谢谢军长！祝你胜利！师长，参谋与诸位，都谢谢！再会！

墨子庄 （赶过来）稿子写好，给我们寄一篇来啊！

（张送杨到屋门外。张回来，墨故意的轻咳，张仍不理。

张自忠 （向葛）你是来投军，为什么？

葛敬山 （迟迟顿顿的）念不下书去了！

张自忠 （向戚）你呢？

戚 莹 （大着胆，装出很自然的样子）跟他一样。你到底是谁

呢？在村子外边碰到，看你这件破大衣，我还以为你是——（低声的笑）一进了村里，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官了。到底是谁呢？军长？什么军长？

墨子庄　莫乱讲，小孩子！（又找张的眼）

张自忠　（没有理墨）我，我是张自忠。

戚　莹　（向葛）呦，敢情是他，咱们走吧！（对张）对不起，我们——（又笑了一下）请告诉我们，哪里还有军队呀？

张自忠　（非常感觉趣味）干什么？

葛敬山　莹！

戚　莹　（故作大胆）人家都说你不抗战！（大家都似乎闭住了气）所以，我们到别处去；虽然我们已经很疲乏了！

张自忠　（仍极自然的）好吧，我抗战不抗战，我自己知道。我看你们还是念书去吧。军队里的苦处，你们吃不了！

葛敬山　我能吃苦，我愿意在这里！

戚　莹　你不是说老听我的主意吗？

葛敬山　你也就在“这”儿好了！

张自忠　你为什么愿意在这里呢？

葛敬山　我看这里的人都有精神，和气！

戚　莹　你看着他们好，我也得说好吧？

张自忠　（又微微一笑）你们都会干什么呢？

葛敬山　我可以写点，抄公文，办壁报，都行；我希望成为一个文艺家！

戚　莹　我会唱歌，会九十多个曲子！我可以教给士兵们唱，唱歌和抗战关系大极了！大极了！

张自忠　尤师长，咱们能收容女兵吗？

尤师长　已经有了三个，从天津一路跟咱们下来的。

张自忠　她们怎样？

尤师长　都很好！弟兄们都很敬重她们。大家常说：看，姑娘们还从军呢，咱们还不好好去打仗？

张自忠　你俩在我这里试一星期。一星期后，愿意，在这里嘛，不愿意，我派人送你们走。

戚　莹　试试也好！

张自忠　戚莹，你要是老这么随随便便，就是你愿意在这里，我也不能留你！

（戚红了脸，低下头去。贾副官上。

贾玉玢　报告军长，杨先生走了。

张自忠　谁送去的？

贾玉玢　王得胜。怕马不好骑，有危险，找了匹驴。

张自忠　没告诉王得胜天要晚了，不必往回赶，明天早上再来？

贾玉玢　告诉了。可是他愿意赶回来的。

张自忠　干吗？

贾玉玢　怕回来晚了听不到军长训话。

张自忠　好！把这位男同学交给李营长；女学生送到三位女工作员那里。这一星期内，不许他俩见面。

戚　莹　那——

葛敬山　莹！

张自忠　你们俩若是因为恋爱而逃学，这就算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惩罚！

（戚垂头丧气，葛勉强挺着。贾刚要同他们走，又被

张叫住。

张自忠 等戚小姐休息一会儿，就先挑一排人跟她学个歌子。（看他们出去）马副官。

马孝堂 有！

张自忠 你的腿怎样？

马孝堂 报告军长，完全好了！

张自忠 好！你还跟着我好了。尤师长，可以吧？

尤师长 是！

张自忠 洪团长，你怎样？

洪进田 在这里等了半个多月了！请军长还得派我点事作！

张自忠 团长已另派了别人，你先到副官处来吧。

洪进田 谢谢军长！

张自忠 尤师长，咱们明天点验军伍，要快！越快越好。我好早到刘村看那一部分去。（掏出小本来，看了看）范参谋，刚才见到王高级参谋，他的病不轻，我想送他到医院去。你和原先十九路军的张敬是同学？

范参谋 同班！

张自忠 心地怎样？

范参谋 血性汉子！

张自忠 好，用你私人的口气，打电报给他，约他来暂代高级参谋，话要说得恳切！你的电报出去，我再发电。

范参谋 是！

尤师长 咱们的服装军械马匹都急待补充。

张自忠 把所有的问题马上写好交给我，咱们下午一点开会议。马副官，下午一点开中级长官以上会议，下午四

点我对初级长官讲话，记下来！（看马往小本上记）尤师长，这几个月，士气怎样？

尤师长 还不错，只是因为军长不回来，未免都有点失望！

张自忠 只要士气好，别的都好办！（楞了一小会儿）还是老规矩，咱们一块儿吃饭；快吃，吃完好干活！（要往起立）

墨子庄 军长，从天津一别，直到如今！我可以单独的跟军长谈几句话吗？

张自忠 有话就在这里说好了。啊，还用不着对我说，告诉马副官好了。

洪进田 墨先生，军长很忙！（直使眼神）

墨子庄 荩忱，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张自忠 （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是谁的主意，留他在这儿的？

尤师长 （立起来）我！

张自忠 尤师长，为什么？

尤师长 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又是大家的朋友，不好意思！

张自忠 啊！

墨子庄 荩忱，我是诚心诚意的看你来了！

张自忠 洪团长，他是来宣传我不能回来了，是不是？

洪进田 是！

张自忠 墨先生，请吧！

墨子庄 荩忱，我还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呢 我确实说过你也许不能回来，那是——因为我的消息不甚灵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

张自忠 那么你还有别的话？（问大家）他还说什么来着？

范参谋　他要知道军长是打呢，还是不打呢？

张自忠　噢，洪进田，把他扣起来！

墨子庄　啊？怎么了？莨忱，我是为你好啊！为这一军人好啊！

张自忠　扣起他来！

洪进田　（走过来）墨先生！

墨子庄　好！好！好！

（幕）

第 二 幕

时　间　二十七年初夏。时日寇猛犯徐州。

地　点　徐州附近。

人　物　张自忠将军　尤师长　范参谋　张敬高级参谋　洪副官　贾副官　马副官　杨柳青　葛敬山　墨先生　戚　莹　丁　顺

景　　徐州附近的小山之尾。为通山内的口子;因驻军,无闲人来往。坡前一片草地,一株古柳,几块大石,即张将军之"战地书房"。柳旁亦有路。由山口子望过去,有土房数间,围以短篱,远村多树,盖张将军宿营地。再远,隐隐可见铁丝网,网后仍为小山,山之彼面即阵地。山上有残旧的堡垒,景甚美。

〔开幕:记者杨柳青,洪副官,墨先生,各坐一大石,杨来访问临沂之战的详细情形,洪负责监视墨先生。

墨子庄　杨先生,你是局外人,你给评评理:我有什么过错,他有什么权柄,把我扣起来?随便剥夺我的自由,好!(几乎是大喊)我姓墨的在党政军学四界,四界,都有个名声,地位!我来帮他的忙,他倒这样对待我?好!

杨柳青　(笑着)墨先生你先等一等,稍等一等;等我问完洪副

官几句话，马上就和你谈谈！(掏出小本，四下里看了一眼) 挺好的地方！

墨子庄　鬼地方！他妈的四面八方全有炮响！(远处恰好响了一声炮，他急移至树后，蹲下)

杨柳青　我这回是要写临沂之战的经过，你所知道的请都告诉我！

洪进田　我知道的不全啊！

杨柳青　那没关系，知道什么告诉我什么，我已经问过了一些，还得问别位呢。

洪进田　我也不晓得怎么说好，从哪块说起！你问吧！

杨柳青　也好，(看了看小本) 啊，请先告诉我临沂之战的意义吧！

(墨听炮声已止，慢慢的凑过来。

洪进田　意义？还是问军长吧，我怕说错了！好家伙，说错了，登在报上，他准枪毙了我！

墨子庄　意义？还有意义？杀人！杀人！杀人！除了杀人，还有什么意义？这群魔王！这群杀人不眨眼的东西！

杨柳青　(误解了墨先生的意思) 对呀，老先生，日本人就是魔鬼，就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所以我们得去——

墨子庄　我说的是张自忠，和 (指洪) 他们这群！一天到晚带着兵丁们去送死！连我都差点教大炮给轰碎了！凭什么，我问你，杨先生，你是公道人，凭什么教我在这里陪绑呢？法律上有这么一条没有？我问你！

杨柳青　(没回答墨，仍问洪) 告诉我，你自己那几天都作了什么？

洪进田 事情是很多。不过，我觉得值得一说的，最——

杨柳青 光荣的！

洪进田 （笑了）是军长始终在最前线，我始终跟着他！军长是真勇！茶叶山，杨先生，你记下来，茶叶山，就是喝茶的茶叶，七天七夜，枪炮没断过！

杨柳青 地形怎样？

洪进田 沂河西岸的唯一高地，非守住不可，敌人不知攻了多少次，我们日夜死拚，可是，敌人调来飞机，轮流不断的炸，又用坦克车装甲车冲锋，到底教敌人给攻破了！

杨柳青 攻破了？

洪进田 别忙！敌人还没立住脚，我们就反攻，白刃战；茶叶山又教咱们夺了回来！兵贵神速，军长的用兵和他的脾气一样，又暴又快，看准了地方，他象风似的往前钻！

杨柳青 夺回茶叶山以后怎样？

洪进田 鬼子也上劲！四面八方的围攻，要不怎么打了七天七夜呢！刻家湖来回夺了四次，还有个地方叫——崖头，来回夺了三次！在崖头我们夺过来三门七生的五的大炮，马上就用敌人的炮打敌人，厉害不厉害？那个阵式！敌人真舍得放炮！一排，一排，又一排，排炮，炮弹就落在我们前后左右，军长不动，咱不动，经过那个阵式，杨先生，要是一天两天听不见炮声啊，还怪闷的慌呢！

杨柳青 我们的牺牲当然也很大？

洪进田 那还用说，七天七夜，那个小地方都争夺多少次，我

们是以攻为守，杨先生，你记下来，以攻为守，城里有人守着，我们要是也去守城，不是没用，所以我们在城外进攻敌人，我们攻，敌人也攻；两方面对攻，这就厉害了，硬碰硬，那是板垣师团—— 记下来，板垣师团—— 我们硬把板垣师团追出八十里去！

杨柳青　军长高兴了吧？

洪进田　自南京回来，就没看见他笑过；那天，他笑了，笑得出了声。军长是真拚，哪里危急，他往哪里跑；简直和疯了一样，敌人仗着新式的家伙，咱们专凭白刃战。弟兄们眼看支持不住了，军长就来到；一看见军长，他们也立刻发了疯，军长一声“杀”，弟兄们随着喊“杀”，真是声震天地，我敢保，那逃出去的小鬼，就是回到东京，一想起来，还得打哆嗦！（立起来）你看，我给你学一个，带钩儿的，杀—— 噢—— （赶紧又坐下）吓！可别叫军长听见哪！

杨柳青　不要紧，军长听见了，我就说我请你表演的。啊，官长们也牺牲不少？

洪进田　军长在最前线，谁敢不拚命干呢，算算吧，咱们解决了敌人两个联队；这些日子了，师长参谋们都愁眉不展的！

杨柳青　为什么？

洪进田　临沂这一仗太打狠了，太狠了，单说营长，就伤亡了四十来位，你想吧，我们的一个兵已经不容易训练出来，这回，好，阵亡了那么多的官长，还不要命！我们的干部都是军长十几年的心血造就出来的，怎么

补充呢？要命！

杨柳青 非休息整顿不可了？

洪进田 早就该拉下去整顿。一连干了四个多月了，由南宿州、淝水，到临沂，又到这里，四个多月不是走就是打，全累得不象样了！

杨柳青 弟兄们现在可还打的很好？

洪进田 军长跟大家一样不歇着吗，谁不咬着牙干呢？你看，就连我这么棒的人，都真想休息几天了！

墨子庄 现在后悔了吧？当初，我劝你什么来着？你不听，我劝你去另辟途径，你是非跟着他不可。他只给了你个副官，而且累成这个样子。说不定还许把命饶上，图什么呢？图什么呢？太没思想？

洪进田 图什么？我们打了胜仗，临沂之战！

墨子庄 打胜仗有你屁好处？杨先生，你是明白人，我问你，假如咱们不打这个穷仗，日本人来了，金子还是金子不是？洋钱还是洋钱不是？

杨柳青 （不甚明白他的话）啊？

墨子庄 日本人来了，金子还不是金子，现大洋还不是现大洋吗？既然金子洋钱不是因为日本人来了就变成马口铁，何必打这个穷仗呢？

洪进田 你有金子洋钱，我们没有！

墨子庄 去弄啊，傻瓜！不去弄洋钱，老在张自忠旁边吃炮弹，你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先不用提你的儿女老婆！

洪进田 真的，杨先生，他上前线，准有咱老洪跟着，早晚是一死罢咧，为什么不——

杨柳青　轰轰烈烈呢！

墨子庄　(感叹)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是书上的话,你们不懂!无论怎说,反正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儿子送来做炮灰！

洪进田　不把少爷送来,你可就走不了！

墨子庄　教我的儿子来送死,休想！

洪进田　我们现在正缺人！

墨子庄　去整批的送死吗,还不缺人！明知道东洋人厉害,偏往上碰,这不叫打仗,这叫整批的送命！我也作过武官,我就没看见过象你们这么打仗的！哼！打算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叫我的儿子来送死,休想！

杨柳青　怎么,这是个条件吗？

洪进田　军长交派的,他把儿子送来当兵,就把他放了！

墨子庄　杨先生,杨先生,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要赌赌这口气,你给我写一段,登在报上,教全国的人评论评论！

杨柳青　跟临沂之战有什么关系没有？

墨子庄　这是另一段,我给你钱哪,不教你白写。第一,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剥夺了我的自由?第二,凭什么强迫我的儿子来当兵？你们要是募兵,我的儿子不愿当兵,你们要是征兵,我的儿子没人敢征,不能随便胡来,你给我写一段,教全国的人评断评断！

杨柳青　军长什么意思？

洪进田　军长是这么个意思,墨先生——

墨子庄　绑票,绑票,我就是肉票！还是墨先生？

洪进田　他乘军长没回来，到我们这里来挑拨是非，教大家反对军长；军长倒并没怎么注意。可是他要劝军长不必打仗——

墨子庄　难道我不是一片好心？

洪进田　军长就扣住了他，一来省得他到处去捣蛋，二来是教他看看我们作军人的都敢舍命打仗，是不是我们也能打败日本鬼子。

墨子庄　你们会打败日本人？透着奇怪。

洪进田　（怒，立）你没亲眼看见我们在临沂打败日本鬼子吗？你心里糊涂，眼睛也瞎了吗？

墨子庄　打一百回败仗，才胜一回，有屁用处！

洪进田　（真想揍墨一顿）我要——

杨柳青　等等，这就是临沂之战的一个意义，我们开始打胜仗了，等我写下来，有一次胜利，就有两次胜利，也就有最后的胜利，有了临沂的胜利，马上就有台儿庄的大捷。

（洪仍怒视墨。

墨子庄　不用生那么大的气，我老头子说的都是实话，句句刺着你们的心！喝，才打那么个小胜仗，就以为你们能把日本人"都"打出去，作梦！你们以为打这么个小胜仗，就把在天津丢人的事都遮掩过去了；哼，我老头子记得，永远忘不了。

洪进田　谁管有命令没有，我毙了你！（掏枪）

杨柳青　洪副官！（拉他坐下）

洪进田　看在他的年纪上，我始终对他很客气，太不知好歹

了！

墨子庄 (自言自语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们，唉，太可笑了！

杨柳青 墨先生，让我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愿意大家不打仗，愿意国家亡了呢？

墨子庄 不用考问我，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国家兴亡，自有天数，我知道日本人厉害，我知道明哲保身；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欤！

(远处又隐隐有炮声，墨极惶惧，但未往柳下藏，而往坡上去，似欲窥炮火来自何处者。

洪进田 下来！炮要真是往这面打，你往高处走，不是找死？

墨子庄 (急跑下来)老洪！(扯住他)我感谢你，我简直是吓破了胆，一听见炮响，我就发迷糊！(又听了听，已无炮声)因此，我反对战争！老洪，你救救我，把我放了！你要多少钱，我都不驳回！我愿意回家，住着我的房，守着我的财产，看着我的儿女！我不能再听炮声和飞机响！你放了我！我给你一万块钱！一万块！

洪进田 跟军长说去，他说放了你，我不省了一份儿心，省得老看着你？(老勤务丁顺唱着南腔北调的军歌一路走来)丁顺来了，军长准在后面呢！(立起来)墨先生，咱们该回屋里休息会儿去了，这里是军长休息的地方！

杨柳青 (也立起来)我可以在这里见他？

洪进田 我报告过，你在这里等他。墨先生，走！

丁　顺 墨先生，请啊，军长就来！

墨子庄　（反倒坐下了）我是什么私人，还是贼，见不得他的面？

丁　顺　告诉你，你，你就仁义着点吧！少给洪副官添麻烦！人家洪副官待你不错！

墨子庄　（俏皮的）我记得尊家不是个勤务兵吗？

洪进田　走吧！

丁　顺　洪副官，等等！军长怪下来，我替你挨二十军棍！我得让这位先生认识我是谁！墨先生，（敬礼）老勤务兵丁顺！你大概也听说过，去年，有一个人单人匹马，身带二十元法币，混进北平，给张军长送信啊？就是我！（杨偷偷的给丁照了像）以前做勤务，现在还做勤务，永远跟着张军长！

墨子庄　再跟他二十年你也还是勤务，还怪美的呢！

丁　顺　你没说对！还是勤务，资格可越来越老！原先该打二十军棍的，现在军长只骂我一顿；原先该骂一顿的，现在只瞪一眼；（忽然直觉的）嗯？军长来了！（扭头）噢，不是，不是，是尤师长！

尤师长　（很疲倦的样子走来）丁顺，张高级参谋到了吗？军长呢？

丁　顺　报告师长，张高级参谋还没有来；军长在井台上洗脸呢？

杨柳青　师长，我又来了！还没到师部去看师长！

尤师长　欢迎！不用去了，有话在这里说吧！丁顺，有茶吗？

丁　顺　报告师长，没有茶，有水。师长来一碗？（看尤点头，倒过水去）

杨柳青　师长太疲乏了吧？（手中纸笔已预备好）前线怎样？

尤师长　很紧，两夜没好睡了！没关系，有什么要问我的吗？（对洪）洪副官，一会儿军长就可来啊！

洪进田　是！（对墨）走吧！

墨子庄　师长！我实在受不了呦！你给我说个情！放了我！

尤师长　把你的儿子送来不就完了？（坐）

墨子庄　唉！我对你讲过不止一次了，“我”的儿子不能当兵！

尤师长　那么我们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人家打仗吗，你乘机会发财，人家流血吗，你的儿子在家当少爷；便宜都叫你占了！幸而军长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教你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仗，然后再教你儿子来从军；有你儿子在军队里，大概你多少总关心点战事了！这个意思你到今天，我看，还是没明白！

墨子庄　唉！我就是把心挖出来，教你们看，你们也不明白“我”呦！我的大儿子在天津吉美洋行当着好好的买办，我能叫他来从军？二儿子……

尤师长　好啦！好啦！你有理。杨先生，我们谈我们的！（又向墨）告诉你，军长一会儿就来，乘早躲开，还有，这两天战事越来越紧，留神你这条老命！

墨子庄　杨先生，请让我先说完了！（看杨笑了笑，赶上一步去）尤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得罪荩忱！

尤师长　你得罪了军长有什么关系，军长要教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抗战！

墨子庄　不管怎么说吧，我求你给我说说情总可以喽！你，我，军长，都是老关系！

尤师长　问丁顺,军长是怎么个脾气！

丁　顺　(把左腿裤管卷上来,卷至膝;膝下裹着一方千人针,把它解下来)看见了没有?在临沂,我替个朋友说了句话。看,这块伤!我还没说完,军长“拍”就是一脚。也就是说,小时候练过功夫。不然的话,腿非断了不可！军长最讨厌托人情！杨先生,临沂拾来的,千人针;千人针裹伤,越打越强！(又裹上)

尤师长　快打好主意,墨先生。杨先生,说我们的！

墨子庄　我在这儿等他！

洪进田　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墨子庄　活该！今天就是今天了！我不能叫这把老骨头都碎在这里！

丁　顺　军长来了！洪副官,你们从那边绕着走！(指柳旁的路)

墨子庄　(坐在柳下)今天就是今天了！(坚决的不动)

(大家都立起来。洪把墨拖走——从柳旁下。张拿着湿毛巾,象一边走一边还擦的样子。马副官跟在后边,拿着军长的一些东西。

张自忠　杨先生,欢迎你来！坐！看我这座战地书房好吧?(问尤)尤师长,怎样?

尤师长　稳定一点了！还是西北上最紧,又伤了两个营长;我又添了一营人上去！张高级参谋还没有来?

张自忠　坐一会儿！大概就快到了！杨先生?

杨柳青　我又来请教！请教军长告诉我临沂之战的意义吧?

张自忠　意义?看不出什么意义!我奉命去增援,我决定以攻

为守，从侧面攻击，把敌人打退。我服从命令，我敢去死！不敢赌钱的不会赢钱，不敢打仗的也不会打胜！一共就是这么点事！

杨柳青　军长太谦虚了！

张自忠　我很好胜！也许好胜接近谦虚？尤师长，你说！

尤师长　意义是有的！我们敢打，我们能打，我们打胜！除了墨子庄那样的人，别人都得受我们的影响，知道只要打，日本人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临沂之战完全表现了军长的勇敢沉着，以攻为守的策略用得对，身先士卒的勇敢收了最大的效果！

张自忠　马副官，把那个小摺子给我，(接过来)送给你吧，杨先生！从一个敌人官长身上搜出来的。

杨柳青　在临沂？

张自忠　临沂的茶叶山上，一部金刚经。敌人这一点不如我们的军队，我们不迷信！敌人的武器确实比我们强，敌人的文化可比我们低！

杨柳青　噢！谢谢军长！可宝贵的纪念品！请军长原谅我，军长老亲自去督战，是不是过于猛呢？

张自忠　已经成了习惯，成了习惯！我就是一只野牛，一听见枪声，我就往前去！我总觉得冲着枪弹走才真算个军人！也有好处，战事是变化万端的，自己亲眼看着，好随时随机应变的指挥！马副官，你去把贾副官换下来，你去看着电话，教他来回跑跑，他的腿比你的灵便些。

(马放下东西，走。)

杨柳青　师长,有什么关于临沂之战的材料,请再给我一些?

尤师长　师部里有一些,跟我去拿!

张自忠　丁顺,把马副官喊回来;尤师长,教马副官领杨先生去,你在这里等着张高级参谋,他一定带来重要的消息。

(丁把马唤回。)

尤师长　把杨先生领到我那里,跟秘书要些临沂之战的材料!

马孝堂　是!报告军长,那两个学生,葛敬山和戚莹要见军长!

张自忠　来!(看杨立起来)杨先生,徐州有危险的时候,到这里来!太好了!这么一抗战,文的武的都成了好朋友啦!

杨柳青　谢谢军长,军长!今天得到很多宝贵的材料!徐州要有了大危险,我一定来,这几天轰炸得已经很厉害!

(杨与张、尤握手,随马去。张送至路口,同葛、戚回来。)

张自忠　(坐下,端详二人一番)都很有进步了!军队的生活怎样?

戚　莹　报告军长,很好!

张自忠　都学了什么?

葛敬山　军队的术语,兵器的用法,作战的实情,都知道了一些。对作壁报和作文都很有用处。

戚　莹　我学会了初步的救护。

张自忠　办着几份壁报?

葛敬山　两份,全是我自己抄写!别人没工夫,也抄不好!

张自忠　好!你的壁报很好!好好的干!戚莹,你去实地救护

过没有？

戚 莹 已经去过前线三次了！

张自忠 怕不怕？

戚 莹 还有点怕，不过我相信慢慢的就习惯了！军长，葛敬山自己不敢来，所以教我‘同’他来见军长！

张自忠 什么事？

葛敬山 报告军长，我犯了该枪毙的罪过！

张自忠 嗯？

戚 莹 他把枪丢了！

张自忠 谁给你的枪？

葛敬山 尤师长！

张自忠 尤师长？

尤师长 那天他跟我到前线去，我把自己的一只旧手枪借给了他。

葛敬山 我很小心，可是——

戚 莹 军长，他愿意马上入伍当兵，求军长别枪毙了他——

张自忠 再去找一找。

戚 莹 军长，你不枪毙他？也不打他军棍？

张自忠 他还不是我的兵！

葛敬山 军长，你太好了！我愿意永远跟着你，作你的部下，为你死了！

戚 莹 我也愿作一名女兵！人们都说军长厉害，可是对我们——

张自忠 好好的去干你们的事！不是我不肯打你，是因为你还是学生。枪可是还得找回来！谁常到你那里去？

葛敬山　没有什么人，墨先生有时候来。

张自忠　你为什么和他来往？

葛敬山　我很讨厌他的言语议论，可是有时候他能告诉我一些字，给我讲解些典故，因此，我就没有拒绝他来。

张自忠　去吧！你们两个都记住：作事要时时小心，不要和品行坏的人来往，不管他有多大的学问。学问和品行分了家，学问就是最坏的东西！明白了？

葛敬山　明白！（敬礼，面带喜色）

戚　莹　（已走了两步，又转回）军长，枪一定是墨先生偷去了！他恨军长！是，葛！假若他偷去来打军长呢？

葛敬山　军长，我——（极难过）

张自忠　（微笑了笑）去吧，不要到墨先生那里吵去！

〔葛、戚下。

尤师长　军长，派人搜搜墨子庄，我看他这两天叫炮火吓的，有点发迷糊，也许——

张自忠　我看他没那个胆子！

尤师长　他胆子小，可是有许多坏主意。

张自忠　那我不管，我只希望他能醒悟过来。一个人为抗战而痛改前非，我们就拿他当作真朋友。

尤师长　我看他很难醒悟。假若他真把枪偷去，那就证明他不但不能醒悟，恐怕还有别的用意了！

张自忠　等会儿看吧。

〔贾副官上。

贾玉玢　报告军长，马副官把我换下来了。

张自忠　高级军官他们的伙食是几块钱？

贾玉玢　十块。

张自忠　我自己吃着很好，恐怕张高级参谋，广东人，吃不来！

贾玉玢　近来东西也都贵了！

张自忠　每人一月添两块钱吧！高级参谋的住处预备好了？

贾玉玢　预备好了，可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张自忠　去把墨先生叫来。

贾玉玢　是。

（炮声又近了。贾刚要走，洪与墨来。

洪进田　（往回扯墨）军长没工夫见你！

墨子庄　今天就是今天了！听，炮又冲着我来了！我不能无缘无故的死在这里！荩忱！荩忱！你把我放了！

张自忠　洪副官，教他来！正要找他呢。

墨子庄　（抢上两步，被洪拉住）荩忱，又要开拔了，放了我吧！这么兵荒马乱的，放了我，我要是能爬家去，永远感激你！别再带着我了，我走不动！在路上要是中了枪弹，我大概连个棺材都得不着！放了我吧！当初，我不该，不该不知好歹的劝你！我算计错了你的心意！念其我上了几岁年纪，原谅我，放了我吧！

张自忠　你来‘劝’我？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吧？

墨子庄　没有！绝没有别的意思！

张自忠　好！现在你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抗战？

墨子庄　我明白了，醒悟了！

张自忠　说说我听！

墨子庄　（妩媚的一笑）我看出来，时代是变了。求名求利的方法与从前不大一样了。从前，完全是以柔克刚，以巧

妙见胜。现在是要带点刚性了。喊喊抗战哪,打打仗啊,都时髦的很！荩忱,你高明,纵然也快五十了,可是脑子快,赶得上去,你懂得了新的办法 !比我高 !佩服！佩服！

张自忠　这就是你的醒悟？

墨子庄　在临沂,我看你杀来杀去,象条猛虎似的,敢破着命干,我还不大明白 ;现在我明白过来,跟赌钱一样,你这是下大注 ;你看,现在你已经功成名就！

张自忠　我们破出死命去打,就是为求名求利？

墨子庄　那么,为——

张自忠　丁顺,你说！

丁　顺　报告军长,咱们为国！

张自忠　不怕死就是忘了名利,你明白不明白？

墨子庄　唉,我又说错了！

张自忠　谁管你说错了没有？我教你明白这个道理！把你的儿子也献给国家 !你的儿子在前线上,你就明白什么是抗战了！

墨子庄　(自言自语的) 唉,你太死心眼了 !说来说去总是这一句！(对张) 这不合法 !我的钱,我的儿子,我的命,都是我的,谁也干涉不着！

张自忠　不合法？没有任何法律能治你,只有我这一条！

尤师长　洪副官,你搜搜他！

墨子庄　(看洪、贾一齐过来) 干吗？干吗？

洪进田　(搜出枪递上) 军长,请处罚我？

张自忠　记二十军棍！

墨子庄　荩忱！我正要来说明一下！我由葛敬山屋里拿来的，玩一玩，没别的意思！本想今天就给他送回去！

张自忠　即使你要暗杀我——

墨子庄　没有！没有！你不能加给我这个罪名！

张自忠　即使你要暗杀我，我也不怪你，只要你能明白抗战，把儿子送了来！我替你管教着儿子，你总可以放心喽！

墨子庄　送俩钱倒还可以，儿子……

张自忠　洪副官，还带着他，一同出发！

（炮声又起。）

墨子庄　（语音已颤）荩忱！听听，大炮又近了！凭什么非叫我死在野地里不可呢？你别逼急了我呀！

张自忠　你敢怎样呢？我已把死亡置之度外！我活一天就打一天的敌人，就跟你这样的坏蛋斗争一天！

（炮声。）

墨子庄　你逼的我没有了路！跟着你，我自己死；听听，这大炮！把儿子送来，儿子死！（狂喊）你放了我！我要疯了！放了我！

张自忠　快着，我忙！

墨子庄　张自忠！你欺人太甚了！我……

张自忠　你前两天要是稍微大胆一点，也许早就偷偷地把我打死了！教我不打仗，或是暗杀了我，你都可以立功！幸而我没把你放掉！

墨子庄　我疯了，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炮声把我震糊涂了！

张自忠　枪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又不敢打我！墨先生，你太没有决断了！

墨子庄　放了我！放了我！

张自忠　（对尤）一个人卑鄙得连枪都不敢放，也太可怜了！

墨子庄　（低头自语）噢，又被他抓住了理！行刺，行刺！（看看左右，跑不脱）好，张自忠，我输了，你有运气！我是你的朋友，你可没有朋友的义气！我拿你当朋友，谁知道，你这么狠心呢！我要是早下决心哪，哈，王克敏的地位就得让给我！

张自忠　你说什么？

墨子庄　你太狠了！我教你给闹糊涂了！我说什么来着？没说什么，没有！哼！反正你抓不到我的儿子，我的钱还是我的儿子的！（发狂）哈哈！（往山上走，跌倒）

张自忠　洪副官，带他走！

墨子庄　（被洪拉起）哈，钱是我儿子的！哈，好大炮，放！（被洪扯走）

张自忠　可笑，又可恨！

尤师长　我真想一枪结果了他！

丁　顺　报告军长，范参谋回来了，还跟着一位矮身量的。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到了！（到山口去望）

（范、敬上。）

张自忠　欢迎张高级参谋！

范参谋　（敬礼后）张军长，尤师长，张高级参谋！（都敬礼握手）

张自忠　辛苦了！来坐！

张　敬　军长辛苦了！临沂之战给全国的军人增光不少！

张自忠　哪里！二位见过了司令长官？

范参谋　见过了！

张自忠　怎样？

张　敬　敌人又是大包围，西边的铁路已经断了！

张自忠　大概得撤退？

范参谋　军长还没有到命令？

张自忠　没有！长官怎么说？

张　敬　长官忙得没工夫说话，只说了一句，还有重要的任务给军长！（炮声）这是敌人的炮？

张自忠　前两天很紧，由昨天起稍稳了一些！只要西北上顶得住就不要紧！重要的任务，什么呢？（立起来）重要的任务？

张　敬　司令长官忙极了，所以我们没敢多问！

张自忠　贾副官，去要长官部的电话！快！张高级参谋，尤师长，我就来，一块儿吃饭！

（贾、张、丁下。

尤师长　什么重要的任务呢？张高级参谋，你看我们由正月里起，从南宿州到临沂，到这里，四个多月，没休息一天。现在人又少又乏，又有什么重要任务呢？这几天我很忧虑，老干部牺牲了那么多，一时补充不来；弟兄们是疲惫不堪，生咬着牙干；还要担任重要的任务？完成不了任务，岂不是误事吗？猜猜看，什么任务？

张　敬　（笑了笑）多一半是掩护撤退！

尤师长　掩护撤退？还有叫老弱残兵掩护撤退的，要是真的，咱们干不了！非精锐部队不能担任掩护！为什么单找咱们呢？

范参谋　因为军长是有命令必服从啊！师长，别着急！完成了这项任务，大概咱们可以拉下去整顿了！

尤师长　我一点也不怕累，不怕死，我不要休息，再打十年我也愿意干，可是得给我人哪！没人，怎去打呢？

范参谋　别忙，不一定是什么任务呢！看军长的脸就知道了。待一回儿，他回来，要是有笑容——他不是轻易不笑吗？准是掩护撤退！任务越难，他越从容！

尤师长　盼着他别笑！咱们的人太少，太少！昨天又伤了我们两个营长！我不着急？哼！有军长指挥，有我们的老干部作战，我敢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

张　敬　把板垣师团硬给追得乱跑，还不是真凭实据！

尤师长　可是将来怎办呢？哪里去找我们的老干部呢？

范参谋　张高级参谋，我们师长是真动了心！要不然，师长很会说笑话呢！

尤师长　还说笑话，我心里愁成了个大疙瘩！不过，张高级参谋，刚才可有关于你的一点好消息。

张　敬　什么消息？什么？

尤师长　刚才军长说，你是广东人，怕吃不来我们的饭。

张　敬　你们怎么呢？

尤师长　每人每月十块钱的伙食。

张　敬　十块钱的伙食？

尤师长　可是军长说了，等张高级参谋到了，每人每月加两块

钱！

范参谋 唉！给我顿大肉吃吧！我的腰简直挺不起来了！

张 敬 军长不爱吃？

尤师长 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而且天天吃同样的东西，他也不理会。他的厨子只要会煮熟一样东西，就能伺候他一辈子，军长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吃！张高级参谋，先运动运动你，设法把伙食弄好一点；吃不饱怎么干活呢？

张 敬 用不着师长运动，我想我会比你更关心一点！我喜欢军长这个硬干劲儿，这个有几个人干几个人的办法，我也是那么个脾气！还不能只说是脾气，恐怕其中还藏着点较深的道理！中国人，据我看，吃亏在太软，软得象豆腐；什么时候敢硬碰了，大概才能有光明，两个东西硬碰才能发光，所以，我愿意去硬碰！不过，我可得吃的好！把肚皮撑圆，再去拚命，就更有劲！师长，咱们到底有多少人？

尤师长 （伸出两指）这个！

张 敬 两师？

尤师长 两团！

张 敬 两团？

尤师长 两团人还有一个手枪营！你看掩护撤退行不行？况且都疲惫不堪！

张 敬 只好硬来，别无办法！自官长至士兵要是都敢硬碰，就能克服困难！

范参谋 听！

〔张军长唱着军歌走来，贾与丁随着唱。〕

尤师长　坏了！不只是面带笑容，唱起来了！张高级参谋，你来得巧！这么少，这么残破的兵，要掩护撤退！

张　敬　不这样，还见本事吗？军长？

〔都起立。张、贾、丁上。〕

张自忠　（似不欲开口，微笑的看着柳树）掩护撤退！长官问我，是商议的口气，我没加考虑；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不辞劳苦的！长官问我，我要是一迟疑，我觉得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大家！

张　敬　没有别的部队，光是我们自己？

张自忠　光是我们自己！（很快的坐下）师长，敌人在徐州西九十里的地方，李家庄，拆断了铁路。注意，这离徐州才九十里！司令长官，大部分军队还都在徐州！堵住这一面，然后敌人的主力由北往南压，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许敌兵过来，好教长官与友军由西南冲出去！任务极重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当十个人用，尤师长快去，把任务的重要教每一个官兵都认识清楚了！贾玉玢！

贾玉玢　有！

张自忠　教刘团先预备出发！（贾下）范参谋，你随着师长！刘团先准备好，先走，一夜至少赶七十里！尤师长，刘团走了以后，你自己带赵团出发！

尤师长　谁掩护？

张自忠　我和张高级参谋！咱们掩护徐州所有的队伍，我先掩护你！把手枪营给我留下！

尤师长　军长没别的话？

张自忠　我马上回去守着电话，电话上商议好了。（尤、范要走）尤师长，范参谋，记住，这里，要一边打着一边撤；到了西边，马上进攻，非进攻不能挡住敌人往东来！拚命啊！（尤、范下，对敬）你来得真巧！

张　敬　（笑了笑，立转严肃）军长，刚才听大家说，我们的人又少又疲乏！

张自忠　有命令我就服从，完成不了任务我就死！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第一节，二十七年初夏，徐州会战，张军在徐州西担任掩护，天初明。

第二节，张军已完成掩护任务，向徐州西南撤退，夜间。

地　点　第一节，徐州西八十里某村。第二节，徐州西南大路上。

人　物　第一节：

张自忠将军　张敬高级参谋　洪副官　马副官　贾副官　卫兵一　传令兵二

第二节：

张自忠将军　张敬高级参谋　尤师长　范参谋　贾副官　洪副官　马副官　丁　顺　栗占元　葛敬山　戚　莹　杨柳青　难　妇　招弟　王得胜排长　卢永捷　茶馆女老板　佚子甲乙　老驴夫　小　兵　义民与军人若干

景　第一节：天初明　村外一草屋，屋外卫兵警戒，传令兵伺候。

〔开幕：枪炮声极烈。屋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一部电话

机，马副官看着它，虽已极疲，仍拚命挣扎，不敢睡去。洪副官立于墙角，似已习于立着睡觉。贾副官守着门口，面朝外。张将军与张敬同坐一长凳，亦均疲倦，张敬狠命的吸着香烟，但未得到多少刺激，张将军注视着电话机，象看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似的。

张　敬　（看了看香烟，扔在地上，立起来）军长，把板凳搬靠了墙，躺一会儿好不好？

张自忠　（仍注视电话机，微以手势拒绝敬之建议。忽若有所得，掏出一小本；屋中仍暗，忽走至门口，速写；将纸撕下）贾玉玢，教传令兵送给尤师长。（贾去。张固未忘敬之善意）张高级参谋，你躺一躺吧！

张　敬　天亮这一会儿特别的困！过这一会儿就好了！咱们这是第四天了。

张自忠　嗯！（又想起点事来）洪副官！

洪进田　（吓了一跳）有！

张自忠　去看看受伤的官兵们，教他们随时准备出发。张高级参谋，三天的工夫，徐州的队伍大概撤的差不离了；应当先教咱们的伤兵准备一下，是不是？

张　敬　是—— 我想，今天可以轮到我们撤了！

张自忠　洪副官，去吧，最要紧的是先上好了药。

洪进田　是！（下）

马孝堂　（已打盹，被电话铃惊醒）军部！啊！—— 啊——（扣住口机）军长，刘团长，敌人炮火太猛！

张自忠　（接过电话机）刘团长，啊！—— 支持！支持！你要下来，我上去，没别的办法！

〔贾副官上。

张自忠　贾副官,你守着电话。马副官,出去走几步,就不困了!

〔马出去。

张　敬　军长,好不好要长官部的电话,问一问?

张自忠　司令长官也会告诉我:“支持。没有别的办法!”(笑了笑)

贾玉玢　(电铃响)啊—— 啊—— 军长,赵团长没法再支持了!

张自忠　告诉他,没有支持不了的事!

传令兵　(在门外)报告!

张自忠　进来!

传令兵　(进来)报告军长,条子送到,尤师长问,手枪营可以拿上去不可以?

张自忠　贾副官,告诉尤师长—— 我自己跟他说话。你去吧!(传下)

贾玉玢　(要电话)师部!—— 尤师长?军长说话。

张自忠　尤师长?—— 还没有命令。—— 知道,死撑!—— 手枪营不能动!等撤退的命令下来,我好带手枪营掩护你们。受伤的太多?全得抢下来,不准丢失一个伤号!找老百姓帮忙,先给钱!好!死拚,尤师长!(放下电机,对敬)就怕找不到百姓!

张　敬　老百姓倒还不怕咱们的队伍。

贾玉玢　(电铃响)司令长官部?啊?啊!喂!喂!喂!军长,司令长官部,可又断了!喂!喂!没有声音!

张　敬　没关系,再等等吧!

贾玉玢 （电铃）啊！军长，尤师长。

张自忠 尤师长！——赵团不行了！你自己上去。若不行了，我上去！今天要是有命令撤退，咱们算是完成了任务；接不到命令，咱们就都死在这里！——对，反正今天不能教敌人过来一个！——好！（洪上）怎样？

洪进田 报告军长，轻伤的都能马上上药，重伤的既不能动手术，药又不够！

张自忠 再回去，亲眼看着他们，没有药也得设法！要尽到心，尽到力！（洪下，马上）好点了吧？

马孝堂 好多了！

张自忠 有万金油，往头上擦点。

马孝堂 是！（守住门口）

贾玉玢 （电铃）司令长官部？军长，司令长官！

张自忠 司令长官？——是！——是！（放下电机）

张 敬 军长！

张自忠 司令长官，只是三个字——“你也撤”！我们夜里撤！

张 敬 夜里撤！哈，我们完成了任务！

张自忠 马副官，伤兵在太阳一落就撤。我的车，所有的抬子，牲口，全拨给伤兵用；其余的人一概步下走！不准丢失一个伤兵！（马去）贾副官，去看尤师长，告诉他有命令撤退。赵团长支持到下午一点，我去换他们。刘团长进攻，到下午四点，用炮火掩护撤退。晚七点都撤净。第一夜要赶出八十里去，向西南大道走，有拉用老百姓牲口车辆的，枪毙！（贾去，炮火极烈）张高级参谋，我去看手枪营，准备下午去替换赵团，你到

附近村子里去，看看百姓们，他们愿意随着退，天黑了才可以动身。带着总部的人，把我们借用的东西都退还老百姓，给清他们钱。

张 敬 什么地方去见军长？

张自忠 下午两点，赵团团部。还是你我最后走。（敬下）丁顺，看着电话。待一会儿，给我多带上一双布底鞋！

（幕）

景 第二节：夜半，残月微明，雾气来往。大道左右皆绿田，路旁，小土坡，坡旁有草屋两间，平时或系小茶馆，今则寂寂紧闭。屋旁有井台。

（开幕：徐州突围，张军最后撤退，向西南进行。幕开时，张军及义民沿大道疾走，有战歌声，呼叱驴马声，父子夫妇相呼声，汽车喇叭声。敌人封锁线则在附近，时以灯光探照，灯光所至，军民依旧前进，但声音立停。灯逝，则欢呼又起。排长王得胜（受重伤），担架伕二，与刚刚脚上被刺破之卢永捷，均坐在井台旁休息。王因伤重，倚井台，半仰半坐。卢极疲，服装破烂，赤脚，但身上背子弹甚多。二担架伕亦极疲，欲睡。大队过去一部分，四野渐寂。

王得胜 卢永捷！

卢永捷 有！

王得胜 给你！

卢永捷 啥？

王得胜 我活不成了，身上就剩下这本“精神”书①。你拿去

吧，作个纪念，拿去！

卢永捷　俺不要！排长你不会死！抬到后方，好好一治，你死

① 以爱国精神、爱民精神等题，编印成书，张军中通呼曰“精神”书。

不了！

王得胜　不死，锯下我的腿去，再也打不了仗，咱不能受！给你！

卢永捷　（推二伕）起来！抬排长走！

王得胜　不走，俺不走了！两个人抬我一个废物，干啥？在这儿，我等着军长，见军长一面，我就跳在这口井里！

卢永捷　（再推二伕）走啦！走啦！

伕甲　（打哈欠）唉，有井，可摸不到水喝！

伕乙　上屋里找找去！找到一根绳子就行了！

伕甲　我推过门了，推不动！

伕乙　我去试试！推不开，把门端下来！

卢永捷　你敢 !师长、军长都在后面呢，看见你端人家的门，不枪毙了你！

王得胜　你“去”，教军长枪毙了“我”！我不想活了！没有腿，我日日本鬼子的祖宗的！

卢永捷　抬了走！走！王排长，不要那么想，你的腿——

王得胜　已经烂了！我日东洋小鬼子的祖宗的！

（又过了一小队人，队后有几个百姓。最后，一妇人抱着一个孩子，一个女孩扯着她的衣，手提一衣包。

女　孩　妈！妈！别走了！等等弟弟！（妇不语）等等弟弟！弟弟不见啦！我要弟弟！妈！妈！你不要弟弟啦！（回

头）弟弟！弟弟！

妇 人 （稍停）你要弟弟，你喊！把日本鬼子都喊来！

女 孩 妈！等等弟弟！见了爸爸，爸爸要问弟弟呢？

妇 人 他要儿子，就不管老婆叫鬼子霸占了？快走，招弟！

女 孩 妈！我爱弟弟！弟弟多么听话呀！妈，在这坐一会儿，一会儿！后边还有兵哪，不要紧！这边来，这边有人！

探照灯又扫过来。

妇 人 看看！还不走！

卢永捷 大嫂！不要紧！让这个小姑娘歇歇腿！

妇 人 （仍不决）鬼子冲过来呢？

卢永捷 不能！冲过来，鬼子就不用想活着了！

女 孩 妈！坐一会儿，等等弟弟！（把妈扯到屋前）弟弟！来呀！（听了听）弟弟丢了！弟弟丢了！（哭）

妇 人 （心软）招弟！咱们回去找狗子！唉！（卢一拐一拐的凑过）老总！我抱着一个，扯着一个，那一个，嫩胳膊嫩腿的，走不动，我又不能抱两个！不快走，教鬼子追上—— 我不能叫鬼子霸占了！我的狗子！（一软坐在地上）

女 孩 （喊）弟弟！狗子！妈在这儿呢！

妇 人 我把孩子丢了，（抽了自己的嘴巴）狠心的娘们，狠心的娘们！

女 孩 （蹲下拦她）妈！妈！弟弟不能丢了！一会儿就来！

卢永捷 大嫂！等一等，总会有人把他带来的！

妇 人 早就教人踩死喽！我的狗子！（哭）

王得胜 卢永捷！

卢永捷　有！

王得胜　你跟她们回去找一找！

妇　人　哪里找去？早就教人给踩碎喽！我的肉！我的仁义的狗子！

王得胜　不回去找，你跟她们走！叫她们坐我的抬子，我在这儿等着军长，见军长一面，我再死就痛快了！

卢永捷　我没法走了 脚上的口子—— 没东西绑呀，身上连条破布都没有！我还能把军衣扯了？

女　孩　妈！妈！别哭了！咱们这儿还有双袜子，给他穿穿好不好？你看他多疼啊，多可怜啊！

妇　人　给他！（拍着怀中的小孩，哭起来）

卢永捷　小姑娘，别！我们动百姓一草一木都枪毙！还留着这条命打仗呢！我可怜？你不可怜吗？小姑娘！

女　孩　弟弟更可怜！妈，他不要袜子！妈，弟弟哪儿去了呢？弟弟死不了吧？

（过来几个百姓，急走过去，尤师长，范参谋，栗占元还有几个卫兵同来。栗抱着一小儿，已爬在他肩上睡了。

尤师长　喊着点！

栗占元　谁的孩子？谁的孩子？

女　孩　弟弟！狗子！

（尤等停住。

范参谋　你们的孩子！

妇　人　啊？（如梦方醒的样子）

女　孩　妈，弟弟！（向栗）给我！我的弟弟！

范参谋 (向妇)看看,是你的孩子不是?

女 孩 快起来呀,妈!

妇 人 啊,狗子?我的狗子?(急起立)狗子!(接过狗子,把小的交给了招弟)我的肉!老爷!(跪下去)你救了我的命!我一时糊涂,狠心,一个人——狗子!醒醒!看看妈妈!——一个人招呼不了他们三个,又怕叫鬼子追上,鬼子专霸占老娘们!我就狠了心,我知道他的小腿赶不上我,我听见他在后面喊妈,我走!连头也没回!我狠心,刚才我想过来了,我后悔!我想跳这口井!老爷,你们救了我们这一家子的命!

尤师长 起来!你们上哪里去?

妇 人 (起来)狗子,宝贝!(笑)睡吧!妈妈抱着你呢!(吻小儿)

女孩 妈,他问你话呢!

妇 人 啊?

尤师长 上哪里去?

妇 人 上许昌,儿的爹在许昌作买卖!

尤师长 有钱吗?

妇 人 (急快解开钮,掏)就这点了,老爷你拿去!我们娘儿四个要饭也要到许昌去!

尤师长 (笑了)你收着!告诉你,慢慢的走,跟着军队走,别再丢了孩子!

妇 人 慢慢走,鬼子赶上来呢?

范参谋 后面,我们的伕子,抬着东西,走不很快。你老跟着就行。我们停住,你停,我们走,你走,鬼子追上来,有我

们把他们打回去,明白吧？

妇　人　那可好！老爷们真是好啊！没见过呀！

尤师长　听着,看天上有飞机,赶紧带着孩子们趴在田里,不要动,等飞机过去再走！听见没有？

女　孩　妈,昨天来了五回飞机,你都没叫我们趴下！弟弟一点也没怕！多大胆呀！

范参谋　小姑娘,十几了？

妇　人　说呀！

女　孩　十二！

妇　人　老爷,我们这辈子也报不清这点恩哪！看招弟好,就认个干女儿吧 !招弟,跪下磕头,(见招弟忸怩)磕头！(仍不磕)你……

范参谋　算了吧！

妇　人　看你这孩子！

(探照灯又亮了。

尤师长　不用慌！慢慢走吧！别离开军队！

妇　人　老爷,我们忘不了这个恩哪！招弟,走！你抱一会儿小弟弟,给我那个包儿。(接过包)嗯？那位老总呢？给他双袜子啊！

尤师长　怎回事？

卢永捷　报告师长,我的脚上扎了个大口子,没法再走,她们要送给我一双袜子,我没敢要！

尤师长　你让她们看来看,还是……

卢永捷　没有！王得胜排长教我送她们去,我说我走不了。

尤师长　王得胜在这儿哪？

女　孩　（拿出袜子来）给你！给你呀！

卢永捷　报告师长，他不走了，他想死在这里。

（尤赶上去看王。

女　孩　你拿着呀！我们要走啦！

妇　人　老总，你拿着吧！

范参谋　好吧！你拿着！来，干女儿，我也给你点东西！（给她一张钞票）

女　孩　妈，他给我钱！

妇　人　我们有花的！招弟，别要！

范参谋　给小姑娘的！走吧！（母女们走，母一边走一边感叹）占元，带著药没有？

栗占元　就有点云南白药。

范参谋　给你，（把自己的手绢给他）替他上药，用手绢裹上，再穿上袜子！

尤师长　范参谋，王排长不走了！

范参谋　怎么？

王得胜　师长，参谋，再见了！我再等等军长，见军长一面，然后，这口井就是我的棺材！这条腿非锯下去不可，我不愿意活着成了废人！师长，死后要有恤金，你老分心，给我老父亲寄了去！不要告诉他我死了，说我还平平安安的给国家打仗呢！

尤师长　王得胜，军长的命令，不准丢失一个伤兵！没工夫多说话，快走！抬起他来！

王得胜　师长！我不敢反抗命令！可是我是快死的人了，宽容我这一次，教我等等军长，我要见他一面！

范参谋　教这个同志（指卢）看着他，咱们走吧！上好了药没有？

栗占元　报告参谋，上好了！

范参谋　教他休息会儿，就手看着王排长！

尤师长　王得胜，你要明白，你的腿不一定要锯去，就是真锯了去，你也还可以做事。你记住，有这口气在，什么地方什么事都能报国，不必非在战壕里不可！（向卢）好好看着他，他跳了井，我拿你是问。

（尤、范、栗与卫兵等下。而后又过来一部分军队和老百姓。远远的有张军长的声音：“杨记者！杨先生！你跟得上吗？”又：“为什么不唱？唱着走省力气！”歌声起来。一部分唱着过去，张的声音已近：“走了多少里啦？”答：“四十了，军长！”张：“我们走得太快了！后面还有人呢！等一等！”张、敬、马、贾、丁、葛、戚，与卫兵等同上。

张自忠　杨记者来了吗？洪副官呢？

戚　莹　都在后面呢。

张自忠　等一等！（看见王得胜等）怎么回事？

（后面叫闹声，洪副官跑来。

洪进田　报告军长，后面有几个人，和咱们一些弟兄，因为争路起了冲突！

张自忠　你没劝告他们吗？教我们的人让一步就是了！

洪进田　我说话，他们听不见，大家乱吵！

张自忠　动手没有？

洪进田　快动手啦！

张自忠　戚莹！
戚　莹　有！
张自忠　你敢去？
戚　莹　敢！
张自忠　怎么劝？
戚　莹　先说我们自己的人不好！
张自忠　对！（看戚去，对洪、马、葛，指卫兵）你们跟着她！离她远一点！闹事的人见了女人也许能客气一点，看见你们就更冒火了。可是，她要是吃了亏，你们知道我要怎么办你们！（洪等去）
张自忠　（仍问王等）怎回事？
卢永捷　卢永捷报告军长，我的脚破了，师长叫我在这里看着他。
张自忠　谁？
卢永捷　王得胜排长！
王得胜　军长！我的腿已经烂了！到了后方，准得锯了去！作个废人，我不干！我等着军长，教军长知道我死在这里，我就痛快了！
张自忠　死在这里？
王得胜　这口井很好，省得叫两个人抬着我；干么抬着个废人呢？
张自忠　糟蹋一口井也不行啊！（探照灯扫过来，张过去看王的腿）张高级参谋，这么壮的小伙子！医生不够，药品缺乏，生生的耽误了！（楞起来）
张　敬　太可惜了！

张自忠　王得胜,我不准你死在这里!

王得胜　我不糟蹋这口井,我上那边去行吧?请你把手枪借给我,军长!给我手枪,我爬,我滚,不用管我吧,天亮以前,我一定能爬到敌人那里!不远,大概有七八里路吧,探照灯不是很近吗?我摸进去,杀一个也好,两个也好,我再死就对得起国家了!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

张　敬　真是汉子!可是——

张自忠　伕子,抬走!

王得胜　军长,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愿作个废物!

卢永捷　军长,我陪他去!教日本鬼子认识认识军长的部下!

张自忠　叫日本鬼子认识中国人!可是——不能去!(杨记者上)杨先生,直怕你丢了!记得王得胜?

杨柳青　上次送我回去的那位同志?

张自忠　已经升了排长!他受了伤,现在还要去杀敌人!

杨柳青　英雄,可是——

张自忠　这位也要去!可是,我不许他们去!

王得胜　军长,叫我试试,我爬几步试试,试试我能去不能去!我要是能去呀,军长,给我老父亲去一封信,说我还平平安安的打仗呢!

张自忠　卢永捷,假若王排长在路上昏过去,你怎么办呢?

卢永捷　我就自己去!

张自忠　你就应该回来!

卢永捷　军长你没怕过死,我们也就不怕死!

(臧莹跑来。)

张自忠 怎样了?

戚 莹 报告军长,我一去他们都楞住了,说了几句也就完了!

张自忠 好!你已经有胆子!好!

(洪等都上。)

张自忠 没事了?

洪进田 报告军长,没事了!都好好的来了!

(过来几个官长和兵,兵们挑着东西。)

张自忠 站住!你们都是中国人?

众 (楞了一会儿)是!

张自忠 他们(指外边)也是中国人?

众 也是!

张自忠 好了,去吧!再要闹事的时候想想这两句话!

众 这位官长是——

张自忠 张自忠!去吧!(众敬礼,去。张军走来)站住!你们是为打日本人来的呢?还是要自己打自己呢?(众不语)说!

洪进田 军长,实在不是他们的过错!

张自忠 没有过错怎么会吵起来呢?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对友军客气难道是丢人的事吗?马副官,记下官长的姓名来,(马问完)走!等等!都站好,我们一齐向王排长和卢永捷敬礼!(过去)排长,你试一试吧!

王得胜 给我枪!(张叫洪给他枪)

(王忍痛挣扎,爬了两步,汗如雨下,痛不可忍!

张自忠 排长,排长!你去不了!同志们,王排长受了重伤,还

要去杀敌！可是他已经寸步难行，这点心就够伟大的了！伕子，抬王排长走！还有，卢永捷脚上受了伤，愿意同王排长去，也是我们军队的光荣！

王得胜　军长！我完了！没用了！对不起国家！（自杀）

〔全都肃立。

张自忠　（凄婉的）贾玉玢，带几个弟兄去埋了他！杨记者，请你记准这个地方！卢永捷，拄着我这根棍子慢慢走吧！慢一点没关系，后面还有人呢！（对兵士们）走吧！（卢与其他的兵皆去，伕子来抬死尸）

贾玉玢　报告军长，没有家伙挖土，我可以到屋里去借吗？

伕甲　没人！屋里没人！

张自忠　有人也不会开门，我们的百姓还不能都信任军队！这就是我们军人的耻辱！

洪进田　军长，我去叫叫门？

张自忠　没用！

杨柳青　我去？

张自忠　还是戚莹去！戚莹！你去叫叫门，说得极可怜，极可怕才行！

戚　莹　（去拍门）乡亲！乡亲！我们是逃难的，逃难的！（门内无动静）乡亲！我们是逃难的！（仍无动静）逃难的，死了人！借给我们铁锹用一用！（仍无声）乡亲听见了没有？逃难的死了人，借铁锹用一用，给你钱！（仍无效）你要是不开门，我们可就把死尸放在门口不管啦！把死尸放在门口！（屋中有了嗽声）快开门哪！逃难的！（屋中又咳嗽了一声，划了根洋火，叹息）不要

点灯！

茶馆老板 （在屋中）唉！干什么的呀！闹哄这么半夜啦！

戚 莹 快开门！我们借点东西用，给你钱，大妈！

茶馆老板 钱不钱的，半夜三更的这是干吗的！（慢慢的开门，只开一缝）谁呀？

戚 莹 我！逃难的！

茶馆老板 （门开稍宽，探头）这不都是老总吗？

戚 莹 （忙拉住门）借点东西用用，给你钱！

张自忠 丁顺，先给他钱！

丁 顺 老太太，二大妈，给你这一块钱，我们用用铁锹！

茶馆老板 （接了钱，关了门）唉，你们是好老总，不苦害百姓！

丁 顺 铁锹在哪儿，二大妈？

茶馆老板 （出来）门后头！用什么自管用。只要别弄坏了，你们是好老总！（丁拿了锹，伕子与卫兵抬了尸，贾要过锹来，皆下。张跟了几步，停住）老总们，喝水不喝？作茶，得现升火；水有现成的！

洪进田 拿来，二大妈！（他进去）

张自忠 杨先生，张高级参谋，坐坐！大家都坐，后面还有人呢！我们走得太快！

（大家坐下；张、敬、杨坐成一组；洪等坐得远一些。丁未坐。

杨柳青 军长，太辛苦了！嗯？那位墨先生呢？

张自忠 他，吓死了！（楞了会儿）苦，我能吃，只是问题太多，太多！我并不能解决一切！只能老跟着大家，遇见事在没办法之中想些办法，既可以使良心无愧，又多少

可以克服些困难！眼到，心到，口到，手到，才能克服困难；我是个笨人！

茶馆老板 （提着壶，拿着碗）水是开过的，可不老热的了！（丁倒水。）

张自忠 二大妈，刚才说我们不苦害百姓，有人苦害百姓，有人苦害过你吗？

茶馆老板 不用说了！

张 敬 说说，不要紧！

茶馆老板 唉！这三四天了，不住的过兵！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喝完水留下几个铜板；坏的扭头就走，连句话也不说！

张自忠 倒没有拿走你的东西？

茶馆老板 还好，这年月的兵到底比较从前好多了！听说这是打日本鬼子呀，白喝水就白喝吧！可是，昨天他们拉走别人的一头驴！

杨柳青 军长，在路上我也看见有骑驴的，还有骑牛的呢！

张自忠 我已经下过命令，不准骑百姓的牲口！成什么样子呢，军人骑驴，骑牛！

张 敬 也许是伤兵，那倒可原谅！

张自忠 连伤兵也用不着骑驴，我自己的车子，和所有的马、抬子，不是都拨给伤兵了吗？

杨柳青 真的！军长倒得自己跑路！军长要是坐车子的话，我大概还可以揩揩油！

张自忠 （微笑了一下）二大妈，还有水吗？

张 敬 还有一壶！

张自忠　丁顺,给贾副官们送了去!

〔丁去拿水。

杨柳青　二大妈,日本鬼子来了,你逃不逃呢?

茶馆老板　没地方去!我也走不动!听说鬼子连五六十岁的老娘们都要霸占!哼!我这儿带卖耗子药,我会拿耗子药当茶叶,都毒死贼王八日的!(往屋里去)留神,别碰了我碗,没地方买去!

张自忠　问题太多了!光今天夜里就有多少问题!伤兵缺乏医药,一个;百姓们逃亡,怎么安置,两个;友军之间彼此联络和互助,三个;军队的纪律,四个;军民的合作,五个;还有,还有,多啦!

杨柳青　只要军长跟着,就都有办法!

张自忠　我?不见得!跟着他们比不跟着强一些就是了!我跟着他们,看着他们,一直到我死!

张　敬　军长,你就是草上的风,有你刮在草上,草就整整齐齐的往一边倒!

张自忠　要是我的老干部还都存在,我用不着这么婆婆妈妈的事事亲自操心!这是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我现在已经没有了胳臂,没有了腿!(又过来一些百姓)老乡们,跟着军队走呀!到天亮,离军队远一些,防备敌人来轰炸!下午还是四点多钟动身!

众　知道了,你老分心了!

杨柳青　(指着一小儿)多么可怜!

张自忠　我一看见小孩儿扯着大人的衣裳跑,我就恨不能痛哭一场!

杨柳青　可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真恨日本鬼子！

张自忠　谁知道！（又过来一队兵）都渴不渴？这里有井，洪副官，跟老太婆借柳罐用一用，先给她钱！（洪去取罐）脚上有起泡的没有？用洋油抹一抹！葛敬山，去问老太婆有洋油没有，买她的！

（洪拿来罐，跟着大家去打水，大家有立着等水喝的，有坐下挑破脚上的泡的。

葛敬山　报告军长，她没有洋油！

杨柳青　我这里有点红药水！（立起去送药水。张军长、戚莹也跟过去。老太婆出来）

茶馆老板　留神罐哪！绳子已经不结实了！

张　敬　二大妈，他们一定会小心！

茶馆老板　都是好老总！现在鬼子到哪里去了？

张　敬　那边照灯的不就是？

茶馆老板　那就是，白天我看见他们了，这老眼睛不管事，分不出谁是谁来？咱们的兵呢？

张　敬　都过去了，我们这是末一批！我们哪，跟鬼子在徐州正西打了三天三夜，好叫咱们的兵都撤出来；现在我们也撤下来了！没看见我们都累成这个样吗？

茶馆老板　不容易！真不容易！按说你们喝我点水，我不该要钱！咱们这算胜了，还是败了？

张　敬　也算打胜，也算打败。胜了也打，败了也打。不在这里打，就在那里打。咱们跟鬼子拚了！

茶馆老板　对！对！不“怕”鬼子就准打胜！

张　敬　鬼子来了，你怎么办？还在这里？

茶馆老板　唉，走不动跑不动的，教我上哪儿去？我等着他们贼王八日的！
张　敬　我看二大妈你也躲一躲！
茶馆老板　自从老头子死后，一个人开着这个小茶馆，快二十年了！我舍不得它，我不能走！我等着小鬼子们！我才不怕！
张自忠　都好了吧？走！唱着点！遇着友军和老百姓都让着点，不要抢路！听见了？（众答："听见了！"兵们唱着前进。后面又来了百姓，有吵嚷声）洪副官，看看去，又是谁闹事呢？（对百姓）这里有井水，不忙，咱们再走三十里就够了，歇一歇！（有喝井水的，有走的。来了几"个"散兵，都拿着一些东西）你们是哪里来的？
兵　们　右翼下来的，全冲散了！
张自忠　好，来喝点水，歇一歇！你们都辛苦了！
　众　　不辛苦！（都去喝水）
洪进田　报告军长，一个小兵骑了人家一匹驴，跟赶驴的吵起来。
张自忠　什么小兵？
洪进田　年纪很轻，才入伍的样子！
张自忠　都带来！马副官，把东西给老婆婆收拾收拾！
茶馆老板　用不着，老总，我自己会收拾！
洪进田　报告军长，他们都来了。
　（老驴夫在前，小兵在后。
张自忠　你的驴？
老驴夫　我的，他已经骑了二十里，还要再骑！我就指着这匹

驴吃饭，他老骑着行吗？

张自忠　不准骑人家的牲口。我有命令，你知道不知道？

小　兵　报告军长，知道！我实在走不动了，所以“雇”了他的驴！不敢白骑他的！

张自忠　（问驴夫）他多少钱雇的。

老驴夫　大人，不是雇的，他硬骑着走！

小　兵　赶驴的，你屈心不屈？

张自忠　马副官，枪毙了他！

小　兵　（哭了）军长！我冤！我雇他的！我雇他的！

张自忠　马副官！

马孝堂　军长！他年岁很小！

张自忠　马孝堂！

老驴夫　大人！大人！别枪毙他，他‘是’雇了我的驴！大人！

张自忠　马孝堂！

老驴夫　大人！他是雇了我的驴！他真是走不动了！教他下来！教他下来就成了，别打死他，他还没有我的孙子大呢！

戚　莹　（受洪暗示）军长，我跪下了！

葛敬山　军长！（也跪下）他比我还小呢！

杨柳青　军长！

张自忠　马，你不打？（自己开了枪，小兵倒地。向驴夫）把驴拉走！（又看了看小兵）你也是为国家牺牲了！

茶馆老板　赶驴的，你缺了德！

老驴夫　我——（一软，蹲在地上）

（喝水的百姓急忙走开。散兵皆弃物溜去。张看着小

兵的尸身。葛、戚慢慢的起来。

贾玉玢 （同丁与卫兵等上）报告军长，把王排长埋好了。

张自忠 啊！把东西送到屋里去！

杨柳青 军长。我们走吗？

张自忠 二大妈！有兵们从这儿过，拿着东西，或是骑着驴，告诉他们他（指尸）怎么死的！

茶馆老板 都是那个老东西（指驴夫）！

张自忠 （向驴夫）走！（向大家）走！（后面又来了大队）等等，等他们过去！（大队唱着过去）走！（仍有歌声，张慢慢走去。茶馆老妇立在门口，目送张去。老驴夫仍蹲在那里。歌声渐远，幕徐下）

第四幕

时　间　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地　点　鄂北杏儿山。
人　物　张自忠将军　张敬高级参谋　洪副官　马副官　贾副官　葛敬山　丁　顺　胖火夫　传令兵四人　卫兵四人　百姓四人
　景　　正面为杏儿山，山坡有破屋一间，张将军宿于其中。左右皆山，成山环，时我与敌已皆入山作战。右边山上有寨子，已为敌炮所毁，余断垣耳。

（开幕。开幕前，用灯光映出张将军遗书——由襄河西出发时致所部官长函。于枪声隐隐中开幕。卫兵在屋外及山上戒备。副官，勤务及传令兵甲乙皆在山坡上或立或坐。葛敬山伏石作书。

葛敬山　（抬起头来，低声的）洪副官，我问点事。
洪进田　（指了指小屋）少说话！
葛敬山　我小声的！我老要问司令，又不敢！咱们为什么不往东北上退一退，等尤师长来了，再反攻？何必这么死守着，眼看就要教敌人给包围起来呢！
洪进田　电话不通了！不知道尤师长在哪里呢！

葛敬山　那，咱们也不应当再守这里！我并不怕，跟你们在一块儿二年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怕！我是说，司令是国家的大将，万一有个——那还了得！是不是，洪副官？你劝劝总司令，你是他的老部下。

洪进田　老部下也不能说话！我服从命令，司令服从司令长官。我一见司令就不大说得出话来！我不怕死，可是怕司令！啊！怕司令也就是不怕死！

葛敬山　（向贾点头）贾副官，我说司令是国家的大将，应当小心点，别在这里打死仗！咱们的兵又少又软！

贾玉玢　不要乱发议论啊，你还不懂军事！

葛敬山　我承认我不懂军事，可是我的心是好的！去劝劝司令！

贾玉玢　劝司令？没那个规矩！

葛敬山　我并不怕，跟你们一样的不怕！我是真心的爱咱们的司令，我怕他困在那里！司令要叫我死在这里，我一定连动也不动，可是，司令是国家的大将啊！咱们死，没关系，司令要是——贾副官，洪副官，咱们一齐去说！咱们就说，咱们在这里截击敌人，请司令带两连手枪队，往东北去；和尤师长取得联系，再两面夹攻。两连人够不够？马副官，来，咱们大家商议！

马孝堂　用不着商议吧？没有用！司令是咱们的脑子，咱们用不着商议！

葛敬山　你不能说我的计划没道理呀！司令带两连人向东北去，咱们在这里打，等司令和尤师长取得联络，再两面夹攻，这没有道理吗？

马孝堂　要说，你倒可以说去！

葛敬山　我可不是怕死，我是真心的爱咱们的司令！我和洪副官一样，这次是请求司令带我出来的；就要怕死，干吗请司令带着我呢？

马孝堂　我并没说你怕死，我说你是个学生，去说话还可以！

葛敬山　好！我去说！我得想几个理由，（一边想，一边往小本儿上写）司令是国家的大将，一个；兵少……

卫　甲　谁？

丁　顺　（抬头看）胖子！胖子来了！（赶过去）胖子，你怎么来了？

胖火夫　（向大家打招呼）我就没走！

洪进田　（指小屋）小点声！胖子！没走？在哪里睡的？

胖火夫　昨天夜里他们挪动，我怕没个人给司令烧烧水，煮煮豆子，我就没走！山沟里找了一块草地就睡了，可不好受！露水把身子打湿，小山风一吹，喝！（打了个冷战）

葛敬山　（过司令烧水！退却的时候，你跑不动！

胖火夫　怎么？要退却？

贾玉玢　葛敬山的主意！

葛敬山　贾副官，我是不是出于爱司令？爱胖火夫？

贾玉玢　那我知道！

胖火夫　司令不会退，咱老胖也不会退！咱跟司令，地位不一样，腿不一样，可是心都一样，都是肉长的！

葛敬山　胖子，你再说一遍！

胖火夫　干吗？

葛敬山 这就是顶好的诗！我记下来，以后我给你登在壁报上！

胖火夫 壁报？什么玩艺？

葛敬山 什么？你没看见过我的壁报？每三天出一张，出了这么二年了！

胖火夫 我不识字！老丁，我已经烧好了一锅水，司令要水，还是要煮豆子，都现成！

（葛废然而返，仍伏石写字。）

丁 顺 我去拿——（要去取水）

胖火夫 （拦丁）那是给司令的，谁也不准动！我在这里等着，看司令起来，我把水端了来，就是一个锅！老丁，还有豆子吗？

丁 顺 今天哪，恐怕连豆子也吃不到了！

胖火夫 打这么二年仗了，就属这一回苦！嗯，没有豆子，我会给司令挖点野菜去！（蹲在地下）

丁 顺 （听屋内嗽了一声）起来！起来！

（胖子与在山坡上坐着的都赶快起来，极严肃。）

张自忠 （极从容的，面带笑容。大家致敬）怎么，胖子没走？

胖火夫 报告司令，我怕没人给司令烧烧水，煮煮豆子，没走！

张自忠 （笑了笑）今天大概连豆子也吃不到了！

张 敬 等一会儿，老百姓也许还给送来。

胖火夫 司令，我去挖点野菜好不好？

张自忠 先去弄水！（胖下）贾副官，后半夜的情报！（坐）

贾玉玢 报告司令，前半夜敌人由西面撤下几百人来，司令教骑兵到西南去堵截。

张自忠　记得。

贾玉玢　到后半夜，由西面撤下来的敌兵都增加到南面，我们的骑兵大概是没和敌人碰到。

张自忠　骑兵可也没回来？

贾玉玢　到如今没消息！

张自忠　噢—— 没关系！西面怎样？

贾玉玢　很好！就是南面相当的紧。不过这三个多钟头了，并没有开炮。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

张　敬　西面昨天一天都打得很好。现在敌人既又撤下些人去，我想咱们也拿下一营来，加到南面。

张自忠　可以！马孝堂，你写下来！西面撤一营人，加到南面。

张　敬　西面暂取守势。假若敌人再添人，我们只好上手枪队！

张自忠　还不能轻易动手枪队！我看，西面没危险！

张　敬　南面，等西面的一营转过来，还是攻！

张自忠　马副官，西面追击！

张　敬　可虑的是敌人在西南两面维持原状，而从容的往东北布置，我们绝对不能再从南面抽人！

张自忠　所以我们要拚命向南面追击！这点手枪队足够守这东西两个山头的，只要这两个山头守住，北面空着也没关系！再说，即使敌人往东北包围，主力也总还是在南面。马副官，写好了？（马递过来，张看了看，签字）来！（传甲、乙过来）告诉团长，我在这里，决不再动，他们必须尽力追击，他们不上去，我上去！（传甲、

乙去)

胖火夫 (端着水锅)报告司令,百姓们又送豆子来了。

张自忠 贾副官,领他们来。(贾下)胖子,把水放在这里,大家用!丁顺,灌满了水壶。胖子,你在哪里烧的水?

胖火夫 山沟里大石头底下,敌人看不见!

张自忠 山里有野菜吗?

胖火夫 老百姓提来了一筐!

张 敬 今天又有野菜吃了,越来越阔气!胖子,你先煮锅豆子,再作一锅豆粥加野菜,好不好?这是豆子两作!

胖火夫 张高级参谋,没有水,不容易作粥,这豆子是鲜的,还就是煮一煮好吃!

贾玉玢 (领四乡民上。一老翁提半筐野菜,一中年妇人拿着三个鸡蛋,二少年各负半袋豆子)报告司令,他们来了。

妇 人 唉,哪位是那好官儿呀?

老 翁 (指张)这就是!

妇 人 唉,大人!

少 甲 叫总司令!

妇 人 总——

少 乙 司令!

妇 人 昨天,我的儿子回去,拿着总——

少 乙 司令!

妇 人 司令给的钱!去年哪,那些老总拿去我们几捆草,二斗豆子;去年的事了,司令大人还替他们给钱,又给得那么多,真是好官哪!司令大人收下这三个鸡蛋

吧！家里没有别的东西！（贾接过蛋去）

张自忠　谢谢你啊！都坐下！葛敬山，听着点！怎么不坐？

老　翁　不坐！不坐！（把筐放下）放下！（少年们把口袋放下）

张自忠　胖子，拿去煮！

胖火夫　先把水倒出来，就是这一个锅！（大家都把碗倒满；告诉百姓）山沟里来取筐子口袋呀！

张自忠　马副官，帮帮胖子！（二人把东西拿下去）我问你们，枪声一夜没断，你们怎么还敢来呢？

老　翁　知道司令没的吃呀！唉，为了打鬼子吃这么大的苦，我们还怕什么！我们半夜里给司令摘来的豆子！我们不给这样的军队作点事，还算人吗！

张自忠　庄子上怎样了？

少　甲　昨天南庄全教炮打了，今天连北庄上的人也都逃了！

张自忠　你们怎么不逃？

少　甲　他们也都没逃远，都在山里藏着呢！白天藏起来，夜里回家！

少　乙　去年鬼子败下去，我们杀了不少人，截下不少东西，今年就更不怕了；大家都等着司令打胜仗呢！有司令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怕！反正鬼子站不住脚！

老　翁　唉，越站不住脚，鬼子才越祸害人！我不稀罕那些鬼子的东西，我盼着快太平了，好平平安安的种地！总司令，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

张自忠　快了，快太平了！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就一定快太平了！你看，咱们的兵都不怕鬼子，你们老百姓再能帮

助军队，还愁什么呢？（问妇）你也不怕吧？

妇　人　不怎么怕枪，我怕炮！炮一来，房子就完了！大人，今天不会再开炮了吧？

张自忠　还要开炮！你们要是藏起去，就早早的！

妇　人　还有一点点小事！

老　翁　二婶子！

妇　人　我是替别人说话呀！她托咐了我！我总得把话带到了啊！

张自忠　谁？什么事？

妇　人　邻家的徐嫂！

少　甲　真好管闲事！

张自忠　让她说！

妇　人　去年打仗的时候，徐嫂丢了两只鸡，两只又肥又大又爱下蛋的母鸡！她托我问问大人，那个，我们都是穷人！大人不给，也不要紧，反正那两只鸡又不是大人吃了的！

张自忠　贾玉玢，给老人家两块钱，给他两块；再给她五块，给徐嫂带了去。你们这是多少豆子？

少　甲　总司令不要给钱了！

张自忠　也给五块钱吧。

老　翁　总司令，明天还在这里吧？

张自忠　不敢说一定了！你们要听见枪炮还在这边响，我就还在这里。拿上你们的筐子口袋啊，谢谢你们！

老　翁　还谢谢我们？给我们打仗，连几颗豆子都不肯白吃我们的！我们得谢谢总司令啊！

张自忠　留点神！都留点神！

少　甲　(笑了)在山里,鬼子抓不到我们！(都下)

张自忠　葛敬山,又有材料了吧?中国人,连妇女算在内,都天生来的是好兵！象天真的小孩子一样,不懂得怕！

葛敬山　百姓太好了！不过,也有时候为钱舍命！

张自忠　那是因为穷！我相信,刚才这四个人要是不那么穷,他们一定不会要咱们的钱！百姓们是有良心的！抗战就是民族良心的试金石！

张　敬　司令,听！(枪声甚密)

张自忠　我们攻了！要是敌人进攻,必先开炮。

张　敬　我上去看看！(上山以镜探望)

葛敬山　总司令！我有个计划,可以说吧？

张自忠　可以！

葛敬山　司令,咱们现在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

张自忠　(微笑)你怎么办呢？

葛敬山　司令是国家的大将,责任大得很。所以我想,教我们在这里打,司令带两连手枪队向东北去,和尤师长取得联络再两面夹攻！

张自忠　你看我不能把敌人赶跑？

葛敬山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司令的责任太大,不能太——冒险！

张自忠　在危难里,军人要是不敢冒险,国家便没了灵魂！葛敬山,你还记得在潢川的时候,二百里以内没有一个友军,我不也完成了守十二天的任务吗？现在,我奉命令来追击敌人,就不能叫敌人追击我！长官的命

令！谁也不敢改！

葛敬山 司令，现在咱们的人可太少，而且很软哪！

张自忠 葛敬山，不准说这个！人也许少一点，可并不软！不软，他们是太累了 再说，我带出来的队伍，不管是我训练的不是，打胜打败就都由我负责！遇到困难，我们不应当计算别人的缺点，而应该先看自己尽了责任没有 我相信，自己尽责，就能感动别人，人都是有良心的！有敢拚命的长官，军队就能变成铁的！（敬下来）怎样？

张 敬 敌人在四千呎外，还没有多少动静。

张自忠 葛敬山，记住我的话，就算是临别赠言吧！

葛敬山 怎么？司令恼了我吗？

张自忠 （笑了笑）那怎能呢，我很喜欢你！

葛敬山 那么，是真有了危险？

张自忠 作军人的根本就不顾虑危险！军人的责任是抵抗危险，军人的荣誉是打倒危险！你可是该走了！

葛敬山 司令！司令！我随着司令二年了！我的文章虽然没有多少进步，可是我的胆子和人格，我觉得，是大了好多，高了好多！这，我真感激司令！请还允许我在这里吧！我不怕吃苦，不怕危险！

张自忠 好，先吃点豆子再说。丁顺！

丁 顺 有！

张自忠 看看豆子煮得了没有？（丁去）

葛敬山 司令，我是真敬爱司令，我愿意死在这里！

张自忠 你还是应当念书去 现在，你已经有了身体，胆量，就

应当再发展你的脑子去,中国不缺乏人力,可是缺乏脑子！(炮声)啊,敌人要反攻了！

张　敬　司令,我看敌人的计划是南面假攻,而是往东北布置。

张自忠　所以我不能动;我要往东北转移,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

葛敬山　司令,可是敌人会拚命用炮打这里,压迫我们往东北去！

张自忠　葛敬山,你真是进步了,你说对了！

葛敬山　(很得意)那么,司令何不乘早儿挪动挪动呢?司令是国家的大将啊！

大将就更得服从命令！炮往这里打,我会往前去,决不能往后退！豆子来了！先吃豆子！(马,丁,胖,端着所有能找到的碗)来,大家吃！

葛敬山　司令,我还有——

张自忠　先吃豆子！啊,真香！胖子,再去煮。贾玉玢,总部都移动了？

贾玉玢　应当在后半夜挪动,可是还没得到报告。

张自忠　葛敬山,你带着的还是尤师长的那只旧枪吗？有子弹？

葛敬山　有！

张自忠　带上点豆子,水,走吧！

葛敬山　司令,我不能因为你优待我,我就不服从命令;我走！可是,司令允许我再说一句话！司令也应当走！

张自忠　丁顺！

丁　顺　有！

张自忠　送葛敬山去！由东北走，快走，翻过山去再休息！

丁　顺　送出山去，我就回来？

张自忠　一直把他送到尤师长手里！你们往东北走，总会遇到他的。遇到尤师长，告诉他，原计划追击敌人；告诉他，我这里打得很好！葛敬山，来，握握手！

葛敬山　总司令！（落泪）

张自忠　在军队里不准落泪！好，要永远作个有出息的人！去吧！

丁　顺　司令，把他交给尤师长，我回来？

张自忠　你回来！

（葛含泪向参谋长等敬礼，丁亦不欲去，但不敢违抗命令。

传　丁　（跑来）报告司令，总部中了炮，伤了七个人！

张自忠　夜里你们没挪动吗？

传　丁　报告司令，刚挪动了多一半，就中了炮！

张自忠　教受伤的都出山。等都挪好，再来报告！（传丁下）

葛敬山　（同丁顺回来）司令！不必派人送我了，我自己会走，丁顺也不——他说，他伺候司令十八年了！

张自忠　丁顺，好好的送他出去！

丁　顺　是！司令！

洪进田　报告司令，炮火现在是以这里作目标了！

张自忠　洪副官，吃点豆子！嗯，还有三个鸡蛋呢！贾玉玢，去煮一煮。（贾下，看葛）怎么还不走？

葛敬山　司令，我想起来了！老百姓知道司令在这里，兵们知

道司令在这里，大概敌人也就知道了。

张自忠　百姓和弟兄们不会卖了张自忠！

葛敬山　万一伤兵被敌人拿去，审问出来呢？

张自忠　审问不出来！即使教敌人真知道了，那我就更得等着，教敌人看看我怎么打他们！去吧！

葛敬山　唉！（又敬礼，同丁慢慢下去）

张自忠　（对敬）这小孩有出息！

卫兵甲　胖子倒了！（胖火夫端着豆子，刚拐过山来，被炮击毙）

张　敬　怎么？（跑过去，马等看司令，司令以手作势，也跑过去）

张自忠　怎样？胖子怎样？

洪进田　也许被碎片碰伤了！敌人确是拿这里作目标！

张自忠　打过一阵去，就改目标了，没关系！怎样？胖子怎样？

张　敬　（走回来）完了！

张自忠　有忠心的人！（走过去看）

洪进田　张高级参谋，我是请求司令带我出来的，我绝不怕死，我就愿意和司令死在一块儿！不过，刚才葛敬山说的也有理，司令应该再挪动挪动！

张　敬　司令一动，马上前边就下来！敌众我寡。我们的人已经打一个星期，太累了。跟四外的部队失去联络，这都是事实。可是司令不肯动，假若敌人现在撤退，司令必定追击！敌人不退，他就出击！他不是不精细，可是坚决胜过了精细！长官的命令是追击敌人，这不能改！

洪进田 好了,高级参谋,咱们预备打就是了!

张 敬 放枪的才是真军人!不过,就是肚子里老空空的,怪不好受!

洪进田 到夜里,我去捉条狗来,大家吃吃?

张 敬 (笑了笑)狗肉的确不难吃!

张自忠 (看大家把胖子抬走,回来)可惜的胖子!葛敬山走的对了!

贾玉玢 (左臂负伤)报告司令,鸡蛋都教炮打飞了!

张自忠 先看你的伤!

贾玉玢 啊?我—— 噢,可不!(洪给他收拾)没关系!

张自忠 怎样?

贾玉玢 报告司令,不要紧,擦破了一块皮!

传 甲 (上)报告司令,西线很稳。团长说,一定能顶得住!

张自忠 他们有吃的?

传 甲 百姓还照常送去豆子。

张自忠 好!

传 乙 (上)报告司令,南面我们开始进攻,敌人很多,不容易得手,团长报告司令,子弹不够用了!

张自忠 洪副官,教山口上的两连手枪队前进,作南面的第二线。(洪下)你(对传令兵)对团长说,我这里上去两连人。子弹省着用,等敌人前进,冲锋!快去!(传乙下)张高级参谋,子弹不够用了!

张 敬 已经打了一星期!

张自忠 没关系,有我在这里,光是枪刺和大刀也能打仗!人人心里有一个火,拚命的官长就是吹起火来的风!上

去看看？（二人同上山）

马孝堂 不要紧，真的？

贾玉玢 这时候有点疼了！刚才只顾了鸡蛋，没理会！

马孝堂 咱们没关系，我看司令还是挪动挪动好！

贾玉玢 有理，可是—— 总司令要是动一动就不算总司令了！司令打定了主意就和这座山一样，永远不再改动！

张　敬 正面攻上来了！

张自忠 马副官，东西两个山头，一边一连手枪队！（马下）

张　敬 敌人往西转了！我们又前进了！

（远处冲锋号，杀声隐隐。）

（飞机响。）

张自忠 来！前面继续冲锋！两边的人绞在一处，飞机就没有用了！（传令丙下）

张　敬 敌人又前进了！

张自忠 贾玉玢，怎样，还能干吗？

贾玉玢 不要紧，能干！

张自忠 上来！（投弹声）看看去，哪里投弹？（传甲下）

张　敬 敌人前进了有一百呎！

张自忠 手枪队怎样？

张　敬 已经上去了！

张自忠 那就不要紧！（炮将小屋打塌）教贾玉玢看看，张高级参谋，下去歇一歇！（下来）啊，我的小屋也倒了！这个仗打得好！山窝里的小屋都会教炮打了！没有这样兜着底儿来的战斗，中国人是不会不振作起来的！（看地上）把豆子也都打飞了！

张　敬　假若尤师长现在能赶来,哪怕带着一团人呢,那该打得多么热闹,多么起劲!

张自忠　现在咱们打的也不错!西面始终是那么好。南面差一点,可是有手枪队督着一时也不会坏!今天夜里,我们应当来一次夜袭!

传　甲　(上)报告司令,飞机炸的大概是北庄。

张自忠　"大概"是北庄?落了多少炸弹?

传　甲　很多!

张自忠　在哪里看的?

传　甲　就在这后边山上。

张自忠　为什么不过去?(掏枪)

传　甲　司令!(跪下)司令!我年轻!那边炮火很密!司令,饶我的命!一时的,一时的—— 我不再怕!我敢打!

贾玉玢　(下来)报告司令,正面上紧急!

张自忠　上去!(传甲跑上山去)张高级参谋,我很不敢放心总部,别失去联络啊!

张　敬　不会!不会!他们布置好,一定来报告!

张自忠　他们知道我总不会动,为什么不常来报告呢?(对卫兵)留下两个卫兵,其余的都加入手枪队!(卫兵甲、乙去)贾玉玢,把所有没动的手枪队都集中到这个山沟里来。(马、洪,传令兵乙、丙都先后上来)张高级参谋,你看着镜子,马,洪,你俩在我两旁。都上去!(连卫兵丙、丁都随张上山)

张　敬　最前面的敌人离我们有三千呎了!

张自忠　手枪队呢?

张　敬　不够用,东南上堵不住!

张自忠　正面还是假攻,主力是要夺东南的山口。来人,教东山头上的一连往东南移动!把住山口!(传乙下)

张　敬　正面稳了一些,东南急进!

张自忠　不要紧,我预备好在山口要消灭几百个敌人呢!(贾上)怎样?胳臂?

贾玉玢　报告司令,胳臂麻过去了!

张自忠　还能支持?

贾玉玢　不要紧!

张　敬　敌人又前进了!连手枪队也下来了!

张自忠　不能!手枪队是找好地形呢!

张　敬　是的,手枪队稳住了!

张自忠　洪副官到东南山口看看去,告诉他们稳住了打!多放过敌人几步来才好;不要打太早了,捉准了再打!(洪下)马副官,你看着点!张高级参谋,下去会儿,一时不至于有变化!(下来)

张　敬　兵的确太疲乏了。

张自忠　忘了死也就能忘了疲乏!(看了看天)快晌午了!大概至少还要打三个钟头。我们今天也早早的停住,夜间给他们个奇袭!我已经计划得差不离了。你也想一想看;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咱们商议,决定。

马孝堂　报告总司令,东南进得很快!

张自忠　有手枪队把住山口呢!

马孝堂　正面也还退!

张自忠　(对敬)我们再看看去!(上山)

张　敬　（用镜看）敌人快到二千五百呎了！

张自忠　马副官，你看着！张高级参谋，你往下边站，我给你一排人。来，调过一排人来，随着张高级参谋！（传丙去了，洪上）洪，贾，敌人到二千呎上，我们就得动手了，你俩东西散开。（二人均掏出手枪来）

马孝堂　东南上已过了二千呎！

张自忠　手枪队呢？

马孝堂　还没动静。

张自忠　好！放进来打好！

马孝堂　正面也进得很快！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上你的一排人！洪，东山上的全数往下压！啊！（左臂受伤）敌人的火力够上我们了！

贾玉玢　（过来）司令好不好下去一会儿？

张自忠　给我捆捆！捆紧，马，怎样？

马孝堂　稳一点，东南上，我们已开了火，敌人倒了不少！

贾玉玢　司令，这样行吗？

张自忠　再紧一点！好！噢，你的手没劲，马副官，你去，你去，教西山头上的一半向南，一半向北，再教一排人准备补充东南。（洪上）怎样？

洪进田　东南上很紧，可是我们很得手！司令，下来会儿？

张自忠　用不到！（对马）行了！还看着去！张高级参谋，前面这一排人偏东前进！你那里有传令兵？

张　敬　有！向东前进！（应声："向东前进！"）

张自忠　马副官，怎样？（马已受伤，手仍持镜）啊？洪进田，你来！（洪将马拖开一点，给他捆伤，张取过镜子来）张

　　　　高级参谋，山前准备冲锋！
张　敬　准备冲锋！
张自忠　敌人退却！追击！（传甲随着喊）
张　敬　敌人退却，追击！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你这一排再向前，补充前面！
张　敬　后面还有人没有？
张自忠　还有，得看着用了！一排一排的用了！防备北边！
张　敬　还得给我一排人！
张自忠　叫传令兵去要！
贾玉玢　（头部受伤甚重，爬起来，至山坡上）司令！司令！走！
　　　　走！
张自忠　玉玢！
贾玉玢　司令，打！打！打！（倒）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正面冲锋！
　　　　（冲锋号响。
张自忠　（看洪已给马捆好）洪看贾玉玢去！（洪往下跑）怎样？
洪进田　（极严肃）报告司令，玉玢阵亡了！
张自忠　啊！（洪往上跑）
洪进田　司令！
张自忠　（腰间中弹倒下）扶我起来！
张　敬　（跑上来）司令！
张自忠　还下去，张高级参谋！省着用手枪队，一排一排的补
　　　　充！（敬下去）
洪进田　司令，我背着你走！
张自忠　捆紧我的腰！（洪脱下军衣，捆在司令腰间）好！

洪进田 司令,我背着你走！

张自忠 马,怎样？

马孝堂 不要紧,司令！

张自忠 都站好地位！敌人退却,追击！

洪进田 司令,东南山口上发现敌兵。(要背司令)

张自忠 干吗？去,再补一排人,要稳！要稳！绝对不许敌人进来！(洪去)张高级参谋,人都上去了吗？

张 敬 上去了！

张自忠 冲锋！

张 敬 冲锋！

〔飞机响。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恐怕又是炸总部！

张 敬 投弹,西边！

张自忠 派人去看,告诉团长,过来一连人,由侧面打！

洪进田 (受伤,退至山坡)司令！

张自忠 干吗？

洪进田 我背着司令走！马副官,我们背着司令走！

张自忠 洪,马,站好！张高级参谋,正面怎样？

张 敬 敌人来了。

张自忠 再上一排人,往下压,堵住！有退的枪毙！

张 敬 司令,下来！

张自忠 (挣扎)敌人退却！追击！(卫兵与传甲要扶他)看前面！打！洪,马,打！

张 敬 向东南追击！

张自忠 (喉已哑)追击！(洪帮着喊)

张　敬　追击！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用你的枪！有退的,打！
张　敬　追击！总司令的命令,追击！
张自忠　手枪队上！
张　敬　上去了！白刃战！
张自忠　冲锋！
张　敬　冲锋！(且打且退,头上已受伤)司令！
张自忠　(头上中弹)冲！
张　敬　(对洪、马)背司令走！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冲锋！(对洪、马)打！
张　敬　(连发数枪)司令！
张自忠　张高级参谋,我们要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挣扎,持枪前进数步。倒)
张　敬　司令！(对洪、马)背走司令！
张自忠　杀！杀！洪,马,看在国家的面上,先打敌人,不要管我！
张　敬　司令！(张不语)司令！我去尽到我的责任！(跑回敌阵)冲锋！
传　甲　(看了看张)杀！(也冲过去)
洪进田　马,你守着司令！
马孝堂　你干什么去？你已经受了伤！
洪进田　我说过我必跟司令死在一处！
马孝堂　我也不怕死！
洪进田　不能没人守着司令！
张自忠　(挣扎)洪,马,不用守着我,敌人——近了,去死！

洪进田
张自忠 （齐喊）杀！（同冲出去）

（幕上映出“民族精神”四字。）

（幕）

面 子 问 题

（三 幕 话 剧）

全剧人物

佟景铭秘书—— 五十多岁，胖胖的颇有福相。世家出身，为官多年，毕生事业在争取面子。

佟继芬小姐—— 佟秘书之女。已二十六岁，犹自称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问题所在，又不能轻率从事。

于建峰科长—— 三十多岁，佟之同事与好友，略带市侩气，深知面子的重要，但决不为面子所牺牲。

秦剑超医官—— 三十二岁，很好的医生，但不大懂面子。

欧阳雪小姐—— 二十二岁，秦医官手下的看护。因容貌的美好，职业的高尚，往往不肯敷衍面子。

周明远书记—— 二十五岁，疑心全人类都轻视他。

方心正先生—— 三十多岁，因乱想发财而破产，虽在极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

单鸣琴小姐—— 二十八岁，方心正之妻，对面子问题绝对与丈夫合作。

赵　勤—— 三十岁，作工友而忽成小财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

徐　嫂—— 佟宅女仆，四川人，操四川土语，似不知世间有面子问题者。

第　一　幕

时　间　二十九年秋。

地　点　重庆郊外，迁建区内某机关。

人　物　佟秘书　于科长　秦医官　欧阳雪　周明远　方心正　单鸣琴　赵　勤

〔开幕。佟秘书血压高而有时通夜打牌，朋友的面子不可却也，昨夜打了十六圈，今天午时才勉强起床，午后三时才勉强来办公。机关疏散到乡间，一切设备都很简陋，已足伤心。加以生活日苦，而二十余年作官经验仍不足见知于上峰，一展怀抱，旧衣陋室，其何以堪！再加以打牌后热度增高，不得不时时以手抚脸摸头，身体精神咸呈衰弱之态，伤心哉！于是，不发发脾气有不可能者。工友赵勤进来倒茶，而后从袋中拿出一封信来。

赵　勤　秘书，一封信。（单手将信放下）

佟秘书　（高傲的）嗯！（看赵要走）赵勤，我问你，你就这么递给"我"东西啊？你懂得规矩不懂？

赵　勤　（莫名其妙的）我——

佟秘书　你的（指）"那"一只手是干吗的？

赵 勤 （看了看“那”一只手）这——

佟秘书 双手递信！我是你的上司！

赵 勤 （恍然大悟，从新递信）这样？

佟秘书 啊！（微一点头，命赵放信于桌上）什么时候来的？

赵 勤 一点多钟。

佟秘书 现在呢？

赵 勤 大概有三点了。

佟秘书 你太看不起我了！（轻轻以手心抚脸）信到，不马上给我送到家里去，现在才给我，你太目中无人了！

赵 勤 秘书！

佟秘书 不要开口！我知道，你看我去年是秘书，今年还是秘书，别人升官，我老当秘书，所以你看不起我，告诉你，我作了二十多年官了，我的资格比他们都老；要把眼睛睁开了看人！

赵 勤 我实在是太忙，秘书！

佟秘书 你有什么可忙的？还不是去巴结那些有势力的人。把我的事放在一边！

赵 勤 我哪敢！

佟秘书 不要再说了，一生气我就发烧！（又摸脸。掏香烟，因为不是好烟，故不敢掏出盒来，而仅拿出一支）

赵 勤 （赶快划洋火）秘书！

佟秘书 （把烟放在桌上）先不吸呢，头昏！

赵 勤 我去请秦医官，给秘书看看，好不好？

佟秘书 用不着！他一来，准又说我血压高，不应当打牌。仿佛血压高都是我自己的错处，没有他医生的事！

赵 勤 反正他是医官,应该伺候秘书!

佟秘书 也好吧,把他‘叫’来!(赵下。他拿起信来审视,若有可疑者。按铃,无人来;步至门口,看见周明远书记)喂,你来!

周明远 (忧郁的走进来)干吗?

佟秘书 (坐下)去问问这封信是谁送来的?谁收的?谁交给老赵的?

周明远 我是书记,不管收发信件!

佟秘书 你是书记?书记难道就不伺候着秘书?

周明远 我还有几件公文,得快快抄好呢!

佟秘书 给我办事就等于办公,我告诉你!

周明远 (叹)唉!

佟秘书 你是怎么回事?

周明远 我不能去!

佟秘书 怎么?

周明远 我是书记,地位已经够低的了,不能再兼打杂儿!

佟秘书 (似颇有所感的)嗯!

周明远 没人,没有人看得起我!连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

佟秘书 你今年二十几?

周明远 二十五!

佟秘书 你还年轻,应当多学习学习,告诉你,你虽然不大懂规矩,可是我看你很有出息,因为你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分!可是,你要知道,趁着年轻,要设法抬高自己的身分;等到你自己的身分相当的高了,大家就把面子送给你了!

周明远 (似得到启示)是吗?

佟秘书 你看我,作了二十几年的官了,现在已经五十多岁,还无日不在奋斗挣扎,何况你呢!

周明远 对!对!秘书!从今天起,我就算秘书您的人了!我要学习,我要往上爬,教大家不再小看我!好,我去调查那封信去!秘书,我要是给您作事,您可得提拔我呀?

佟秘书 当然!谁知道尊敬我,我就栽培谁!可是,你须知道你我之间的距离,不准野调无腔的胡来!不要以为我赏给你脸,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忘了规矩!

周明远 是,秘书! (要走)

佟秘书 回来!我说怎样?你现在已经得意忘形了!你不看明白这封信,怎么调查呢?荒唐!

周明远 我是急于给秘书作点事!您看,平日大家都说秘书有脾气,不好伺候;现在我才明白——

佟秘书 谁说我有脾气啊,有人不满意我吗,谁?

周明远 有人那么说过,我可记不清是谁了!

佟秘书 呕!大家都怕我,是不是?

周明远 (迟疑)啊—— 是!

佟秘书 实话实说!你都听见什么了?

周明远 他们,他们——

佟秘书 说!

周明远 前两天有人说秘书的地位有点不稳当!

佟秘书 (沉默了一会儿)完全是谣言,胡说!哼,我的地位不稳定?哈,哈,胡说!他们认为我作到秘书就登峰造

极了吗？我在北洋政府的时候就是秘书！不稳定？哈！我还要往上去呢！

赵　勤　（上）秘书，秦医官——

佟秘书　等一等！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赵　勤　号房里给我的。

佟秘书　谁送到号房里的？

赵　勤　必定是邮差呀！

佟秘书　混账！这上面没邮票！

赵　勤　那我就不知道了——报告秘书，秦医官很忙，他请秘书到诊疗所去。

佟秘书　什么？我传他来，他倒叫我找他去？这太不象话了！

赵　勤　秦大夫倒是真忙，还有十几号病人等着看病呢！

佟秘书　你就根本是混蛋！我并没叫他来看病，都是你胡出主意！可是你又没本事把他叫了来！成心抹我的面子，哼，简直是戏弄我！我知道，你们是串通好了一齐戏弄我！

赵　勤　好在诊疗所离这里没有半里地，秘书活动活动，走几步儿，也许——

佟秘书　不要再讲！周书记，你去，一定得把他带来！看秦大夫这个样子，恐怕也是听到了谣言。我教他看看，今天我还是佟秘书，他敢不伺候我，我会叫他马上滚蛋！快去！

周明远　是！（下）

佟秘书　太气人了！太气人！倒茶来！（赵倒茶。他又细细看那封信，仍不敢拆开）

赵　勤　(献茶)秘书别太生气,您的血压高!

佟秘书　胡说!血压高!(摸脸)比刚才又热多了!

赵　勤　秦医生来到,请不必跟他生气,秘书的身体要紧!

佟秘书　我的‘身分’更要紧 好吗,连一个小小的医生也敢小看我,太不象话!

赵　勤　是!秘书还有什么事?

佟秘书　(想了想)去给我买一块钱的白瓜子,听说白瓜子能治血压高。(给钱)

赵勤　附近大概买不到。

佟秘书　把钱拿回来,不用买了!莫非你也听见—— (又不便说了)

赵　勤　怎么啦,秘书?

佟秘书　啊—— 附近没有,不会到刘家湾买去?你这种人多走几步路,还怕把脚走大了吗?

赵　勤　倒不是我怕走路!

佟秘书　那么是嫌钱少,值不得跑这么一趟?我这是听人说的,还不定灵验不灵验呢,所以先要一块钱的。要是吃着真见效验,我还许买一千块钱的呢。

赵　勤　也不是!我是怕这里没人伺候秘书!

佟秘书　不要再废话!唉,跟个听差的也要费这么多唇舌,什么年月!去,买来送到家里去。

赵　勤　是!那封信呢?

佟秘书　你糊里糊涂,弄不清这种事!去吧,把瓜子送到家里去,就手儿问问小姐有事没有;有事呢,你就给办完了,再回来吃饭。

赵 勤　是！您那儿的老杨又走了吧？秘书还找人不找？

佟秘书　当然要找人，我还能自己挑水买东西去？

赵 勤　有个乡亲，人很好，秘书——

佟秘书　先买瓜子去，回来再说！

赵 勤　管饭，再给他二十五块钱就行！

佟秘书　吃我一斗米就是—— 去你的，回来再说，听见没有？

赵 勤　是！（要走）

佟秘书　还有，看看于科长，请他过来谈谈！

赵 勤　是！（下）

佟秘书　（又摸了摸脸，长叹了口气。拿起信来，要拆开，见周书记进来，把它放在衣袋里）秦大夫呢？

周明远　大夫忙得很，教看护来了。

佟秘书　啊！教她进来！

周明远　是！我马上就调查那封信去！

佟秘书　嗯—— 用不着调查了！

周明远　怎么？

佟秘书　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叫你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要多问！教看护进来！

周明远　好容易……啊，秘书再派我点别的事作，好不好？秘书，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多给您作点事！

佟秘书　给不得脸！给不得脸！太罗哩罗嗦了！去—— 教她进来！（周失望的下去，欧阳上）秦大夫为什么不来，我传的是他——

欧阳雪　不是我！

佟秘书　看明白，你是对谁讲话呢！你是个小姑娘，我不能不

客气一点,你要是和秦大夫一样的——

欧阳雪 混账。

佟秘书 啊——糊涂,我可就一点面子不留了!秦大夫干什么呢?

欧阳雪 看病哪。

佟秘书 给谁?

欧阳雪 也有咱们的熟人,也有附近的老百姓;反正都是病人。

佟秘书 是他们大,还是我大?

欧阳雪 谁的病大呀?

佟秘书 身分,地位!我是秘书,他应该伺候着我,难道我还不如老百姓?

欧阳雪 大概在一个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病人,都一个样!秦大夫教我告诉秘书,等把那些病人都打发了,就来看秘书。

佟秘书 噢!我问你,秦大夫是不是看不起我呢?是不是有人鼓动他,跟我作对呢?

欧阳雪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事呢?他现在很忙,忙完了就来,而且先教我来告诉你一声,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佟秘书 不那么简单!不——

欧阳雪 那么秘书要怎样呢?

佟秘书 教他马上来!告诉他,我并没有多大的病,专为教训教训他!

欧阳雪 这不是故意斗闲气吗?

佟秘书　你不懂！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了，没有受过这个！去，告诉他去！

欧阳雪　我要是那么告诉他，他就一定更不肯来了！

佟秘书　他敢不来！哼，（仿佛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也该立立威了！他敢违抗我的命令，我教他滚蛋！

欧阳雪　他可是个很好的医生，医道好，人也好！

佟秘书　我看他不好，他就不好！去！

周明远　（飞跑进来）秘书！秘书！

佟秘书　这是怎么了？

周明远　我把秦大夫请来了！这算是我的一功不算？

秦医官　（很快的进来，对欧）赶快回去！给二十八号换药，教二十九号稍等一等，我马上回去给他开方！（欧下）秘书，什么病？

佟秘书　没有病！我要教训教训你！教你知道我哪时传你，你哪时就应当马上来到！

秦医官　病人还等着我呢，没工夫和你斗闲气！（要走）

周明远　（拦住秦）大夫，医官！他是秘书，你总得给他个面子！

秦医官　躲开！我只管看病，不管别的！你这年轻轻的人为什么扯谎呢？

周明远　我不那么说，大夫你就肯来了吗？

佟秘书　好！好！

秦医官　秘书，你到底是有病没有？我有我的工作，不能老伺候你一个人！要还是血压高的话，别再打牌！

佟秘书　打牌不打是我自己的事，治血压高是你的事！在官场里二十多年了，我就没看见过你这样的医官！好在你

还只是个医官,我有法子治你！

周明远　秦大夫,说几句软和的话！看在我的脸上,把这一场敷衍过去！

秦医官　你算干什么的？躲开！(几乎把周推倒,走出去)

佟秘书　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周明远　不用生这么大的气,秘书的血压高！

佟秘书　你也滚出去！

周明远　我怎么了？

佟秘书　你把他带来就完了,还不马上出去,偏站在这里看我丢脸,你也不是东西！

周明远　我倒弄了个两面不讨好！我好心好意——

佟秘书　不要再说!你要敢把方才这一场说给别人听,我把你马上开除了！走！

周明远　好吧！

于科长　(上)秘书,又跟谁发脾气哪？您的血压高,何必跟无知的人们动气呢？

佟秘书　(对周)你还在这儿干什么？还不给我走出去？

周明远　(惨笑)好吧！(下)

于科长　怎么一回事,秘书？

佟秘书　都是科长你的事！坐下！

于科长　我的事？那就好办了,我是秘书的知己朋友。

佟秘书　你非给我办一办不可,不然的话,我就没脸再来办公了！

于科长　(坐)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佟秘书　又是那个姓秦的大夫,他气我,成心气我,不止一次

了,今天这一次可以算作登峰造极!

于科长 他就是那么个冒失鬼,犯不上跟他真生气!

佟秘书 不然,不然!今天已经到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地步了!他属你那一科管,你得给我重办他!

于科长 噢?!

佟秘书 你看,我今天身上又不大好。(摸脸)

于科长 昨天晚上又"摸"来着?

佟秘书 朋友们要在我那里玩一会儿,我不能不陪着,面子问题!

于科长 一点也不错!

佟秘书 我传他来给我看看,第一次他没来,第二次他派来个看护敷衍我,第三次他自己来了,当面骂了我一顿!

于科长 太不象话了!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出气!

佟秘书 还不只是出气的问题!(慢慢的立起来,似有无限悲愤者,望着窗外)

于科长 (也立起来)那么——

佟秘书 (背着手,慢慢的走了几步)唉,哼!

于科长 (赶过去)怎么了,秘书?

佟秘书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忽然极度愤怒的)我教他滚蛋!

于科长 是了,是了!我一定要惩办他,给您出气!

佟秘书 (摆摆手)不只是出气的问题!科长,您看我!我还象个作官的不象!

于科长 (打量一番)怎么不象?

佟秘书 看,(指)衣裳不象衣裳!看,(指)屋子不象屋子!秘

书？我简直象个叫化子了！

于科长 谁不是那样呢！（过去摸了摸佟的衣服）您这材料比我的好多了！看，我的这一身，简直是麻包！

佟秘书 你还有出路，我没有！

于科长 您是秘书，我是科长，您倒没有出路？

佟秘书 （慢慢的坐下，楞了一会儿）没有！

于科长 怎么？

佟秘书 我的身分地位把我限制住了！上海的家，这里的家，都得维持住脸面；先祖先严都是进士出身，不能由我败落了家风！同时，交际应酬，我不能落后！同时，我不能乱想发财的道路，只能在政界活动，可是……哼，连个小小的医生都看不起我了。

于科长 秦大夫就是那么个脾气，他绝不敢轻看您！

佟秘书 不，不那么简单！他是谁的人？

于科长 刘司长荐来的。

佟秘书 完了，刘司长就是我的敌人。

于科长 秘书，别怪我爱说直话，您有时候未免太任性，教刘司长下不来台！

佟秘书 谁教他出身不高呢，谁教他资格浅呢。那没法子！我是世代书香，我自己又作了二十多年官，天然的要看不起他们！我要跟他们斗斗！

于科长 那何必呢？秘书！咱们不便敷衍人，可也不便多得罪人。

佟秘书 我知道大家全不拿我当回事，我要树树威！同时，我得力求发展，教他们看看佟秘书并不是天生来只会

作秘书的！

于科长 秘书有发展，我也就跟着升起来了！不过呢——

佟秘书 难道你也——告诉我，你听到了什么？

于科长 我什么也没听到！

佟秘书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于科长 真的，我没听到什么！只有，啊——他们也许嫌秘书办事太慢。其实，秘书办事并不慢，不过是抗战时期一切都紧张，所以就显出您稍微慢一点了！没关系！

佟秘书 我不能因为抗战就失了身分，我又不是军需官，忙什么呢？一件公事该办十天，我就办十天，不能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

赵 勤 （极兴奋的跑进来）佟秘书，给你这一块钱！（放下钱就要走）

佟秘书 回来！你是怎么一回事？

赵 勤 我发了财，秘书！

于科长 你发了财？老赵！怎么发的财？

赵 勤 有了房子，有了地！舅舅给我的！他的儿女死光，教我去作少爷！这不是——（掏出电报来）

于科长 （看电报）嗯——这上边可没说多少钱！

赵 勤 不算房子地亩，现钱总有十来万，我知道！

于科长 （递回电报）恭喜！恭喜！（握赵的手）你打算怎么办呢？

赵 勤 回家呀！这我可就好了，用不着为买一块钱的瓜子，跑十里路了！

于科长 先别走。赵先生！我跟你还有话说！这么办吧，你先

搬到我家去住，我跟你有好些话要说呢！咱们是老朋友，不准客气！

赵 勤 我得先回家！

于科长 没有车子，你反正走不了！交给我，我替你想办法，买车票！

佟秘书 去吧，老赵！

于科长 千万等我呀，我们谈一谈，赵先生！（赵下）赵勤真行，有个好舅舅！

佟秘书 于科长，我要说两句不大好听的话，可以吧？

于科长 请说！我决不会跟秘书分心眼！

佟秘书 你坐下！（于坐）我看，你刚才对老赵这一场，未免有点过火！不错，他是发了笔小财。我们要另眼看待他一点。可是，他毕竟是个听差的，总不大好意思吧？

于科长 秘书，我十分了解您的自尊心，我佩服您！可是，请您也别怪我说实话：秘书您没把握住时代！

佟秘书 没把握住时代？

于科长 没把握住时代！在现在的社会上，谁的地位最高？

佟秘书 咱们的！

于科长 咱们还稍微差一点！

佟秘书 咱们还差一点？

于科长 是的！以秘书来说，您的身分很高了；可是，您吃的米，您吸的烟——

佟秘书 （掏出烟盒来）真是，我也忘记让烟了！你挑一支吧；这里有“美丽”，也有“刀牌”，也有“神童”，我老闭着眼拿烟，不敢正眼去看“神童”！什么年月，一个秘书

连‘大英牌’都当作奢侈品了！

于科长　（选取）中庸之道，我来支‘美丽’吧！（划火先点佟的，后点自己的）我是说，您喝的茶，一切的一切，都那么贵，都教咱们有苦无处去诉。谁，谁的主意？谁是这位拿我们开玩笑的伟人？

佟秘书　谁？

于科长　商人！这很清楚！好了，现在老赵有了十来万——

佟秘书　他的钱是他的！

于科长　但是咱们颇可以给他计划一下，咱们的地位，他的资本——

佟秘书　他就肯听你的话了？

于科长　给他面子呀！面子给足了，连顽石也得点头！秘书，乘热儿打铁，我马上去找他，然后一同到府上去吃晚饭，好不好？

佟秘书　我请老赵吃饭？

于科长　把握时代！把握时代！

周明远　（匆忙的进来）秘书！

佟秘书　（几乎是吓了一跳）什么事？

周明远　噢，于科长也在这儿哪！更好了！

于科长　什么更好了？

周明远　科长，我活到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人看得起我过。今天，佟秘书告诉了我一片好话。我开始明白了作人的道理。我破出这一个月的薪水，在咱们附近的那个小饭馆里，预备了一点便饭，务必请秘书和科长赏光！有你们二位同我一块儿坐一坐，以后我的身分就高

多了！千万赏脸，我先去敬候二位，秘书，科长！（要走）

于科长 等一等！

佟秘书 我不能去！

周明远 怎么？

于科长 周明远，赶快找几个书记呀，收发呀，去吃了那几个菜，别白扔了你一个月的薪水。秘书不能请你，正如你不能请秘书；秘书与书记之间，隔着（以手比划）这么这么这么多层呢！

周明远 （咬上了唇）你们不去？

于科长 快走！秘书和我不怪你已经是好了的，别再胡闹！快走！下次再这样，留神你的差事！

周明远 秘书，你将就这一次吧，我已经准备了！哪怕到那里坐一会儿呢？

佟秘书 真是小孩子！

于科长 快去吧！

周明远 我的……

欧阳雪 （在门外）周明远！周明远！

周明远 啊！在这儿！

佟秘书 出去说！

欧阳雪 （已到门口）周明远，秦大夫——

佟秘书 到外面去讲！

欧阳雪 （置之不理）秦大夫有事，不能来。他知道你手里没钱，他说，给你这五块钱，作为聚餐吧。（递钱）

周明远 那——

欧阳雪　你接着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把钱塞入周的袋中)

于科长　欧阳护士,见了秦大夫,告诉他,等一等我,有话跟他说。

欧阳雪　还是为刚才那一回事吧?

于科长　也许是,也许不是。反正我们作事总得教彼此的面子过得去!

欧阳雪　我看你们都是无事生非,顶好找点正经事作。噢,周明远也请了你们吧?你们去与不去,似乎都得给他点钱,他不是有钱的人,东西又那么贵!

佟秘书　(向周)你知道秦大夫得罪了我,还请我同他一块儿去吃饭,你是怎么了?

周明远　我想给你们调停调停!

佟秘书　你?你给调停?你有点疯病吧?!

于科长　周明远,去吧!下次再这么胡扯八拉的,我可不能再轻易饶了你!

欧阳雪　他的饭已经预备了,你们就一个钱也不给他吗?

周明远　(对欧)替我谢谢秦大夫吧!(看了佟一眼,昂首走去)

于科长　告诉秦大夫,务必等等我们,欧阳护士。

欧阳雪　要是还为刚才那点事,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秦大夫在这里已经干腻了,不久就到前方去,我也愿意同他一道去,服侍那些光荣的抗战将士!

于科长　(立)上前方?哪一个战区?

欧阳雪　第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都来过电报。

于科长 “都”来过电报？司令长官的？欧阳小姐，这个面子更非圆上不可了！我们大家不能这样不欢而散！

欧阳雪 秦大夫根本没把这点事放在心里。你们讲面子，我们当医生和护士的讲服务的精神！

于科长 不管怎么说吧，务必“请”秦大夫等我一下！

欧阳雪 也好吧！（下）

佟秘书 看见没有？不但是大夫，连个小看护也这么一点规矩没有！

于科长 这很容易明白，他们要到前方去了，这几天当然是有恃无恐，马马虎虎的作事。

佟秘书 我看不然。这大概都是刘司长的诡计，故意的教他们抹我的面子，我请求你，马上把他俩开差，他们都属你那一科管！

于科长 秘书，您可也别教我太为难了啊！

佟秘书 连你也不肯帮助我了？好！好！

于科长 秘书！秘书！嘿，我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您看看，我跟秘书作事好几年了，难道您还不明白我吗？

佟秘书 那么，告诉我，你到底听见什么谣言没有？

于科长 什么谣言？

佟秘书 嗯——我告诉你吧，有人说，我——我的地位——

于科长 怎样？

佟秘书 不——自然喽，我并不相信！

于科长 我没听说，真的！谣言是常有的，特别是关于秘书的，因为——请原谅我说直话——您的脾气有时候太大，大家又不敢惹您，所以无可如何，只好造点谣言。

佟秘书　噢！可是，我并没有坏脾气！有时候我对人严厉一些，那纯粹是为了争取我的身分！难道纪律规矩是可以轻易放弃了的吗？

于科长　不错，我明白您！

佟秘书　（又递烟）再挑选一支！

于科长　（随便拿了一支）运气不错，又是"美丽"的！

佟秘书　（自己碰到一支"神童"，看了看，摔在地上）于科长！从家庭，从自己，从官场的风纪，等等方面看，我不能再因循敷衍，我要往出冲！我已经五十多了，不能再迟延了！

不能教讣文上只印个秘书的头衔！我跟他们干，干到底！

于科长　对！我听您的指挥，您有办法，我也就有了出路！

佟秘书　先拿秦大夫开刀就是了！

于科长　他已经要上前方了，况且"两"位司令长官都给他来过电报。我看，我们应当再考虑一下！我想啊，他起码也得来个战区军医处长，六七百块的薪水，少将或是中将衔，而且单就买药品说，就有好大好大的一笔"自由收入"！不错，今天他抹了我们的面子。可是，我们要能设法拉过他来呢，他的面子就加入了我们的面子；面子加面子，等于伟大的面子！我们不但不该拿他开刀，还得拉拢他呢！

佟秘书　拉拢他？

于科长　（得意的点头）咱们有很好的办法，必能成功！

佟秘书　什么意思？

于科长 （靠近佟坐下）小姐！

佟秘书 什么小姐？

于科长 佟小姐！

佟秘书 她与这有什么关系？还告诉你，一个名门的千金小姐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于科长 我请您原谅！不过，小姐今年多大了？

佟秘书 她老说她十七，弄得我也把她的真岁数忘了！大概有二十五六了！

于科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呀，秘书！

佟秘书 难！难！一个女儿家的婚事关系着全家的脸面！有我这样地位的人，可真为难啊！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叹气）我的女儿不能嫁给一个大夫，更不要说象姓秦的那样的大夫了！

于科长 我们这好比是说闲话儿，秘书可别怪我！秦大夫到府上去看过病？

佟秘书 （点头）嗯。

于科长 所以他认识了佟小姐。

佟秘书 不要再说！传出去又是一片谣言！

于科长 不过，小姐要是愿意呢？

佟秘书 她是我的女儿，我自有办法！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

于科长 好！我决不再提！那么，关于秦大夫得罪了您的事，可就别太难为我了，秘书！我教他到府上去道歉，可以吧？

佟秘书 嗯——

于科长 就答应下吧！他新升了官，干吗弄个不欢而散呢！

佟秘书　我是讲面子的人，对于懂得规矩身分的人，我决不会赶尽杀绝！

于科长　（立起来）好啦 好啦 我教他来道歉，您也赏他个脸，大仁大义，不再论谁是谁非！好啦，就这么办了！晚上六点半钟，我带着秦大夫，小看护，老赵，都到府上去吃饭。

佟秘书　老赵也去？

于科长　把握时代！

佟秘书　那作不到！秦大夫，不论怎样不懂事，到底还是个大夫。老赵—— 我吃不消！

于科长　也有办法，教他一半作仆人，一半作客人，只要我们的方法运用得好，他能变成一种—— 两栖动物！

佟秘书　我是世家出身，决不能作买卖 我的唯一的路线是政治活动！

于科长　帮帮我的忙 您的身分地位数您的事可以简单化，我可是非多找路线不可 我叫您调动，可是我也请求您稍微给我一点自由！

周明远　（上）秘书，饭已经预备好了，你去'稍'坐一会儿行不行？

佟秘书　我就是挨了饿，也不能跟你去吃饭！出去！

周明远　（仍忍耐着）科长你呢？

于科长　走！走！走！别废话！

周明远　（沉默了一会儿）好！（下）

佟秘书　这成什么体统呢？!

于科长　好，我去预备酒菜，教小馆送到府上去，您教徐嫂只

煮一锅饭就行了。

佟秘书 小馆作的东西太脏啊！

于科长 您那里老杨不是又走了吗？徐嫂一个人忙不过来。

佟秘书 她只会气人，不会别的！唉，当年在北平，南京，我至少用四个人？现在，减去一半，而且几乎是每三天一换人，怎么办呢？难道还真教我老头子自己扫地挑水吗！

于科长 唉！那——

赵 勤 （上）佟秘书！

于科长 赵先生，怎样？

赵 勤 有人找佟秘书。

佟秘书 谁？

赵 勤 一男一女，姓方，方什么正，在会客室呢。

佟秘书 请到这里来。

于科长 赵先生，你可以休息休息了！先搬到我那里去吧！（赵下）谁？

佟秘书 许是方心正吧。

于科长 噢，苏州的小财主，作过科长的？

佟秘书 对！真要是他呀，恐怕要出麻烦！

于科长 怎么？

佟秘书 许久没得到他的消息了。他要是还作着科长，不早就该见着面了吗？

于科长 我忙我的去吧？

佟秘书 等等！你会一会他们！你的眼睛尖，心路多！

方心正 （同单鸣琴上。两位的服装都只可远视，近看便露出

“破绽”。男穿西服，无帽。女的仍一应俱全，皮包小伞成套，但未烫发）佟秘书，你更发福了！（握手）

单鸣琴 噢，佟秘书，咱们可有好几年不见了，您还是那么少形！（握手）

佟秘书 （介绍）方先生，方太太，于科长。都坐！（大众坐）倒茶来！（无人应声）

于科长 老赵——

单鸣琴 我们刚刚喝过咖啡，绝对不渴！

方心正 我们俩刚来到重庆，还没敢拜望朋友们去，怕大家请客；重庆的菜是又贵又坏，招人生气！

单鸣琴 昨天咱们吃那么小的一条鱼，算了十八块！

方心正 今天我们俩趁着天气不错，出来走走，看看乡下的风景。

佟秘书 从城里‘走’到这儿，八十多里？

方心正 坐了一段汽车，没全走！

单鸣琴 可不是，走到——那叫什么坡来的？遇见了卫次长。我们没看见他，他倒看见了我们。

方心正 小汽车正爬坡，走的很慢。

单鸣琴 是呀。他非请我们上去不可！老实说，我们真不愿意坐车，重庆郊外的山水是多么美丽呀！

于科长 可还赶不上苏州，方太太？

单鸣琴 别叫我方太太，那太封建了！‘单鸣琴小姐’似乎更有点时代性。

佟秘书 方先生，你的苏州的房子怎样了？

方心正 炸坏了有——

单鸣琴　三分之一，没多大关系！
佟秘书　现在打算——
方心正　打算组织个实业公司。
单鸣琴　小规模的，先凑三四百万的资本，以后再扩充。
于科长　三四百万？
单鸣琴　太少了点！我原说至少要一千万，心正总以为骑着马找马好；他太谨慎！
于科长　多少钱一股？
单鸣琴　一千。
于科长　秘书，老赵一个人就可以认一百股！
单鸣琴　哪个老赵？哪个老赵？
佟秘书　赵——
于科长　我们的一个朋友！
单鸣琴　叫什么？心正，你记下来！
于科长　我们这里认一百股的，还不止老赵一个人，不过我们已经另有个组织！
单鸣琴　于科长不捧我们的场！
方心正　鸣琴，秘书和科长一定会捧咱们的场的！秘书，时间不早了，这一带大概也有饭馆吧？我们去吃个便饭，好不好？我请！（立）
单鸣琴　咱们还得先去看看佟小姐呢！佟小姐近来好吧？还没订婚哪？
佟秘书　她这几天正有点病。
单鸣琴　噢，那就更得看看她去了！咱们就走吧？（立）
佟秘书　家里离这还有相当的路，路又不好走！（立，于随立）

方心正　我们能走路！
佟秘书　家里也太简陋！
单鸣琴　老朋友了，谁还能笑话谁吗？
佟秘书　于科长，咱们不是还有——
单鸣琴　二位有事，请忙吧！
佟秘书　于科长，(从袋中掏出那封信来)咱们得讨论讨论这件事吧？
单鸣琴　那么，心正，我们到会客室里等一等秘书去吧？好，秘书，科长，你们讨论你们的事，我们到外面去等！抗战期间，遇见老朋友真有说不出来的愉快！
方心正　不要送！不要送！(替太太拿了小伞，同下)
佟秘书　(只送了两步)你看怎样？是不是流亡出来，各处打"游击战"呢？大概是，我看！
于科长　我还不敢下判断！
佟秘书　拉到家里去，可就推不出来了！
于科长　假若他们真是要办实业，也不可慢待呀！方心正是苏州的小财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冒险一下吧！
佟秘书　把两个难民弄到家中去，可就糟了！
于科长　也许不至于！秘书，真要跟我讨论——
佟秘书　噢，噢，(藏信)我私人的信！私人的信！
于科长　什么重要的信，秘书这么闪闪躲躲的？
佟秘书　今天专出怪事，这是封怪信！
于科长　怪信？
佟秘书　怪信！
方心正　(上)佟秘书，一到院里就碰见了王参事，他要约我们

去吃饭。

佟秘书 那，我就不让你们了！

方心正 可是鸣琴一定要看佟小姐去！

于科长 方先生再去商量一下吧！

方心正 鸣琴既是要看佟小姐去，我想—— 噢，秘书，我们干脆就辞谢了王参事，还是到你府上去！（下）

佟秘书 怎么这样不顺心呢！照这样下去，我简直活不成了！

于科长 秘书何必这么牢骚呢？咱们有办法！

佟秘书 有办法？（想了想）当然有办法！对，我跟他们干！

（幕）

第 二 幕

时　间　同前幕。

地　点　佟秘书家中。

人　物　佟秘书　于科长　秦医官　欧阳雪　周明远　方心正　单鸣琴　佟继芬　赵　勤　徐　嫂

〔开幕。虽然是在乡下,佟秘书还设法布置了一间客厅。这间客厅也许原来是间囤米的仓,也许是间祠堂;不论怎样说吧,也不论怎样的苦心布置吧,它总不大象样儿。佟秘书所收藏的当代名人的字画,装饰着墙壁;佟小姐费尽苦心发明的木板沙发,都垫着厚褥,盖着花毯;竹桌竹凳也都受宠若惊的得到台布和小垫;可是,这间客厅还没有一点欢喜气儿。窗外有一片绿竹,本来应当显出秀美;相反的,越发使屋内暗淡凄凉。现在,屋内已相当的黑暗,面佟小姐对菜油灯毫无好感,故不急于点上。在这阴暗的室中,她本当闹些小病;可是,她今天很兴奋,因为秦医生也在屋里。秦大夫近来对她的病颇感趣味,但未曾注意到她长得美,还是丑——这给她不少甜美的苦痛。现在,她斜倚着一条自造的沙发,姿态甚佳。秦大夫坐

在个小凳上，手中拿着铅笔，膝上放着一相当大的纸本。

秦医官 怎吗，还是常做恶梦？

佟继芬 顶可怕的梦！一吓就吓醒，手心上出着凉汗！噢，秦医官，那天你不是说爱喝红茶吗？我已经托人从城里带来了一些。（要往起立）我给你泡一杯去。

秦医官 我不喝！告诉我，什么样子的恶梦？

佟继芬 总是梦见黑暗，还老是我自己一个人。什么独自走进一片可怕的黑树林啊，什么独自遇见一只顶大的鬼船，在一条黑浪滚滚的大河上漂着；忽然，从船里伸出一只车轮大的黑手来！

秦医官 老是你自己，没有别人？

佟继芬 要有了个伴侣不就好了吗？假若有人陪伴着我，我想我会相当勇敢的。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秦医官 佟小姐，你才十七岁？对大夫不说真话，怎能把病治好了呢？

佟继芬 （往前凑了凑）你看，我多大岁数了？

秦医官 不会猜！噢，佟小姐，（忽然立起来）对于精神治疗，我原不很懂，不过是想多研究一点，所以才常来打扰你！我所知道的那一点学理，跟你所说的那些现象，还没法教我下什么结论。

佟继芬 你再多来几次，或者，啊，一定，就能断定是什么病了！

秦医官 没有用！我对精神治疗根本是外行。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就是专心去研究，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成绩。

算了吧，我还是好好的作个普通的医生吧！那种医学，心理学，玄学的混合玩艺，我弄不转 恐怕弄来弄去，连我自己也要见神见鬼的了！

佟继芬 那么我的病呢？

秦医官 生活有规律，多运动！太对不起了！太对不起了！

佟继芬 这点事也值得这么难过？

秦医官 我不该告诉你什么精神治疗那套鬼话！我是个好学的人，喜欢读书，近来读了几本关于心理分析和精神治疗的书，恰好赶上你请我看病，我就想借机会研究研究。我太对不起人了！佟小姐，我十分的难过，我向你道歉！（要走）

佟继芬 （赶快立起来）你坐下，秦医官！（送过糖碟去）请吃块糖！

秦医官 （不好拒绝，拿了一块，并未放入口中，又坐下，见她也要取糖）佟小姐，胃不好，要少吃零食。糖，瓜子之类的东西顶好都不动！

佟继芬 （赶快放下）我向来不吃零嘴，这是预备招待客人的！秦医官，（在他对面坐下）千万别为这点事难过！你知道，每逢你来看我，我都痛快多半天！

秦医官 怎么？

佟继芬 看这个地方，一天连个鬼也看不见，太寂寞了！我的病没法不越来越重，心境太坏！所以，我很盼着你来，你是这么有趣！

秦医官 我？有趣？

佟继芬 真的！你是这么强壮，热心，有学问！我常对自己说：

可惜,秦先生是个医生;他要是干干政治什么的,得成个多么能干,多么漂亮的人呢!

秦医官 我永远不会干政治!好,我该走了!

佟继芬 再坐一会儿!你不知道我是多么苦闷!

秦医官 作事,作事,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佟继芬 (灵机一动)噢,秦医官,(几乎要拉住他的手)你教给我怎样看护病人好不好?

秦医官 我没有工夫,你也吃不了那个苦!

佟继芬 教给我!教给我!哪怕是一点儿呢?

秦医官 一点儿?一点儿有什么用处呢?真可笑!(笑起来)

佟继芬 (也笑)你看,你笑得这么甜蜜!噢,秦医官,你们作医生的往往和女看护结婚,是不是?

秦医官 还没调查过!我可真该走了!

佟继芬 再坐一会儿!你看,这几天我就没这么痛快的笑过一回!我真希望你能常常的来,我就用不着吃药了!

秦医官 不能常来了,佟小姐!

佟继芬 怎么?怎么?

秦医官 (立起来)我要到前方去了。

佟继芬 (也立起来)到前方去?几时走?几时回来?

秦医官 过几天就走,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佟继芬 噢,你太无情了!

秦医官 是的,我也觉得太狠了点!你看,这里的老百姓真可怜,打摆子拉痢本来都不是不治之症,可是一年不知道因打摆子拉痢死多少人。我在这里,救了不少条命;我走后,万一来个专门敷衍官事,不肯给老百姓

服务的人，可就糟了！

佟继芬　你不要走好了！

秦医官　前方的将士也十万火急的需要医生，我不能不去；再说，这里的大人先生们的气派，也教我不愿再伺候他们。

佟继芬　谁？什么大人先生？

秦医官　象你的父亲，佟秘书。

佟继芬　（惊异的）他怎么了？

秦医官　没什么关系！我走啦！

佟继芬　你不能走！你要不说明白了，我马上就又得生重病，至少躺一个月！

秦医官　没什么，真的！他们的官僚气一点也没因为抗战而减少一分一厘，教我看着难过！

佟继芬　我的父亲，官僚气？你大概看错了吧？他倒是爱讲面子，绝不是官僚气；谁能不讲面子呢？

秦医官　一天到晚弄些无聊的排场，说些无聊的话，作些无聊的事，都因为面子！不过，也好吧！（又要走）

佟继芬　再等一等，只还有一句话！你千万别误会了他老人家，我明白我的父亲，也敢说相当的明白你，我一定要把这点误会解释开！

秦医官　没关系！

佟继芬　解释开以后，你就可以不走了吧？

秦医官　这么点没关系的事，怎能影响到我的去就呢？

佟继芬　秦大夫，不要离开这里吧！你看，你是这么可爱的人，假若再能交际交际，应酬应酬，什么医院院长呀，卫

生所所长呀，一定可以拿到手。以你的学问人品，再加上院长或所长的身分，不就更，更可爱了吗？你一定要跟我父亲作好朋友，不要再误会他。你们有了感情，他必定能帮助你！

秦医官 大概他和我永远作不了好朋友！

佟继芬 噢，你可真不客气，秦大夫！

欧阳雪 （在门外）佟小姐！佟小姐！

佟继芬 谁？进来！

欧阳雪 （进来。已换上了旗袍，更显得俊美）哟，秦大夫已经来了？我还怕你不来呢！

秦医官 我是来给佟小姐看病的。

佟继芬 秦大夫对我的病啊，非常的关心！唉，我简直快变成林黛玉啦！欧阳小姐，你怎么老这么强壮呢？我都快要嫉妒你啦！

欧阳雪 我一天到晚老忙，大概病是不找忙人的！

佟继芬 唉，我真希望也有点事做，可是，唉，身分……

秦医官 好，你们说话吧，我走啦！

佟继芬 别走！

欧阳雪 别走！于科长不是说，佟秘书请咱们吃饭吗？

佟继芬 你看怎样？我说父亲只爱讲面子，并没有官僚气，对不对？噢，欧阳小姐，父亲没告诉我，教我怎么预备呢？

欧阳雪 于科长告诉了我，教我早点来通知佟小姐。于科长已经叫那个小馆预备了酒菜。

佟继芬 又是那个脏死人的小馆？住在乡下可真没办法！

欧阳雪　于科长说，请小姐预备一锅饭，别的都不用管。

佟继芬　（略带兴奋的）噢，我赶紧叫徐嫂预备！徐嫂！徐嫂！

徐　嫂　（在门外）抓仔？

佟继芬　（模仿着川调，而不十分正确）先燉上一壶水，水涨了，泡茶！泡了茶，煮一锅饭！

徐　嫂　（仍在门外）懂不到！

佟继芬　怎办呢？！三天就换一个老妈子，两天换个听差的，换来换去，全是那样！他们恨不能把老爷太太小姐的脸面揭下来，扔在地上，跟桔子皮一块儿扫出去！

秦医官　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呢？自己不会操作操作？

佟继芬　我——我有病啊！

欧阳雪　我去！常跟老百姓在一处，我倒跟他们说得来。一壶茶，一锅饭，是不是？

佟继芬　（挣扎着）不要去，不要失了我们的身分！

欧阳雪　我没有身分！不要紧！（下）

佟继芬　噢！（要昏过去的样子）

秦医官　佟小姐，怎样？（凑过去）

佟继芬　禁不住生一点气！（娇弱的扶住他）病又回来了！

秦医官　休息休息去。好不好？

佟继芬　我得招待客人，特别是你在这儿，不能慢待了！你可千万别走，万一我要真晕过去了呢？

于科长　（推门而入）哟！佟小姐，我道歉！屋里还没点灯，我以为没有人呢！常来常往的惯了，把敲敲门的规矩全忘了，真对不起！

佟继芬　（很自然的把手移开）差点又昏过去，幸亏秦大夫扶

住了我！(坐在最近的小凳上)

于科长 小姐的病多亏了秦大夫费心给调治！大夫，请坐！

秦医官 我马上就走！

于科长 噢，秦大夫，冲着佟小姐你也不能走！坐下！(把他按到一张小凳上，离她很近)佟小姐，点上灯好不好？

佟继芬 老杨又不干了！你怎么不把老赵叫来，帮帮忙呢？

于科长 老赵就快来到，做咱们的客人。

佟继芬 是不是我又作着梦呢？老赵做咱们的客人？

于科长 一点不错，小姐！他发了财！

佟继芬 他？

于科长 他，老赵，现在已经变成了赵先生！

秦医官 这是玩什么把戏呢？于科长，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佟继芬 噢，秦大夫！

于科长 等我先点上灯！(在墙角的小桌上，找到两盏)得，灯油又都教耗子喝干了！(急中生智，打开公事袋，拿出电棒，竖立桌上)先教你放点光明吧！

佟继芬 (又气又笑)于科长，怎么这样淘气呢？这太不象样子了！请叫声徐嫂拿灯油来！

于科长 (喊)徐嫂！徐嫂！

徐 嫂 (在门外)抓仔？

于科长 拿灯油来！灯油，懂不懂？

徐 嫂 没得！

佟继芬 我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没得，没得，一切都没得！

于科长 没关系，佟小姐！电棒并不比油灯坏！大夫，你说——难为情？一点也不！我向你，你是医生，外国话是——

Doctor。请问这个头衔是白来的不是?钱哪,这么厚(比划)一堆洋钱买来的呀!老赵现在有了这么厚一堆法币,天然的他可以买来"先生"二字!

秦医官　不懂!(猛的立起)走啦!

佟继芬　不要走!

于科长　别走!(去拦)这教我太没面子了!(秦已去)

佟继芬　于科长,你为什么瞎扯这一套呢?

于科长　我十二万分的抱歉!不过,小姐的事,我一定帮忙!

佟继芬　我有什么事?你帮什么忙?

于科长　还用我说,小姐?

佟继芬　于科长,你可别给我造谣言!他是来给我看病,他不过是个大夫,你要知道!

于科长　不久他就是战区的军医处处长!

佟继芬　处长?

于科长　啊!少将或中将衔,按说,我是科长,他是医生,我正管着他。可是,我对他很客气。为什么?我有眼睛,看得出事来!一个不大顾面子的人,象秦大夫,必定有个很大的面子在他后边,象月亮看不起星星,正因为有太阳给她帮忙。小姐,你看对不对?

佟继芬　是的,他倒是个有出息的人,我也看得出!

于科长　"两"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都给他来过电报!

佟继芬　可靠吗?

于科长　他不象个扯谎的人!

欧阳雪　(端着茶进来)哟,秦大夫呢?

佟继芬　真对不起你，欧阳小姐！到我们这儿来作客，反倒替我们端茶倒水的！这个徐嫂！实在太不象话了！

欧阳雪　（献茶）于科长，吃茶！

于科长　谢谢，谢谢！

欧阳雪　佟小姐！（献茶）我伺候惯了病人，永远闲不住！

佟继芬　我羡慕你！可是，我作惯了小姐，唉，无法！

于科长　欧阳小姐，你既是闲不住，我再求求你，你再找秦大夫一趟去，可以吧？

欧阳雪　不用再找他了，他不喜欢交际应酬！

佟继芬　我同你一道去，秦大夫嘱咐我多运动！

欧阳雪　小姐你走的慢，追不上我。

佟继芬　那倒也未必，我要是打起精神来，连秦大夫也能追得上！

欧阳雪　噢，我还是先拿点灯油来吧，不要这么糟蹋电！（下）

佟继芬　于科长，假若秦大夫上前方，这个小看护也去吧？

于科长　她说，她也去！所以——

佟继芬　什么？

于科长　有道是先下手的为强……

佟继芬　你怎么了？我要不看你是老朋友，真要恼了你啦！

于科长　（严肃的）小姐，连佟秘书带小姐你，都—— 请原谅我的嘴直—— 有点太—— 太—— 太教我着急！这是抗战期间，我们不管是真忙还是假忙，总得做出十分紧张的样子来，可是，小姐你不紧张，佟秘书更不紧张，我—— 我是秘书的好朋友—— 我很着急！

佟继芬　于科长，莫非，难道……

于科长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希望小姐你劝劝佟秘书，请他老人家紧张一些！他老人家有出路，我就跟着有好处，这是实话！

佟继芬　父亲真怪可怜的！年纪那么大了，教他跟年轻的人比着干活儿，他受不了！告诉我，是不是有了什么风声？你是父亲一手……

于科长　没有！真没有！我这不过是说说知心话，大家好都有备无患！小姐你自己的事，也得——

佟继芬　我有什么事？别再说了！

欧阳雪　（上，提着油瓶）徐嫂对我很客气；看，这不是油？（添油，点灯，把电棒放倒，关住）我顶喜欢这种翠绿的小灯，看，多么好玩！

佟继芬　我恨死它了！不够灯的身分，还假充是个灯！

欧阳雪　噢，佟小姐，灯还有身分哪？

佟继芬　什么都有一定的身分！啊，欧阳小姐，秦大夫要是上前方，你也去吧？

欧阳雪　我也去！看，炮还响着，担架队，大夫，看护，一齐跑上去，从战场上往下抢救伤兵，多么有意思，有意义呀！噢，秦大夫要是在这里，他才会形容呢！于科长，我找他去吧？

佟继芬　等老赵来，教他去吧！

于科长　小姐，老赵可再也支使不得！

欧阳雪　老赵阔起来了？

于科长　比我阔多了！

欧阳雪　比科长还阔！

于科长　我有什么呢？脱下这身中山服，我跟条鱼一样的什么也没有！

佟继芬　欧阳，来坐一坐，我问你点事！

欧阳雪　算了吧，不用找秦大夫去了，他最怕应酬！（坐）

赵　勤　（在门外）佟小姐！

于科长　老赵来了！（迎去）进来，赵先生！

赵　勤　（进来）欧阳小姐也在这儿哪？

佟继芬　老赵，噢，我还得叫你老赵！

于科长　多年的朋友了！坐下！坐下！（拉赵坐下）

欧阳雪　老赵，听说你发了财？

赵　勤　（又立起来）欧阳小姐！那回我有病，多亏您招呼我！等我的钱到了手，我必得好好的送您一件礼物！

欧阳雪　用不着，老赵！送给我，还不如送给伤兵呢？

赵　勤　也好，我听你的话，你是好人！

佟继芬　你看，老赵，难道我们就是坏人吗？告诉你，虽然我是这样病病歪歪的，我也还愿意帮助你！你是个新发了财的，对于交际呀，礼节呀，穿什么衣裳呀，恐怕还不大，不大——

于科长　熟习！

佟继芬　不大熟习！我们都愿意帮你的忙，绝不至于教你露了怯。丢了脸！对不对，于科长？

于科长　是呀！咱们得给他立个训练班，不，讲习班！（坐）

赵　勤　你们在这儿说话吧，我看看徐嫂去。

于科长　看徐嫂去？

赵　勤　厨房里比这儿舒服！

于科长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你要知道，你现在是有身分的人了。

赵　勤　在我们乡下，有几十顷地的财主还自己去挑粪呢！

佟继芬　那不行，老赵，你一定要学打牌呀，喝咖啡呀，才能象个Gentleman！

赵　勤　象个什么？小姐可别骂人哪！

佟继芬　（天真的笑起来）你看，你就不知道我说的那个字，那是个外国字！哼，你该学的事太多了！

赵　勤　发了财更麻烦了！

欧阳雪　于科长，佟小姐，干吗这样难为他呢？

于科长　难为他？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他！

欧阳雪　我看哪，什么打牌呀，喝咖啡呀，都是无聊！

佟继芬　噢，欧阳小姐！

于科长　听！（外面有话声）大概是方心正夫妇来了！

佟继芬　（兴奋的）谁？方心正和单鸣琴？那太好了！

于科长　（看赵要去开门）你别动，拿出身分来！坐下！（自己迎出去）方先生吗？这里！

佟继芬　（兴奋的忘了病，轻快的走到门旁）鸣琴，是你呀？（方与单声势浩大的走来）噢，鸣琴！（拥抱，如演电影。此时，赵又立起。方先生把太太的小伞交给了老赵）

于科长　（忙着给大家介绍，忙着抢过来小伞）方先生，这就是赵先生，刚发了财的赵先生！

方心正　噢，太对不起了！久仰！久仰！（过来握手）鸣琴！过来，这就是新近以财主姿态出现的赵先生！

单鸣琴　就是你呀！（握手）噢，赵先生，我们的实业公司算你

一百股好了！是不是，心正？

方心正　是的！赵先生，我们现在正招股，开个实业公司！

单鸣琴　丁院长，马院长，贺部长，冯秘书长，张秘书长，全认了股；这里的佟秘书，于科长，佟小姐，还有——（不幸的忘了欧阳小姐的姓）这位小姐！

欧阳雪　没有我，我买不起股票！

单鸣琴　哪有的话！哪有的话！老这么客气干吗？（对赵）我是说，他们都认了股，我们绝对保险，作下一年来，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红利！

赵　勤　于科长，咱们要是作生意，有这么大的利钱吗？

于科长　总得多一点，至少百分之三十五！

单鸣琴　你们也作生意？

于科长　赵先生和我是老关系！

单鸣琴　噢，赵先生，那可不行！你还能驳一个女太太的面子吗？于科长，咱们可别取斗争的姿态！

方心正　先教赵先生看看那张认股的名单。

单鸣琴　在皮包里呢！

佟继芬　鸣琴，你先坐坐，等一会儿再办那些事！你这么忙忙叨叨的教我头昏！（她自己和欧阳都坐下）

单鸣琴　小姐，这是抗战期间，还能不紧张吗？（拿了皮包）这就完，我马上陪你说话儿！

佟继芬　难得你还这么漂亮，这么活泼！

单鸣琴　（一边说，一边掏）谢谢小姐的称赞！漂亮？不敢当！活泼，倒许是真的。人生就是要赚个火炽热闹！（只顾说话，没留神手下；名单很大，把路上未吃完的两

个烧饼夹在里面。掏出来，烧饼落在地上)

赵　勤　(急忙去拾)我当是什么呢？两个烧饼！

欧阳雪　名单里出了烧饼?!(天真的笑起来)

佟继芬　欧阳！欧阳！

单鸣琴　(也笑起来)赵先生，快把它放在一边吧！太好笑了！你看，我们哪，在乡下散步，看见了一所大宅子，里面有很多的花草。

方心正　菊花和晚香玉一块儿开放，四川的天时真是好的出奇！

真是天府之国！

单鸣琴　我们俩就手拉手的，象度蜜月的新夫妇似的，走进去看看花。好，两条小驴子似的大狗，毫不客气的把我们俩堵在了墙根！幸亏房主人出来了，给我们解了围！

方心正　要不然，非受点伤不可！

于科长　烧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单鸣琴　别忙啊！你们记得前几年那位凌司长？

于科长　凌自安？

单鸣琴　对呀，凌自安司长!他告诉我的:无论多么厉害的狗，都受贿赂！所以到乡下闲游散逛啊，总得带着吃食！

于科长　所以就买了烧饼？

单鸣琴　你的结论很正确！

赵　勤　烧饼打狗，真有点可惜！

单鸣琴　那，天华公司孟小泉经理的两条狼狗，还一月吃三百块钱的牛肉呢！

方心正　鸣琴,狗的问题可以结束了吧?

单鸣琴　是的。赵先生请看看名单吧!(递名单,与佟小姐坐在一处)

欧阳雪　于科长,菜怎么还不来呢?我早已饿的慌了!

单鸣琴　噢,这位小姐可真是爽快 連我这走了二三十里路的还没敢开口呢!

于科长　老杨辞了工,徐嫂又不听调动,没个人去催一催!

方心正　不忙!不忙!(坐下)

欧阳雪　老赵,你跑一趟好不好?我是真饿的慌了!

佟继芬　欧阳,我的面子都—— 唉!住在这个鬼地方,连饼干都买不到!

单鸣琴　早知道,我们从城里带两桶来!前天,李秘书还送给我们两桶儿,由飞机运来的!

于科长　我自己跑一趟吧!

佟继芬　于科长,你绝对不能去!

赵　勤　我去吧,我走的快!

于科长　谢谢你,赵先生!就手儿催秦大夫一下,你就说佟小姐请他,一定要来!

赵　勤　(交回名单)好啦!(下)

单鸣琴　噢,佟小姐,是一位医生啊?

佟继芬　什么话呢!于科长,不要老这么胡扯!

方心正　那有什么关系呢!医生在这年月,地位并不低!

单鸣琴　我的同学,叶文花,焦凤丽,还不是都和医生结了婚?她们都很过得去!

欧阳雪　佟小姐,秦大夫的人很好,医道也很好。可是未必能

作个好丈夫,他有些特别的脾气。

佟继芬　看护当然是明白大夫的!

欧阳雪　我说的是实话,好话!

佟继芬　哼!

单鸣琴　(赶紧岔话)哟,这位小姐原来是看护呀?我的表妹也是看护,看护大学毕业!

欧阳雪　看护大学?那只有美国才有!

单鸣琴　可不是,表妹正是留美的!

于科长　(轻轻拍掌)真对不起,拦诸位清谈!乘着老赵没回来,我要提出个警告!老赵是个乡下人,未必肯往出拿钱;方先生,单小姐,可别太逼紧了他!我先约的他,和我经营个小买卖,我想就由我独自跟他交涉好。再说呢,还有佟秘书的关系!

佟继芬　爸爸不会去作生意吧?

于科长　我知道!可是我自有办法!这年月,连传道的牧师都得作生意!

佟继芬　要是父亲愿意,我自然不反对。唉!生活太难了,要能不伤咱们的身分,而又多收入几个钱,也不算坏事!那么,鸣琴,面子事,你就别再拉老赵入股了!

单鸣琴　咱们都是讲面子的人,不过为了生活,仿佛就不能不努力奋斗!

欧阳雪　(立起来)佟小姐,于科长,我先走一步了!

于科长　饭马上就来,再稍等一等!

佟继芬　你要是这么走了,不是教我脸上难看吗?

欧阳雪　还不单是饭的问题!(控制不住自己)我看,你们这些

讲面子的人太不要脸了！

大　家　什么？!

欧阳雪　（往外走了两步）老赵的钱是老赵的，你们为什么要算计过去呢？你们是讲脸面的人，还是骗子呢？（愤愤而去）

佟继芬　（在大家沉默一会儿之后）对不起！我得休息去了！（要往起立，被单拉住）我，我没想到，在自己家里会受这样的侮辱！我招待一个小小的看护，已经是过度的客气了！她倒……

于科长　佟小姐，这没什么，我有办法！因为秦大夫有了新的发展，我才敷衍秦大夫；因为敷衍秦大夫，我才给小看护一点脸！我是事务科的科长，正管着他们，我有办法！

单鸣琴　佟小姐，千万别生气！跟没有地位，没有身分的人，犯不着生气！你要是气病了，连我们俩的脸上可也就不好看了！

于科长　佟小姐，都是我的错儿！

佟继芬　不要再提了，于科长！我想父亲决不会去作买卖，我们佟家是世代书香！

方心正　于科长，你看，小姐已经让开了，就还教老赵入实业公司的股好了！

单鸣琴　心正！你怎么还敢说这件事呢！

于科长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是时代的毛病！这时代太伟大了，伟大得把个科长啊，司长啊，全仿佛看不见了！要是在太平年月，凭我这个科长，哼，小洋房一住，小

麻将一打，舒舒服服，自自在在，还用得着费尽心机去混三顿饭吃？真教我悲观！悲观！

单鸣琴 何必呢，科长！我们挣扎，奋斗，为了什么？为维持我们的身分，体面。这个动机是完全纯正的！前天，我遇见邱参事，他对我说：敌机轰炸的时候，他宁愿炸死，不能倒在地上，怕弄脏了洋服！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教这种精神，通过我们的努力与牺牲，永久不灭！

方心正 （鼓掌）鸣琴，好！再来！

佟继芬 父亲怎还不回来呢？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单鸣琴 我们本来要跟他老人家一道来的，可是他老人家说，还有封要紧的信得写。

于科长 秘书说接到一封怪信。

佟继芬 什么怪信？

于科长 我没细问。哼！今天仿佛专出怪事！

赵 勤 （同秦大夫上）于科长，饭吃不成了！

于科长 怎么？

佟继芬 噢，秦大夫，我的头又昏得厉害！

单鸣琴 噢，这就是秦大夫吗？快请进来，小姐等你都快要哭了。（秦不语，不动）这位大夫可真严肃！

于科长 饭怎么吃不成了，赵先生？

赵 勤 小饭馆不再赊账！刘老板说，科长欠他二百多啦，铺子小，东西贵，赔垫不起！

于科长 这是刘老板说的？好！明天我教他关门就是了！

赵 勤 于科长，别那么办！刘老板的买卖小，没有多少本儿

往出垫！

于科长　要不亏了我，他就能租到房？要不亏了我，就会有人照顾他？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我赏给他脸才赊他的，就是白吃了也名正言顺。好，没二句话，明天我教他关门！

秦大夫　于科长，我已经发了电报，决定到前方去，请你另找人，务必请在十天以内找到，我好早点起身！还有，老赵要跟我走，我顺便把他送到家。

方心正
单鸣琴　怎吗？赵先生要走？

于科长　秦大夫，我会给老赵找车，教他多住两天，我还有事跟他商议呢。

秦大夫　于科长，老赵是个老实人，斗不过你们！

于科长　我又不是土匪强盗！秦大夫！

佟继芬　（走过来）秦大夫，明天务必请过来一会儿，我还得问问你，该吃什么药呢？

秦大夫　用不着再吃药，多运动，多吃点有滋养的东西，管保会好的！

佟继芬　你再来'一'次！

秦大夫　用不着再来！

佟继芬　好吧！我有方法治你！（往回走）

秦大夫　治我？我怎么了？

佟继芬　（站住）你高兴吗，就来跟我讲恋爱！

秦大夫　我？讲恋爱？

佟继芬　问问他们！

于科长　我知道,秦大夫!
佟继芬　你不高兴吗,就扭头一走!你损坏了我的名誉!
秦大夫　我?
于科长　秦大夫!
佟继芬　等我说完!我赏给你脸,才准你常来常往。你以为,凭你这么个(伸小指)小小的医生,就配跟我交朋友?你以为,凭你这么个(再伸小指)小小的医生,就可以随便戏弄我?
秦大夫　这是从哪里说起呢?
方心正　我看,咱们还是先解决吃饭问题吧!
单鸣琴　心正,你敢再开口!
秦大夫　老赵,我们走!
佟秘书　(上,正与秦、赵碰头)你们回来!有事要问你们!
赵　勤　(看秦仍要走)大夫,秘书说有事!(秦无可如何的一笑,回来)
佟秘书　(如检阅然,看着大家,大家都已立起)秦大夫,听说你要到前方去了?既然已经要走了,何必还听刘司长的挑拨支使,故意和我为难呢?
秦大夫　这又是哪里来的事呢?!
佟秘书　你是刘司长荐来的?
秦大夫　不错!
佟秘书　那,你有不帮助他来和我为仇作对的?
秦大夫　我是医生,不管你们的闲事!还告诉你,我所以要到前方去的原因,一半是因为前方需要我,一半是因为看不惯你们的臭官僚气!

佟继芬
于科长 秦——

秦大夫 国家到了什么地步,你们还为豆儿大的事瞎吵乱闹,为什么不把心思力气多在抗战上放一点呢?

佟秘书 你以为我老了,势力不行了,处处藐视我!我还不老,我还有很多的办法!头一项,我不会教你好好的走了!于科长,他属你那一科管,开他的差!你抹我的面子,我也会教你难堪,教你终身的履历上老有个黑点,有个免职开差的黑点!同时,我也叫刘司长知道,我还有跟他一决雌雄的胆气和力量!

秦大夫 哈哈哈!你们都是白天见鬼!没工夫跟你们废话!(下)

佟继芬 (往前赶了一步)秦——

佟秘书 你干什么,继芬?(看她垂手无言,转对于)于科长,你有开除他的勇气没有?

于科长 我有!不过,秘书不是答应了我,教我约他来吃饭,大家言归于好吗?他不但得罪了您!他又得罪了佟小姐!

佟继芬 他没有!

佟秘书 继芬,你少说话!

于科长 他不但得罪了——(看她一下),而且得罪了我,我本应当马上教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不要说秘书您,连我姓于的也不是豆腐作的!可是,我办事,总把眼光放远一些——这,我是跟秘书学来的——我看他要到前方去,多少总算有了点发展,所以——

佟秘书　到前方去是外放,外任不如京官,用不着敷衍他!
单鸣琴　佟秘书,现在前方可也有升官升得很快的,于科长的顾虑不能算是错误。
佟秘书　请您二位先坐一坐—— 噢,继芬,你领他们到别处坐坐,我先跟于科长谈点要紧的事。
佟继芬　爸爸,你怎么了?我,我很不放心!
佟秘书　你去吧,没事!没事!
佟继芬　那么,方先生,鸣琴,你们先到这里来吧。(领路往外走)
单鸣琴　待一会儿见,秘书,科长,赵先生!(同方随芬下)
佟秘书　老赵,你也去吧!
于科长　你到徐嫂屋里去等我,千万别走!
赵　勤　饭怎么样呢?
于科长　有办法;到完全没办法的时候,我带你上我家里去吃,你千万别走!(赵下)佟秘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佟秘书　坐下谈!(落座)你今天告诉我,教我紧张着点,是不是?
于科长　作个样子,教人家看着好看!
佟秘书　你并不是这个意思,你不对我说实话!
于科长　我?我能不对您说实话?
佟秘书　我刚才想过了,人人都似乎有点轻视我,下自小小的看护,上至司长,全小看我,你不会看不出来!他们轻视我,必然有个原因,你不会不知道!可是,你不告诉我!
于科长　我真没看出什么来!真没听到什么!

佟秘书　你可是告诉我要紧张着点；那个姓周的书记还说过，我的地位——

于科长　一个书记的话，听它干吗？至于我说请您紧张点，不过是大家都那样，咱们也不能不随着，没有一点别的意思！

佟秘书　紧张？我刚才就试验了一下。我想一气批完五件公事。（打开皮夹）这不是？（拿出公文，用手背拍着）可是我头昏手颤，看不下去；而且，勉强的看完，我批不了；他们故意把难办的案件交给我，教我无从下手！作了二十多年的官，我还能教公事给难住吗？可是——

于科长　您这两天，身体不大好！

佟秘书　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不是什么紧张不紧张的问题，而是他们要设法赶出我去！我的生活这么苦，没人体贴；我的资格这么老，没人尊重；我的年纪这么大，身体这么坏，没人同情！他们紧张吗？并不然！我应当紧张吗？也不然！只是因为他们大家要拿我这个地位，所以故意与我为难，故意说我办事太慢！不然的话，他们就应当体贴我，尊重我，同情我，不要说我还天天去办公，就是拿干薪，永远不到部办公，他们也得毕恭毕敬的对待我！

于科长　真的！理当如此！不过，你老人家也别太悲观了。您的经验是太平年月的，现在是正在打仗，这就大不相同了！

佟秘书　难道一打仗就应当不讲资格，不讲身分？我告诉你，

我已经下了决心！

于科长　什么决心？

佟秘书　我要干一干,教他们看看,到底谁成谁不成！对反对我的人,小自书记,看护,大夫,大至司长,秘书长,从今天起,我一概不再宽容客气,他们斜眼看我一眼,我就劈面敬他们一拳！同时,我要活动,要发展,秘书还不是我老头子最后的官衔！

于科长　好！我一向是您的人,今天明天,以至永远,老是您的人,我必尽心力而为,帮助您成功！不过,我们顶好是积极进行发展的计划,不必消极的多得罪这里的人；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了,教他们看,吓他们一跳,岂不更大仁大义,更漂亮？

佟秘书　我已经开了火,就不能再鸣金收兵。

于科长　跟谁开了火？

佟秘书　秦大夫之类的人！我当面申斥了他,他还有个不去报告给刘司长的？我跟他们干,干到底！哼！拿这几件破公事来为难我？哈哈！（把公事塞在皮夹中）

佟继芬　（已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爸爸,你先吃一点东西吧？

佟秘书　不饿！教他们气我就气饱了！

于科长　噢,我去催饭！无论如何,我也得把饭弄了来！

佟继芬　于科长,我绝不是来催你,别误会了我！

于科长　不,我晓得！我得和刘老板那小子去算账！（拿起电棒等物）我马上就来！（下）

佟继芬　爸爸,你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奋发有为的样子）徐嫂！徐嫂！

徐　嫂　(在门外)啥仔？
佟继芬　你进来！
徐　嫂　(上)啥仔？
佟继芬　饭煮好没得？
徐　嫂　煮好了。
佟继芬　还有榨菜没得？
徐　嫂　没得！
佟继芬　还有几个鸡蛋？
徐　嫂　三个。
佟继芬　去炒鸡蛋！
徐　嫂　鸡蛋？我已经吃了！
佟继芬　怎么？
徐　嫂　啥仔时候了?你们不吃饭,未必我也跟着饿饭!你们不买菜,教我吃白饭哪？我把鸡蛋炒了饭！
佟继芬　你去买点什么来。
徐　嫂　天黑都黑了,我哪里去买？
佟继芬　去到小馆叫两个菜来。
徐　嫂　来不赢了,馆子关了门——
佟继芬　你滚！
徐　嫂　好,明天早上走。(下)
佟继芬　(哭)我没法活下去了！
佟秘书　继芬！继芬！不要委屈！我知道,我都知道！你这二年随着我受了大罪！不过,爸爸有办法！我还要,还能,恢复从前的光景,教你不受屈,教大家看看我还有本事！

佟继芬　（止住泪）爸爸，告诉我实话，衙门里是不是有了什么风声，教您这样的生气？

佟秘书　没有！我资格老，经验多，要论官场中的一切，他们谁比得了我？继芬，无论如何，爸爸不会丢了身分！你是我的女儿，你要安慰我，了解我！咱们忍受这一时，不久爸爸就会有发展！你看，我是老得没有用了吗？我的能力不如那群年轻的冒失鬼们吗？

佟继芬　他们十个也比不上您一个！

佟秘书　好，继芬，帮助爸爸，咱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去，把方心正夫妇叫来！

佟继芬　（走到门口）鸣琴，方先生，请到这里来！

佟秘书　他们来了，你可以休息休息去，我会招待他们。

单鸣琴　（同方上）于科长走啦？

佟继芬　他催饭去了。

单鸣琴　噢，佟秘书，你老人家的精神可真好，一天办那么多的事，还招待这么多的朋友！

方心正　秘书是老当益壮！

佟秘书　你们坐下！（他俩坐）啊，继芬，你去吧！

单鸣琴　小姐先休息休息去也好！

佟继芬　待会儿再谈，我的头老发昏，对不起啦！（下）

佟秘书　心正！鸣琴！刚才我给张用行秘书和卫次长都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见到你们！

单鸣琴　奇怪！

佟秘书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家产弄光，到处找便宜饭吃呢？

方心正　房子吗，被炸了——

单鸣琴　三分之一，没多大关系！

佟秘书　你们说实话！

单鸣琴　我们难道是说假话的人？佟秘书！

佟秘书　听我说，你们要是流亡在外，非找救济不可，我可以给救济会，江苏同乡会，职业介绍所，打电话写信，他们都不好驳我的面子，必定给你们想办法！

方心正　佟秘书，你看我们是肯到救济会去的人不是？

单鸣琴　哎呀，我的佟秘书，你怎么这样看不起人呢？

佟秘书　别再耽误工夫，你们是不是困住了？

方心正　没有！我们还要办实业公司呢！

佟秘书　好吧！我不能留你们二位在这里！

单鸣琴　（怒）佟秘书，你太不讲面子了！我们老远的来看你，你就这样的对待朋友啊？!

方心正　鸣琴！客气一点！

佟秘书　我的心境很坏，你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再说，我正在有所活动，家里不能收容难民！我求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省得教我的仇人知道了，又给我造谣言，管这里叫难民收容所！

单鸣琴　佟秘书，我们不是难民！

佟秘书　那么是什么呢？

方心正　（警告）鸣琴，不要感情冲动啊！

单鸣琴　我不能不说实话了！佟秘书，我们在苏州陷落以前，就把全部财产拿到上海去，作了点买卖。

佟秘书　（摇头）忘了你们是书香门第！

方心正　别人都作买卖，我们就见猎心喜，也玩一玩，并非要作一辈子的商人！

佟秘书　你们赔了？

单鸣琴　我们的运气不好，赔得一干二净！现在，我们是一无所有，秘书你能不帮一下忙吗？

佟秘书　我没办法！你们想发国难财，没有发成，倒来麻烦我，我没办法！

单鸣琴　我们既然找了你来，你还好意思把我们赶出去吗？咱们都是讲面子的人！

佟秘书　嗯——这么办：先到救济会求点救济，然后我给你（指心正）找点小差事！

方心正　小差事？我不能作，我作过科长！

佟秘书　太难了！你们太难了！你们跟个穷老头子过不去，是什么心意呢？

单鸣琴　秘书，你会穷？

佟秘书　（无可奈何的点头）我的收入不够我支持这个（指脸）的！你们不晓得，谁也不晓得！我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周明远　（吃得大醉，七扭八歪的闹进来）佟秘书，走，喝酒去！

佟秘书　你是怎么回事，啊？

周明远　走！喝——嗝——一杯去，给个面子！

佟秘书　你敢再胡闹？滚出去！

周明远　不论他是谁，敢再教我——嗝——滚出去，我就揍他！（要往前扑）

方心正　（去拦）先生，先生！有话好好的说！

佟秘书　老赵！老赵！
周明远　（向方）你跟我喝一杯去！有的是酒！
赵　勤　（跑来）怎么啦？
佟秘书　把他赶出去！
周明远　老赵，你也在这儿哪？走！你们俩——嗝——也去！
赵　勤　周先生，周先生！（拉住他）
周明远　没人看得起我，我知道！老赵，薛大嫂！（指单）
单鸣琴　我姓单！
周明远　你们都捧我一场！看，（掏口袋）我还有五块钱呢！秦大夫——好人——给我的！走，有酒有饭，就缺点面子！
方心正　我不去吧？咱们素不相识！
周明远　难道你们不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嗝！
单鸣琴　那，似乎也得说个“请”字吧？
周明远　我“请”！
单鸣琴　心正，他是“请”客，似乎别驳他的面子吧？
佟秘书　你们敢去！
周明远　秘书也得去，我一个月的薪水……
单鸣琴　准有酒饭啊？
周明远　我还骗你！
方心正　走啊，鸣琴，别太伤了面子！（夫妇架着周下，赵闪开）
佟秘书　太岂有此理了，明天我开除了他！
赵　勤　他是喝醉了！
佟秘书　我问你，他是谁荐来的？

赵　勤　不知道。

佟秘书　总有人支使他，到这儿来胡闹；凭他自己，他没有这个胆子！

赵　勤　他是喝醉了！

佟秘书　哼！我跟他们干！干到底！明天我先开除了“他”！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第二幕的数日后。

地　点　佟秘书家中。

人　物　佟秘书　于科长　秦医官　佟继芬　欧阳雪　周明远　方心正　单鸣琴　赵　勤

〔开幕。佟府整个的陷于苦恼中。徐嫂已辞工，但方心正夫妇却没有丝毫辞别的意思。佟秘书正患着一点“面子病”。佟小姐本是多愁多病的人，这几天也更憔悴可怜。虽然很想卧床不起，她可是还不能不出来。因为一眼看不到，单鸣琴也许就——举个例说——把客厅里的台布剪成小块，当作手帕用。看吧，开幕时，单小姐已经在客厅里低声的唱着。她穿着佟小姐的绣花拖鞋，披着佟小姐的秋大衣，脸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别的厚。

单鸣琴　（低唱着一段西洋的情歌，从容的各处搜寻）哼，把香烟‘都’藏起来了！（笑了笑）真周到！

佟继芬　（轻轻的进来，看着单，半天——）鸣琴！

单鸣琴　哟，你吓我一跳！（赶紧过去拉住芬的手）你不是不大舒服吗？干吗这么早就起来？现在才十点多钟！

佟继芬　(冷隽的)不能不起来了,怕我的大衣教老鼠给咬了!

单鸣琴　穿在我身上是绝对保险的,我的佟小姐!你等着,等我的皮箱都来到,我送给你一件——也许两件——最新式的秋大衣!

佟继芬　鸣琴!鸣琴!你是怎么了?你们在上海把产业全随便的——

单鸣琴　不是随便的,我们的确有计划,有勇气;运气不好,那谁也没办法!

佟继芬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怎么还说什么皮箱,秋大衣呢?

单鸣琴　哈哈,你还是没结婚的小姐,太幼稚;我这结过婚,见过世面,尝过些世上甜酸苦辣的人,就不能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只要面子上好看,就说上一大套,起码也热闹热闹嘴,好不至于教自己太悲观了!

佟继芬　要是教人看出破绽呢?

单鸣琴　面子就象咱们头上的别针,时常的丢了,丢了,再找回来,没关系!

佟继芬　要是找不回来呢?

单鸣琴　拉倒!——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处处争取面子,而不至于教面子给牺牲了!

佟继芬　我不能明白!(慢慢的来回走,忽然立住)鸣琴,我们说点真的话,好不好?

单鸣琴　真话?真话可往往戳破了这个。(指脸)

佟继芬　我没法再顾那个人;告诉我,你们夫妇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单鸣琴　计划很多，早晚总会有几个能实现的！

佟继芬　在计划不能实现之前，你们就在这里——

单鸣琴　养精蓄锐！

佟继芬　鸣琴！你知道父亲的脾气。你知道现在物价是多么高！

单鸣琴　佟秘书是最讲面子的人，况且作官多年，还没有点积蓄？我看，一切都不成问题！

佟继芬　父亲讲排场，没剩下钱！鸣琴，说干脆的吧，你在这儿也可以。你知道徐嫂走了，不好找人？

单鸣琴　怎么着？你难道想教我作"有缺即补"的老妈子吗？你看看我这双手吧！还是那么白不是？我的手跟你的手一样，不是为生火煮饭长着的！

佟继芬　唉！（无力的坐下）

单鸣琴　佟小姐！佟小姐！别生气！我在这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小姐，你今年——

佟继芬　干吗？十七！

单鸣琴　当初，我十七了八年，十八了五年。现在，我结了婚，不在乎了，所以对人说我二十二。不过十七也罢，十八也罢，并不能解决问题！等到咱们的脸不大帮咱们的忙的时候，嘴里越说十七，心里可越发慌！

佟继芬　别说了，我心里直闹得慌！

单鸣琴　恐怕痛哭一场才更合适！告诉你吧，我的作用就是能帮忙你解决了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秦大夫——

佟继芬　他与我没关系！

单鸣琴　何必跟我还这么嘴硬呢？

佟继芬　世界上不见得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子吧？

单鸣琴　江里尽管挤满了鱼，不去钓的连一条也得不到手 抓住他，告诉你，抓住他！

佟继芬　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方心正　（匆忙的进来，穿着佟秘书的大衣）鸣琴！哟，佟小姐也起来啦？

佟继芬　（勉强的一笑）怕起来太晚了，没人给你们拿件衣服什么的，天气相当的冷了！

方心正　哈哈哈！用不着小姐操心，自家人还闹什么客套吗？佟秘书的大衣，我穿着正合适！

单鸣琴　可惜稍微肥了一点！

方心正　鸣琴！好消息，我找到事作了！

单鸣琴　什么事，心正？

方心正　秘书！

单鸣琴　你看多么巧！住在秘书家里，你也就作了秘书。多少薪水？

方心正　薪水不薪水的倒没多大关系，我要的是这个头衔。有了头衔，我还是进行咱们的实业公司！

单鸣琴　对！挣薪水是有限公司，办实业是无限公司！你什么时候走呢？我去给你收拾行李！

佟继芬　鸣琴，你又——

单鸣琴　（笑起来）你看，我老以为这还是太平年月，要动身就得收拾行李！噢，心正！

方心正　怎样？

单鸣琴　我舍不得你，咱们一块走！

方心正　那么咱们就去跟佟秘书辞行！
佟继芬　他老人家身体不大好，我替你们说一声吧！
方心正　我‘仿佛’还得跟秘书借点路费！
单鸣琴　又是借，又是借，我恨透了这个“借”字！
方心正　世界各国的政府还都免不了借款，这并不寒伧！我看哪，鸣琴，你还是多在这里住两天，等我在重庆把一切略为布置一下，再来接你；这样，可以减少些你的苦处！
单鸣琴　我舍不得你！
方心正　我是怕你受罪！
单鸣琴　佟小姐，心正没别的好处，可是有颗金子作的爱心！好吧，佟小姐，“你”给他点钱，教他快快的走。我呢，再多住两天，听他的消息；同时也好专心的办办你那件事。
佟继芬　哪件事？
单鸣琴　还装什么傻呢？好佟小姐，给他点钱！你不要动，我去拿你的皮包！在枕头底下放着呢，是不是？一定是，枕头底下是最放心的地方！（下）
佟继芬　方先生，难得你能驾驭这么一位太太！
方心正　第一流的女人，连讨厌都讨厌得可爱！
佟继芬　不当着你太太的面，告诉我实话，你到底找到什么事了？你不说实话，我不能帮助你！
方心正　秘书！
佟继芬　什么秘书，这么方便？
方心正　图书研究会的！

佟继芬　图书研究会还有秘书？

方心正　他们本来要个书记，我力争非叫秘书不可！

佟继芬　那能有很大的收入吗？

方心正　当然不能。不过，只要今天来个秘书，明天再来个什么委员，我就有了身分，也就有了办法！假如今天有人给我五百块钱的薪水，而名义是书记，我宁愿意饿死！

佟继芬　这也有些真理！

方心正　佟小姐，你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一般人是绝对不会了解我这点苦心的！更坦白更深刻的说吧：我宁可去欺骗，也不肯手背朝下去求救济！我今天求了你，是因为小姐你能了解我！看见没有？我的手直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说真话！

单鸣琴　（从老远就喊）佟小姐！佟小姐！（进来）你可真行！我怎么打，也打不开这个皮包！钥匙随身带着呢，是不是？

佟继芬　大概是！（立起来，接过皮包，微笑着掏胸前小袋，把皮包打开）方先生，你拿五十块钱去吧。

方心正　佟小姐，这可是暂借，日后一定偿还！鸣琴，不过三五天，我必定来接你，连佟小姐也接到城里去玩上几天。

佟继芬　我父亲的大衣——

单鸣琴　好在他马上就回来！心正，从结婚到今天，咱们没分离过一天，我真……（很难过）

方心正　鸣琴，要坚强，挣扎！佟小姐，我可把她托付给你了！

（往外走）

单鸣琴 （追着他）心正，达灵！快回来呀！噢，心正，路过诊疗所的时候，把欧阳小姐请了来！

方心正 她肯来吗？

单鸣琴 你就说我和佟小姐都不大舒服，大夫和看护一听说有病，就忘了以前的事了！快回来呀！（看他走去）唉！

佟继芬 你教欧阳雪来干吗？

单鸣琴 为办你的事，要办就急不如快！

佟继芬 我看这全是胡闹！

单鸣琴 我完全出于至诚！我不忍看我们这样的女子入了尼姑庵！

佟继芬 闹出笑话来呢？

单鸣琴 你是又怕，又要试试！

佟继芬 怎么？

单鸣琴 要不然你干吗留住我，不教我同心正一块儿走呢？

佟继芬 我什么时候留你来着？

单鸣琴 你也可没坚决的教我走，不教我走就是有意留住我！

佟继芬 你呀，鸣琴，真教我没了办法！好吧，你等着她吧。我不能见她，不屑于见她！（要走）

单鸣琴 都交给我办吧！请放心，我决不会把事情办坏了！（芬下。单看着她的后影，点头微笑。方轻轻的上来）你请了那个小看护？（方点头）好，拿来！

方心正 （拿出刚才得来的五十元）还是老办法？

单鸣琴 当然！把钱全数交给太太的，才是摩登的好丈夫；这

个原则我永久不变！（接钱）

方心正 我真得上重庆吗？

单鸣琴 当然得去！五十块钱，一件大衣，还不走？再说，你还得去上任呢！

方心正 你呢？那件婚事有成功的希望吗？

单鸣琴 管它成功不成功，至少我还得教佟小姐再开两次皮包！你去吧！

方心正 光是这件大衣，恐怕不会把我送到重庆吧？

单鸣琴 拿去！（给钱）二十块！

方心正 起码也得平分吧？

单鸣琴 难道你就死吃这二十块，不再作别的活动？

方心正 没有你跟着我，我就失去了灵感！

单鸣琴 起码有那个秘书的事呢！画画的必是名家，常来常往的必是些阔人，你大有可为！走吧，我祝你成功！别忘了实业公司，那最时髦！

方心正 也祝你成功！（要走，又回来）看在夫妇的爱情上面，再多给我五块！

单鸣琴 给你！努力呀，要对得起我呀！

方心正 （接钱，刚要走，欧阳匆匆的进来）欧阳小姐，你们谈谈吧！我还得上重庆去！办实业真麻烦死人！（下）

单鸣琴 （向他喊）喂！回来的时候，别忘了带几听炮台烟来！欧阳小姐，请坐！

欧阳雪 我正忙，不坐了吧。你不舒服？

单鸣琴 我很好！你忙，咱们快快的说！欧阳小姐，秦大夫是不是有点爱佟小姐呢？

欧阳雪　这又是什么把戏呢?你们有工夫,可以一天到晚搞这些无聊的事!我忙,我不能陪着你们玩! (要走)

单鸣琴　稍等一等!我求求你,只是这一次,绝不再麻烦你!我只求你对佟小姐说一句话!(拉住欧,喊)佟小姐!佟小姐!快来呀!(向欧)只求你说一句话,说秦大夫有点爱她!千万!千万!

佟继芬　(慢慢的进来)干吗?(看见欧,但未招呼)

单鸣琴　欧阳小姐说了——(转向欧)你说呀!

欧阳雪　唉!我真不明白你们是干什么呢!

单鸣琴　你说!你说!

欧阳雪　好,我说!秦大夫——

单鸣琴　对!秦大夫!

欧阳雪　秦大夫和我本来预备上前方去。大家知道我们是上前方,谁也不便拦阻我们。可是,你们吹出风来,说是把秦大夫撤差,弄得大家和附近的老百姓全联名来挽留我们,这是何苦呢!前方急需医生护士,可是秦大夫的心软,一见百姓们留他,他又拿不定主意了!你们瞎闹你们自己的事还倒罢了,为什么妨碍别人的正经事呢!你们难道就不晓得现今是在抗战?瞎闹些什么呢!

单鸣琴　那么秦大夫不走了?

欧阳雪　不晓得!(下)

佟继芬　(又要昏倒的样子)这就是你的好办法!(坐下)

单鸣琴　这个消息太好了,秦大夫能够留在这里,咱们还不是十拿九稳吗?

佟继芬　不要再说了！

单鸣琴　我们得设法把秦大夫马上请来！

佟继芬　不要再说了！成不成？

单鸣琴　请他来给秘书看看病，他就不疑心是秘书要撤他的差了不是？对！对！请他来给秘书看看病！

佟秘书　（换上了长袍马褂，轻轻的走进来）给谁看病？

单鸣琴　哟！（急忙过去搀他）你老人家怎么不多躺一会儿？你的病好了点吗？

佟继芬　（立起来）爸爸，今天怎样？

佟秘书　（慢慢的坐下）我没什么病，只是心里不痛快！

单鸣琴　秘书，就放开了心吧！心正啊，已经找到了事，上了重庆。

佟秘书　什么事？

单鸣琴　秘书！

佟秘书　什么机关的？

佟继芬　图——（但没有抢过单）

单鸣琴　土产委员会的。

佟秘书　没听说过这么个机关！

单鸣琴　新成立的！

佟秘书　主任委员是谁？隶属哪一部？他是什么阶级？

单鸣琴　他急着忙着就走了，我没能细细的问他。是不是？佟小姐？

佟继芬　（用鼻子）嗯哼！

佟秘书　这是对的！我们书香门第的人，还是在政界活动，作买卖，无论怎样，总有些不体面！

单鸣琴　秘书的意见和我的完全一致！这就好啦！心正找到了事，我暂时在这里帮帮小姐的忙；等心正在重庆安置好了，我再进城，也请小姐去玩几天；一切的一切慢慢的就都上了轨道。只有一件不大放心的，刚才我正和佟小姐商议，就是秘书的病。年纪到了，万不可大意，总得请大夫看看！

佟秘书　这个鬼地方，找不到医生！

单鸣琴　秦大夫还没走！

佟秘书　他？他来到，我的病就加重三分！

单鸣琴　秘书别太为难了小姐，他是一片孝心！

佟秘书　我不准他进这个门！

单鸣琴　噢，我去看看他，问问他秘书该吃些什么药？

佟秘书　你去，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单鸣琴　好，我去问问！（向芬递了个眼色，又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把大夫请来。芬未置可否。下）

佟继芬　爸爸，干吗穿起马褂来了？

佟秘书　哼！（沉默了一会儿）他们说我不明白抗战，不适宜于作抗战时期的官吏。好！我偏穿上长袍马褂，教他们看看，看谁能把我赶出去！

佟继芬　谁说的！谁说的！

佟秘书　说我悲观，说我懒散，甚至于说我勾通汉奸！

佟继芬　勾通汉奸！谁说的？

佟秘书　（慢慢的把那封怪信掏出来，手有点颤）那天，我一接到这封信，就知道其中必有故典。你看，笔迹是熟人的，是同衙门的人的，可是不直接的送过来，偏转个

弯先送到重庆办事处，又由那里交到这儿的号房，是不是有毛病？

佟继芬　一定！是谁的笔迹呢？

佟秘书　看着眼熟，可是不能断定是哪个人的。我没那么大的精神去调查。我本想教于科长替我调查一下，可是近来我连他都有点怀疑了！

佟继芬　怎么？他不是爸爸一手提拔起来的吗？

佟秘书　我想，他准知道这些事，可是他一味的敷衍我，不对我说实话！他要八面讨好，不得罪一个人，我明白！

佟继芬　爸爸给我看看！（要信）

佟秘书　你不能看！你要是看过了，恐怕你就连一声爸爸也不再叫我了！

佟继芬　是无名信？无名信永远没什么用处！

佟秘书　这封无名信是个例外，里面说我勾通汉奸，而且有证据！

佟继芬　有证据？爸爸，有证据？

佟秘书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记得你的陶二叔？

佟继芬　陶平甫叔叔？

佟秘书　（点头）他在"那边"呢！他给来过信，问好的信。他虽然是在"那边"，还不忘旧，来信问候我，我不能不给老朋友个面子，所以就回了他一封信！

佟继芬　你怎么写的？爸爸！

佟秘书　也是问候的话！

佟继芬　没说别的？

佟秘书　嗯——我发了点牢骚！

佟继芬　爸爸，你怎能那么大意呢？

佟秘书　继芬，连你也责备我吗？也不了解我吗？

佟继芬　爸爸，我——

佟秘书　（立起来）你想想看——这里的家，上海的家，都放在我老头子一个人的肩上！儿女尽管不孝，我不能不作慈父！你的曾祖父，你的祖父，都是进士出身，不能由我这一代败落了家风！我自己作官二十多年，不能在今天丢落了身分，可是我现在连小大英的香烟都不敢吃！我也穿上制服，听人家喊一二也跟着唱党歌，还教我怎样呢？我能不发牢骚？（怒气冲冲的坐下）

佟继芬　爸爸，先别生气！我明白！我明白！

佟秘书　都是什么东西，偷拆我的信！而且拿我的信作证据，说我勾通汉奸！

佟继芬　我看，没多大关系！他们还能把你怎样了？!

佟秘书　哈！他们也许借此……反正我决不辞职，决不辞职！有胆子，他们免我的职好了！作了一辈子官，落个免职，我——我……

佟继芬　他们不敢！

佟秘书　也不敢说，我简直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可是我并不心虚，我自幼所受的家教，所读的书，所经验的官场的人情世故，教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错处！

佟继芬　（忽然一软的坐下，低泣）假若，假若，噢，爸爸，假若他们……咱们怎办呢？

佟秘书　继芬，继芬，爸爸有办法！有办法！没有秘书，佟景铭就根本不存在了！我豁出这条老命，去干，去活动！继

芬，我会教你看看，丢了秘书，我会来个厅长，或者大机关的处长！咱们有朋友，有资格，有活动的能力！我马上到办公处去，发信，发电报——我的信上电报上的人名官衔，就能把跟我捣乱的小子们吓得发抖！（上。抱着许多东西，如挂面，藕粉，果子露之类）哟，佟秘书，您起来啦？身体怎样？啊！佟小姐，我给秘书由城里带来些（一边说一边放东西）不值钱的吃食，乡下什么也买不到！

佟继芬　（忙擦了泪）这是干什么呢，于科长！

于科长　小意思！小意思！

佟秘书　（稍一欠身）谢谢啊！坐！（把信又藏起）

于科长　（坐）秘书不要紧了吧？

佟秘书　说不上什么病，只是心里不痛快！那个姓周的书记呢？

于科长　早滚蛋了，前几天我就把他开除了！

佟秘书　中国将来怎么好呢？这群年轻的是既不读书，又不知礼，何以继承我们这一代的文化呢？

于科长　秘书倒不必忧虑，他们活到三十岁以上，就慢慢的懂得事体了！

佟秘书　继芬，倒茶呀！

于科长　千万别客气，佟小姐！徐嫂又走了？今天下午我就给您送个老妈子来，一定！唉！单是老妈子问题就弄得我头昏眼晕，简直没办法！

佟继芬　（借机会出去）我看看我屋里的暖瓶里有没有水。

于科长　别客气，我们是自家人。

佟继芬　先坐一会儿呀，于科长！（下）

佟秘书　于科长，对秦大夫和那个小看护都怎样处治了？

于科长　我还没办！可是已经吹过风去，要撤换他们，教他们晓得晓得！他们要是知趣呢，赶快来向秘书道歉，我想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我也实在为难！

佟秘书　（摇头）不是办法！

于科长　我实在为难！噢，秘书，有个相当好的消息！

佟秘书　还有好消息？

于科长　老赵啊，又教我拉回来了！他不是要随秦大夫一同走吗？我对他说，我能给他谋个差事。

佟秘书　老赵还会作官吗？

于科长　所以才打动了他呀！我说，有钱而没有地位，不但身分低，而且还许有点危险！面子要是钱作的，地位就是钱财的保险柜！我这么一说，他受了感动，决定和咱们合作。这是争夺战，咱们胜利了！我已经借给他一身旧洋服，教他先练习练习。他待一会儿就来看您。

佟秘书　于科长，我对这件事不很感觉趣味！

于科长　秘书，您不用管，把事情都交给我去办，您只要出个名就行了！

佟秘书　我的姓名似乎不好和老赵并列吧？我问你，于科长，你知道我近来为什么——

于科长　等一等，佟秘书，大概是老赵来了。（立，出迎）赵先生，来吧！噢，单小姐，方先生呢？

单鸣琴　（同赵上，赵穿着旧洋服）心正上重庆了。秘书，秦

——

佟秘书　待会儿再说！

赵　勤　佟秘书，您看我这个样好看吗？

佟秘书　嗯——

赵　勤　于科长，我受不了这份儿洋罪！（不住的拉领子）

于科长　谁教你把领带系得这么紧呢？领带是个装饰，不是为勒死自己的！（给他收拾）

单鸣琴　赵先生，穿惯了就好了！（指他的口袋）这鼓鼓囊囊的是怎么回事啊？

赵　勤　洋服的口袋多，我想啊，口袋都装满了东西，才显着阔气，所以把破袜子什么的都塞在里面了！

单鸣琴　（用力禁止自己笑出来）唉！相反的，洋服的口袋不要多装东西！

赵　勤　那么要这么多口袋干吗呢？

于科长　单小姐，你去，和佟小姐，给他详细的说明一下，好不好？

单鸣琴　好哇！赵先生，你来，我细细的告诉你！

于科长　连怎么握手，怎么抽烟，都告诉明白了他！

赵　勤　我不会吸烟！

于科长　有备无患！赵先生，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必能教你成个最体面，最有身分的人！

单鸣琴　你跟我来，我喜欢教给你！（与赵同下）

于科长　行了！行了！一定能成功，老赵相当的聪明！

佟秘书　我不大赞成这个办法！

于科长　可是除此以外，咱们别无良策呀！物价是这么高，咱

们的收入并没增多,再不设法弄点资本,作点买卖,咱们还怎么活着呢?再说,咱们又都是讲体面的人,不能不交际应酬,一场小牌打下来,就许输上一二百块;心里难过,脸上还得带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来;咱们太苦了!太苦了!

佟秘书 苦是苦哇,可是咱们应当另想办法,不能把身分降落到和商人一般儿低!

于科长 秘书,您是没看见!我这次上重庆,都看见了!单说咖啡馆吧,一块六,甚至于两块,一杯咖啡;看,夜里十二点,坐着满满的人!再细一看,没有一个公务人员,而都是那能把握住时代的老少男女!不说屈心话,我真看着眼红!老赵呢,有我调动他,他不至于不肯拿钱;我自己呢,又有几年办事务的经验;再加上您的地位名望,我们是百无一失!(坐)

佟秘书 由作官而发财,名正言顺,自古而然!作生意——

于科长 可是,秘书,咱们有马上升官的希望吗?秘书,(掏)在重庆,朋友送了我几支炮台烟,我给您留着两支!(献烟)

佟秘书 (微笑了笑)一人一支吧!(拿起一支)唉!这支烟引起我无限的感慨!(点上烟)你问我,有没有升官的希望?

于科长 (吸了一口)到底炮台是炮台!是,秘书!咱们能有马上升官的希望吗?

佟秘书 我先问你,假若现在你的地位有点不稳,你怎么办?

于科长 那我干脆就作买卖去!

佟秘书　假若是我呢？

于科长　您？秘书您这几天是怎么了？您怎么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

佟秘书　我——（要掏那封信，又不敢，立起来楞了一会儿）我真不明白你！

于科长　不明白我？怎么了？

佟秘书　好吧！（又颓然的坐下）没什么事！我只告诉你这一点——假若我丢了现在的官职，我就还是在政界活动，决不另找出路！你的方法多，我的气魄大！是的，我马上就得动手，在我死后的讣文上还不能只印上个秘书！我问你，你说我要往外面发展，譬如说弄个省政府的厅长，怎样？

于科长　好哇！您有路子吗？

佟秘书　路子是很多，不过——厅长总是外官，而且也许太累，我的身体不行了！还是在京里，弄个司长，比较更合适一点；这，我也有路子！

于科长　可是，在您没得到十分把握以前，别先冒险辞职呀！

佟秘书　决不辞职！多在这里一天，就多能给他们些个难堪；他们不顾面子，我也不便分外的客气！不过，他们要免我的职呢，怎办？

于科长　免职？我劝您还是躺躺去吧，您的身体必定是不大好！

佟秘书　你一点也不帮助我了？（又要掏信，又不肯）凭你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不知道？

于科长　我知道什么呀？以我的年纪经验说，我只配作您的儿

子，这总算说到家了吧？您为什么老跟我这么吞吞吐吐的呢！

佟秘书 （受了感动似的连连点头）说的好！好！在官场年久了，我不能不时时处处留神，也许我错想了你。好吧，我的苦痛，我愿自己忍受，不必再说了！我想你不能是个"吃里爬外"的人！好，我只求你一件事！

于科长 什么事？我必尽心给您办！

佟秘书 假若你听见什么风声，要赶快来告诉我；可不准教继芬知道了！我，没关系；她，受不起打击！

于科长 风声？打击？我一点也不能明白！

周明远 （上）佟秘书，于科长！

佟秘书 你又干什么来了？

于科长 （立起来）周明远，你敢在这里胡闹，我教巡警抓你！

周明远 用不着，我是来给佟秘书道谢！

佟秘书 去，去，去！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周明远 （仍坦然的）您没工夫，也得听我说完了！

于科长 不要胡闹！你丢了差事，是你自己的过错，不能怨别人！

周明远 佟秘书总多少有点过错！他教给我要面子，讲身分，可是又随便的开了我的差；简直是随便拿人开玩笑！不讲人情，不管真理，你们只有一张比纸还薄的面子！现在——

佟秘书 不要再说，滚出去！

周明远 听我说完了！

于科长 周明远，你是不是来求点钱，或者还求个差事？

周明远　我既不缺钱，也不求事！你们以为一个人抹了你们的面子，马上就可以饿死？并不那么容易！

佟秘书　你这是成心来捣蛋！

周明远　我来给你道谢！你开除了我，我倒得着了点好事，塞翁失马！

于科长　噢，你得着了好事？（柔和多了）请问，什么好事？

周明远　我上张司长家里教书去了！

于科长　（坐下）噢，不过是教书哇！好了，好了，别彼此耽误工夫，请吧！

周明远　我还有点重要的消息，要报告给秘书！

单鸣琴　（同芬、赵上）哟，周先生！又来请客吗？

佟秘书　鸣琴，你不觉得难看吗？

单鸣琴　那算什么呢？于科长，你看赵先生有个样子了吧？

于科长　（打量赵）好多了！就这个样出去，你说你是什么委员，都得有人信！（转向周）你请吧，我们还有事！

周明远　等我报告完了，在张司长家里，我听到了一点消息：大概不久部里有些人事上的变动。

于科长　真的？

周明远　我永远不说谎话！

于科长　怎样的变动？有我的事没有？

周明远　叫我慢慢的说！前天晚上，次长，还有好几位重要的人，都在张司长家里吃饭。

于科长　可惜，那天我正在重庆！

佟秘书　有刘司长没有？

周明远　没有。

佟秘书　没有？好！

周明远　他们说了许多的事，我只听到了一部分。他们说，佟秘书大概——

于科长　怎样？

周明远　跟我一样！

众　什么？

佟秘书　（唇发颤）什么？

周明远　恐怕得免职！

众　免职？

佟继芬　噢，爸爸！

佟秘书　继芬！不准这样，周书记，你说完了？

周明远　说完了！

佟秘书　你以为这就可以出了气，报复了我开除了你的仇？我告诉你，我的办法还多着呢！你滚出去！

周明远　（冷笑，要走）

于科长　等一等，周先生，咱们一块儿走，我还要问你点事！（急忙把桌上的礼物收拾起来）

佟继芬　（对于）你干什么？

于科长　佟秘书的病已经好了，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别人去，咱们是自家人！

佟继芬　呸！不要脸！

周明远　噢，于科长，我还忘了说，大概你也——

于科长　我？我怎么了？我并没说过悲观的话，没勾通过汉奸，怎么有我呢？

佟秘书　我的事你知道？你这个八面讨好的人！

周明远　（对于）你讨好太过了，他们说你是佟党！
于科长　佟党？（把东西又放下，对佟）您看，我还是您的人不是？您连累了我，还倒骂我？我太冤了！
佟继芬　你还冤？你怎么不早早告诉父亲一声来呢？
于科长　以往的事不必提了吧。我有我的难处，我有我的办法，我的官职小，不能得罪任何人！我明知道谁要失败，我还得敷衍他：宦海升沉，哪有准呢？连这么着，人家还说我是佟党，我冤枉不冤枉？
周明远　不仅是佟党，你大概还有金钱上的毛病！
于科长　这是侮辱我！侮辱我！我要是肯赚钱的话，还能这么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穷相？！
佟秘书　（立起来）周书记，你可以满意了吧，羞辱了我这么半天还不够吗？
周明远　啊——佟秘书：我，我，要不是前几天你那样对我，我决不会办出这种事来；我，唉：都是为了一点臭面子！（走出去）
佟秘书　（微颤着，看他出去，问于）你怎样？
于科长　您说怎样？噢，咱们既是一同失败了，就还一块儿干吧！您的声望，我的经验，老赵的钱，咱们——
佟秘书　我没有了声望，什么也没有了！免职就是死刑！
于科长　怎办呢？
佟秘书　你也请出！
于科长　好！赵先生，咱们一同走吧？（又去收拾那些礼物）
赵　勤　你先走吧，我再等一等！
于科长　那么我先走一步了，咱们家里见！（抱着东西走了两

步,又回来)噢,我把挂面给您留下吧,您过两天要是愿意跟我合作,就再通知我一声!

佟秘书 你滚!(把挂面扔出门外。于下)鸣琴,你呢?

单鸣琴 我到城里找心正去,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我看哪,周明远的话未必可信,先别着急!即使他的话是真的,好在免职的命令还没下来,赶快想办法,还能来得及!

佟秘书 免职的命令下来,我早就——

佟继芬 噢,爸爸!

单鸣琴 佟小姐,别着急!我上重庆去想办法,大衣我借穿几天啊,改日送来!赵先生,别忘了入股!(下)

佟继芬 爸爸,免职?能够吗?

佟秘书 不要再说那两个字!

赵　勤 佟秘书,我可以帮忙不可以?

佟秘书 (看了赵一会儿)没关系!部长,次长,都是熟人,他们不会把我——

佟继芬 爸爸,就马上去活动呀,别再耽误着!

佟秘书 我有办法!我马上去!噢,我的头晕!(晃了几晃)

佟继芬 (搀住他)那,你就先休息休息!

佟秘书 (坐下)有办法,不忙!不忙!

秦医官 (上)佟秘书,什么病?是不是感冒?

佟继芬 (拉住秦)秦大夫!秦大夫!

佟秘书 继芬,小姐的身分!(芬放手)秦大夫,你干吗又来了?

佟继芬 噢,爸爸,不是单鸣琴把他请来的吗?秦大夫,这到了你该明白表示态度的时候了!

秦医官　表示什么？秘书到底有什么病？

赵　勤　不是病，大夫！

秦医官　不是病，找我干吗？

佟继芬　爸爸的差事……

佟秘书　继芬，你！

佟继芬　噢，秦大夫，你认识两位司令长官，不能给父亲想想主意吗？

秦医官　到底是什么事呢？

佟秘书　继芬，你要是不顾佟家的脸面，你跟他走好了！

佟继芬　秦大夫，你能不能带我走呢？

秦医官　带你走？你会干什么呢？

佟秘书　继芬，你好狠心！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佟继芬　爸爸，我——教我怎办呢？好，好，我决不会离开你！

佟秘书　这就对了，咱们要死，死在一处？秦大夫，我一向看不起你；今天，我求你件事，告诉我，怎样的死才更体面一些？

秦医官　秘书是不是热度很高，烧得胡说？（过去，摸他的脉）

佟秘书　（撤出手）告诉我，怎样自杀好？

秦医官　我只会救人，不能劝人自杀！

赵　勤　秘书，怎么为这点事就要投河觅井呢？难道不作官就得死？天下没作过官的人多了！问问秦大夫！

秦医官　老赵，到底怎回事？

赵　勤　刚才周书记来说——

佟秘书　老赵，没你的事，你可以走啦！

佟继芬　秦大夫，周书记说——

佟秘书　继芬,我都快死了,还不给我留点脸吗?
佟继芬　秦大夫,大概不用我说,你也可以明白了,你说我怎么办呢?
秦医官　我不明白!我没办法!你们的病,我治不了!
佟继芬　你是不是有点—— 喜欢我呢?
佟秘书　继芬,身分!
秦医官　对不起,我得走了,我弄不清这都是怎么回事!
佟继芬　你不能走!(又要拉他)
佟秘书　继芬!
赵　勤　佟秘书倒是真有了难处,秦大夫你帮帮忙!
秦医官　除了治病,我什么也不会!
佟继芬　我怎么办呢?
佟秘书　秦大夫,老赵,走吧!继芬,我想起来了,吃安眠药比上吊跳河都更体面一点。继芬,咱们有了办法!
佟继芬　噢,爸爸!(哭)
佟秘书　秦大夫,我想的对不对,安眠药!安眠药!
秦医官　怎么回事呢?
佟继芬　噢,秦大夫!
佟秘书　继芬,小姐的身分!

(幕)

大 地 龙 蛇

（三幕话剧歌舞混合剧）

序

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

想了许多日子，我想不出办法来。一个剧本，尽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可多少总得有个故事；我找不到足以表现“东方文化”的故事。即使用象征法，以人物代表抽象观念，“文化”中所含的事项也太多，没法一网打尽。再退一步，只捡几件重要的事项代表文化，也似乎走不通，因为哪个算重要，哪个不重要，正自难以决定。况且，大家认为重要者，我未必懂得；我懂得的，又未必重要。这个困难若不能克服，则事未集中，剧无从写。

又想了几天，我决定从剧本的体裁上打主意。这就是说，假若放弃了剧本的完整，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则表现的工具既多，所能表现的方面纵难一网打尽，也至少比专靠话剧要广阔一些。从剧本上说，这种“拚盘儿”的办法，是否“要得”？我不考虑。我知道，只有这么办才能有把它写成的希望。好，我心中有了个“大拚盘”。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一切！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圆满的答出！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

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简直无从下手！假若我是个思想家，也还好办。我满可以从一个活的文化中，提出要点，谈其来龙去脉，以成一家之言。但是，我不是个思想家。再说，即使我是思想家，有资格畅言文化，也还不中用。我所要写的是剧本，不是论文！

似乎还得从剧本上设法。假若我拿一件事为主，编成个故事，由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化来，就必定比列举文化的条件或事实更为有力。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活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于是，我想了一个故事。

当然是抗战的故事。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了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

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奸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若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

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的想到两件事；(一)

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 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 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日本军阀的南进——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 正是自中国至印度之间的各民族觉醒的时候。大家有此觉醒,才不至于上日本军阀的"和平当",而把灵魂托付给锁镣与鞭笞。(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 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

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有文化,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可是,就照着这个肯定,编一个故事,还并不怎么容易。第一,一方面写故事,一方面还须顾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问题,就必定教故事很单薄—— 冰必定很薄,才能看见下面的流水啊!故事单薄,剧本就脆弱,不易补救!第二,文化是三段,—— 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 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怎么调动呢?故事的双重含意—— 抗战与文化—— 已难天衣无缝的配合,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我是个无所不知的通才,也没法表现无遗,面面俱到。还有,第三,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未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未受外来的影响呢?谁都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因此,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确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使我有了写史剧

的一切准备,也还不过是以古说今,剧本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没有多大的感动力量。我非把过去与现在掺到一处不可,宁可教过去的只有点影子,也不教现在的躲在一边,静候暗示。是的,我只能设一点影子,教过去与现在显出一点不同;假若有人来问:这点影子到底是象征着汉晋,还是唐宋?是佛老,还是孔孟?我便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总而言之,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有多少多少问题,我不懂得,就都不敢写。我所确信的,我才敢写下来。这样,我的困难可以减少一些;减少了我自己的困难,而增加了剧本的穷相,可也就无法。我只能保证自己的诚实,而不能否认才力与识见的浅薄:就是我所相信的,也还未必没有错误;不过,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这本剧就根本无从产生了。

现在可以谈剧本的本身了。剧分三幕:第一幕谈抗战的现势,而略设一点过去的影子。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

剧情很简单。可是它越简单,它所接触的问题便越不能深入,仿佛是一块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么没办法。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我是怕用人太多,不易演出。可是,象抗战的情况,与日本南进,都要写入,又无法十分简单;于是,我就利用了歌舞。用歌舞是否可以真个简单,明于演出呢?还是不中用!此作法自蔽也!剧中有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大概至少须用三

十位歌者，才足振起声势。第二幕中有六个舞踊，至少要用十位舞踊专家——随便一舞，必难曲尽其意。既有歌舞，必有伴奏，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乐家。加上演员十数人，共需八九十人矣！也许有人还以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我不便驳辩。可伤心的倒是弄巧成拙，依然尾大不掉，难以演出。至于幸而得以演出，而观众只听歌看舞，忽略了话剧部分，才更可伤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末一幕。没有斗争，没有戏剧，我却写了天下太平！“拚盘”已经不算什么好菜，而里边又掺上甜的八宝饭，恐怕就更“吃不消”了！

关于第一幕第二节设景在绥西，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若嫌不妥，请随便换个地方。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

老舍　于昆明龙泉村，三十年双十节

第 一 幕

第 一 节

时 间 抗战第四年之秋。

地 点 重庆。

人 物 赵庠琛老先生—— 六十岁。幼读孔孟之书，壮存济世之志。游宦二十年，老而隐退，每以未能尽展怀抱为憾，因以诗酒自娱。

赵老太太—— 庠琛之妻，五十八岁。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

赵立真—— 庠琛之长子。专心学问，立志不婚，年已三十五六矣。

赵兴邦—— 庠琛的次子，有干才。抗战后，逃出家庭，服务军队。

赵素渊—— 庠琛的女儿。因系“老”女儿，故受全家宠爱，家教甚严，颇欲浪漫，而又不大敢。

封海云—— 素渊的男友。漂亮，空洞，什么也会，什么也不会。

〔开幕：赵宅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值得称赞的客厅。敌

人四年来在重庆投了那么多的炸弹，可是始终没有一枚“正”打在此处的。屋瓦虽已飞走过几次，门窗屡被震落，但是这间屋子决心的抵抗毁灭。

屋中的布置显示出些战时气象：壁上的灰黄色的对联，佛像，横幅（赵老先生手题：“耕读人家”），沉重而不甚舒适的椅凳，大而无当的桌子，和桌上的花瓶，水烟袋……都是属于赵老夫妇那一代的。假若没有别的东西窜入的话，这间屋子必定是古色古香的有它特具的风味。可是，因为旁边的屋子受炸弹震动较烈，于是属于立真与素渊这一代的物件，仿佛见空隙就钻进来似的，挤在了“古”物之间。带有镜子的衣柜，动植物的标本，鸟笼与兔笼——并且有活的鸟与白兔啊！和一些与赵老夫妇绝对没有关系的零七八碎儿，也都得到了存身之所。这，破坏了这间屋子原有的气象，使赵老先生颇为伤心，大家也都不好过。

现在，赵素渊奉了父命，要把壁上的两个鸟笼摘走，以便匀出地方，挂上老先生新由小摊上获得的一幅“山水”。她不大热心这个工作。不来挂画吧，便是不遵父命。拿走鸟笼吧，又对不起大哥，大哥嘱托她给照料这些小鸟啊。她刚刚把笼子摘下一个，大哥匆匆的跑进来。

赵立真　素渊！你看看，又得了一件宝贝！（掏出一个小纸盒来）无意中的收获！你看看！

赵素渊　又是个什么可怕的毛毛虫？

赵立真　一个肚子和头都象毛虫的蜘蛛，在四川很不容易见

到。你看看哪！

赵素渊　今天没心思看你的宝贝了！连这些笼子，爸爸还教搬出去呢，再弄些蜘蛛来，他老人家就得更不高兴了！

赵立真　怎么了？怎么了？爸爸又生了气？为什么呢？

赵素渊　为你，为我，为二哥！

赵立真　我知道我的罪过：不结婚，不作官，一天到晚净弄小鸟和毛毛虫！老二的罪名，我也知道。你有什么不对呢？

赵素渊　全是这个战争，全是这个战争！要不是这个战争，爸爸不会这么牢骚，二哥也不会偷偷跑出去，到前线打仗。我也不会，不会——

赵立真　不会什么？

赵素渊　不会遇见封海云！我，我不知道怎样才好！大哥，你好办。你抱定了主意，研究生物，只要炸弹不落在你的头上，你就有办法。

赵立真　科学要是昌明了，世界上就根本不会再有炸弹。我并不为自己的利益才藏躲在科学里去，而是要给这个不明白不清醒的人类去找出真理来；科学家都是这样。

赵素渊　不管怎么说吧，你总算有了办法。二哥呢，也有了办法。他死在前线呢，是以身报国；平安的回来呢，是光荣的凯旋；都是光明磊落的事！只有我，毫无办法！这里是囚牢，我飞不出去。为表示反抗，我只能，只能……

赵立真　浪漫一下！

赵素渊　大哥！

赵立真　我没有恶意！浪漫是生命延续的催生符，下自蝴蝶蜘蛛，上至人类，都天生来的晓得这回事。可是，渊妹，不要拿这个当作游戏，要长住了眼睛！

赵素渊　父母管教咱们是那么严，我没法不长住了眼睛，生怕伤了老人家们的心。同时，他们老人家越要以他们的眼睛当作我的眼睛，我就越想不用眼睛，而象没了头的苍蝇似的，乱撞一气！

赵立真　从一般的生物看来，乱撞一气的还很少，连青蛙和小黄鸟都不乱撞！小动物们都晓得‘选择’伴侣！

赵素渊　大哥，你别拿这种话呕我成不成？我实在太痛苦了！我问你，你看封海云怎样？

赵立真　（蹲下去看刚被素渊摘下来的那个鸟笼）有食有水，干吗摘下来？

赵素渊　爸爸要挂画，匀地方！

赵立真　这年月还挂画？

赵素渊　爸爸也会说，这年月还养小兔小鸟？

赵立真　噢！那么说，我得让步。（立起来，去摘另一笼）没地方放，我就成天用手举着它们！（想把笼子拿走）

赵素渊　大哥先别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赵立真　忙什么？这不是马上能有办法的事。

赵素渊　爸爸今天早上说了，一切要来个总解决！

赵立真　总解决？解决什么？解决谁？

赵素渊　解决你，解决我，解决二哥！所以我问你，你看封海云怎样，好应付这个总解决。

赵立真　对，渊妹！我看得出来，这个战争把老人家的神经给弄得到了——象一张拉满了的弓——不能再紧一点的地步？所以要总解决。我们得同情爸爸，是不是？

赵素渊　我还敢恨他老人家？我是想解决问题。

赵立真　我没有问题。我承认爸爸那一代的文化，所以老想同情他老人家。我也承认我这一代有改进爸爸那一代的文化的责任，而且希望爸爸能看清这一点。假若爸爸看不清这一点，那是时代的冲突，不是我们父子之间有什么来不及的地方。至于老二——

赵素渊　爸爸要给他打电报，叫他赶紧回来呢！

赵立真　这又是时代的冲突。父亲是个有气节的人，你记得他那两句诗吗："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多么好的句子！所以，他不能投降日本，而老随着国都走。那么大的年纪，真不容易！可是，你想教这样的一位老人赞成打仗，你就算认识错了人。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就是爸爸心中的——或者应当说咱们的文化的——最大的矛盾。到必要时，他可以自杀，而绝不伸出拳头去打！所以，爸爸老以为老二去打仗是大不合理的事。

赵素渊　爸爸愿意把二哥叫回来，结婚生子，侍奉父母。

赵立真　一点也不错，我现在要是已经六十岁，大概我也得那么想。可是，老二有老二的生命和使命，他不会因为尽孝而忘了国家。

赵素渊　现在该说我的事了吧？你看封海云怎样？

赵立真　我——

赵素渊　他很漂亮！
赵立真　漂亮人作‘漂亮’事！
赵素渊　你看他不大老实？
赵立真　嗯——还不止不老实，我看他不诚实！
赵素渊　怎么？
赵立真　你看，父亲很诚实，他相信他的思想是最好的，也切盼他的儿女跟他一样的好。老二很诚实，相信要救国非拚命不可，他就去拼命。封海云相信什么呢？他会打扮自己，他会唱几句二黄，他会打扑克，他会发点小小的财，他会……可是他到底相信什么呢？
赵素渊　我不知道！我问的是他能不能成个好的伴侣，不管他信什么！
赵立真　我愿意你，我的胞妹，嫁给个诚实的‘人’，不是——
赵素渊　有人叫门呢！（看他要出去开门）等等！说不定还许是封海云呢！要是他的话，回头教爸爸看见了，又得闹一场！大哥，你看，爸爸越闹气，我就越感情用事！我不愿意一辈子被圈在这个牢里，可是也不愿逃出牢去，而掉在陷阱里！我简直的没办法！
赵立真　我看看去！
赵素渊　听！坏了！他老人家开门去了！
赵立真　沉住了气，素渊！
赵素渊　爸爸要是不准他进来，岂不是——噢，听，他们进来了！我怎么办呢？
赵立真　先别慌！见机而作！
赵庠琛　（在门外）封先生请！请！

封海云　（进来，手里拿着一束鲜花）立真兄！噢，素渊！（献花给她）几朵小花，买不到好的，平常的很，倒还新鲜。

赵庠琛　封先生，这边来坐！立真，把那些花上洒点水，好教封先生说完话再拿走，咱们这里没有送花的规矩！没这个规矩！

赵素渊　爸爸！

赵庠琛　立真，帮助你妹妹，把那张画儿挂好。我活一天，就得有一天的画儿看，不管日本人的炸弹有多么厉害！封先生，请坐！有什么事？

封海云　（半坐）赵伯父，立真兄，素渊小姐！

赵庠琛　（看兄妹要向封打招呼）你们挂你们的画，我很会招待客人！

封海云　（颓然的坐下）我来报告点消息，可喜的消息！兴邦兄回来了！

赵素渊　噢，二哥回来了！真的吗？

赵庠琛　素渊，先作你的事！

赵素渊　爸爸，现在不是古时候了，男女之间总得有点……

赵庠琛　乱七八糟！这群小孩子，太淘气了！我说兴邦是个流氓，你们不信。看，他走的时候，没禀告我一声；现在，他回来了，又不禀告父母，而先告诉了别人！孝为百行之先，他既不能尽孝于父母，还能效忠于国家吗？笑话！笑话！

赵立真　刚才妹妹告诉我，不是你要打电报叫二弟回来吗？

赵庠琛　我要叫他回来是一回事，他回来应当先禀告我一声又是一回事！

封海云　兴邦兄也并没有通知我。

赵庠琛　你怎么知道的呢？

封海云　这不是！（掏出报纸来）

赵素渊　（过来，要接报纸）什么报，我们怎没看见？

赵庠琛　立真，"你"看！

赵立真　（接过报纸来，封指出新闻所在）很短的消息：北战场政治工作人员赵兴邦等十二人来渝。

赵素渊　（跑到窗前）妈！妈！二哥要回来啦！……报上说的！……你自己来看呀！

赵庠琛　封先生，谢谢你！（立起来准备送客）这些花——

封海云　（也立起来，但并不愿告别）赵伯父，小的时候，我还跟兴邦兄同过几天学呢。老朋友了！我得给他接风洗尘。你看，这二三年来，我颇弄了几个钱；并没费多大力气，大概是运气好！不论天下怎么兵荒马乱，有运气的还是有运气，真的！所以，虽然大家都嚷穷，咱们倒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是的，我得给兴邦兄接风，顺便问问他还回前方不回去。假若他不回去的话——我想他也应该在家里管管自己的事了，一个人不能打一辈子的仗！是的，他要是不想回前方去，我这儿有很多的事情，给他预备着呢！

赵素渊　什么事？

封海云　事情多得很！事情多得很！

赵庠琛　那再说吧。没有别的事了，封先生？

封海云　啊！——我想兴邦兄今天必能回到家来，我在这儿等着他好啦！他来到，咱们大家马上就去吃酒。望月

楼，我的熟馆子，菜还马马虎虎！地方不大漂亮，价钱也不算便宜，不过，菜还——马马虎虎！

赵庠琛　我向来不大下馆子，而且家里也还有些小事，谢谢吧！这些花！

封海云　立真兄，要是伯父不肯赏脸的话，你和素渊小姐来陪一陪怎样？

赵立真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报上所说的也许是二弟，也许不是。

赵素渊　我想一定是二哥！

赵立真　即使是他，也得让他休息休息！这些花——

赵素渊　大哥！

赵庠琛　素渊！（去看刚挂好的那张画）挂的稍微低了一点！

封海云　（赶过来看画）这张画可真好哇！

赵庠琛　怎样好，封先生？

封海云　很老啊，纸都黄了！很好！很好！

赵素渊　（长叹一声，坐下了）

赵庠琛　封先生，请吧！改天我教立真去给你道谢！立真，送客！

封海云　再见，赵伯父，立真兄，素渊！

赵素渊　（猛然立起来）海云你就这么教他们给赶出去吗？你还象个男子汉！

赵庠琛　什么话呢，素渊！

封海云　我怎么办呢？为了爱情，我，我牺牲一切！金钱，时间，甚至于脸面，还教我怎样呢？我颇有些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脾气！

赵立真　改天再谈吧,海云!今天,爸爸心中不大痛快,素渊也有点……

赵素渊　有点什么?大哥,连你也压迫我!

赵立真　我—— ?

封海云　再见吧,诸位!兴邦兄回来,我请客!(立真送他出去)

赵素渊　(拾起那束花,赶到门口,用力的扔出)封先生,你的花!

赵庠琛　这是怎么了?素渊!

赵素渊　我不知道!我形容不上来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儿!别再问我,好不好,爸爸?(颓然的坐下)

赵老太太　(捧着小铜菩萨,与香腊纸马,同立真进来)不用你拿;你还没洗过手,就拿祭神的东西?你说,二小子都上了报啦?我说他有出息,你看是不是?阿弥陀佛,佛爷保佑我的二小子!(把香炉等放下,捧着菩萨绕屋而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赵立真　现在已经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

赵老太太　(一边绕行,一边说)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爱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绕完屋的四角)素渊,帮着妈妈上香。你们也都得磕个头,二小子顺顺当当的回来,不容易!

赵素渊　妈!(要哭)

赵老太太　怎么了?我的乖!我的老丫头!

赵素渊 妈！

赵老太太 说话呀，宝贝！

赵素渊 (把泪阻止住)没什么，妈！

赵老太太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老大又欺侮了我的老丫头？

赵立真 妈，看我这么大的岁数，还会欺侮妹妹吗？

赵老太太 没成家的，多大岁数也是小孩子！听着，老大！老二不是快回来了吗？噢，给我看看那张报！你们没看错了哇！

赵立真 一点不错，是兴邦！(拿报，指给他看)这不是！

赵老太太 (揉眼)哪儿？唉，我看不见！是赵兴邦啊？好！菩萨的保佑！老大，你听我说，二小子回来，咱们不能再教他跑出去。好菜好饭的安住他的心；然后啊，有合适的姑娘呢，给他完了婚，这才象一家子人家；我死了——阿弥陀佛！——也就甘心了！

赵立真 哼！说不定老二会带回个又年轻又活泼的小姐呢！

赵庠琛 (好象被新挂的画迷住了似的，可是猛的转过身来)你说什么？立真！

赵立真 啊！——随便说着玩的！

赵庠琛 不能这么说着玩！你弟弟偷着跑出去，已经是不孝，你还愿意看他带回个野——野姑娘来！难道我给你们的教训都是废话吗？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赵老太太 先别闹气！先别闹气！

赵素渊 二哥回来，爸爸可别——

赵庠琛 别怎样？你还有脸替别人说话？

赵老太太　这是怎么了？怎么找寻到我的老丫头身上来了？是不是为了姓封的那个小人儿？我看他不错，又体面，又会挣钱！这年月，当秘书科长的还养不起老婆，姓封的小人儿有挣钱的本事，长的又……

赵素渊　妈，快别说了！

赵老太太　怎么？我说给你爸爸听呀！姓封的那样的小人儿不是一百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吗？

赵素渊　爸爸，您不喜欢封海云？

赵庠琛　更不喜欢你们的办法！

赵素渊　好啦，从此我再也不跟他来往，一刀两断！

赵老太太
赵立真　这又是怎么啦？

赵素渊　大哥，你应当明白。

赵立真　我刚才说错了话，我说他不大诚实！

赵素渊　我看他不象个男子汉！我不稀罕他的钱，他的洋服，他的鲜花！都是你们逼的我，我才和他作朋友！

赵庠琛　胡说！我们逼你？

赵素渊　一点不错！

赵立真　妹妹！

赵素渊　我！我！我，唉，你们不能明白我！（嘴唇动了一会儿，找不到话）不说了，没得可说！（掩面跑了出去）

赵立真　（追素渊）妹妹！妹妹！

赵老太太　老大，回来！教她哭一会儿就好啦，我明白我的女儿，你来，妈妈跟你说几句知心话！老大，你到底打算怎样呢？

赵立真　什么怎样？妈！

赵老太太　你看，在这个乱乱轰轰打仗年头，说不定哪一阵风儿就把我这份老骨头吹了走，阿弥陀佛！我死了，谁照应着你呢？

赵立真　我——

赵老太太　先等我说完了！你看，二小子快回来了。咱们得给他完了婚，不能再教他野马似的乱跑去。你呢，老大，也该回心转意，也讨份儿家。想想看，假若你和老二在一天办喜事，在同一天我看两个儿媳妇进门，我该多么高兴呢！

赵立真　妈！我不能替老二决定什么，至于我自己，你看，我的身体不很强。

赵老太太　是呀！没个老婆照应着你，身体怎会好呢！

赵立真　我又没有多挣钱的本事。

赵老太太　有了家小，你会挣钱也得去挣，不会挣钱也得去挣！

赵立真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结婚！我不能因为伺候太太，而放弃了科学！

赵老太太　我老"磕"头，你老"科"学！老大，你太不听话了！

赵庠琛　要是为了立德立功，也还可以！就为弄些小狗小兔子而把人伦大道都丢在一边啊，我不能明白，也不能同意！我早就想这么告诉你！

赵立真　爸爸，我实在有点对不起您二位老人家！可是——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您看，我们研究科学的，有的是弄些小猫小狗，有的弄些红花绿草，都是无聊。在我

们自己，这是各抱一角，从各角落包围真理与自然。不为名，不为利，我们只把生命插到真理中去。我们多捉住一点真理，人类心灵就多一些光明；我们多明白一点自然，人类就多增一点幸福。我们的贡献足以使人类一天比一天清醒，因为大家借着我们的心与眼，看到了，明白了。我们的态度就是一种教育，我们不图私利，不图享受，而只为那最高远的真理，最精微的知识，而牺牲。世人要都有我们这样的一点风度，我想，大家就都能忘记一些眼前的小利益，而多关心点真理了！

赵庠琛　算了，算了，立真！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不止一次了！可是，你还没说服过我一回！我们作人，应当由修身齐家起首；这是咱们的文化，咱们中国特有的文化！身之不修，家之不齐，真理云乎哉，真理云乎哉！

赵老太太　老大，你爸爸说的是真话！别以为他是责备你！

赵庠琛　立真，我的确不是责备你，而是劝告你！你看，在这乱世，生活是这么困难，性命是天天在危险中。你第一不管家计如何，第二不管有没有儿孙，延续赵氏的门庭，第三不管什么立德立功的大责任，这是修身齐家的道理吗？

赵立真　您说的很对，爸爸。但是，我怎么办呢？

赵庠琛　怎么办？简单的很。去找点正经事作，现在什么地方都缺乏人，事情绝不难找，即使一时不能立德立功，起码也可以修身齐家。至于你爱研究生物，那可以在公余之暇为之——所谓格物致知，须在诚心立身之

后，我不反对你去格物致知，可是绝不许你忘记了人生的大道！

赵老太太 对啦，老大！我还有个好主意：你要是非养小鸟小兔不可啊，就娶个也爱小鸟小兔的姑娘。你出去创练创练，教她在家里给你看着小动物们，不是挺好吗？家里养些小鸟小兔什么的，总比天天打牌强；我就恨那些年轻轻的男女们，成天成夜的打麻将！

赵立真 妈！（轻轻的笑了一下）事情没这么简单！爸爸，您说的那个格物致知是带手儿作的事，所以中国的科学老不发达。科学是一辈子，多少辈子的事业，根本不是带手儿作的事。今天，若没人在前线拚命，国家就得亡；同样的，若没人在后方为科学拚命，新的中国，新的世界，就无从建设起。只养些小鸟小兔并不是生物学，我是要——

赵庠琛 要故意不听我的话！

赵素渊 （在门外）妈！有人叫门哪，象二哥的声音！

赵老太太 是吗？我去开门！老大，搀着我点，我的腿有点发软！

赵立真 您别动了，妈！妹妹已经去了。

赵老太太 你去接接呀，老二必定有好多行李！

赵立真 打仗的人未必带行李！

赵老太太 （向丈夫）你可不准骂二小子，他好容易回来了！

赵兴邦 （拉着妹妹进来）妈！

赵老太太 二—— 老二！（话说不出了，含泪看着他）

赵兴邦 （要和母亲握手，又不大好意思，眼圈也红了；转向

兄）老大！（握手，勉强的笑）还解剖小白兔哪？

赵素渊 新近又下了一窝，都是白的，象些小雪球儿！

赵立真 老二，你结实了，也黑了！

赵兴邦 前线上没有雪花膏！

赵老太太 二，来！妈妈细看看你！噢，先见见爸爸呀！

赵兴邦 爸爸！你老人家……

赵庠琛 （一点一点的往起立）兴邦……回来了！（立不住似的，又坐下）

赵老太太 老二，我看看你！啊，素渊，去拿高香来，祭菩萨！

赵兴邦 妈！先别祭菩萨，给我口水喝吧！

赵立真 我泡茶去！妈，茶叶在哪儿呢？

赵老太太 我去，我去！你们什么都找不着！

赵兴邦 妈！你别去，没关系！在前方，有时候一天一夜喝不到一口水！

赵老太太 你看看，你看看！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天一夜喝不着一口水！老大，快去呀；茶叶在我屋里的小桌上呢。

赵立真 （下）

赵兴邦 那还不算事。看这里，还中了枪弹呢！（卷起裤口，露出小腿上的伤痕）

赵老太太 （同女儿赶过去看）我的宝贝！太大胆了！要是死在外边，不得教我哭死！

赵兴邦 打死也就算了！打仗吗，还能不死人！

赵素渊 （去拉爸爸）您也看看哪！这么大一块疤！

赵庠琛 不用看了！舍身报国是大丈夫所应作的事。不过，以

咱们的家庭，咱们的教育，似乎用不着去冒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要是咱们这样的人都死有沙场，读书种子绝矣！

赵兴邦　不，爸爸！咱们读书的人一去打仗，敢情多知道了多少多少事情；在书本上十年也不能领会的，到了真杀真砍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老远去，知道了许许多多！

赵素渊　二哥，你都明白了什么？说说！说说！

赵兴邦　多了！多了！

赵老太太　好容易回到家，不说些家长里短的，瞎扯打仗干什么呢？素渊，先商议商议吃什么饭吧！到厨房看看去，好孩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赵素渊　让我再听一会儿，妈！他说的多么有意思呀！二哥简直的成了拿破仑啦！

赵兴邦　我，拿破仑？我愿意世界上永远没有拿破仑，而只有明白人，越多越好！

赵老太太　你们瞎扯吧，我上厨房！为我自己的儿子操劳，我能抱怨谁呢？（要走）

赵兴邦　妈，我出个主意好不好？咱们上饭馆去，大吃，扒拉一顿，好不好？

赵素渊　我赞成！就是讨厌上厨房去作饭！

赵老太太　我吃素，馆子里没有真正的素锅；教他们炒素菜，炒了来还是荤的。不过呢，只要你们高兴，我心里就喜欢；教我吃开水泡饭也不要紧！

赵素渊　我们不能看您吃白水泡饭。教张嫂给弄点素菜，我给

您提着！

赵老太太 谢谢你的孝心，姑娘！还有——（看丈夫）

赵兴邦
赵素渊 爸爸，您也愿意去？一定！

赵庠琛 嗯！——

赵素渊 爸爸答应了！

赵庠琛 疯丫头！简直不象话！（向妻）你教张嫂去作两样素菜包好。

赵立真 （提着把很大的锡壶与一个小饭碗进来）

赵老太太 老大，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不用茶壶茶碗呢？

赵立真 我想由前线来的人，大概非这么大的壶不会够喝的！

赵老太太 唉，这个淘气呀！你们活到六十岁，要是不成家，还是小孩子！（下）

赵立真 （倒茶）老二，这一壶都是你的！噢，爸爸，你喝不喝？

赵庠琛 （摇了摇头）兴邦，你都学来了什么？我倒要听一听！

赵兴邦 嗯——我觉得差不多学"通"了！

赵庠琛 学通——了？我读了几十年的书，还不敢说学通；你出去瞎混了三年，就会学通？笑话！

赵素渊 看二哥这个样子，大概是真学通了！你看他有多么体面，多么壮啊！

赵庠琛 "壮"和"通"有什么关系？

赵立真 由生物学来看，也许大有关系！

赵兴邦 您看，我到四处乱跑，看见了高山大川，就明白了地理，和山川之美。懂得了什么是山川之美，我就更爱国了；我老想作诗——

赵素渊　作了没有呢？

赵兴邦　诗作不好，至少我作了几首歌。前方不容易找到文学家，我就胡乱编一气；我现在可以算作四分之一，或者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写家了！

赵素渊　二哥，你唱一个你自己作的歌！

赵庠琛　素渊，不要捣乱！

赵兴邦　前方是在打仗，可是也需要文学、音乐、图画；它也强迫着我们去关心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卫生、农村、工业……。而且，它还告诉了我们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种种关系；一环套着一环，少了哪一环也不行。我管这个叫作文化之环。明白了这个，你就知道了文化是什么，和我们的文化的长处和短处。

赵立真　比如说——

赵兴邦　啊！听这个，"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军人要按着这个节拍开步走，行不行？起码，你得来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庠琛　粗俗！粗俗！

赵兴邦　是粗俗呀，可是这个路子走对了。我们几十年来的，不绝如缕的，一点新音乐教育，到现在才有了出路。艺术的原理原则是天下一样的，我们得抓住这个总根儿。从这个总根儿发出的我们自己的作品来，才是真正有建设性的东西。啊，（看着刚才挂好的那张画）就拿这张画说吧。

赵庠琛　我的画又怎么了？！你还懂得绘画？！

赵兴邦 这是张青绿山水,您若题上四个大字—— 还我河山,有用没有?没有!抗战期间,你得画那种惊心动魄的东西。这,您就得把世界的普遍的绘画理论与技巧,下一番功夫把握住。等到你把握住这理论与技巧,您才能运用自己的天才,自己的判断,创造出世界的中国绘画!

赵素渊 二哥,你也会画点了吧?

赵兴邦 一点点,但是那没关系。我是说,一去打仗,我的眼与我的心都被炮声震开了,我看见了一个新的中国。它有它的固有文化,可是因为战争,它将由自信而更努力,由觉悟而学习,而创造出它自己的,也是世界上最新的音乐,图画,文学,政治,经济,和——

赵立真 科学!

赵兴邦 对不起,大哥,忘了你的小白兔子!

赵庠琛 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好象都教你们俩包办了!小孩子!

赵兴邦 不过,爸爸,大哥的科学精神,我的清醒的乐观与希望,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爸爸你作了修身齐家的功夫,我们这一代,这一代当然不能光靠着我们弟兄俩,该作治国平天下的事情了。您等着看吧,到您八十岁的时候,您就看见另一个中国,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

赵庠琛 倒仿佛今天的一切都是光明的!

赵兴邦 假若今天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我相信我们年轻人心

中的一点光儿会慢慢变成太阳。我知道,我们年轻的不应当盲目的乐观,可是您这老一辈的也别太悲观。您给了我们兄弟生命,教育,文化,我们应当继续往前走,把文化更改善一些,提高一些。此之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怎么来着?

赵素渊　鲁(卤)一变,至于炸酱!

赵庠琛　(忍不住的笑了)这个疯丫头,要把我气死!

赵兴邦　走啊,吃炸酱面去啊!我能吃八碗!

赵素渊　等一等,二哥!你说点战场上怎么打仗!你要不说,就不给你炸酱面吃!

赵庠琛　我不喜欢听打仗的事,已经听够了!

赵素渊　爸爸这是听您的儿子怎样打仗啊!难道您不喜欢您的儿子成个英雄吗?

赵兴邦　假若仗是我打胜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值得一说的,是百姓们打胜的,这真是想不到的伟大!

赵立真　也该教老二歇息会儿了吧?

赵素渊　爸爸,交换条件:您教二哥说一点,我就不再理封海云!看见二哥,我就觉得封海云是这么点(用小指比)的一个小动物了!

赵庠琛　一天到晚瞎扯!哪象个女孩子呢?!

赵素渊　二哥,说呀!除非你是真要歇息一会儿!

赵兴邦　我不累!等我想想,啊,说绥远的胜利吧!在这个胜利里,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的打败了敌人!

(幕暂闭。若有转台,或将第二节制成电影,自然无须

闭幕)

第 二 节

时 间 春天,拂晓。
地 点 绥西。
人 物 赵兴邦—— 见第一节。
竺法救—— 印度医生,在绥西军队中服务。
巴颜图—— 蒙古兵。
穆 沙—— 回教兵。
李汉雄—— 陕西人,在绥远当兵。
马志远—— 日本兵,投诚华军,看管马匹—— 不是俘虏。
罗桑旺赞—— 西藏高僧,来慰问祝福军队。
朴继周—— 朝鲜义勇兵。
林祖荣—— 南洋华侨日报驻绥通讯员。
黄永惠—— 南洋华侨代表,来绥西慰劳军队。
军队—— 即大歌咏队,数十人。

(开幕:(距离上节闭幕时间越短越好) 远远的是大青山。虽然春已到来,山尖上还有些积雪,山前,一望平原,春草微绿;两三株野桃冒险的绽开半数的花。近处一间土屋,已然颓坏,原为垦荒者休息之所,今仅为路标矣。林祖荣,黄永惠,与罗桑大师坐在屋外,等待前线消息。远处隐隐有炮声。

林祖荣　炮声远了，我们胜利！（注意：以下的对话都有韵）

罗桑旺赞　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

黄永惠　啊，我们胜利！请吧，请用你的妙笔，描写个详细。把这冰天雪地的胜利消息，传到终年有鲜花绿树的南洋，教那日夜北望的同胞们狂喜！啊，西藏的大师，佛法无边，祝福吧，我们的胜利光辉了正义！听，那是谁？（立起来）歌唱着，走向咱们这里！

林祖荣　（也立起来）啊，歌声是炮声的兄弟，它的名字是胜利！

黄永惠　迎上去，迎上去！迎接中华的英雄！啊，多么光荣，英雄是咱们的同胞兄弟！

李汉雄　（上，唱）"我的枪多么准，我的手多么稳！啊，我的心哪，又准又稳！噢，见了敌人，见了敌人，我怎能不向他瞄准？为夺回我们的江山，不能，不能不把敌人踏为齑粉！"

林祖荣　打胜了吗？同志！

李汉雄　摸摸我的枪，这么半天还滚热；你怨我放枪太多么？不，同胞，我每次都瞄准了啊，一枪一个！

罗桑旺赞　壮士！佛力加持你！

林祖荣　噢，待一会再见，我去发电！

黄永惠　你还没问详细，怎好就报告消息？

林祖荣　先把'胜利'传到南洋，教同胞们狂欢，教南洋的绿波激颤！然后，然后，我再细细的画描，象春雨似的，每一滴都使他们心里香暖！

罗桑旺赞　一同去，善士！我去虔诵真经，祝福凯旋，并超度殉

国的烈士！

黄永惠　是啊，我也该去预备。把侨胞们由心里献出的，不管是轻微还是珍贵，那点礼物金钱，今天敬献给我们胜利的军队！噢，同胞，同志，先吸一支烟吧，（献烟给李）在这里歇歇腿！我去预备，预备慰劳我们胜利的军队。

李汉雄　谢谢你的盛情，这一支烟哪，使我要落泪！

林祖荣　休息休息吧，同胞？待一会儿我还要详问，你怎样用你的枪你的刀，把敌人赶得望影而逃。（同罗、黄下）

李汉雄　（吸烟，坐下，轻唱）"我的枪多么准，我的手多么稳……"

巴颜图　（上，唱）"马是蒙古马，风是蒙古风，马快如风，成吉斯汗的后代，都是英雄！"

李汉雄　巴颜图，你打死几个日本鬼？

巴颜图　不用问我，反正你永远是往后退 哼，还有脸吸烟，不怕烧了你的嘴！

李汉雄　我往后退？你个没有眼睛的，沙漠里的宝贝！

巴颜图　什么宝贝？你以为我只会打日本鬼吗？你若不服，我也会照样的打断你的腿！

穆　沙　（上，见李、巴欲起打）干什么？干什么？

巴颜图　干什么？你不管！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我晓得绥远。在绥远作战，我们蒙古人，蒙古的英雄，会站在最前线！我们的马快如飞，刀急如电，要不是我们打退敌人，你们也会还在大青山前作战？

穆　沙　我伊斯兰的信徒，假若有个缺点，就是过于勇敢！我

刚刚打败了日本强盗，有人愿意，我还喜欢和他再干它一干！（要参加争斗）

赵兴邦　（上）嗨！汉雄，巴颜，穆沙，你们干什么吗？

李汉雄　赵主任，（敬礼）我打的胜仗！

巴颜图　没有我，你打胜仗？

穆　沙　难道我这最勇的，倒打了败仗？

赵兴邦　听着！你们难道忘了我那支歌？在狂风把雪花吹到屋里的时候，那长长的冬夜，马不敢鸣，冰封住大河，我教给你们的那支歌？

众　人　（相视不语）

赵兴邦　来吧！（领着唱）

何处是我家？
我家在中华！
扬子江边，
大青山下，
都是我的家，
我家在中华。
为中华打仗，
不分汉满蒙回藏！
为中华复兴，
大家永远携手行。
噢，大哥；
啊！二弟；
在一处抗敌，
都是英雄；

凯旋回家，
都是弟兄。
何处是中华，
何处是我家；
生在中华，
死为中华！
（白）拉起手来！

众 人 （拉手）

赵兴邦 （领唱）胜利，
光荣，
属于你，
属于我，
属于中华！

竺法救 （负着朴，朴受了伤，上）

马志远 （从后面赶来）竺大夫，把他交给我；战场上还有受伤的弟兄，他们的伤疼如火！你去，你去！你的温柔的手指，摸他们一摸；或用你的眼，给他们一点你的温和，他们就会把苦痛变成快活！

竺法救 担架队，老百姓，已受我们的指挥，他们将十分小心的把挂彩的弟兄抬回。只有这位朝鲜的壮士，受了伤还要前进，把败敌紧追；我说了多少好话，他才肯给我的脊背一点光辉！

朴继周 谢谢你，大夫！教我下来吧，你的慈爱已减去我的痛苦！（下来）

马志远 我来背你，老朴！

李汉雄　我来！
巴颜图　我来！
穆　沙　我来！
赵兴邦　马同志，教他们来招呼老朴，你应当回去，把那些失了主人的战马拉来，那是你的职务！
马志远　我已经捉到几匹，交与了马夫，我再去，我再去，噢，我不能让那些可爱的战马在野地上悲叫哀呼！
李汉雄　哼，你知道爱马，你们的人，受伤的，半死的，却没有人招呼！
马志远　什么“我们”的人？
巴颜图　日本鬼！你俘虏！
马志远　你知道我不是俘虏！
穆　沙　那么你是什么？
竺法救　赵主任，我还得回去。老朴，我把你交给他们，他们会把你抬到营门，用药物安慰你的不怕死的心身！马同志，一道走？你收集你的马，我救护我的人。
马志远　竺大夫，先请吧，我得先把话说清！
竺法救　那么再见，我希望你们不把辩论当作抗战！（下）
赵兴邦　马同志，我希望你能原谅他们！他们，打了胜仗，难免就因为欢喜而趾高气扬。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心里的喜悦，要变成嘴唇上的嚣张。
马志远　赵主任，你知道：在那风雪的夜晚，我骑着我那相依如命的骏马，抱着我的枪刀，来投诚，来为正义报效。我不再受军阀们的盲目的指挥，不再为他们执行可怕的残暴。忘了我的战死沙场的光荣，我投诚

给正义，毫不懊恼！你们的官长，亲手接过我的佩刀，亲手给我披上这抵抗风雪的皮袍。我常想：当正义胜利的时候，我将邀请你们去看我们开满了樱花的三岛；没有战争，只有友好，那时候咱们才会象天真的小儿，在一块儿饮酒欢笑！

朴继周 到那时候，我的伤痕便是我的骄傲！

赵兴邦 汉雄，巴颜，穆沙，你们可曾听到？

李汉雄 主任，我把老朴背回，作为我说了错话的惩报！（负起朴）

巴颜图 就也不过是开开玩笑！

穆　沙 来，握手吧，同志！我知道你不会因几句笑话而苦恼！

赵兴邦 汉雄，走！巴颜，穆沙，跟着他，路上你们也要帮一帮手！马同志，去吧，别教那些闲话伤了朋友！噢，听，大队回来了！让我们随着凯歌快活的走吧！

众　人 （随着唱）

大　军 （即歌咏队，在后台唱）

（歌：）

“绥远，绥远，抗战的前线，
黄帝的子孙，蒙古青海新疆的战士，
手携着手，肩并着肩，
还有壮士，来自朝鲜，
在黄河两岸，在大青山前，
用热血，用正气，
在沙漠上，保卫宁夏山陕，
教正义常在人间。

雪地冰天，莲花开在佛殿，
佛的信徒，马走如飞，
荣耀着中华，荣耀着成吉斯汗！
来自孔孟之乡的好汉，
仁者有勇，驰骋在紫塞雄关！
还有那英勇的伊斯兰，
向西瞻拜，向东参战！
都是中华的人民，都为中华流尽血汗！
炮声，枪声，歌声，合成一片，
我们凯旋！我们凯旋！
热汗化尽了阴山的冰雪，
红日高悬，春风吹暖，
黄河两岸，一片春花灿烂！
教这胜利之歌，
震荡到海南，
传遍了人间，
教人间觉醒，
中华为正义而争战！
弟兄们，再干，再干，
且先别放下刀枪，
去，勒紧了战马的鞍，
从今天的胜利，象北风如箭，
一口气打到最后的凯旋！
中华万岁！中华万年！”

（幕）

第二幕

第一节

时　间　前幕第一节后十数日。
地　点　同前幕第一节。
人　物　前幕第一节人物之外,加上赵明德—— 立真等的远族兄弟,在家务农,因家乡沦陷,逃来陪都。

〔开幕:赵宅的客厅已非旧观。不但立真与素渊的鸟笼衣柜等已被移走,就是赵老夫妇的"山水"与佛像也把地位让出。而兴邦的大地图及广播收音机都得到了根据地。"耕读人家"横幅已被撤去,悬上了总理遗像。那张大而无当的桌子,看起来已不那么大了,因为已堆列上图书,报纸,笔墨,水果,衣刷,茶具,饼干盒子,还有什么一两块炸弹的破片。简单的说吧,这间屋子几乎已全被兴邦占领。赵老先生的领土内只剩了一几一椅,几上孤寂的立着他的水烟袋。屋子仿佛得到了一点新的精神,整齐严肃,兴邦受过军事训练,什么东西在他的手下都必须有条有理。现在,他又收拾屋子呢,连父亲的水烟袋都擦得

发了光。一边工作，一边轻唱，还时时微笑一下，仿佛生命精力的漾溢，随时荡起一些波痕似的。

立真要出去工作，进来看看二弟。

赵立真　老二，你什么时候走啊？看你这收拾屋子的劲儿，倒好象有长期住下去的思想。

赵兴邦　这是战略！不这样，父亲就准我这么调动啦？

赵立真　作出不走的样子，可是不定哪一会儿就偷偷的溜了？

赵兴邦　真不愿意这样骗老人们，可是……大哥你明白我？

赵立真　（点点头）

赵兴邦　你看，父亲老是正颜厉色的。（摹仿老人的语声）兴邦！不能光想你那一面的理，你也得替全家想一想啊！

赵立真　咱们难就难在这里：国家要咱们作战士，家庭要咱们作孝子；时代迫不及待的要咱们负起大任，而礼教又死不放松的要咱们注意小节！是不是，老二？

赵兴邦　就是！母亲就更难应付了，从我一进门到现在，天天她老人家有一个世界上最体面、最贤慧的姑娘，专预备着嫁给我！我稍微一摇头，她老人家立刻就要落泪！怎办？

赵立真　而从生物学上来说，配偶，繁殖，又是一切生物最大的责任，你还不能说老人们想的不对！

赵兴邦　同时，时代所赋给咱们的责任，又教咱们非象无牵无挂的和尚不可！事难两全！很难！

赵立真　只好把更沉重的扛在肩上，别无办法！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管输入的是咱们，管调和

的是历史。咱们没法四面八方全顾着！你到底什么时候走，老二？我想请请你！

赵兴邦　发了财？老大！

赵立真　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得了几十块钱。想请你吃点什么，省得你说科学家太缺乏感情！

赵兴邦　我并没那么说过！我看哪，你给妈妈买件小东西，比请我吃饭强。天下的老太太都一样的可爱啊，只要儿子买来一件小东西，哪怕是一个钮扣呢，她就能喜欢十天！

赵立真　给妈妈买东西，就不能请弟弟吃饭；请弟弟吃饭，就不能给妈妈买东西；研究学问就不能发财，发财就不能研究学问；作人真不容易！

赵兴邦　研究学问胜于发财；不给妈妈买东西，不请弟弟吃饭，全没关系！

赵立真　好！你还没回答我，你几时走？

赵兴邦　没一定了！

赵立真　怎么？

赵兴邦　我很想往南去。

赵立真　北边的事呢？

赵兴邦　教妹妹去！她已经有去的意思！

赵立真　你又说动了妹妹？好厉害！

赵兴邦　她跟我要主意吗！

赵立真　想想看，老二！你得走，不管上哪儿。妹妹再走，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赵兴邦　想法儿教老太爷也得走！

赵立真 什么？
赵兴邦 爸爸才六十岁，并不算老。
赵立真 爸爸不是西洋人，你要知道。
赵兴邦 他老人家又有相当的本事。何不出去作点事呢？
赵立真 你还没对他老人家说？
赵兴邦 还没有！爸爸和妹妹不同，妹妹是咱们这一代的人，一说就明白。爸爸是老一辈的人，得由老一辈的人对他说。你看，假若有一位爸爸的老朋友，来封信，说非借重他老人家不可，什么"我公不出，如苍生何"那一套，他老人家一高兴，就许二次出山。只要爸爸也有了事作，他的牢骚就另有出路，而不再一天到晚老想着儿女了！
赵立真 你对这个办法已有了准备？
赵兴邦 一点！一点！我已经给张修之老伯寄了信！
赵立真 嘿！真有胆子！假若成功的话，家里就剩我和妈妈；我没关系，妈妈岂不太苦了？
赵兴邦 那是你的事，你自己想主意！
赵立真 等我慢慢的想吧！噢，老二，你说往南去，上哪儿？为什么？
赵兴邦 日本鬼子要南进，我想再和小鬼们碰碰头！
赵立真 凭你一个人有什么用？
赵兴邦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作用，这就叫作'时势造英雄"，虽然我并不想成个英雄！比如说，我要到南洋办一份儿报，起码我就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打碎敌人的阴谋。或者，我们由云南出兵，我要是能跟了

去,我想至少能在咱们的苗胞和侨胞中,或者在缅甸,安南,起些政治上的作用。

赵素渊 (穿上二哥的军装,进来)哈喽,看我怎样?

赵立真 很有个样子!真要到前方去吗?素渊!

赵素渊 二哥的话把我说迷了!

赵立真 要'真'去的话,心中可未免有点害怕?

赵素渊 去,去!捉你的毛毛虫去!你太看不起人了,大哥!

赵立真 我也该走了!不过,渊妹,抗战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赵素渊 你怎知道我是闹着玩呢?

赵立真 好!好!不闹着玩就好!我走了!回头见,老二!素渊!(下)

赵素渊 二哥,你看我到底该作什么?我自己老不能决定!好不好我跟你去,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那么着,我才放点心!

赵兴邦 那么着,我要照应你呢,就耽误了我的事;你要照应我呢,就耽误了你的事。从一个意义来说,抗战就是把各个人由家庭里抽出来,编到社会国家里去。自然,谁也不会忘了家,可是因此就更明白了国家与社会。这是个很大的文化上的变动。你要离开家,就一个人走;否则在家里蹲着!

赵素渊 男女都一样?

赵兴邦 都一样!

封海云 (轻轻的走进来)素渊!

赵素渊 哟,你怎么不敲敲门?

封海云 对不起!我怕老人们听见!兴邦哥,我来看看你!

（握手）我说，素渊，你怎么穿上军衣了？噢，我明白了，看见兴邦兄的英武的样子，你也想作个女英雄？对；我马上去，裁两套顶好的军服，你一身，我一身，让咱们都有个抗战的样儿，好不好？告诉你！两身“顶”好的军服，多花钱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法币！

赵素渊　（脱了军服的上身，扔在地上）你简直是污辱军服？你有法币，是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封海云　大有关系！假若咱们订了婚，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有了钱就能享受一切，青年们理应享受！兴邦兄，你想我的看法对不对？

赵兴邦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封海云　当然，我常思索这个问题——你要知道，我很有思想——在抗战中，全国的人能都去当兵吗？不能！必定得有人，象你我这样的人，还能穿着漂漂亮亮的洋服，看看戏呀，讲讲交际呀，跳跳舞呀，这些都是文化。

赵兴邦　什么文化？

封海云　你要说那不是文化，我也不跟你辩驳；咱们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决不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大家；文化都是为大家的。

赵兴邦　大家是谁？

封海云　远在千里，近在目前。就拿素渊说吧……

赵素渊　请你少提我的名字好不好？

封海云　好！就拿兴邦兄你说吧，你要是今天能交给我三千块钱，过半年之后，我就还你六千！你干脆什么也不要

管，到时候一伸手就拿钱！我决不自私！（极恳切的）还告诉你个秘密消息：日本人快要南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赶紧抓南路的货，抓到手，不要动；过三两个月就长至少一倍的价钱！

赵兴邦 这也是文化？

封海云 谁管它是不是呢，反正我是一片好意！

赵素渊 封先生，你"请出"好不好？

封海云 这是怎么了？我记得前些日子，你很欣赏我所给你的享受。你要知道，我还能给你更多的快乐！

赵素渊 请出！你听见没有？

封海云 你可别后悔，素渊！女郎多得很；高兴的话，我可以运一卡车来给你看！我不肯那么办，而要规规矩矩的向你求婚，为什么？为了文化！

赵素渊 你，连你的文化，一齐滚出去！

封海云 来，请再打我个嘴巴！电影上不是爱人吵架，老有个嘴巴吗？

赵兴邦 我给你个嘴巴吧！妹妹没有我打的响！你出去！（把封推了出去）

封海云 （在门外）好！好！搁着你们的，我要教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去）

赵庠琛 （上）怎么啦？怎么啦？

赵兴邦 我和妹妹把海云赶出去了！

赵庠琛 好！我不喜欢那个人，我早就告诉过素渊！不过，也不应当吵嘴打架！处世之道，和平为本！

赵兴邦 不过，爸爸你所说的和平恐怕是过度的容忍。过度的

容忍，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会教正义受很大的损失。象封海云这家伙，就应当根本消灭！

赵庠琛　以柔克刚，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赵兴邦　我想，为我们的抗战胜利，我们必须得消灭国内的败类分子，象封海云这种人。为世界新文化的树立，我们必须打倒日本军阀。为和平而反抗，因反抗而得到和平，我管这个叫作刚性的和平！只有刚性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

赵庠琛　素渊，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不男不女的？难道也是刚性的和平？

赵素渊　爸爸！我对你说实话吧！我本来并不爱封海云，可是你管教我太严了，我仿佛没法不去找个出路，发泄我的闷气，所以才跟他来往。及至二哥回来，我拿他一跟二哥比较，我才觉出来，一跟他来往，是我一辈子的一个小污点！你别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什么也不懂。凡是二哥所能懂的，我都能懂，同一个时代的人就好象都是一个母亲生的儿女。

赵庠琛　好象你作错了事，都应当我去负责？

赵素渊　我也没——

赵庠琛　不要说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赵素渊　我—— 二哥，你说！

赵庠琛　你们俩又冒什么坏哪？

赵兴邦　我们没敢冒坏，爸爸！妹妹说家里闷得慌，我告诉她可以出去阅历阅历。

赵庠琛　上哪儿？

赵兴邦　上——
赵素渊　二哥！
赵庠琛　说！
赵兴邦　上前方去。
赵庠琛　干吗？她会作什么？
赵兴邦　教她学习学习。学习了打仗，好建设刚性的和平！
赵素渊　爸爸，你许我去吗？二哥，爸爸要是不准，可不是我的胆子小！
赵明德　（上，看见老先生）二叔！你老倒硬朗啊？（放下东西，作揖）不认识我了吧？我是明德，小名儿叫二头！
赵庠琛　噢，二头啊？快坐下！
赵明德　这是二哥吧？还是小时候见过的！
赵兴邦　（搬凳）可不是！坐下！
赵明德　这是妹妹吧？没见过！
赵素渊　爸爸，这也是二哥，对吧？
赵明德　叫我二头好了！二哥，妹妹，都坐呀！
赵庠琛　明德，你坐！你这是怎么了？素渊，倒茶！
赵明德　我看你老人家来了，妹妹，歇着，别倒茶，半路上喝了不少凉水！
赵兴邦　这么兵荒马乱的，二弟，还出来看亲戚？
赵明德　多少年没有看见二叔了！
赵庠琛　明德，有什么话说吧！你一定不是单为来看我！
赵素渊　先吃两块饼干吧，还不到吃饭的时候。（献饼干）
赵明德　不饿！不饿！
赵兴邦　吃吧！客气什么呢？

赵明德　(拿了两块)二叔您老请？二哥？妹妹？
赵庠琛　吃吧,明德,一家人不准客气！说说,你干吗来了？
赵明德　(刚要吃,又停住)二叔！二叔！
赵庠琛　啊,说呀！
赵明德　二叔,一家子全完了！
赵兴邦
赵素渊　怎么？怎么？
赵庠琛　教他慢慢的说！
赵明德　前年八月节后三天,忽然,我哥哥,明常,抽壮丁抽中了！
赵庠琛　嗯！
赵明德　我要替他去！
赵庠琛　好！明德！弟兄的义气！
赵明德　我想呢,哥哥有老婆儿女,我还是个光棍,我去好！哥哥说呢,他成了家,我还没有,不能教我这还没尝过人味的死在外边,我们哥儿俩哭了一夜！
赵庠琛　都有出息！好！
赵明德　后来呀,还是哥哥去了；先还有家信,后来就没有了消息！紧跟着,鬼子来到了！
赵兴邦　那是去年春天。
赵明德　二月初九！我就把嫂子跟侄儿们送到嫂子的娘家去了。
赵庠琛　宋家庄？
赵明德　对！那里有山,鬼子不敢去。我也住在那里盼着鬼子走了,再回家种地去！

赵素渊 鬼子到如今还没走？

赵明德 没有！庄稼长的很好，可是我回不了家！我又不能老白吃嫂子的家里，那象什么话呢！

赵庠琛 咱们村子里难道就没了人？人家能在那里，你怎么不可以回去种地？

赵明德 不行，二叔，不行！

赵兴邦 鬼子抓年轻的人，去当兵！

赵明德 一点不错！我不能去给鬼子当兵，鬼子是什么东西！

赵素渊 二头哥，你有根！

赵明德 到今年四月初五，有人捎来信，说，说……

赵庠琛 说呀！

赵明德 大哥阵亡了！

赵庠琛 阵亡了？

赵明德 死了，连尸首也不知埋在哪儿了！大哥一辈子忠厚，会死得这么苦！

赵兴邦 还不都是日本鬼子闹的？

赵明德 谁说不是？我明白！没告诉嫂子，我出来了，来找您老，二叔！

赵庠琛 好！好！明德！在叔父这儿吧，有你的饭吃！

赵素渊 我会给你做衣裳，二头哥！明天，明天我就带你去逛逛重庆！

赵明德 那倒不忙！二叔，我打算就住几天；我还得走！

赵庠琛 上哪儿？

赵明德 当兵去！

赵兴邦 要当兵，何必先跑这么远，上这里来呢？

赵明德　二哥，你老不知道。我的父母亲都早死了，咱们赵家的老一辈人，就剩了二叔二婶了。我得来告诉二叔一声，大哥是死了，二叔得照管着寡妇嫂子，跟大哥的儿女！

赵庠琛　我是义不容辞！纵然你是我远支的族侄，可是咱们的祖宗是一个！

赵素渊　其实你写封信来也就行了！

赵明德　那，我不放心！我得当面儿告诉二叔，还有，我打算去当兵，也得叫二叔知道。我要是也死在外边，二叔您好知道我们弟兄俩全都阵亡了！

赵庠琛　（要落泪）没想到你们种地的人有这个心眼！

赵兴邦　这就是咱们的文化，爸爸！

赵庠琛　明德！就先在我这儿住着吧，不用去当兵了！

赵明德　二叔，那不行！我天天梦见，天天梦见，死去的哥哥，他大概是教我去给他报仇，我得走！反正儿，我见到了您老人家！我要死在外边呢，您老人家知道我是阵亡了，那就行了！您老人家现在就是我的父亲，我得禀告明白了！二婶呢？她老人家还硬朗吧？

赵庠琛　素渊，带他去看看你母亲！给他找睡觉的地方！

赵兴邦　没地方睡，我们俩睡一个铺！

赵明德　那可不敢，我身上有虱子！

赵兴邦　哼，在前线，我身上的虱子比你也不少！

赵明德　怎么？你这个识文断字的人也打过仗？

赵兴邦　我刚由前线回来！

赵明德　真看不透！看不透！

赵兴邦 我跟你还不是一样?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怎能不去打仗呢?

赵素渊 来吧,二头哥!

赵明德 二哥,回来再说话,先看看二婶母去!(要拾行李)

赵素渊 先放着吧!丢不了!

赵明德 唉!唉!二叔,我先看二婶去!(同妹下)

赵庠琛 难得!难得!

赵兴邦 咱们的兵,爸爸,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

赵庠琛 嗯!嗯!

赵兴邦 日本人吃亏就吃亏在这里,他们以为只要把咱们的学校都炸坏了,把个读书的人杀吧杀吧,砍吧砍吧,就是征服了中国!他们就没想到,我们人民所种的地,也埋着我们的祖宗!稻子、麦子、高粱、包谷,是咱们的出产;礼义廉耻也是咱们的庄稼,精神的庄稼!爸爸,您说是不是?

赵庠琛 嗯!嗯!

赵素渊 (又上)爸爸,到底还是妈妈!

赵兴邦 妈妈又出了什么好主意?

赵素渊 一见着二头哥,不容分说,先给了他两个馒头!你看,咱们给他饼干,他都不肯吃;可是,妈妈给他馒头,只叫了两声:二头,二头!他就蹲在地上吃起来了!

赵兴邦 老太太都明白民族的心理!

赵素渊 爸爸,咱们刚才还没把话说完哪?

赵庠琛 什么事?

赵兴邦 不是,我问您,可以上前方去不可以吗?

赵庠琛　嗯——

赵素渊　怎样，爸爸？

赵庠琛　可以去！

赵兴邦　可以去？

赵素渊　爸爸，我好象不认识您了！

赵庠琛　连我也不认识我自己了！

赵兴邦
赵素渊　怎样啦？爸爸！

赵庠琛　没什么！没什么！我看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哪里站着了！不明白了我自己，我还怎么管别人呢？从此以后，我不好再管你们的事了！

赵素渊　爸爸，干吗动这么大的气呢？有什么事咱们慢慢商量着办！

赵庠琛　我并没生气！真没生气！

赵兴邦　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

赵庠琛　你看，立真前些日子给了我一本书。

赵素渊　是不是生物学大纲？他教我念，我老没有工夫。

赵庠琛　不是，是本历史。一个生物学家写的历史。这两天，我翻了几页。我不敢说都能明白，也不敢说都赞成，书里的话。可是，它证明了老大的话——它由生物的起源与演化说到人类的历史，从生物的生灭的道理提出人类应当怎么活着，才算合理。不管它说的对不对，它确是一种格物致知而来的学问。老大的话——什么科学是为追求真理——总算没有说错。老大要是没说错，我就不能再教他随着我的路子走。我知道

的事情太少了。

赵兴邦 您知道的并不少，爸爸！不过，您所知道的仅够你用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得更多知道一些，好够我们用的。是不是？爸爸！

赵庠琛 因此，我不再干涉老大的事！他是一股新水，我这个老闸挡不住他了！对老二你，我也不管了！

赵兴邦 我知道我的错处！

赵庠琛 当你没回来的时候—— 你看，我这几天夜里睡不着，净想这些问题—— 我以为你和大兵们天天在一块儿，还能学得出好来吗？及至你那么一说北方的战事，我才明白这回打仗，敢情连咱们的兵都有文化。刚才明德所说的，更足以给你的话作注解。我只能不再管你，你自由办事！至于你，素渊，我也不管了，可是又不甚放心；你是个女孩子！

赵素渊 现在女孩子不是应当和男孩子一样吗？

赵庠琛 我也那么想过，可是到底不能放心！不过，无论怎么说吧，我不愿再管你们的事！以前，我要是不管教你们，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现在，我要是再干涉你们，就对不起—— 我说不上来是对不起谁！这个战争把一切都变了！

赵兴邦 爸爸我希望您不是悲观；战争把一切都变了，可不是往坏里变！

赵庠琛 我说不上来！我只觉得寂寞！近来连诗都不愿作了，寂寞！

赵兴邦 我明白您的心境，爸爸！我想，您要是出去，作点事，

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混在一处，您就能不寂寞了！

赵素渊 对了，爸爸！您的身体还不错，您又会作文章，办公事，要作个秘书什么的，管保是呱呱叫！

赵庠琛 兴邦，是不是你给你张修之伯伯写的信？

赵兴邦 怎么？张伯伯来了回信？

赵素渊 怎回事？二哥！张伯伯请父亲去帮忙？

赵庠琛 素渊，请你母亲去！

赵素渊 干吗？

赵庠琛 你去就是了！

赵素渊 （在窗前喊）妈！妈！你来呀！

赵庠琛 我教你去请，不能这么喊！太没规矩了！

赵素渊 妈妈已经听见了！

赵老太太 （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片鞋，上）素渊，干什么？

赵素渊 爸爸请您！妈，您又给谁作鞋哪？

赵老太太 给老二！他一天到晚老穿着皮鞋，脚多么难受啊！

赵兴邦 妈，您歇歇吧，我穿惯了皮鞋！

赵老太太 我不管你，我要尽到我的心！只要你肯留在家里，让我受多大累，我都高兴！多咱你成了家，我就不再操心了！

赵庠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你们记着点，等你们也作了父母，你们就明白这两句诗的真味儿了！

赵素渊 明德呢？

赵老太太 吃了两个馒头，睡了，可怜的孩子！（向父）你叫我干什么？是不是又有人给他们说媒？

赵庠琛 不是。我跟你商量点事。张修之来了电报，教我去帮

帮忙，我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

赵老太太　他在哪儿呢？他干什么呢？

赵庠琛　成都，他办理运输的事情，教我去办文牍。

赵素渊　坐飞机，一个多钟头就到。

赵老太太　素渊，你别插嘴！坐滑杆走半个月，你爸爸也不会坐飞机！（向父）你干得了吗？这么大年纪了！就是要去，也得一家子全去，我才放心！

赵庠琛　因为不能一家子全去，所以才跟你商量。

赵老太太　怎么不能全去？这不是，连二小子也在家哪吗？

赵庠琛　兴邦不久就走。

赵老太太　怎么，老二，你还是走？你回来，还没跟我安安顿顿的说一会儿话呢，就又走？

赵兴邦　不是已经说了好几天的话？妈！

赵老太太　我心里的委屈还多得很，一点还没告诉你呢！

赵兴邦　妈妈你听着，素渊也要走！

赵老太太　你？你个女孩子人家，上哪？

赵素渊　我——

赵老太太　（向父）你莫非老糊涂了？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这一家子不是整个的拆散了吗？

赵庠琛　我管不了他们啦，所以我自己也想走！这也许是一家离散，也许是一门忠烈，谁知道？好在立真不走，他陪着你在这里！

赵老太太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六十岁的人了，又想出去受罪！不拦着二小子走，已经是不对，还教女儿出去乱跑？我不能明白！

赵庠琛　你看哪,连赵明德都敢打仗去,我简直的没话可说了!明德不懂什么大道理,可是说的都对,所以我才想也破出这副老骨头去!

赵老太太　噢,明德也去打仗?打仗已经打了四年,都不缺你这个老头子,和他那个傻小子,单单非你们出去不可?

赵兴邦　妈!您先别生气!

赵老太太　你们招我生气吗,我还不生气!

赵兴邦　您看,咱们中国人谁也不喜欢打仗。不过,今天再不打,咱们就永远不能太太平平的活着!在北方,七十多岁的老秀才,六十多岁的老绅士,都拿起枪杆来了!我亲眼看见的!难道那些老人们愿意打仗?不是!他们是听到了一个呼声:"全中国的老幼男女,你们愿要和平吗?先起来打呀!"有点血性的,谁也不能堵上耳朵,假装听不见!你说,已经打了四年仗;可是咱们还没把鬼子都打出去呢!所以,今天咱们更得加劲的打了!妈妈您不用去打仗。

赵老太太　再教我去打仗,就更好了!

赵兴邦　可是您允许我们出去,您在家照应着老大,也就算是尽了您作老太太的救国责任!老大傻傻忽忽的,没人照应着不行!

赵老太太　他要是好好的结了婚,生了儿养了女,我倒也还高兴啊;可是,他又是那么扭性!阿弥陀佛!我这是哪世造下的孽啊!老二,你听妈妈的话,别走!

赵兴邦　我不能不走,妈!

赵老太太　那么把老丫头给我留下,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

赵兴邦　妹妹,你自己决定吧!

赵素渊　我没主意 我谁也舍不得 ;可是,妈妈,假若我要结了婚呢,还不都得舍了吗?

赵老太太　狠心的丫头!

赵兴邦　爸爸,您说怎办?

赵庠琛　我想啊,把老大留给妈妈,教素渊跟我去,这还不公平吗?

赵素渊　那也好 !我可以在成都找点事作。不过,二哥也许以为我不敢到前方去!

赵兴邦　什么难童学校啊,救济会啊,伤兵医院啊,不都需要人吗?只要作事就好!哼!大哥有妈,你有爸爸,就苦了我一个人!

赵老太太　我这儿不是直留你吗?

赵兴邦　今天哪,妈妈留不住儿子,妻子留不住丈夫,因为啊,妈妈,只有抵抗才能留住和平!

赵老太太　老二,大概我留不住你了!你可别忘了妈妈就得了 !时常的给我写封信来 !妈妈也快六十岁了,你记着!还有,你再劝劝爸爸!他—— 哦,我很怕!

赵素渊　有我跟爸爸去,您还怕什么呀?

赵老太太　我怕你爸爸是改了脾气!他今年可整六十岁了!

赵兴邦　妈,您放心吧!爸爸没有改脾气,而是改了心思!改了心思的,就能返老还童 ;我保险,因为爸爸肯又出山,准多活十年!

赵老太太　菩萨都保佑着你们 !老二,你什么时候走呢 ?我好

快快的给你赶成这双鞋！

赵兴邦　不忙，妈！我还有几天的耽误呢。我不再回北方去了。

赵老太太　你上哪儿呢？

赵兴邦　日本鬼要南进了，我再去跟他们碰碰头！你看，假若中国是一条睡龙，日本军阀就是条毒蛇。它——这条毒蛇——不但要咬死睡龙，而且要把睡龙的朋友，象印度、安南、缅甸、泰国、南洋群岛，全要一口吞吃了去。咱们能教他咬死吗？能看着他把咱们的朋友们吞吃了吗？不，咱们已经醒了，已经跟他打了四年。从反抗这条毒蛇上说，咱们是先锋。咱们现在就应当以先锋的资格，去帮助咱们的朋友，教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的去抵抗毒蛇，保持他们的自由，争得他们的独立。咱们不要他们什么，他们也不要咱们什么。大家都要的是和平，所以大家就得一齐伸出拳头来，把拳头一齐打在破坏和平的毒蛇头上！爸爸，妈妈，妹妹，你们看！

（闭幕）

第　二　节

舞　蹈

时　间　晚秋，象征着文明的过熟，一切平静。

地　点　幽美的山水之间。

人　物　舞蹈队，共作六舞：(一)蛇舞；(二)龙舞；(三)小龙蛇舞；(四)大龙蛇舞；(五)胜利舞；(六)和平舞。

（开幕：远山上秋林哀艳，夕阳明丽。山前碧湖，水波不兴；残荷犹有晚花。湖岸秋柳下，数幼女浣衣，服装各异：或为华装，或为安南、缅甸、印度……衣饰。如善歌唱，可合唱：

“哀艳的秋天，
朵朵晚莲，
不要惹父母的担心，姐妹们，
莫去游泳，不要划船！
我们年纪虽小，可不去冒险，
好教父母露出笑颜！
用和平的脚步，
来到湖边；
洗几件衣衫，当作游玩！
留神，别教菱角刺伤了手腕，
别教湖水浸凉了脚尖；
慢慢的，用软柔的十指，
轻揉丝帕，洗净了绸衫；
这幽美的山水，哀艳的晚莲，
教我们的心哪，静若秋天！”

（若不善唱，可省去。

（忽然，狂风吹来，幼女惊散。战神与毒蛇携舞，状至凶暴。夕阳渐沉，花木俱萎。战神与毒蛇狂喜而去。此谓“蛇舞”。

和平之神与老龙携来，神予龙以宝剑，龙犹伸欠，神

引之舞，龙渐奋起。毒蛇复返，噬龙至狠，而龙斗不息，神为之喜。“龙舞”。

时，群女复来，惊疑无措，远立不前，作壁上观。龙猛攻蛇，蛇遁去。群女惊喜，而仍不敢进前。龙招诸女，示以战策，诸女不顾而退。龙仍独舞，示有余力。“小龙蛇舞”。

蛇复来，袭攻诸女，诸女欲逃，和平之神止之。乃与龙合，鏖战良久。时明月东升矣。“大龙蛇舞”。

蛇鼓余勇，复战。知势不敌，乃分向诸女献媚，冀女之助彼，以孤龙力。群女不顾，仍与龙协作。蛇知望绝，乃遁。“胜利舞”。

时，明月在天，山湖俱静。彩云翔空，花木争秀。诸女与龙绕和平之神，作‘和平舞”。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大中华民国五十年春，和平节。

地　点　青岛。

人　物　赵立真—— 已五十多岁，任水族馆馆长。是日为和平节，水族馆新馆落成，举行开幕典礼。

赵兴邦—— 与林祖荣合办报纸。青岛已成东亚大港，人口数倍于昔，而兴邦之报纸则注重文化宣传及学术报导，非工商界之舌人。

赵素渊—— 已嫁，在小学教书，颇热心。

赵明德—— 凯旋归乡，近日来青探视立真等。

封海云—— 来青岛投机，失败破产，沦为乞丐。

竺法救—— 在青为赵家客时，印度已独立，自造舟船时舶青岛。法救寓此，便往来印人求诊也。

马志远—— 已入华籍，在青营商。

林祖荣—— 与赵家为邻，助兴邦办报。

〔开幕：青岛市郊，面碧海星岛，茅亭一间，环以花木，立真兄弟之小园也。园与海之间有马路，夹路青桐，隐隐可见。时亭内外杂置鲜花，瓶碗，桌布……兴邦正忙着布置，似欲招待客人者。园右为大门，园左为

住宅;竺大夫自左来,招呼兴邦。

竺法救 怎么,赵先生?没去参加水族馆的开幕典礼?

赵兴邦 正忙着布置咱们的小茶会哪!今天的事真多,既是和平节,又是先严的冥寿,又是大哥的水族馆开幕的典礼。哼,要是父亲母亲还活着,他们老人家该多么喜欢呢!

竺法救 真的!我先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赵兴邦 上哪儿?

竺法救 到码头上看看。今天又有一只印度的新船,和平号,来到这里;我去看看。

赵兴邦 (开玩笑)希望船上没有军火和鸦片!

竺法救 放心吧,那都是古时候的事了!这只船,先到这里,再上日本,然后上美国,专为拜访各处,联络友谊。它既不是战船,也不是纯粹的商船,可以叫作友谊之船吧——Friendship!说不定,船上还许带来点水族的标本,送给赵馆长呢!

赵兴邦 那不得把大哥乐坏了!

竺法救 回头见!

赵兴邦 快回来呀!

竺法救 骑车子去,晚不了!(下)

赵素渊 (穿着"马来"或其他在中国不常见的服装,臂下夹着配好框子的两张像片)二哥,我来了!

赵兴邦 素渊,你也没上水族馆?

赵素渊 在学校里忙了半天才出来,大概开幕典礼已经快完了。今天还有和平节大游行。

赵兴邦　所以你穿起这奇装异服？

赵素渊　我还没说完呢！学生们参加游行，我可请了假；怕我不上这里来，大哥不点兴！至于你管这叫奇装异服，纯粹是因为你落伍了！

赵兴邦　多么奇怪！我会落伍了？

赵素渊　可不，现在天下太平了，我们就今天穿日本装，明天换印度装，后天也许再换安南装。能欣赏别人的东西与办法，才能减少成见；没有了成见，才能共享太平！

赵兴邦　原来如此！你的和平建设在衣服鞋帽上？

赵素渊　你的呢？请问！

赵兴邦　（指脑部）在这里，（指臂）和这里：铁胳臂，水晶脑子，建设和平；和平并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要拚命的操作！把一切能破坏和平的事全预先防止住。

赵素渊　那么，我没尽心的去教书？没尽力的帮助你和我的丈夫？难道我没用我的脑子和手？

赵兴邦　那我知道！你不失为一个好妇人！不过，别教服装什么的迷住你的心，以至于把别的大事都忘了！

赵素渊　谢谢你的警告！我知道，我的学问思想都赶不上你和大哥。可是这二三十年间，我总算没教你们俩落在后边，也就不容易！

赵兴邦　对！对！我总得给你留下点空地方，教你耍些小把戏，你到底还是个妇人！

赵素渊　二哥，你太难了。假若今天你是诚心要跟我拌嘴，我就失陪了！

赵兴邦　算了！算了！我的嘴太好瞎扯了！来，给我看看父亲母亲的像片。（看）不高明！奇怪，老人们照像老照得这么死板板的可怕！

赵素渊　母亲这一张更难看，一点老太太的和善样儿也没有！早知如此，就该在他们老人家活着的时候，都"画上个像"！

赵兴邦　哼，素妹，假若老人家们今天还活着，看老大成了有名的学者，该多么高兴？

赵素渊　哼，他们要看见你俩还没有结婚，该多么伤心！

赵兴邦　谁知道！无论怎么说吧，我总愿老人们还活着！奇怪，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总不爱听他们的话；赶到没有了老人，特别是在很高兴或很不高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仿佛没了根，象浮萍似的随风漂荡！你也这样吧？素渊！

赵素渊　有时候也那样，特别是在有点病，或闲着无聊的时节。人生好象老在兜圈子，转来转去，还是回到父母子女，饮食男女，这一套上来。在咱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决定想不到今天咱们说的话，是不是？

赵兴邦　谁想到咱们也是中年人了！

赵素渊　大哥都快六十岁了！

赵兴邦　真的！

赵素渊　象个梦！

赵兴邦　嗯？可不是梦！还得往前干哪，素妹！别教岁数卡住我们，我们得吓住岁数！

赵明德　（上）报告！

赵兴邦　二弟,不说‘报告’行不行?
赵明德　打过仗的人,忘不了军队里的规矩!
赵兴邦　什么事?
赵明德　报告,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赵兴邦　哪个日本人?
赵明德　姓马的那个。
赵兴邦　马志远?
赵明德　就是他!
赵素渊　他常来常往,为什么不教他进来?
赵明德　我就讨厌他们日本人!
赵素渊　为什么?
赵明德　明常大哥不是死在他们手里?当初,要不是日本人造反,会死那么多的人?
赵兴邦　嘿!二弟!你算那个旧账干什么呀?快去,请他进来!
赵明德　哼!(要走)
赵兴邦　等等,等我告诉你!你对马先生要客客气气的!听见了没有,老二?
赵明德　晓得了!(又要走)
赵兴邦　那不行,老二!你要看明白,以前的事早已一笔勾销,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
赵明德　看在你们的面上,反正在‘这里’我不会打他!(下)
赵兴邦　没办法!
赵素渊　你的失败,二哥!
赵兴邦　这回可让你抓住我了!不过,不出三天,我必能把他劝明白了!

马志远　(上)

赵兴邦　哈喽，志远！亭子里来坐！

赵素渊　我说，马先生，怎么啦？你的神气不对！

马志远　你们是不知道？

赵兴邦　不知道什么？

马志远　又地震了！

赵素渊　哟！哪里？

马志远　家乡！

赵兴邦　我还没到报馆去，不晓得！厉害不厉害？

马志远　灾区不大，可是，正是我的老家！

赵素渊　伤人多不多？

马志远　还不晓得！

赵兴邦　(喊)明德！二弟，老二！

赵明德　(上)有！来了！

赵兴邦　看林先生起来没有?请他来!噢，不用了!我自己去！来，志远，咱们找老林去。第一，先出号外！

马志远　灾区并不大，不过，那正是我的老家！

赵兴邦　出号外，不单为报告地震，重要的是劝募赈济献金，和写慰问信！慰问信最要紧，那可以表现出咱们的心意来！

赵素渊　募捐有我一份儿，写慰问信也有我一份儿，我起码有二三百小学生呢！

赵兴邦　好！素渊，你先在这里替我布置一下。老二，你帮帮她的忙！

赵明德　妹妹老嫌我笨！

赵兴邦　志远，咱们走！（同马下）

赵素渊　（一边作事，一边说）二头哥，你有事就先忙你的去。（把像片摆在亭内桌上）

赵明德　我知道我笨，帮不上忙！

赵素渊　（插花瓶）谁说你笨啦？你跟我一样的聪明！我相信，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多咱咱们一想谁聪明，谁不聪明，就又快打起来了！

赵明德　也对！就拿你和明常大嫂比吧：你念过书，她没有，可是她也会做活计，训教儿女；哼，要讲种地种园子呀，你十个也比不了她一个！

赵素渊　那，我早就知道！二头哥，你去搬几张小桌来，好放茶和点心。回头客人们到了，大家席地而坐，好不好？

赵明德　铺上两张席子？

赵素渊　对！铺在花池的旁边！啊，（已把亭内的桌子布置好）你看这样行了吧？

赵明德　要是把大哥的金鱼借两盆来，摆在这里，才好看！大哥的那些鱼太好看了！

赵素渊　那可不能借，那都是国家的！

赵明德　噢，国家派大哥养着那些鱼！这个差事也怪！

赵素渊　桌子怎样？拿来，我好铺桌布，摆花儿呀。

赵明德　不用着急，我一趟就能搬四五张来；看，我这胳臂有多么粗！妹妹，告诉你点心事：前些年打完了仗，我不是回家了吗？我时常想念你们。去年，把庄稼收完，我就对明常大嫂说："大嫂子，上青岛了，找大哥二哥去！"说完，我就来了。心里想，说不定兴邦二哥

也许带我打仗去呢。好，来了这么些天了，连打仗的信儿也没有！

赵素渊　还盼着打仗吗？我愿意世界上永远不再打仗！

赵明德　比方，有人再来打我们呢？

赵素渊　那就另说了！别人不欺侮咱们，咱们决不找别人的毛病；别人要是不讲理呢，咱们就——

赵明德　就揍他！我等着他的！素渊妹妹，不用你害怕，都有我呢！我告诉你，我倒不是好打仗，我是想啊，明常大哥死得太苦，连尸首都没找到！

赵素渊　唉！所以仗是不应该再打！打一次仗，结三辈子仇！好啦，去搬东西吧！

封海云　（状极狼狈，而仍傲慢。口中吸着个雪茄烟头，耳上夹着半支烟卷。轻轻的走进来。看看亭子，看看花草，似游园散闷者）

赵明德　嗨！干吗的？

封海云　（不理，折下一朵花，嗅着）

赵明德　（赶过去）我说你哪！干吗的？

封海云　随便看看！

赵明德　你出去！这里不是公园！

赵素渊　二头哥，别——

封海云　噢，素渊吗？

赵素渊　你是谁？

封海云　连我都不认识了？想当年在重庆……

赵素渊　二头哥，你去搬东西。不要紧，这，这是……你去吧！

赵明德　我去！他不老实，我回来会揍他！别看不起我，我冲

过锋，打过仗！（下）

赵素渊　海云！你，你，怎么……

封海云　运气！运气！运气好的时候就"坐"汽车，运气不好的时候，就"躲"汽车！没关系！素渊，立真兄和兴邦兄都抖起来了，我倒比不上他们了，可笑，运气！

赵素渊　你——

封海云　不用盘问我！一句话，运气不好！

赵素渊　你是诚心来看我，还是偶尔的走到这里？

封海云　都没关系！说我来看看你也好！放心，我既不求钱，也不告帮，只是来看看你！你看，一看见你，我就又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来了；仿佛就是昨天！老人们还硬朗？

赵素渊　都过去了！

封海云　噢！（把耳上的烟卷拿下，对着雪茄的火儿吸着）想不到！天下的事多半是想不到的！就拿我自己说吧，当年打仗的时候，大家都穷得要命，我倒满舒舒服服，漂漂亮亮，连你都花过我的钱；现在，太平了，连你们这不怎样的人都混得怪好的，我倒不行了！谁想得到？你结了婚？

赵素渊　（点头）

封海云　快乐？

赵素渊　还好！

封海云　嗯！立真兄作了馆长？没想到，他那么傻傻忽忽的！兴邦兄呢？他反正不能再打仗！哈哈！运气，你们一家子的运气还不坏！

赵素渊　告诉我,你怎会落到这步天地?

封海云　有什么用呢?

赵素渊　假若我能帮帮忙的话……

封海云　运气不是任何人能帮忙的!

赵素渊　你一切都凭运气,为害为恶,你自己都不负责?怨不得当初大哥说你不诚实!

封海云　怎么说都好吧!

赵素渊　你不后悔以前所作的事?

封海云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赵素渊　你也不以为今天的潦倒是一种惩罚?

封海云　运气要是好,我还不是照样的阔气?

赵素渊　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呐?

封海云　等着转运!好运气要不再来的话,就等死!

赵素渊　什么话呢 难道你不晓得现在已经太平了,你应当规规矩矩的作点事?你要知道,你的失败,不是什么运气不运气的,而是现在的时代已不允许你作那只管自己,不顾社会的事情了!

封海云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管别人!

赵素渊　那,我就没法帮助你了!

封海云　我并不求你帮助!封海云,真正摩登的人物,不会求帮!

赵素渊　你……

封海云　放心,放心!决不会再来,不用嘱咐我!看,那边有的是绿海!到必要时,海是个很舒服的棺材!

赵素渊　我是说,你等一等老大老二,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衣服

不整齐而慢待你！

封海云 衣服到底还是人的招牌！我不愿意见他们，请你也别对他们提起我！他们都抖起来了！我，我，哈哈，可笑！（下）

赵素渊 （楞着）

赵立真 （上，看见了封，而没认出来）素渊，往外走的那是谁？

赵素渊 噢，大哥你回来了？

赵明德 （搬着不知多少东西上来）

赵素渊 二头哥，为什么不分两次搬呢？看累得这个样子！

赵明德 报告！这多么省事呢，有的是力气！

赵素渊 知道怎么摆？

赵明德 知道！不要管我！（摆桌子）

赵立真 妹，那是谁？

赵素渊 那是个人的"影儿"！

赵立真 "影儿"？什么意思？

赵素渊 封海云！

赵立真 怪不得很熟呢！他干什么呢？

赵素渊 什么也不作，他等着死呢！

赵立真 大概是破产了？

赵素渊 恐怕是，象个乞丐了！

赵立真 天然淘汰！

赵素渊 什么？

赵立真 法律没提到他，还不便宜？

赵素渊 我倒怪难过的！

赵立真 富贵和潦倒都能引起妇女的注意，妇女的神经恐怕

比男人的更敏锐一点！算了，我得先脱了这身衣服，太难过了！

赵素渊　先告诉我，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

赵立真　都好，就是我自己糟糕！

赵素渊　怎么？

赵立真　老二，劳你驾，把我的那身旧衣服拿来行不行？

赵明德　报告大哥，行！明天教我看看鱼去？又添了不少新的吧？

赵立真　正要告诉你，老二！南洋各处全送来了标本！没想到，我这点事，会教大家这么关心！世界的确是改了样子啦！

赵素渊　难道你不喜欢吗？

赵立真　我，我几乎乐得要跳起来！老二，劳驾吧！

赵明德　大哥，你老先别乐！我打过仗，会看地形。你老的水族馆在这儿，海在那儿；打那边来一只战船，　啷一炮，你老的鱼都得飞到天上去！

赵素渊　二头哥！你怎可以说这样的丧气话！

赵明德　打过仗，我到处总得察看地形！

赵立真　放心吧，老二，没有那样的事了！劳驾吧，这身新衣裳要把我别扭死！

赵明德　枪要新，衣裳要旧，告诉你老！（下）

赵立真　要不是这套新衣裳，素渊，我相信必能把开会词说得顶漂亮，顶感动人！你看，就景生情，我就可以拿各处送来的标本为题，说明世界上的人已经知道了注重科学，爱护科学；也就是知道了拥护真理，支持真理；

也就是开始创造和平，扩大和平。那么，全人类要是都同舟共济的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大家就不必彼此争夺而有吃有喝，就足以消灭自然加给我们的祸患；不要说水旱地震，就是月亮碎了，太阳冷了，我们也还有办法活着！

赵素渊　真棒，大哥！

赵立真　可是，我连一句也没说出来！糟不糟呢？

赵素渊　就因为这套新衣裳？

赵立真　哎！这身该诅咒的衣裳！你看，我一摸钮子，坏了，不是天天摸惯了的钮子！我一扯领子，又坏了，不是那怎扯怎合适的领子！全乱了！我找不到了自己！就好象睡在别人的床上似的，不知是头朝南，还是头朝北了！

赵明德　（拿来衣服）报告大哥，是这一套不是？

赵立真　谢谢你！谢谢你！（接过来）哎，我上树后面换去。（要走）

竺法救　（上，拿着两匣制好的标本）馆长，恭喜，恭喜！我们的新船，和平号，给馆长带来点礼物！

赵立真　噢！是吗？（扔下衣裳）是吗？

赵素渊　先换衣裳啊！

赵立真　不忙，不忙！先看标本！

竺法救　我不很满意，第一，船没能早来几小时，没赶上水族馆的开幕典礼！

赵立真　那没关系！科学不是为什么典礼预备着的！

竺法救　第二，这都是制好的标本，不是活的！

赵立真　也好，也好！我来看，嗯，有几种很好的！摆在这里，教大家看！（摆在亭桌上）大夫，你看，世界的确是改了样子啦！凭我这个小机关，会引起大家这么注意，从多么远给我送来礼物，太好了！太好了！素渊，有酒没有？

赵素渊　干吗？大哥你向来不吃酒！

赵立真　今天非开戒不可了！我要喝酒，要喝醉！

竺法救　我陪着你，馆长！今天既是和平节，又是水族馆开幕典礼，须要喝几杯！素渊先生，大概你还没看见过科学家喝醉了什么样子？

赵素渊　还不也是瞎胡闹？你们也是人！

赵立真　二弟！

赵明德　有！

赵立真　劳驾给买点酒去！

赵明德　什么酒？

赵立真　什么酒？哎，这倒把我问住了！

竺法救　我来吧，你到中山路中间，一个四川人开的小铺，那里有桔酒，也叫中国香槟。

赵明德　到底叫什么？

赵素渊　二头哥，你真客气！

赵明德　冲过锋，打过仗的人，就是这个直爽劲儿！

竺法救　桔酒！桔酒！五瓶！

赵素渊　五瓶？

竺法救　未必都喝了！（给钱）

赵立真　大夫，可不行！怎能教你花钱呢？

竺法救　我怎不可以花钱呢？我在你这里住了这么多日子，给过你一个钱没有？

赵素渊　我们应当招待客人！二头哥，不要拿竺大夫的钱！

赵立真　算了啵！让咱们都表现点东方的劲儿！二弟，快去！

赵明德　慢不了，放心！（下）

赵素渊　二头哥简直的不象先前的样子了！先前，他多么规矩，客气，现在，又倔又硬！

赵立真　他不是老把“冲过锋，打过仗”挂在嘴上吗？他当过兵了哇！也好，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掺到一块儿才不太偏。客气要变成虚伪是要不得的！我说，大夫，你怎么知道哪里卖桔酒？

竺法救　我什么都知道。作医生，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万事通。

赵立真　嗯！我想将来的科学家都得那样，省得教人看着老象大傻子似的！科学和人生得打成一片！

赵素渊　大哥，你倒是换衣裳不换哪？要快一点收拾了，客人就快来了！

赵立真　（看亭子）这里已经很好了！噢，今天是父亲的生日？

赵素渊　二哥的主意，摆起父母的照片。

赵立真　好！嗯——他们老人家要是还活着，该多么快乐！父母一辈子爱和平，倒净赶上打仗；现在，真见到了和平，他们又不在世了！

竺法救　馆长，咱们所期望的也不能都亲眼看见！

赵立真　那么咱们就尽心吧，大夫！但愿教后世别骂咱们只顾了自己，而没管他们！

赵素渊　我拿点心去，你们好好把花池子旁边再布置一下。二头哥笨手笨脚的弄不好，我又不敢说他！

赵立真　嗯？兴邦呢？这不是归他布置吗？

赵素渊　忘了说！马志远的家乡又地震了！

赵立真
竺法救　真的？！

赵素渊　老二忙着发号外去了！

赵立真　素渊，咱们就别开茶会了吧？马志远心里那么不好过，咱们还热闹什么呢？

赵素渊　他一会儿必来，我们正要招他喜欢；发愁有什么用呢？

竺法救　也对！

赵立真　好，你拿东西去吧！把这身衣服拿去，不换了！

赵素渊　（拿起衣服，下）

赵立真　大夫，中国的沙漠，黄河；日本的地震，非拚命克服不可！不然，就没有太平日子！可惜，咱们一个人的能力脑力太有限了；会作这个，就不会作那个！

竺法救　谁教以前的历史老是打仗呢？假若人类早下点手，把心力都集中到征服自然上，何必现在这么着急？

赵立真　一点不错！今天得把一切的实际的设施全调动到科学这一边来；设若还照以前的办法，科学只在书本上占势力，就还是没有希望！啊，他们来了！

林祖荣
马志远　（同上）

赵立真　志远！怎样？

马志远　二次电报又到了,灾区不广,死伤也不多!

竺法救　还放点心。

马志远　不过,那正在我的老家!

赵立真　林,你们都办了什么?

林祖荣　号外已编好,马上就出来。报馆里收捐款的,收慰问信的,也都派好了人。咱们自己的慰问电已经打了出去。并且报告给市政府和各机关,团体,市政府大概马上就能汇出一笔钱去。

赵立真　好!志远,别着急,事情要一一的办起来;着急没用!

马志远　虽然入了中国籍,到底忘不了老家!

竺法救　当然!当然!即使那不是老家,不也得关心吗?

赵立真　林,兴邦呢?

林祖荣　他刚由报馆出来,就教几个朋友截住了,说什么要教他作下任市长的候选人。他大概马上就来。

赵立真　噢!我不希望他作政治,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竺法救　作政治,要有极高的理想,同时又得有极实际的才干,咱们这些人恐怕都不及格!

林祖荣　不过呢,现在的政治也好干一点了,因为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已然都不拿政治作挡箭牌,而暗地里各自另有所图了。而且各国的政治差不多都有了这种倾向,政治要既不是手腕,就好办多了!

赵立真　要真能象孟夫子那样,一张口,就是"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也未必不可以干!

赵兴邦　(上)哈喽,你们谈什么呢?

竺法救　盲人谈象,我们谈我们所不懂得的事呢!

赵兴邦　地质学？还是考古学？等等，志远，第三次电报又到了；绝不严重，放心吧！我很想乘机会发起个地震研究会。你看怎样？

马志远　日本早有很好的研究机关！

赵兴邦　多一些人研究不更好？我明天的社论，就以此为题。中国陕西甘肃也有过很厉害的地震！

马志远　也对！

赵兴邦　对不起，你们谈什么来着？

竺法救　政治！

赵立真　因为听说，有人劝你竞选市长。

赵兴邦　我没敢答应，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作政治要有极高的天才，我知道我是蠢才！

赵立真　除非到了各种科学成了团体的行动，象足球队那样的 FeamWork，没有畸形的发展，不准随便的应用的时候，那就是说，除非到了科学与人生哲学能平衡与合作，一致的以真理正义和人类幸福为目的而发动并监督政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去作政治吧。

赵兴邦　不要谈这个咱们不甚懂的事吧？我们该举行我们的小茶会了：第一，纪念和平节；第二，纪念一生爱和平的父亲；第三，教马志远快活一点；第四，庆祝水族馆的开幕！

竺法救　等一等，已经买酒去了。

赵兴邦　还有酒吃？志远，喝两杯，痛快！痛快！

赵立真　难道就是咱们这几个人？

赵兴邦　大哥你不是不喜欢生人吗？所以没敢多约。啊，点心

来了！

赵素渊 （托着点心，上）

竺法救 酒也来了！

赵明德 （拿着酒瓶上）报告大哥，酒买到了。大哥，街上满是人，有打着旗子的，有唱着歌的，是不是又要打仗？

众人 今天是和平节！坐下，坐下，先喝酒啊！（有摆点心者，有开酒瓶者……渐次坐下）

赵立真 明德弟，坐下！

赵明德 大哥，报告你老，我想回家！

赵兴邦 大嫂的儿女全长大了，何必回家受累去？

赵明德 不是那么回事！二哥，你看，二十年前我在乡下种地，我怕打仗。后来也不是怎股子劲，我稀里糊涂的就当上兵啦！

赵兴邦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你扛上枪，上了阵！

赵明德 赶到我打过仗，我一点也不再怕，反倒爱冲锋放枪了！

赵兴邦 当过一天兵，一辈子好打抱不平！

赵明德 我一看见乡下的绿豆叶，红高粱，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了；心里不用提多么安静了；说话的时候，一不留神，连‘报告’都忘了！赶到庄稼收完，没得活儿干了，我的心噗咚开了，老想出来。一出来，看不见了绿豆红高粱，也不是怎么的，老想打仗！倒仿佛是乡下和阵地是我的两头儿，不靠这边，就靠那边！

赵兴邦 你顶好是站在中间，没事就种地，有事就扛枪！

赵明德 我想还是先回家吧！大概一时没有扛枪的盼望！

赵立真 明德弟，你爱走就走，爱来就再来！家里有饭吃，这里也饿不着你，你看怎样？

赵明德 也好，大哥！你老要是再盖一座小鱼馆，给我说句话，教国家派我作馆长，我倒愿意干！小的，小的，有几十条花红柳绿的鱼就行！

众 人 （笑）

赵立真 好！等咱们村里造水族馆的时候再说！坐下，喝杯酒吧！

赵明德 噢，报告！我还买来一包花生米！（从怀中掏出来）

赵兴邦 （举杯）我们庆祝和平！永久的和平！

众 人 永久的和平！

赵立真 纪念我们的和大家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教育和文化！

众 人 东方的和平的文化！

竺法救 慰问马志远先生！

众 人 马先生！

林祖荣 庆祝水族馆新馆开幕，和赵大先生的成功！

众 人 赵大先生！

马志远 谢谢诸位对我家乡的关心！

众 人 谢谢！谢谢！

赵素渊 二头哥！

赵明德 有！

赵素渊 你真要走吗？

赵明德 乡下人还回到乡下去！

赵素渊 （举杯）给二头哥饯行！一路平安！

众 人 一路平安！

赵素渊 那个歌怎唱来着？二哥？

赵兴邦 哪个？

赵素渊 什么“我家在中华”？唱一回，二头哥不是要回家吗？

赵兴邦 二弟，你也应当会唱啊！

赵明德 “我家在中华”？学过，我一个人可唱不上来！唱歌呢，老没有唱梆子腔顺口！

众 人 两个人一齐唱！

赵兴邦 二弟？

赵明德 你唱，我跟着！

赵兴邦
赵明德 （唱）“何处是我家？我家在中华！扬子江边，大青山下，都是我的家，我家在中华。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噢，大哥；啊，二弟；在一处抗敌，都是英雄，凯旋回家，都是弟兄。何处是中华，何处是我家，生在中华，死为中华！胜利，光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

众 人 （鼓掌）

（远远有鼓声。

赵素渊 游行的大队到了！（要往外跑）

赵立真 你干什么去？

赵素渊 不放心我的小学生们！我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赵兴邦 吃块点心再走！

赵素渊 顾不得了！再见！（跑下去）

众 人 （立起来）

赵明德　旗子！旗子！看见了！

（夹路桐树上隐隐见旗，书“世界和平”……字样。

赵兴邦　中华民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众　人　万岁！

赵立真　听！（歌声由远而近）

游行合唱：　几千年的血汗，
几千年的经营，
创造起东方的乐土，
建树起忠恕的德行，
创出了光荣的历史，
　　　　光荣的和平！
和平！和平！和平！

长江大河，流不尽英雄血，
　　　　为和平而战的英雄，
雄关紫塞，造起万里长城，
　　　　那保卫礼义的长城！
几千年的血汗，
几千年的经营，
从终年积雪的天山，
　　　　到东海，
从四时花木的香港，
　　　　到北平，
北风里西岳的莲峰挺秀，
南海上成双的紫燕飞鸣，

在高原，在盆地，
在海边，在湖畔，
有古老的村落，历史的名城！
诗书是雨，仁义为风，
几千年的垦殖，
算不尽的阴晴，
生长出礼教与和平，
和平！和平！和平！

东北的高粱大豆，
西北的黍稷牛羊，
高原的煤铁，
盆地的宝藏，
锦绣的东南啊是鱼米之乡。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青山绿水，从远古就有蚕桑；
当龙舟在端阳竞渡，
当中秋月照钱塘，
欢笑的儿女，都穿上绸缎衣裳！
有吃有穿，
有歌有唱；
桃源的犬吠鸡鸣，
　　　　我们的理想；
篱边的柳明花媚，

我们的故乡！
奇秀的山水，
温丽的阳光，
香美的花草，
平静的村庄，
绣成了我们的心，
我们的诗，我们的画，
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磁器，桌椅，
下至笔墨，上至楼堂，
都象诗一样的美丽，
显出心里的恭俭温良！

从印度接来佛法，
放大了爱的光明；
从西域传来可兰，
发扬了清真洁净；
无为的老庄，
济世的孔孟，
多一分真理，
便多一分人生，
多一分慈善，
便多一分和平；
道理相融，
渗入人生，

善为至宝，
何必相争？
我们的心地和平，
我们建造了和平，
和平！和平！和平！

当无情的风暴，
使东海的巨浪沸腾，
当惊心的烽火，
照彻了雄美的边城，
这和平的民族，
为了和平，为了和平，
喊一声起来，
喊一声弟兄，
打出去，打出去，打出去，
那以刀枪自悦的暴徒，
用血把我们的山河洗清！
为和平而战，
战后，建起更大的和平！
必使佛的慈悲，
庄老的清净，
孔孟的仁义，
总理的大同，
光焰万丈，
照明了亚东！

教东海无波，
教大地平静！
没有战争，
只有同情；
毁了战舰，毁了枪炮，
毁了杀人的念头，
建起和平！
有什么困难，
有无相通！
有什么忧患，
你说我听！
啊，携起手来，
东亚的弟兄，
一齐向自然进攻！
教东亚的土地，
没有荒旱灾凶，
教东亚的男女，
成为姊妹弟兄，
同情是礼让，
互助代替战争！
这东方的理想，
这东方的决定，
使我们看见光明！
象太阳自东至西，
一寸光阴建成一寸和平！

美满的生活，
坚定的生活，
教真理正义，
管领着人生，
万岁，万岁，世界和平！
永久的和平！
和平！和平！和平！
（歌声渐远）

（幕）

归 去 来 兮

（五 幕 话 剧）

全剧人物介绍

乔　绅——形相：五十多岁，须发微白。身高，相当的健壮。中服西装都穿得够样。

性格：精明厉害。新旧知识都略有一些，坚信知识即权利。抗战后，颇发财，自视甚高。

乔　妻——形相：与乔绅年纪相近，身矮，多病，自号"受气包儿"，样子也真象受气包儿。

性格：没有什么知识，能力，但厚道可亲。虽乔绅不以之为贤妻，而对子女仍尽良母之责。

桃　云——乔绅之妾。

形相：二十七八岁，高大丰美，象一朵有色无香的大花。

性格：糊涂，庸俗，肉感，但相当的有胆量，最喜参加家庭中的小斗争。

李　颜——乔家的长媳。乔绅的长子德山，死于前线，她守节不再嫁，日求报仇之计。

形相：三十岁左右，中等身量，面无血色。老穿素衣，有阴森之气。

性格：个性甚强。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略患神经病。

乔仁山——乔绅之次子。

形相：二十四岁。中等身量，但象还在发育，故显着瘦细无

气力。其实他并不弱。

性格:有理想,多思虑,辨善恶,但缺乏果断与自信,今之“罕默列特”也。

乔莉香—— 仁山之妹。

形相:二十二岁。身量比桃云矮,而美丽过之。好打扮,凡摩登女子所应有的东西,她的身上都有。

性格:庸俗,心眼不坏,但没有知识。

吕千秋—— 五十多岁的老画师,乔绅的老友。

形相:身短,发尽白,服装虽陋,而飘洒无烟火气。脸瘦而精神高朗。

性格:富有理想与热情,但昧于实际,故陷于穷困。

吕以美—— 千秋之女。千秋幼与乔绅同学,屡因作画向乔绅贷金,以美乃助乔经营商业,以劳力偿父债。

形相:二十三岁,身量比千秋稍高,不甚美,服装很朴素,但气派正大。

性格:坚毅,聪明,有理事才。

丁影秋—— 乔绅之友。

形相:三十一二岁,高大壮宽,穿洋服。

性格:聪明,有时候狡滑,有时候讲义气,而永远有胆子,故足以成为高等流氓。

茶 房—— 干净利落的一位茶房,可惜有点势利眼。

船 夫—— 四五人,七八人,均可,不便一一介绍。

第 一 幕

时　间　香港陷落前。

地　点　重庆，乔宅书斋内。

人　物　吕以美　吕千秋　乔莉香　乔　绅　桃　云　丁影秋　乔　妻　李　颜

〔开幕：吕以美正在乔绅的既是书斋，又是账房里忙着算账。室有二门，一通内院，一通街门。室内别的东西可多可少，只有两件是必不可少的——电话与算盘。噢，还有一件，就是乔家长子的遗像，最好是铅笔或炭画，相当的大，悬在相当明显的地方。吕千秋拿着两幅画，一束鲜花，来看女儿。

吕以美　（听到了脚步声。一见老人，立刻站起来）爸爸！您？

吕千秋　（笑着）我！给你拿来几朵花！看，多么美！闻，（送至她的鼻端）多么香！（自己又闻了闻）

吕以美　爸爸，您没钱，还干吗买花呢？

吕千秋　钱，钱是什么东西？钱美吗？丑恶！拿丑恶的钱能换来一点香美的花，太便宜了！美原是没有价钱的呀！假若我有一座银行，你猜我怎么办，以美？

吕以美　（笑着）您怎么办？

吕千秋 哼，每逢有美丽的小姐来取钱，我就给她一把儿鲜花，（以手中的花比方）对她说："小姐，把花儿拿回去吧，这里没有钱！"哈哈哈！（把花给了女儿，仍大笑着把自己摔在椅子上，非常得意）

吕以美 （插花于瓶，等父亲笑完，啼笑皆非的）唉！爸爸，您还是这样！

吕千秋 （又立起来，赶到女儿面前）爸爸当然老是这样！只要上帝还没毁灭了他自己创造的美丽的山川花草，我就不会投降给丑恶！

吕以美 对，爸爸，可是——唉！（不忍伤老人的心，故欲语而止）

吕千秋 怎么啦？我的好姑娘！怎么啦？

吕以美 （假笑）没什么，爸爸！

吕千秋 有什么委屈，告诉爸爸！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儿，我可是个坏爸爸！

吕以美 您怎么是坏爸爸？您千万别再这么说！

吕千秋 哼！有许多人说我坏，就是因为我老追求真与美，而他们喜欢黑暗，丑恶！他们和我说不来，于是就说我不好！（无聊的去看德山的遗像）

吕以美 （心中难过，而强开玩笑）爸爸，您要是不再借钱，他们就不说您的坏话了！对不对？

吕千秋 他们有钱，我没钱，怎么不可以借来用一用呢？钱又不是什么生命或天才，不能借给别人！

吕以美 （惨笑）不过，您借乔家的钱，我的生命可就被押在这儿了。

吕千秋 怎么,押在这儿了?乔绅他虐待你吗?

吕以美 别嚷!别嚷!就是作奴隶也没关系!爸爸!

吕千秋 我要嚷!我要教乔绅听见!我不过使了他几个臭钱,他敢拿我的女儿当奴隶?太难了!我以为他是我自幼的同学,所以把你托付给他,他就那样对待你?好!好!把他叫出来,我马上还清了他的钱!

吕以美 爸爸,这是何苦呢,您怎会有钱还账呢?

吕千秋 我怎么没有钱?(指携来的图画)这不是钱?

吕以美 乔叔父不要图画!

吕千秋 他要什么呢,那么?

吕以美 (沉默了一小会儿)爸爸,您走吧!您在这儿,教我……

吕千秋 好,我走,我去想办法,把你赎出来!我唯一的爱女给人家作奴隶?我的心要碎了!

吕以美 爸爸!这点事没关系!您要是这么生着气走了,岂不教我更难过!

吕千秋 (已要走,又停住)好孩子!爸爸委屈了你!对不起你!(又看见了那张画像)啊,我还有个主意!看见这张画像没有?

吕以美 (点头)

吕千秋 德山为国家,把血流在了前线。看,他们就弄这么张恶劣无比的破画纪念他!(发怒)他们还有心肝没有呢?怪不得他们拿你当奴隶,他们连自己的光荣的儿子还这样对待,何况对你呢?哈,简直是跟死人开玩笑!(要取下画像)

吕以美 (过去拦阻)要干吗?爸爸!

吕千秋 把它撕碎,我去另画一幅!德山活着的时候,对我老是那么亲热,不叫伯伯不说话。现在,我一闭眼,就还能看见他,英俊的,活泼的,含笑的,立在我的面前。我去画,画出这个英雄的面貌,与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我的画也要成为不朽的杰作!去,跟乔绅要两千块钱,我好买材料作画。画完了,我把杰作送给他,他把我的账一笔勾销。这还不公平吗?

吕以美 爸爸,乔叔叔不懂艺术,决不会拿出钱来,也不会勾了您的账!

吕千秋 怎么?一个人可以不懂艺术?难道他是一头牛?

乔莉香 (轻快的上来)谁是一头牛,吕伯伯?

吕千秋 我说的是……

吕以美 (抢着说)莉香,起这么早,要上哪儿?

乔莉香 你难道忘了?

吕以美 对呀!你接二哥去?

吕千秋 怎么?仁山今天回来?仁山今天回来?

乔莉香 坐飞机回来,我去接他。

吕以美 就该去了吧?

乔莉香 不忙,丁影秋用汽车来接我。汽车,大概有两三分钟就走到飞机场啦。爸爸真别扭,老不买一部汽车。吕伯伯,您看我坐在汽车里,够漂亮不够漂亮?

吕千秋 漂亮!够!

乔莉香 既是漂亮,您怎么老不给我画个像呢?

吕千秋 要画像,我给他(指遗像)画。你,你……

乔莉香　我怎样？
吕千秋　漂亮不就是美，我的小姐！
乔莉香　怪不得爸爸看不起你！我不美，你的女儿美，是不是？我有一群男朋友，她一个也没有！
吕千秋　我的女儿虽然不象你这么漂亮，可是比你多着点内心之美！我的小姐！
吕以美　爸爸，何必呢！
乔莉香　哼，内心之美大概就是白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吕千秋　啊，啊，噢！以美，咱们走！
吕以美　上哪儿？
吕千秋　跟我走！我不能教我的女儿在这里受侮辱！（扯美走。电话铃响）
乔莉香　哈，哈，哈！吕伯父，您真好玩！
吕以美　（接电话）啊，我看一看。（到门口）乔叔叔，电话！
吕千秋　以美，我们走！
乔　绅　（轻轻的上来）你们上哪儿？
乔莉香　吕伯伯大概发了财，要把以美带走，不再白吃咱们的饭了。
吕千秋　乔绅，你是我的老朋友，怎可以——
乔　绅　等等，我先接电话。（接电话）喂，对了，是我……一批文具？买，买！见东西就买，就是一批棺材也买，听见没有？……好，我马上来。（向吕，假意和善的）吕大哥，你看错了人，我怎能——
吕千秋　我想你也不敢欺负以美！
乔　绅　不是不敢，是不会！

吕千秋 (愧悔的)那么,是我太冒失了?

乔 绅 咱们俩的事,总是你错的时候多。你是老小孩子,大哥!去看看你的弟妹,她有点不舒服。我得跟以美商议点事。

吕千秋 老弟,你说对了,我"是"老小孩子!一个艺术家,带着赤子之心而来,带着赤子之心而去。尽管霜雪盖满了头,我的心永远是一朵香美的春花!好,我看看弟妹去。(下)

乔 绅 (等吕老人出去)以美!

吕以美 怎样?叔父!

乔 绅 (严厉的)怎样?给我算账!别以为我对你父亲客气,你就可以怠工!我给你饭吃,为的是给我算账,不为别的!

吕以美 (冷笑着)好!(归原位算账)

桃 云 (在室外喊)莉香!莉香!(进来)走啦!

乔莉香 "我"跟丁影秋借的车,你又必得揩油!(外面汽车响)影秋来了!爸爸,您去不去?

乔 绅 我没工夫去接一个废物!

乔莉香 我代表你去好啦!

桃 云 你去,我就不去了!

乔 绅 都去!都去!不要捣乱!

桃 云 给点钱,快!

乔 绅 以美,给她们每人一百,上账!

吕以美 (不语,递给她们每人一张钞票)

桃　云
乔莉香　（齐把钞票扔在地上）一百！

丁影秋　（匆忙的上来）乔老伯！

桃　云
乔莉香　（匆忙的拾起票子）

丁影秋　莉香小姐，二太太，吕小姐！我们走吧？伯父去不去？

乔　绅　还有别的事，不去！影秋，昨天那张汇票拿到没有？

丁影秋　拿到了。

乔　绅　登记过的？

丁影秋　当然是，老伯！

乔　绅　你带着哪吗？

桃　云　走吧！老弄钱，老弄钱，弄来钱可又不花，买汽车都不肯买！

乔　绅　不要插嘴！

丁影秋　我没带着。我打算全换上港币，用起来岂不更方便？

乔　绅　有吗？

丁影秋　布鲁摩里克（把外国姓名说得分外象中国的）有五千，乔治马鹿有几千，我都可以去接头！

乔莉香　走不走啊？

乔　绅　等我把事情说完！影秋，赶紧去办！弄外汇非闪击战不可！

丁影秋　我办事向来心急手快！眼尖，耳灵，心稳，手快，四大秘诀！

乔莉香　走吧！走吧！

丁影秋　伯父，我先把她们送到飞机场，回来再详细说咱们的

事。

乔莉香 爸爸不去？

乔 绅 (摇头。丁，云，香下)影秋是个好小子！唉，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岂不省了心！(对长子遗像)这哪里是儿子，分明是冤孽。(向以美)你可以休息几分钟了！

吕以美 (不卑不亢的)好。(把笔放下，要走)

乔 绅 坐下，有话跟你说。

吕以美 好。

乔 绅 你知道我的大儿子死在了前线？

吕以美 知道。

乔 绅 什么地方不好死，单单要死在前线？把我要气死！二孩子今天回来，他虽然没死，可是跟死人也差不多！以美，你得帮助我，你能作事！

吕以美 我这不是帮助您了吗？

乔 绅 还不够！

吕以美 要怎样呢？叔父！

乔 绅 嫁给我的二孩子仁山！

吕以美 嫁……

乔 绅 听我说！

吕以美 婚姻岂是……

乔 绅 听我——说！你爸爸没出息，跟我借过许多钱，把钱拿去，他也许是画了画，也许是喝了酒，谁知道。

吕以美 爸爸是艺术家。

乔 绅 我没有养活他的义务，不管他是艺术家，还是什么家！

吕以美　可是爸爸也并没有白用了您的钱？

乔　绅　怎么？他还过我一个铜板没有？

吕以美　他老人家虽然没有还过钱，我可是在这里用努力替他还账；我有挣饭吃的本事。所以不肯离开这里的原因，是我怕伤了爸爸的心，他拿您当作一个真朋友看的，所以我宁肯受点委屈，也不愿教他得罪了老朋友。要不然的话，早就——

乔　绅　远走高飞了！好！以美你有胆气，敢跟我这么硬顶！我喜欢这样硬碰硬的人！因此，我更得教你和仁山结婚了！你看，仁山是个废物，不能帮助我。假若你和他结了婚，有你帮助我，领导他，我的事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不敢十分信任外人，所以你必须变作我的儿媳妇。你们俩结了婚，我有了帮手，你有了出路，仁山有了贤内助，你爸爸的债也就可以勾了！

吕以美　叔父，现在我在这里作事算是还本，将来作您的媳妇算是利息，是不是？

乔　绅　你要那么说，也无所不可！借钱就得拿利息，古今一理！你要知道，我会疼爱你，也会恨你。你服从我呢，我会拿你当作亲女儿似的对待，你反抗我呢，我有法惩治你！我是个爽快人，有什么说什么！

吕以美　怎么惩治我，可以听听吗？叔父！

乔　绅　现在不必细说。大概的说吧，我会教你的爸爸伤心。你很孝顺他，我知道。说也奇怪，我是个好爸爸，而儿女们不孝，千秋是个坏爸爸，而偏有这么个孝女。不晓得老天爷是怎安排的！好吧，你若是尽孝，要不伤

了你爸爸的心，请你慢慢想一想吧，是嫁给仁山好呢？还是反抗我好？我静候你的答复！

吕以美　我不能——

乔　绅　先不忙！想想再答复我！我还出去有事，你慢慢算账吧，有事，叫四一四五九，就能找到我。看住电话，任何一个小消息也得马上报告我！（下）

吕以美　（要掩面而泣，可是搓一搓手，仰面冷笑了两声）

吕千秋　（轻轻的进来）他们都走了吗？（没有回答。向外面）来吧，弟妹，他们都走啦！

乔　妻　（轻轻的进来）都走啦！有他们在这里，我简直的不敢进来！大家都讨厌我！

吕以美　婶母，今天好点吗？

乔　妻　我哪有什么病呀，都是他们气的，气得我吃不下饭去！老头子，自从娶了那个妖精小老婆，把我看成眼中钉。大儿子，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一念道他，大家就讨厌我！媳妇呢，疯疯癫癫，连句知心话儿也不会说了。女儿，连女儿都看不起我，老怨我没有胆子跟桃云那个妖精吵架！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可是我又不肯把自己弄死，我还得照应着我的二孩子呢！

吕千秋　弟妹，不用伤心！仁山是个好孩子，必定会孝顺你。不仅孝顺你，我相信他还要帮助我！你看，弟妹，我第一要给德山画个像，然后我想画八大幅或十大幅正气歌，我已经用心的读了关于文文山的一切记载，已经打好了腹稿。这两种作品，都要成为杰作，画完，我再死，也就可以瞑目了！我没有能力去打仗，可是我能

把抗战的精神和民族的正气，用我的心血画出来，永垂不朽！

吕以美 爸爸，希望可是时常带来失望啊！

吕千秋 你看我不过说说而已，没有钱买材料，是不是？

吕以美 东西太贵了！

乔 妻 连鸡蛋都卖好几毛钱一个了！

吕千秋 没关系！仁山回来一定会帮助我！他这个孩子，有聪明，有理想，是不是，弟妹？

乔 妻 他聪明，不错，可是，吕大哥，他太软，太软，活象个大姑娘！刚才我不是说过了：我不能死，还得照应着他呢。我照应他，就是他帮助不了我，或者帮助不了你，大哥。

吕千秋 那，我也还有办法，我会拿着以前画的小画，沿街去卖，卖了小的旧的，得到钱，再画大的新的。

吕以美 爸爸，别再说了！您拿着草标，沿街去卖画？我的心要碎了！

吕千秋 那难道可耻？我的作品，我自己去卖，卖给那真爱艺术而没有多少钱的人，难道可耻？

吕以美 不是可耻，不是可耻！是，是——

吕千秋 是什么？

吕以美 我，我说不上来！我很难过！婶母，您看怎办呢？我是个没有娘的孩子，睁开眼，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位老父亲，我能看着他沿街去卖画？我有本事，我能养活着他，可是养活他老人家，就没法还乔叔父的债，况且，爸爸也不许我离开这里，他说把我放在这里最放

心,怎么办呢？

乔　妻　我那个老头子就认识钱,不认识别的。

吕以美　婶母,我硬离开这里,去挣钱养活父亲。等父亲画成了他的杰作,卖出去,再还乔叔叔的钱,好不好？

吕千秋　以美,谢谢你的孝心！可是你还没认清楚了我,我的杰作是为卖钱的吗？画好了我的八大幅或十大幅正气歌,我要献给国家,你看,我要开个展览会,摆上鲜花,预备下香茶鲜果,招待客人们,然后,我把画儿分文不取的献给政府。含着泪,我看着我的正气歌入了国家的艺术宝库;叹一口气,我便死而无憾了！

吕以美　爸爸,您太理想了！

吕千秋　没有理想,还有什么艺术,我的好姑娘！

乔　妻　以美,我出个主意,你愿意听不愿意听？

吕以美　您的话,我当然愿意听。

乔　妻　我想呵,吕大哥,以美,顶好是咱们作亲？

吕以美
吕千秋　啊？

乔　妻　我是说呀,以美和仁山订婚。大哥你看怎样？

吕千秋　儿女们的事顶好由儿女们自己管,弟妹！

吕以美　婶母,是不是乔叔叔跟您商议过？

乔　妻　没有。他已对你讲过？

吕以美　讲过了。

乔　妻　你看,你看,这么大的事,他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我仿佛不算人！可是也好,要是我先提出来,他还许故意的反对呢！以美,你怎么对他说的？

吕以美 我还没有答复。
乔 妻 你"要"怎样回答呢？
吕以美 很难说。
乔 妻 以美，你可怜可怜我，答应了吧！
吕千秋 弟妹，婚事不好勉强吧？
乔 妻 你看，吕大哥，以美要是作了我的媳妇，连你不也就有了办法。
吕千秋 什么？弟妹，你以为我可以卖了我的女儿吗？我的作品，我的女儿，都不是卖钱的！你们这里为什么不用钞票糊上墙壁？为什么不用洋钱作桌上的摆设？好表示你们的心里眼里只有一个字，钱！走，以美，躲开这里，要不然你也就教钱给迷住了！
乔 妻 大哥！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听我说呀！
吕以美 爸爸，怎么好跟婶母动气呢？婶母待我真象个亲生女儿似的！
乔 妻 好孩子，以美，你有良心！大哥，你看，我在这里简直是个受气包儿，我就盼仁山回来，好歹的给我争口气。可是仁山太老实，说不定会跟我一样的受气。以美呢，有聪明，有胆量，有才干。她要是帮助仁山，仁山也就有了胆量，有了办法。仁山有了办法，我活着也好，死了也好，就可以放心了！以美，你答应了吧！给我点希望！
吕千秋 嗯！这倒还象话！
乔 妻 那么大哥你愿意了？
吕千秋 我愿意不愿意，与以美无关。她有她的生命，她有她

的自由。谁也不能替一朵花决定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我的女儿就是一朵花,她会为自己作最好的打算。

乔 妻 以美,你说句痛快话吧,教我喜欢喜欢!

吕以美 我很为难,婶母!

乔 妻 你不给我一点希望?

吕以美 我真为难!

吕千秋 算了,算了,弟妹!我就怕看大家愁眉苦眼的为难!人生还不够痛苦的吗?何必再自寻苦恼呢?你得跟我学,弟妹,我心里刚要一发愁,就马上到江边,或半山上,去看那有催眠力的绿波;或者听听鸟儿们唱着上帝编的歌儿!

乔 妻 以美,你为难,到底有什么难处呢?对我说说!

吕以美 婶母,二哥是个漂亮的青年,还愁找不到好太太?

乔 妻 我就怕他自己弄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他爸爸不喜爱他,再添上个不能体贴他的女人,他怎么受得了呢?我的大孩子已经死了,只剩下二孩子这么一条根,教我怎能不关心呢?以美,好孩子,答应我!我,我,要给你跪下了!

吕以美 婶母,您这是怎么啦?

吕千秋 我受不了这个!我的心已经结成了个解不开的疙瘩!我走啦!

乔 妻 别走,大哥!你难道不愿意看看仁山吗?你不是最喜欢他吗?

吕千秋 (想了想)好,我不走,我等着他!我跟他谈一谈作正

气歌的计划,他一定会帮助我!他是个好孩子!(外面有脚步声)

乔 妻 以美,看看是谁?是不是你叔父回来了?

吕以美 (去看)

吕千秋 弟妹,为什么这样怕他呢?你是他的太太!

乔 妻 可怕!可怕!他要是跟我大吵大闹倒还好办。他只是不理我。偶尔的对我说一句话,又是那么客气,客气得可怕!对他看不起的人,他会客气;对他看得起的人,反倒硬碰硬;我知道他的脾气。我怕他,怕他的冷淡和客气!

吕以美 (回来)是大嫂在外面来回的走呢。

乔 妻 叫她进来呀!可怜的孩子!

吕以美 大嫂不敢进来,怕那个!(指遗像)

吕千秋 怕它干什么?好,我把它撕了,另画一张!

吕以美 (拦阻)您还是先画好,再撕它吧!

乔 妻 (自己去叫)好孩子,来吧!吕伯伯在这儿哪,说会儿话来!

李 颜 (带着一股阴森之气,慢慢的进来)

乔 妻 (象拉小娃娃似的拉住李的手)你的手怎这么凉啊!来,好孩子,跟我们说说话儿!

李 颜 (坐在婆母的旁边)吕伯伯您好啊?还常画画吧?

吕千秋 我好,还常画画!我和图画就象身体与灵魂,永远不能分开!

李 颜 妈,您看,我还是很明白不是?我还记得吕伯伯是画家,他们都说我是疯子,对吗?

乔 妻 (给媳妇整理头发)听他们瞎说干什么!你是好孩子,妈妈疼你!(电话铃响)

李 颜 是我的电话吧?(要起来,被母拉住)

吕以美 (接电话)乔宅。华昌公司?乔先生不在,请叫四一四五九!好!

李 颜 老是公司!(挣脱开手,很快的走到遗像前)我不敢看你!不敢看你!可是又非看你不可!我老以为你能有个消息,我到处去打听,老听着电话,可是电话老是什么公司来的!

乔 妻 好媳妇,来,跟妈妈在这儿好好的坐一会儿!

李 颜 吕伯伯,他(指像)死啦!我天天梦见他。在梦里,他老是笑着,就象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的时候,那么笑着。所以我老以为他还没死,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呢。可是,一看到这张画像,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了。您看,这个像,没有一丝的笑容,没有一点儿活气。"死"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多么可怕!一看见它我就发抖!

吕千秋 我去画!我去画!我会画出他的笑容,因为我还记得,一闭眼就能看见。我会教你从他的遗像上,看出他的光荣,壮烈;他的笑容将好象一股温泉,流入你的心中,使你感到温暖!

李 颜 伯父,您说的是真话吗?

吕千秋 当然是真话!

李 颜 (从指上拿下戒指来)给您!给您!这是德山给我的订婚戒指。您拿去变卖几个钱,买点材料,好画他的

像。真的，我宁可死了，也不肯舍掉这个戒指！可是，您说，您会画出他的笑容，会把他画活了，我就可以牺牲了！

吕以美 （急切的）爸爸，不能要那个戒指！

吕千秋 （似怒非怒的）以美，怎么这样看不起爸爸呢，我能要她的戒指吗？颜，你戴上它！我有办法：会找到材料，画他的像！

李 颜 吕伯伯，可不能骗我呀！

乔 妻 媳妇，只要你说一声，妈妈会帮助你！

吕千秋 放心吧，我怎会骗你呢？

李 颜 吕伯伯，您不知道，世上尽是骗人的！

吕千秋 谁？他们骗过你吗？告诉给伯伯！

李 颜 骗我，骗我，不止一次两次了！

乔 妻 媳妇，来，坐一坐吧！反正我们这三个人不会骗你！

李 颜 他们骗我，老说报仇雪恨！可是自从我的丈夫死后，我在家里家外到处去找，我的鞋破了，腿酸了，眼花了，心裂了，并没找到报仇的人！按理说，死的是乔家的人，乔家人就应当先去报仇。可是，父亲，妹妹，姨太太，连说都不准我说。（电话铃响）听，又是电话。

吕以美 （接电话）喂，乔宅。大江实业公司？请叫四一四五九，就找到乔先生了，是的。

李 颜 又是公司，又是弄钱。好象钞票可以代替儿子！妈，我还是到街上去找吧，这里找不到报仇的人！

乔 妻 好孩子，来坐一会儿！听妈妈的话，不要又出去乱跑！

吕千秋 （长叹）

李　颜　他们才疯了呢！放着大仇不报，一天到晚只管弄钱，反倒说我有神经病！可笑！可笑！（想笑而笑不出）妈！妈！

乔　妻　怎么样，孩子？

李　颜　吕伯伯！

吕千秋　啊！

李　颜　伯伯别耻笑我呀！您看，我想笑两声，可是笑不出来！我真是疯了吧？怎么不会笑了呢？

吕千秋　我，我……（泪欲下）

乔　妻　好孩子！咱们，咱们，都痛哭一场吧！（泣）

吕以美　（过来劝慰）婶母，大嫂，别这么伤心啊！

李　颜　你不伤心，你好，你成天的帮他们算账数钱！不要挨我，你的手上全是钱锈！臭！臭！

吕以美　我……（找不到话）

吕千秋　以美，不准说什么！坐下去！（向李）好孩子，不用跟以美生气；来，把心中的委屈都告诉给我！

李　颜　伯伯，您不愿去报仇，我也不怨您，您上了年纪！

吕千秋　我可是会画像啊。

李　颜　对了！您画好，我就成天成夜的抱着它，象抱着一个可爱的小胖娃娃似的！（有飞机声）

吕千秋　以美，听听，是邮航飞机的声音不是？

吕以美　是，爸爸。

乔　妻　噢，我的二孩子回来了！（到窗前去叫）仁山！仁山！快来呀！快来呀！

李　颜　（拉住母）二弟仁山回来了！

乔　妻　我的二孩子回来了！

李　颜　吕伯伯，我又会笑了！您听，哈，哈，哈。仁山二弟回来，就有了报仇的人！他会，一定会。给他哥哥报仇！日本鬼子不能白白的杀了我的丈夫，我们有人去报仇！

乔　妻　孩子，好孩子，听妈妈说！你可千万别逼二弟去报仇啊！听见了没有？

李　颜　怎么？

乔　妻　大孩子已经死了，我只剩下仁山一个孩子了，他要是再……你想想！你是好孩子，明白孩子呀！

李　颜　那么仇就不报了？

乔　妻　我不管那个，我只知道要我的儿子！

李　颜　吕伯伯，您怎么说？

吕千秋　我？我无话可说！

乔　妻　孩子，听我讲！你看，你没有小孩儿。你二弟回来，咱们赶紧给他办喜事，得了小孩，好继续香烟哪！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话。你想，我还得托你劝一劝以美呢！

吕以美　婶母！

乔　妻　听我说，以美！（对李）你看，要是以美肯和仁山结婚，够多么好！你有了好妯娌，我有你们两个好媳妇，仁山有了好伴儿，吕伯伯有了好女婿，多么好呢！

李　颜　（轻蔑的）您想得很好！很—— 好！（忽然大怒）我走了！

吕千秋　上哪儿？难道你不愿看看仁山？

李　颜　我去找报仇的人！我的丈夫天天在我的耳旁催我：

“你爱过我吗？你的爱情不是欺骗吗？怎么不去报仇呢？”我走啦！

乔　妻　好孩子，别走！

李　颜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待着一个不给哥哥报仇去的弟弟！（含怒而去）

乔　妻　吕千秋　你回来！

（幕）

第 二 幕

时　间　第一幕的二三日后。

地　点　同第一幕。

人　物　乔　绅　吕以美　乔莉香　桃　云　乔　妻　丁影秋　李　颜

〔开幕：乔绅正和吕以美谈生意。

乔　绅　丁影秋那笔港币，没拿进来？

吕以美　已经催了他三次，他说您出十八块四作不到。

乔　绅　他说得多少呢？

吕以美　得十九块。

乔　绅　十九块也买！买！我们的钱不值钱，人家的钱值钱，还迟疑什么呢？（想了想）嗯，恐怕呀我得撒手莉香。在他得到莉香以前，也许不肯十成十的帮助我。一旦作了我的女婿，他就没话可说了。说真的，我不愿撒手莉香，有她交际的本事，帮了我不少的忙。可是影秋也是极有用的人，不买住他的心，恐怕他不会死心踏地给我作事，你看怎样？（没等回答）啊，我用不着你的意见！昨天的账结好了？

吕以美　结好了。您看看吗？（递账簿）

乔 绅 当然要看看。看数目字，教我心里安定，好象抓住点什么东西似的。我跟你爸爸正相反，他永远是虚无飘渺，我老有账可查。(看账，脸上浮起笑容) 以美，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吕以美 叔父很精明！

乔 绅 哈哈！要是不精明，我能在这二三年里弄起这么大的事来？你看，(兴奋的指着账簿) 咱们这几天的工夫就收进三十多万的货来，文具，药品，豆子，样样是金子！搁一天涨一天的价钱，搁两天就涨两天的价钱。今天是三十多万，到下月就许变成七十万，过半年或者就是一百多万！比金子还强，大金子不会下小金子，而我这些货是活的，象麦子稻子似的，一颗种子能生出百倍的子粒来！(递账本) 拿去，以美！你的账记得清楚；不，不是清楚，是美丽！比你爸爸画的画更美丽！好，到月底，我给你点点心钱！

吕以美 谢谢叔父！(放下账本，拿起一份捐启来) 今天早上来的。

乔 绅 又是捐启？不用看，写上五毛钱！

吕以美 五毛钱！这上面说，一位是教育家病死了，身后很萧条！

乔 绅 我最看不起活着不努力，死后还麻烦别人的人！五毛钱就不少，我并不欠他的！

吕以美 没法落笔呀，叔父！

乔 绅 我的钱，你怎么没法落笔？不写就更好，死人又不会说一声谢谢，用不着敷衍他！

吕以美 那么二太太和莉香……

乔 绅 她们俩怎样？

吕以美 （大胆的说下去）怎么一花就花那么多的钱呢？

乔 绅 我的钱由我支配。桃云就象一条小哈巴狗，她对我摇尾巴，我就赏给她些钱。至于莉香呢，她必须出去替我交际应酬，也就必须打扮得漂亮，举止阔绰。噢，别瞎扯这些，说点正经的吧。以美，你还没给我个答复呢！

吕以美 答复什么？

乔 绅 你和仁山的婚姻问题。

吕以美 叔父，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老人家何必这么操心呢？

乔 绅 不要瞎扯！我看得起你，所以才跟你这么婆婆妈妈的，不要把我的脾气招起来！你看，我的大儿子死了，二儿子没有用。

吕以美 仁山二哥并不是废物。

乔绅 听我说：俩个男孩子，死的死，半死的半死，我老头子不操心，谁养着这一家子人呢？你要是嫁给仁山，就如同给我补充了一个儿子。莉香再嫁给丁影秋，我又多了一个儿子。影秋虽不是阔人，可是真有本事，我和影秋打外，你打内，这个家岂不象铁桶一般！（兴奋的）凭我的头脑，影秋的腿，你的手，咱们的钱就会一倍，两倍三倍十倍百倍的增多起来。然后，咱们不但成为实业家，金融家，还可以立下永远不倒的势力，无论政权在谁手里，咱们总是高等的人！想想看，你不过是个穷画家的女儿，怎可以放弃作我的媳妇的机会。金钱，势力，快

乐，汽车，都等着你呢！你又不是个傻子，还能看不出来？

吕以美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想，叔父！

乔 绅 不要胡扯！说，说“是”与“不是”！（外面有吵闹声，他好象很欣赏似的）又唱上武戏了！

乔莉香 （跑进来）爸爸，您给评评理！

桃 云 （也追进来）对，你给评评理！

乔 绅 （向美）你工作你的！（向她们）小点声吵，不要嚷坏了嗓子！怎回事？

桃 云
乔莉香 我要……

乔 绅 莉香先说。

桃 云 怎么该她先说？你老偏向着她，恨不能一脚把我踩到地下去！

乔 绅 莉香先说！咱们有的是工夫，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乔莉香 二哥不是回来了吗，我想该轮到我上香港去了！

桃 云 你也配！

乔 绅 莉香，你上香港干什么去？

乔莉香 哪个有头有脸的小姐，不得到香港去留学呢？您看，我出去交际，一遇到有地位的人，人家一提到香港，我就脸红！人家说皇后大饭店，我连皇后大饭店是朝东的，还是朝西的，全不知道！

桃 云 你应当去，我就该老坐在家里？

乔 绅 你也要去，桃云？

桃 云 我哪点不如莉香呢？她有资格去，我就也有资格去！

乔莉香　你有资格？你不过是个姨太太，我是小姐！
乔　绅　不要吵，听我说。你们等着，等把这里的事都料理好了，我带你们去。假若以美肯和仁山结婚的话，咱们也带了她去。
乔莉香　怎么？以美要作我的二嫂？
吕以美　（极大方的，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仍继续工作）
乔莉香　以美，虽然你没有我漂亮，可是你跟我一样，是位小姐。咱们俩要好，我会带你出去玩玩！
桃　云　以美，我给你道喜！从此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来帮助你，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真的，你要是好好打扮一下，也很有个样子呢！
乔　绅　好了吧？一场风波可以算是过去了吧？
乔莉香　还有呢！
乔　绅　还有？也好，都一气解决了吧！
乔莉香　影秋给了我一条……
桃　云　（极快的拿出一条紫色的丝手帕，扔在地上）给你 给你！我是好心好意，怕你年轻轻的，用紫色的手绢不好看，你反到来告妈妈状！
乔莉香　你岁数大？你比我大了几岁？抢我的东西就不行！
桃　云　我‘抢’你的？是谁把我的丝袜子穿了去？谁？哪个不要脸的？
乔莉香　好，我还给你！（要脱袜子）
乔　绅　小姐，小姐，到后边去脱！走！走！（把她们赶走，而后捧腹大笑）哈哈！好玩！好玩！以美！
吕以美　啊？

乔　绅　这就是我的娱乐！(忽改严厉)以美，把昨天的账目再誊一份给我。那个问题，要赶快答复我！我既定的计划，绝对不许任何人破坏！(下)

吕以美　(看着他的后影，等不见了，她笑出了声)

乔　绅　(又回来)你以为我走啦，是不是?我在门外等着听你笑我呢！桃云是姨太太，莉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对她们时常装糊涂。你，你是要作媳妇的，你要懂得规矩！

吕以美　我还没有答应！

乔　绅　试试看吧，你反抗我，我就——我想，你会明白的！(下)

吕以美　(立起来，想在屋中走一走，不敢;乃凝视着地上的手帕)

乔　妻　(轻轻的进来)他们又吵什么呢？(立于门口)

吕以美　(指地上)为了一条手绢。

乔　妻　噢，不是为仁山哪？(回头)仁山，你来吧！

乔仁山　(扶母进来)以美，你老是这么忙啊？

吕以美　有什么法儿可以不忙呢，二哥？(低头工作)

乔仁山　哼!有的人忙他不该忙的，有的人帮助别人忙那不该忙的，这就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

乔　妻　(拾起手帕)仁山，老说这种话，老说这种话！你爸爸不爱听！

乔仁山　可是爸爸爱听的，我又不爱说。他爱听算盘的响声，可惜我不是算盘;他爱听钞票刷刷的响，我又不是钞票！

乔 妻 孩子,为了我,你也得敷衍敷衍你爸爸呀!我为你,容易不容易?

乔仁山 天下没有自己能活着的小孩,所以没有一位容易的母亲!

乔 妻 唉!老说这种书本子上的话,你有点象你的嫂子了!

乔仁山 (带感情的)大嫂怎样?大嫂怎样?为什么我看不见她?

乔 妻 她,可怜的媳妇,已经有了神经病!

乔仁山 神经病?嗯,我要是在这里一两个月,恐怕也得疯了!

乔 妻 什么话!

乔仁山 甚么话?妈!看哪,在今天,这里还有(指美)奴隶!还有(指外面)肉作的玩物!还有(指手帕)为一条手帕而起的斗争!

乔 妻 你为什么不由香港带些手帕、丝袜子来?你爸爸千嘱咐,万嘱咐,教你带东西,你偏不管,手帕丝袜子又不是什么不方便带的东西,你太别扭了!

乔仁山 带东西倒方便,只是良心不那么方便!

乔 妻 (叹气,转向美)以美,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商量点事。

吕以美 您说吧,婶母!我能一边做事,一边听话!

乔 妻 仁山,你爱妈妈,是不是?

乔仁山 没有您,妈,您想我还会回来吗?

乔 妻 你也爱吕伯伯,是不是?

乔仁山 我不知道仙人是什么样子,不过拿吕伯伯和爸爸比一比,我觉得吕伯伯就是仙人!

乔　妻　你也喜欢以美？

乔仁山　希望她能是我的亲妹妹！

乔　妻　好，仁山，你能一举而帮助了我们三个人！

吕以美　（抬起头来）

乔仁山　那敢情好！

乔　妻　以美，你们年轻的人，现在都不害羞谈这种事了，所以我要当着你俩的面讲明白了。

吕以美　婶母，我没有心思谈这种事！

乔仁山　到底是什么事呢？

吕以美　叔父愿意教你我结婚，大概是好教我永远作奴隶。

乔　妻　以美，不能那么说，“我”愿意你们结婚，我好有个好儿媳，你好有个好妈妈！仁山，你怎么样！给我点希望！别教我太伤心了，我的身体不大好！

乔仁山　妈！妈！

乔　妻　说话呀，孩子！

乔仁山　我没话可说！

乔　妻　怎么啦，仁山？心里不舒服吗？

乔仁山　没有，妈！我不晓得这都是干什么呢！不晓得，不明白！

乔　妻　不晓得什么？不明白什么？说呀，别叫妈妈着急呀！

乔仁山　我什么都不晓得，不明白，难道这我所不晓得，不明白的东西就是人生？早知道人生是这样，我活着便是愚蠢！以美，你以为怎样？

吕以美　什么怎样？

乔仁山　太苦了！太苦了！

乔　妻　仁山,你要钱吗?还是要作两件新衣裳?你要是不愿意向爸爸说,告诉我,我替你想主意!

乔仁山　我不要钱,也不要衣裳!妈,太苦了!全是责任,全是责任!而又是毫无意义的责任!负起来吧,没有任何好处;不负起来吧,就备受责难!

乔　妻　你教我太难过了!一句知心的话也不跟我说,老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你是怎么啦?

乔仁山　我可以赌誓,我没有意思教您难过!可是……

吕以美　二哥,挺起胸来!把有意义的责任负起来,把无聊的责任放下去,忧虑和为难是没有用处的。

乔仁山　我知道!知道!可是我推不开压在我心口上的石头!

吕以美　作点什么!作点什么!

乔　妻　对呀,仁山!作点事,哪怕是小小的闲事呢!帮助点你爸爸,讨他点欢喜!

乔仁山　我能帮助爸爸成个更大的奸商,是不是?

乔　妻　你怎能这样说话呢?无论如何!他是你的爸爸!

乔仁山　无论如何,他是我的爸爸!无论如何!一切都是无论如何!人家说,这是应当服从的流氓,我就得服从!人家说,这是应当崇拜的财主,我就得磕头!

乔　妻　唉!我真没有了主意!好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就是这个样子!

吕以美　二哥,你不该叫婶母这么难过!

乔仁山　那么怎么办呢?噢,好,以美,假若你以为咱们结婚,可以教妈妈欢喜,我情愿和你结婚!

乔　妻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以美,你就也说一句痛快话吧!

吕以美　婶母，二哥是说笑话呢，他可怜您也可怜我，所以才这么说，您想想，这么样结婚能有好结果吗？

乔　妻　在老年间，男女结婚都是谁也不认识谁。

吕以美　所以夫妇才常常打架呀！

乔　妻　常常打架？别说了！别说了！我躺一会儿去，心口直疼！

乔仁山　妈，妈？怎么了？

乔　妻　你们太难了！太不听话了！

吕以美　婶母，我错了，您千万别生气！

乔　妻　那么，好孩子，你愿意啦？

吕以美　我，我……

乔　妻　你们简直是戏弄我！戏弄我！（要走）

乔仁山　妈！妈！

吕以美　婶母！婶母！

乔　妻　（含怒而去）

乔仁山　怎样呢？以美，好不好咱们假装相爱，教妈妈痛快几天？

吕以美　二哥，你的思想都哪里去了？咱们怎能作那样幼稚的事呢？

乔仁山　一位哲学家见了妈妈也得简单的象小娃娃了！

吕以美　咱们不能假装，婶母好说话儿，叔父可不是好惹的！（电话铃响，接电话）乔宅。啊，请等一等，（到门口）莉香！电话！

乔莉香　（极快的跑来）是不是丁影秋？

吕以美　是他。

乔莉香　(接电话)你,影秋?有什么好电影吗?话剧,我不爱看,他们的服装都是布作的,还不如看旧戏,好歹还有两件绣花行头。(娇笑)……好,我等你,快来呀,姑得拜!(向仁)二哥,影秋待一会儿来,你对他客气点,跟他学学。你看,大家都盼你回来,可是你回来之后,家里反倒更不快活了!跟影秋学学,他一天到晚老有说有笑的,的确是个发财的样子!会说会笑,金钱来到!

乔仁山　(冷隽的)是吗?

乔莉香　你瞧,人家对你说好话,你老这么冷凉的浇人家一头凉水!

乔仁山　浇点凉水,脑袋还可以清醒一点!

乔莉香　净说废话,不理你!以美,你跟爸爸请半天假,同二哥出去玩玩,省得他老这么愁眉苦眼的,见了红烧鱼都不乐!

吕以美　(一笑)我?

乔莉香　你们不是快订婚了吗?你看,你们俩,我和影秋,一同订婚,一同结婚,有多么好玩呀!二哥,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可是愿意白白让给你,由你去对爸爸说。就这么说:"爸爸,我们四个同时订婚,同时结婚,既热闹,又省钱!"你要把"又省钱"说两次,爸爸必然爱听。他老人家一喜欢,就能一个星期不再骂你,多么好!

乔仁山　谢谢你,莉香!告诉我,你真要和影秋结婚吗?

乔莉香　还能是假的!

乔仁山　为什么？

乔莉香　多么奇怪！结婚就是结婚，还为什么！

乔仁山　莉香，咱们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本来谁也用不着过问谁的事。不过，你是我的妹妹，我不能不把实话说出来！

乔莉香　什么实话？

乔仁山　我看影秋是个小流氓！

乔莉香　小流氓？也许是！

乔仁山　你可是还要嫁给他！

乔莉香　爸爸看他好！我看他好！

乔仁山　看他好？

乔莉香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想解决困难，就有时候得把不好的也看成好的！好坏是随着事情变动的。

乔仁山　你有什么难处？

乔莉香　不用管吧，反正你也帮助不了我！（外面汽车响）影秋来了，你看，他没有一滴汽油，没有一个轮胎，可是他老坐汽车，这是本事不是？

丁影秋　（拿着一大束鲜花，得意的进来）莉香小姐，吕小姐，二哥！（一手把花递给莉香，一手与仁山相握，一面向以美打招呼）

乔仁山　（很勉强的与丁握手）

乔莉香　你干吗买这么多花呀？花多贵呀！

丁影秋　大朵的才一块八毛钱一朵，小朵的是卖花的白送给我的。平均算起来还是平价鲜花！二哥，没有出去？（得不到回答）不出去也好，我说莉香，晚上看戏不

看？

乔莉香 什么戏？

丁影秋 你要看什么？(掏出一把戏票来)随便挑！只要有戏，我就有票，而且不出一个钱！我自己倒并不一定去看，不过能白拿到票显着神气！

乔莉香 真的，我们连‘买’票都买不到！（随手捡了两张）

丁影秋 那还用说！这年月，你要事事走正门，就什么也办不到；你得处处走旁门！是不是，二哥？(把戏票收入袋中)

乔仁山 ……

乔莉香 影秋跟你说话哪，二哥！

乔仁山 噢！我这儿正想，孔圣人生在今天，是不是也走旁门？

丁影秋 当然，当然！要不然，他老人家也成不了圣人！

乔莉香 别瞎扯吧，说点正经的！影秋，你真能同我上香港吗？香港已经迷住了我的心，要是去不成的话，我大概得发疯！

丁影秋 我是一定要去的，至于你，那就看乔伯父愿意不愿意了！乔伯伯在家吗？

乔莉香 以美姐姐，劳驾去请父亲来，好不好？（看以美立起来）以美，拿着账本去。老头子一看见账本就高兴。他一高兴，我的事就十之八九可以成功了。谢谢你呀！

吕以美 （拿着账本，看了他们一眼，下）

丁影秋 一位小姐到了香港，就是到了天堂，莉香！问问二哥对不对？

乔莉香　二哥？

乔仁山　我什么也没看见！

乔莉香　什么？住了半年多，什么也没看？

乔仁山　没事的时候，我闭上眼看着我的心！你们谈你们的天堂吧，不陪了！（往外走）

乔　绅　（同以美上，对她）你作你的事。（对仁山）你上哪儿？回来！

乔仁山　（无可如何的回来）

丁影秋　伯父您好？

乔　绅　坐下！那笔港币怎样了？

丁影秋　一半天必定拿到手。

乔　绅　要快！越快越好！还有别的消息没有？

丁影秋　有一批报纸，一个老朋友的，不愿卖给别人，咱们说要，他一定可以出手，面子，面子！伯父要不要？

乔　绅　要！我不是告诉过你，就是一批棺材也要吗？只要我们有东西，只要我们能沉得住气存着东西，我们就大成功。将来打完了仗，我们是大实业家，或者是作个什么官儿，金钱势力都在咱们的手心里！

丁影秋　真的吗？我还没想到——

乔　绅　你当然不会有这么远的眼光！不过，你也有一样好处，要充分的去发展它。

丁影秋　我还有好处？您太抬举我了！

乔　绅　所以（看仁山）青年人要受老年人的指教，不然的话，你虽然有点好处，自己倒会不晓得，也就不能充分利用它。告诉你吧，你的腿伸得远，三教九流全有你的

脚印，这是条很好的路线！先前我并不明白这个，现在我跟社会接触的多了，我才明白，作咱们这路大事业，行动有时候必要的须象个流氓！仁山，莉香，都听着！流氓是手段，事业是目的，你们要晓得！

乔莉香 对极了，爸爸，影秋在街上呀，见了尼姑和尚都脱帽，谁都认识他！他袋里的戏票啊，一掏就是一大把！影秋，你掏出来，给爸爸看看！

乔 绅 用不着看！还有一样，你要紧记在心。你知道，你就是我的耳朵，只要听说有东西，不论是什么，马上报告给我，不要迟疑。对物价问题，我细心的研究过了：你看，今天香烟飞涨，别的东西，比如说洋火吧，并不涨价，毫无动静。过两天，香烟又涨了，洋火和别的东西还不动。你以为洋火不会动了？哼，看着吧，忽然有那么一天，洋火来个孙悟空折筋斗，一下子十万八千里，它开过香烟去了！假若你有洋火，我问你，岂不一本万利，登时发了财？所以，我们应当以不变换万变；什么不变？你说！

丁影秋 买！存！

乔 绅 一点不错！

吕以美 （轻轻的拨算盘）

乔 绅 以美，把算盘打响一点，打算盘是堂堂正正的事！（对仁山）仁山，刚才的话，你听见没有？

乔仁山 听见了！

乔 绅 你说，买，存，会不会？

乔仁山 （无语）

乔　绅　你会说不会？

乔仁山　我会！买！

乔　绅　买！还怎样？

乔仁山　存！都——

乔　绅　都怎样？

乔仁山　都该杀！

乔　绅　（大怒）混账！混账！我把你送到香港去，原是为给我打听消息，报告行市，你几个月会不出一声！

乔仁山　我在图书馆里看书来着！

乔　绅　你回来的时候，我千嘱咐万嘱咐，教你带点东西来，哪里藏不了几打自来水笔，哪里带不了几打丝袜子，你怎么连一根鸡毛都没带回来呢？

乔仁山　我还没学过走私！

乔莉香　二哥！

乔　绅　混账！你哥哥不知好歹，死在了外面，你又这样的混账，难道我是你们的仇人吗？先不说影秋，就连你的妹妹一个女孩子，还懂得帮助我；你的心是怎么长着的呢？

乔莉香　爸爸，您别生气！二哥天生来的没有本事，着急也没用。您就拿影秋当作儿子得啦！有影秋帮助您作事，二哥就可以还去读他的书，将来得个博士什么的也不坏！爸爸，您教我和影秋上香港去，好不好？

丁影秋　真的，伯父，香港的东西太多了，必须去一趟。你要派我去呢，我必能照着您的办法，大批的定来货物，我有眼睛，不怕受累，对运输又有办法，一定成功。您要

不派我去呢，我自己去，去一趟香港，我相信，就够我吃上一二年的了。

乔莉香　爸爸，您派他去吧！教他带着我！我们俩去给您办事，您还心疼那点路费吗？

丁影秋　莉香小姐一定要去的话，我出路费也无所不可！

乔　绅　你凭什么给她出路费？

丁影秋　那点钱还算什么？

乔　绅　还算什么？这就是你们青年最大的错误！你们不尊重钱，钱可也就不在你们手中存着了！

丁影秋　不过呢，为莉香小姐花钱就不同喽！

乔　绅　怎么？

丁影秋　当着她的面不好说！

乔　绅　莉香，你先出去一会儿。

乔莉香　好！我听话，您可也得体贴我！（含笑而去）

乔　绅　影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有三个条件：第一、订婚结婚的场面要很体面，一切费用，你我各出一半。

丁影秋　好，您出一万，我不能出八千！

乔　绅　还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的场面要大，而花钱要少，你要先去作个详密的计划。

丁影秋　这倒不大好办。

乔　绅　以你的本领，会说不大好办？人家认干儿子请酒，庆三十岁的寿，不是都为赚钱的吗？我们这是名正言顺的婚姻大事，难道还干赔钱？

丁影秋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行，行，办得到！

乔　绅　第二、结婚以后，你永远得帮助我作事；不得到我的

同意，你不能去作别的！

丁影秋　那更好了！永远跟您作事，我是求之不得呀！

乔　绅　第三、不准离婚，不准娶姨太太！

丁影秋　好极了！我拿人格担保。永远爱莉香一个人！好啦，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儿女了！

乔　绅　好象还差点手续吧？

丁影秋　什么手续？

乔　绅　你会磕头不会？

丁影秋　噢！我糊涂！忘了行大礼！（跪下叩首）

乔　绅　好！好！是要这样！这才成体统！

乔莉香　（极快的跑进来）爸爸，我也磕头吧？

乔　绅　你在外边偷着听哪？

乔莉香　哈哈哈！您还能怪我吗？

丁影秋　莉香，把戒指给我，我好照着大小给你打个新的。

乔莉香　（摘戒指）白金的？

丁影秋　起码是白金的。（把戒指收下）

乔莉香　爸爸，我告诉妈妈去吧？

乔　绅　去不去都可以。

乔莉香　影秋，一同去。（二人携手下）

乔　绅　以美，仁山，你们俩的事也照样办：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在莉香订婚的时候，也宣布你们俩订婚！以美，放你两小时的假，去告诉你爸爸；快去快来！

吕以美　现在就可以走？

乔　绅　（点点头）

吕以美　（略为收拾了桌子一下，安详的走去）

乔仁山　爸爸！

乔　绅　我没话跟你说！混账！（下）

乔仁山　（在屋中来回走，忽然看见哥哥的遗像，楞住，而后慢慢的叫）大哥！哥哥！你死得光荣，死得光明，我为什么不死呢？你的骨头变成灰，肉化为泥，可是你的正气老象花那么香，永远随着春风吹入那正经人的心中，教历史永远香烈的活下去！我呢？我呢？我怎么办呢？难道这世间第一篇烂账，都教我一个人去清算吗？今天的哪一个有心胸的青年，不应当象你那样赶到战场，死在战场？我并不怕死！可是，我要追随着你的脚步，去到沙场，谁来安慰妈妈，照应妹妹，帮助大嫂，同情以美？噢，这群不幸的妇女们！我不能走，不能走！我不能痛快的洒了我的血，而使她们老以泪洗面！可是，安慰妈妈就是我唯一的责任吗？我爱妹妹，她可是准备着嫁一个流氓啊！我佩服以美，可怜以美；结婚我可是想不出道理来，我不能教她永久作奴隶，把肉体给了我，把灵魂卖给金钱。至于爸爸，他总是爸爸呀！他不但给了我生命，仿佛也给了我命运。可是，我的命运就是敷衍爸爸！在臭水坑里作个好儿子，好哥哥，好丈夫吗？我应当孝顺我的爸爸，从而管钞票叫祖父吗？大哥，你说话呀，你指给我一条明路啊！噢，光荣的沉默，惨酷的沉默，你一声也不出！我怎么办呢？

李　颜　（轻轻的进来，立在他背后）二弟！

乔仁山　大嫂！大嫂！

李　颜　跟你哥哥说话哪？他对你说了什么？

乔仁山　他——

李　颜　我知道，我知道！他教你去报仇！

乔仁山　报仇？

李　颜　他天天告诉我，二弟会去报仇！你去不去？你去不去？

乔仁山　大嫂！大哥！大嫂！（泣）

李　颜　不要哭啊！你看我，我会笑，报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呀！（笑）

乔仁山　大嫂，我敢去报仇！

李　颜　我早就知道，因为你哥哥告诉了我。

乔仁山　可是，大嫂，妈妈怎办呢？你怎办呢？妹妹怎办呢？以美怎办呢？

李　颜　去！去倒在妈妈怀里去，吃妈妈的奶去！教你哥哥白白死在敌人手里，永远没人去报仇！去，去帮助爸爸弄钱，弄多多的钱，教钱埋起你们来，象棺材似的埋起你们来！

乔仁山　大嫂！大嫂！你不能明白我！

李　颜　不要再叫我大嫂吧，叫我疯子吧！谁是你的大嫂？谁是你的哥哥？你个没有骨头的人！

乔仁山　大嫂，（喊）你不要再逼我！容我想一想！

李　颜　呸！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第二幕的两三日后。

地　点　咖啡馆内。

人　物　丁影秋　桃　云　吕千秋　乔仁山　乔莉香　李颜　吕以美　茶　房

〔开幕：丁影秋与桃云在咖啡馆的单间内会议。单间外为小园，有些花草。〕

丁影秋　包艾！包艾！

茶　房　（急上）还要什么，先生？

丁影秋　两杯开水。

茶　房　是。（下）

桃　云　老丁，我们要走，就得快呀！这西天，我的心跳得厉害；万一露出破绽来，可就糟啦！

丁影秋　沉住了气，沉住了气！我非再弄到一笔钱，不能饶了乔老头子！我自出世以来，还没见过这么顺当的事！这一回是财运桃花运一齐来，太好啦，乔老头子多么精明，可是教钱迷住了心，会信任我，多么邪门！一笔港币在我手里，你在我手里，莉香的戒指在我手里。哼，她还白送了我不少的嘴儿！

桃　云　(酸酸的)你再说,你敢再说!你还是迷着那个臭丫头不是?你个没良心的玩艺儿!我哪样不如她?你说!(掏出小镜自赏)

丁影秋　你当然样样比她强,所以我才要你呀!我要是真跟她结了婚,得天天用手捧着她,谁受得了!咱们俩是天然的一对:有钱,咱们就足花;没钱,咱们俩都能出去想办法。我三天不回来,你不在乎;你三天不照面,我不在乎。火里水里,咱们什么也不怕,是不是?

桃　云　(高兴)是呀,咱们俩就象一对野鸟儿,一块儿飞到天上去,一块儿落在野地里。天不怕,地不怕!

丁影秋　这两天你可得敷衍莉香,哄她,骗她,对她分外的客气!

桃　云　我恨她!我恨不能把她的脸,抓,抓,抓成一条一条的!教她再臭美!

丁影秋　那可要不的!你忍不住气,咱们的事可就难办了!再说,咱们真该谢谢她;要是没有她作幌子,咱们怎能够到一处呢?

桃　云　我忍着!可也别教我等得太久了!在乔家多住一天,我就得少活一天!

丁影秋　包艾!包艾!非骂不可,这种人!

茶　房　(急上)先生!

丁影秋　请问你们这里的开水,也得由香港运来吗?

茶　房　就来!就来!

丁影秋　你看我不给小账是怎着?

茶　房　就来!先生,马上就来!(下)

丁影秋　（对云）不会太久，可是不便太忙。我要教你看看，我会教老头子把咱们送到大门口，彼此极客气的握手，而后咱们不慌不忙的上了飞机，在半天空中告诉他，再见，老王八！

桃　云　你真是个宝贝！

吕千秋　（洋服上系了一条草绳，腋下夹着两张画，手持草标，非常的潇洒庄严。走进花园，向单间一望，而没走过来，似乎被一株花吸引住了，怜爱的向花点头）

桃　云　（看见了老人）老丁，坏了！那是谁？

丁影秋　谁？

桃　云　以美的爸爸！快走，别教他看见咱们！

丁影秋　（望了望）挺可爱的一个老头儿！不要慌，没关系！

桃云　走吧！

丁影秋　不要慌！一慌就出岔子！这个老头儿绝不是坏人！以美也挺好的！

桃　云　怎么？你要爱多少女人呀？连以美也爱？

丁影秋　胡说，我是说以美很正气！

桃　云　你还懂得什么正气不正气？

丁影秋　什么话呢？

茶　房　（端着杯子走来，看见吕）我说老者，这里是上等人，不招待要饭的！

吕千秋　站住，洋奴！

茶房　我是包艾，不是汉奴，包艾，会不会说，学学看！

丁影秋　包艾！

茶　房　听见没有？人家喝得起咖啡的人，都会叫包艾！（急

走向丁）先生，开水！

丁影秋　包艾，你晓得那位老者是谁？

茶　房　要饭的！

丁影秋　他是我的朋友，告诉你！

茶　房　失敬！失敬！其实他老人家叫一声包艾不是没事了吗？

丁影秋　请他过来！

茶房　老先生，这边请！（下）

吕千秋　（长叹，向丁）要看画吗？

丁影秋　请过来！

桃　云　“我”在这儿哪，吕大哥！

吕千秋　你，桃云？

桃　云　什么桃云桃云的，到处乱喊！不会叫一声别的？

吕千秋　叫你什么好呢？

桃　云　大哥，这句话就伤透了我的心！

吕千秋　诚然！诚然！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实在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是真不晓得怎么称呼你好！还是桃云吧，我叫我女儿的时候，不是也叫名字吗？你比我的女儿并大不了多少。

丁影秋　坐下，我姓丁，乔家的好朋友。

吕千秋　乔家的好朋友？那么咱们也可以算作朋友了。

丁影秋　喝什么？咖啡还是红茶？

吕千秋　咖啡吧，好久没喝过了！

丁影秋　包艾！包艾！

茶　房　（跑来）要什么，先生？

丁影秋 一杯咖啡，快，慢一点，我会拿下你的脑袋来！

茶 房 是，先生！（下）

吕千秋 谢谢你，丁先生！当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对里面没有脑子的脑袋，是毫不留情的 现在，我老了；心还是那么刚硬，手可软多了！

丁影秋 噢，你年轻的时候，还常跟人打架？

吕千秋 一个武人得意的事往往不是打仗，而是写一笔字，或是作两首诗。一个文人呢，喜欢说他打过架。人是奇怪的东西！我打过架，打过许多次架！

丁影秋 吕先生，咱们的脾气相近，我想咱俩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茶 房 （把咖啡放在吕前）米露克？老先生。

吕千秋 （摇头）

茶 房 （似乎很失望的走去）

吕千秋 （喝了一点咖啡）还不错！也许是多日没有喝过的缘故！你说咱们的脾气相近，你也爱画吗？

丁影秋 我说的是我也常打架！

吕千秋 画画呢？

丁影秋 也爱！我常把香烟包里的小人儿存起来。

吕千秋 （拿起一张画来）你看这一张比香烟画怎样？

丁影秋 （看画）好！好！

吕千秋 怎么好？

丁影秋 说不上来，这一张值多少钱？

吕千秋 也许值十万，也许一个铜板不值。

桃 云 值十万？您怎么还这样穷呢，大哥？

吕千秋　我穷？当然，当然！我的口袋里没有钱。可是，我有颗最美丽最丰富的心，我又不能算是穷！丁先生，我看你似乎很爱这张画？

丁影秋　真好看！越看越远，越深，越教心里舒服！

吕千秋　好，送给你了！

丁影秋　送给我？

吕千秋　送给你！有人真爱画，我就送他，有人并不爱画，而要买画，为表示他有钱，我就不卖给他。（一口喝净咖啡）谢谢了！我走啦。（下）

丁影秋　（茫然）这是怎么回事呢？

桃　云　一个小流氓教个画画的老头弄糊涂了！哈哈！

丁影秋　（抓斗）真糊涂了！怎回事呢？

桃　云　他瞎吹呢！值十万？没有的事！拿来，我看看！（看画）大概呀，连这块木板带颜料，横竖也值十块钱，一杯咖啡六块钱，咱们还赚四块呢！

丁影秋　不是那么讲！不是那么讲！他这一招弄得我心里直不得劲！我不能要他的，我找他去！

桃　云　真的，咱们也该走了！噢，老丁，你看吕老头儿不会给咱们报告啊？

丁影秋　他绝不会！我的眼睛看得出人来！包艾！包艾！

茶　房　（急上）

丁影秋　算账！

茶　房　二十一块六，先生。

丁影秋　二十五，不找！

茶　房　谢谢！（下）

丁影秋 （要挽她的手）

桃　云 别！教人看见！

丁影秋 没关系！（挽了她的手，往外走）

乔仁山
乔莉香 （一同上来）

乔莉香 二哥，咱们（看见了丁与云）……

桃　云 （知无可逃避，扯出手来，迎上去）仁山，莉香，你们也来了？

丁影秋 （热烈的和仁山握手，而面向莉香）二哥也会来喝咖啡！猜，我们干什么呢？

乔莉香 （怒极，无语）

丁影秋 二哥，我今天去给莉香打戒指，特意请来这位参谋！

乔仁山
乔莉香 （无语）

丁影秋 我还得求这位参谋给我设计一身洋服呢。咱们走吧？仁山二哥，莉香，待一会儿见！

桃　云 好好的喝点什么，别淘气呀！（同丁下）

乔莉香 （已气得发抖）

乔仁山 （扶妹入单间）坐一会儿！

乔莉香 （不坐）我回家！

乔仁山 告诉爸爸去？

乔莉香 我敢告诉爸爸，不就好啦！

乔仁山 怎么？

乔莉香 二哥！（一软，坐下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乔仁山　告诉我呀！

乔莉香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乔仁山　我警告过你，影秋是个流氓！只要你说一句："去打影秋一顿，"我不象你想的那么软弱，我敢打架。

乔莉香　去打影秋！

乔仁山　只要你愿意！

乔莉香　不用说了！要咖啡，要咖啡！要十碗咖啡，我恨不能喝十瓶酒，一气都喝了！

乔仁山　到底怎么回事呢？

乔莉香　没告诉你吗，不要再问！包艾！包艾！

乔仁山　事情未必象你想的那么坏吧！

乔莉香　坏！坏！比什么都坏！

茶房　（上）先生？

乔莉香　一大壶咖啡！一大壶！

茶房　（犹豫了一下）是！（下）

吕以美　（极快走进来）仁山哥，看见我爸爸没有？

乔仁山　以美，你怎么来了？

吕以美　乔叔父没在家，我偷偷的出来，给婶母买点东西，在这儿附近，遇见了二太太，他说父亲沿街卖画呢！她还说，爸爸刚才在这里来着。

乔莉香　桃云，是不是跟影秋一道走呢？

吕以美　没有，她一个人。

乔仁山　你坐下，以美！

吕以美　（坐）二哥，我不能看着父亲风吹雨打老在街上跑！我有挣钱的本事的，只是乔叔父不肯放手我，而我又不

肯担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我知道，父亲共欠乔叔父一万来块钱，我还不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还呢，乔叔父又不肯！父亲有作画的计划，我相信他必能画得好！可是，他想卖了旧画再画新的；你想，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在街上走来走去，怎能安心工作呢？这不但要毁了他，也毁了艺术！

乔仁山　怎么办呢？

乔莉香　又是怎么办！你不会跟父亲说去？

乔仁山　我说话有什么用呢？

吕以美　莉香！我求求你！你对乔叔父去说，教他放了我！乔叔父喜欢你，你说话必然有效！

乔莉香　父亲喜欢我？哼！快不喜欢我了！

茶房　（端咖啡来）米露克？

乔莉香　不要！去你的！

茶　房　（颓然而退）

乔莉香　喝咖啡吧！喝！喝！

吕以美　你怎么了？莉香！

乔莉香　我，我想哭一场！说不出来，我的委屈我自己知道！

乔仁山　天哪！为什么教这些女人受罪呢？

乔莉香　以美姐姐，你要能和二哥结婚，你就能救了我！

吕以美　救了你？

乔莉香　救了我！夜长梦多，你我快快结了婚，就都一块石头落了地！以后再说以后的。你要是不肯结婚，我的事也就得耽搁着，危险！危险！

吕以美　结婚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走了！假若你们看见爸

爸,请他来看我一趟！

乔莉香 以美,你不用打逃走的主意,我会告诉爸爸,你跑不了！

吕以美 我不跑！请你也不必吓唬我！(出来)

丁影秋 (在小园中与以美相遇)吕小姐,问你一句话,老先生是怎回事？

吕以美 怎么啦？

丁影秋 沿街拿着草标卖画,难道是吃不上饭了吗？

吕以美 不至于那么严重,可也差不多！

丁影秋 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呢？

吕以美 父亲很有办法。不过,一个艺术家的办法永远不象办法。

丁影秋 我很想帮帮他的忙！

吕以美 你？

丁影秋 我！我能敲诈人,也能帮助人！你和老先生都很正气,我愿意帮你们的忙！

吕以美 再说吧。

丁影秋 那不行！你还是不相信我！

吕以美 空口说白话,教我怎么相信你呢？

丁影秋 也对！吕小姐,你等着好了！我会教你看看！

吕以美 好,再见！

丁影秋 (走向单间来)

乔莉香 (看见了丁)二哥,咱们走吧！

乔仁山 也好！

丁影秋 别走！坐下！

乔莉香　我偏不坐下！不爱坐下！你是人不是？说？

丁影秋　我也许不是人，我教你坐下！（推她）

乔仁山　你怎么可以欺负一个女人呢？

丁影秋　你怎样？

乔仁山　我要教训教训你！

丁影秋　嗯？奇怪！你个泥鳅似的东西，还敢动武吗？

乔仁山　遇到我高兴的时候，我也会打死一两条狗！你说，在这里打好，还是另找个地方？

乔莉香　二哥！二哥！先别打架！

丁影秋　先有一个吓得要哭的了！

乔仁山　唉！当我在思索着人生的大问题的时候，你们教踩死一个蚂蚁；当我要踩死一个蚂蚁的时候，你们住我的腿！人生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怜呢！

丁影秋　都坐下！莉香，直截了当，那件事完了没有？

乔莉香　（半怒半乞怜的）你想想！

丁影秋　我什么都不想！

乔莉香　你怎可以？

丁影秋　不要审问"我"！我这儿问"你"呢！你发完了脾气没有？告诉你，我对一个女人是这样：爱她的时候就把她搂碎了！不高兴的时候就砸上她几锤！你怎样？说！是爱我呀，还是从此一刀两断？

乔莉香　只要你不再——

丁影秋　我不答应任何条件！假若你再看见我跟别的妇人一道走，你就应当知道那是我的朋友，你得帮助我招待她，这样，你才能作个贤惠的太太！好；话说明白了，

我得走啦！再见莉香，再见仁山！（下）

乔莉香 （楞了一会儿，低泣）

乔仁山 莉香，妹妹，你看，我从前警告你，你不信我的话，我刚才要打他，你又不准。现在你可是坐在这儿哭，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回事呢？

乔莉香 （不语）

乔仁山 莉香，你还要和他结婚吗？你和这样一个人结婚，能够幸福吗？

乔莉香 我恨爸爸，恨你，恨影秋，恨一切男人！你在这儿吧，我走啦？

乔仁山 上哪儿？

乔莉香 回家！

乔仁山 一块儿走！

乔莉香 你不用跟着我，二哥！

乔仁山 你找影秋去，是不是？

乔莉香 （咬上嘴唇，不语）

乔仁山 我真不能明白你，妹妹！

乔莉香 （欲哭而忍泪走出来）

吕千秋 （同李颜进来）莉香！巧极了，巧极了！伯伯今天有了钱 我已经请来一位客人（指李），莉香你也得喝我一杯咖啡！

乔莉香 谢谢你，伯父，我还有事！

吕千秋 真？我不勉强你，孩子！给你（递给她十块钱），自己雇辆车！哼，你大概有好几年没花过伯伯的钱了，好孩子，拿着！

乔莉香 伯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吕千秋 你难通是大人?
乔莉香 (低头)我?
吕千秋 教我问住了吧?快拿着,等你结了婚,伯伯就不给你零钱花了!
乔莉香 我不要! (跑出去)
吕千秋 看这孩子!看这孩子!一点礼貌也没有啦!
李 颜 伯伯您要是把钱都这么花了,什么时候才买上材料,给德山画像呢?
吕千秋 那没关系!我还有些张画呢,继续的卖一定能买上材料!今天这是头一次开张,我必得请你喝杯咖啡!来!(往单间走)哟,仁山!你妹妹怎么一个人走了呢?颜,仁山在这儿呢!
乔仁山 大嫂也来了!
吕千秋 我请来的客!
李 颜 仁山,我问你一句话,你干吗由香港回来了?
吕千秋 等等!先要点东西吃!茶房!茶房!你吃什么,仁山?
乔仁山 这里有咖啡呢,不用再要。
吕千秋 那不行,我请客,怎能不另要点东西呢!颜,好孩子,你吃什么?
李 颜 我吃不下东西去!
吕千秋 吃一口可可?对,吃一口!可可是养人的!茶房。
茶 房 (极不高兴的走来)老先生,我们这里不说"茶房",请叫"包艾"!
吕千秋 三杯可可。(给钱)拿去交柜,洋奴!

茶 房 (看看手中的钱,无语而退)

乔仁山 吕伯伯,您不能开账!

吕千秋 你不用管!今天白送给人家一张画,卖出去一张画,心里很痛快!你小的时候,仁山,伯伯哪次去看你们,不带去糖果?

乔仁山 真的!多么快,我已经这么大了!

吕千秋 哼,我已经老了!

李 颜 二弟,该我说话了吧?你干吗回来了?

乔仁山 我?我生下来都不由我,还说别的吗?

吕千秋 仁山,不许这么悲观!你看我,假若我把作品都标上五千,一万,我早就有了钱。人们拿钱估量一切,我要的价钱高,我的作品就有了价值。可是,我偏不这样干!就是饿死,我也不能请财神爷来帮忙提高我的价值。我看得很清楚:世界是一块冰凉的石头,我象在上面滑冰似的晃来晃去。但是,我挣扎,决不教自己滑倒!我决不悲观,决不妥协!

乔仁山 我没法子不悲观!爸爸教我上香港去读书,我去了。爸爸怪我只顾读书,不管给他打听行市,购买货物,教我回来,我就回来了。一进门,爸爸,妈妈,大嫂,妹妹,齐声的问我:你干什么回来了?我好象是新抱来的一条狗,谁都给我命令,我可是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我什么都作不出来,一天到晚只夹着尾巴吃三顿饭!喝几口水!

李 颜 二弟,你不是夹着尾巴的狗,你可以跟你哥哥一样的成为英雄!你敢去报仇,就是英雄;不敢去,就是怕死

贪生的狗！你怕吗？怕死吗？舍不得家吗？

乔仁山　大嫂，我并不怕死！不过，假若我去抗战，而家中有个不管正义，而只顾发财的爸爸，有什么用呢？我走了，剩下妈妈在家中受气，我怎能放心呢？

李　颜　那么你就忧虑，忧虑，象个受气的媳妇似的？

吕千秋　好孩子，别逼他！教他慢慢的想办法！

李　颜　老想！老想！把国家想没了，把哥哥的骨头想烂了，还想，想，想！

乔仁山　我不能不想！一个人还能糊糊涂涂的活着，糊糊涂涂的死吗？报仇是义不容辞的，我敢去！可是家里象一堆臭粪，一堆臭粪；把我们兄弟的热血洒在了战场上，难道就为保存一堆臭粪吗？

吕千秋　不能这样想，仁山！世界上有几个人懂得美？可是！我还是为他们去创造美的东西；他们理会我也好，不理会我也好，我干我的！一朵香美的花，并不因为没人闻见它而就不香不美了。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并不管别人怎样，他要永远作好人！

乔仁山　可是，伯父，我说的那堆臭粪，并不在路旁，而恰好是在我的家呀！包艾！包艾！（立起来）

吕千秋　干什么？要走？

乔仁山　不走！我要一杯酒！我需要刺激，把自己刺激疯了！

吕千秋　不要喝酒吧？好孩子！

李　颜　让他喝！喝成醉鬼！你没出息，没志气，没胆量的狗！（把小桌推翻，向外跑）

（幕）

第 四 幕

时　间　前幕的两三天后。

地　点　乔宅。可用第一幕的景，亦可另换一间屋子。

人　物　乔　妻　乔仁山　乔莉香　乔　绅　丁影秋　吕千秋　吕以美　李　颜

〔开幕：仁山与母亲谈话。瓶内务须插"鲜花"。〕

乔　妻　你知道她跑啦？你知道？

乔仁山　我知道。

乔　妻　怎么不拦住她呢？

乔仁山　我有什么权利不教她走？

乔　妻　不会告诉我一声？

乔仁山　她教我不告诉别人。

乔　妻　仁山，你心中太没有妈妈了！我日夜的祷告，盼望你能和以美结婚；可是你把她放走！她是多么有本事，有心路的一个好姑娘啊！

乔仁山　别伤心吧，妈！以美能够逃走，得到自由，不是一件好事吗？

乔　妻　她得到了自由，我呢？我就应当老这么受罪，一直受到死吗？以美能孝顺她的父亲，你怎么不为你妈妈想

想主意呢？

乔仁山 我有什么主意呢？

乔 妻 好好的讨你爸爸的喜欢，再娶上个老婆，我不就安心了吗？

乔仁山 我不能那么办！

乔 妻 好！我破出老命去，跟你爸爸要出点家产来，你我离开这里，还不好吗？你受不了爸爸的气，我也不能再受那个小妖精的气！咱们要是另有了家，我绝不怕吃苦受累，我把你养得肥肥胖胖的！你看好不好？

乔仁山 妈，你和爸爸分家？

乔 妻 你说这里不好吗，还不分家？

乔仁山 妈，可怜可怜我吧！我够痛苦的了，我都快疯了！

乔 妻 既不愿听爸爸的话，又不愿分家。好，好，妈妈疼你，从此不再提这些事！已经忍了这么多年，我会再忍下去！只要你不离开我，天天教我看着你的脸，我就什么也能忍受！只要你的脸上多一点肉，妈妈心里就多舒服一点！

乔仁山 妈，妈！您太好了！可是，我，我……

乔 妻 不要难过，孩子，你哥哥死了，我看见你，就仿佛看见了你和你哥哥两个人！

乔仁山 可是，我是个废物！

乔 妻 你一点也不是废物，不是！你至少也会娶妻生子，接续咱们的后代香烟哪！

乔仁山 妈，您的话真教我啼笑皆非！我至少会娶妻生子……哈哈！

乔　妻　对了,仁山!笑一笑,笑一笑!多么好听啊!这么一笑,就教我想起当初我抱着你的时候,你那咧着小红嘴傻笑的样子!多么快,你现在会这么大了!

乔莉香　(急上)妈!妈!

乔　妻　怎么啦?孩子!

乔莉香　爸爸要打二哥呢!

乔　妻　为什么?

乔莉香　我们俩都知道以美要走。刚才爸爸问我,我实话实说了,爸爸没说我什么,可是要打二哥,说二哥故意放走了以美。你躲一躲吧!

乔　妻　仁山,上我屋里去!在我屋里,老头子要敢摸你一下,我就跟他碰头!全碰死,倒也干脆!(拉仁山)

乔仁山　妈,爸爸不会打我;就是打,我也不怕!这几天了,我老想打谁一顿,或者被谁打一顿,打别人呢,我的手嫩;也许倒是被人家打一顿有趣一点!

乔　妻　别废话,跟我去!别教妈妈着急!

乔仁山　妈,您去吧,您在这儿,也许更招爸爸生气!

乔莉香　对了,妈!爸爸一看见您,就把对您的气也加在二哥的身上了。您走,我在这儿,我一定不能教二哥挨上打!

乔　妻　好!好莉香,到底是自己骨肉,你今天也懂得护着哥哥了!老头子要是真动手,你喊我一声,我会拚命!仁山,留点神!他骂你,你别出声,他真打,喊我!喊我!听见没有?

乔仁山　听见了,您去吧!没事,没事,您放心吧!

乔 妻 (叹气,下)

乔仁山 可怜的妈妈!一个人伤了谁的心都可以,就是不能伤了妈妈的心!莉香,你看我活着还有滋味吗?我回到家来,没能帮助任何人,反倒教妈妈伤心!

乔莉香 咱们都活着没有滋味了!

乔仁山 怎么啦,莉香?你怎么也会牢骚起来?

乔莉香 二哥,二哥,我近来对你好不好?

乔仁山 近来?咱们一向很好啊!

乔莉香 不对!以前我有点看不起你,近来才"真"跟你好!

乔仁山 看不起我,我是你哥哥;看得起我,我还是你哥哥。人是奇怪的动物,感情上的好恶老比理智上的好恶更有力量。

乔莉香 二哥!

乔仁山 到底是怎回事?

乔莉香 你怕伤了妈妈的心,我,我简直的没脸再见妈妈了,除非我马上结了婚!

乔仁山 为什么?妹妹!

乔莉香 我,我有了小孩!

乔仁山 你?妹妹?(沉默了一会儿)影,影秋的?

乔莉香 我不知道!

乔仁山 不知道?

乔莉香 真不知道!爸爸不让妈妈管教我,只天天教我出去交际,好让生意发达。我有许多男朋友!一个没有妈妈管着,而只有爸爸宠着的姑娘,哪里晓得谨慎!我,到如今非抓住一个人不可了!我要抓住影秋!请你不

要再说影秋是流氓，流氓是在咱们家里！哧—— 爸爸来了！

乔　绅　（上）仁山，你知道以美跑了？

乔仁山　知道。

乔　绅　去把她找回来！

乔仁山　哪里找去呢？

乔　绅　你去不去？不要以为你长大了，我就不肯打你！

乔莉香　去吧，二哥！

乔　绅　找不回来她，你也就别回来！我养你到这么大，反倒故意跟我捣蛋，你有良心没有？吕千秋欠我钱，永远不会还，你怎么可以把以美放走？再说，我教她在这里，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没教你和她结婚吗！你怎可以把个会算账会作事的老婆放掉了呢？

乔仁山　结婚是为结婚，不为算账！

乔　绅　你混账！我造了什么孽，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呢？

乔仁山　一个儿子可以反对他的父亲，假若父亲作得不对！

乔　绅　我作的哪样不对？你说！说！说不出来，我今天就打死你！

乔莉香　二哥，别再说，走吧！

乔　绅　别走！我得听听我有什么不对！

乔莉香　二哥，走！

乔　妻　（急上）你干吗？我告诉你，你敢动仁山一下，我就跟你碰死！

乔　绅　有你这样娘，才有这样儿子！

乔　妻　你要什么样的儿子呢？你要跟你一样，欺压老婆，宠

爱姨太太，见缝子就钻，见钱眼开的儿子吗？

乔　绅　这是你说的？

乔　妻　我说的！这条老命不要了，还怕什么呢？

乔　绅　你不怕，难道我怕？告诉你，我对你太客气了；你要是自讨无趣，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

乔　妻　你试试看！

乔仁山　妈，少说一句吧！爸爸，我去找以美，请不要和妈妈吵嘴吧！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莉香，把妈妈搀走！

乔莉香　我搀着您，妈！

乔　妻　仁山，不要怕，都有妈妈呢！（同香下）

乔　绅　去找她，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乔仁山　（低头往外走）

丁影秋　（笑着进来）哎呀，真是个快活的家庭，这么有说有笑的！我叫了好几声，都没人答应！二哥，上哪儿？

乔仁山　找以美去。

丁影秋　乔伯父，以美大概同她父亲走远了，不用再找。

乔　绅　你怎么知道？

丁影秋　您看，您的朋友的事，我怎能不知道？

乔　绅　仁山，找她去，她没有钱，走不开？

丁影秋　她有了钱！伯父！

乔　绅　哪里来的？

丁影秋　我给她弄来的。

乔　绅　你？

丁影秋　我！

乔　绅　你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她欠我的钱吗？

丁影秋　您听我慢慢的说，吕老者是个可爱的人！

乔　绅　可爱？欠钱不还，可爱？

丁影秋　那天，我看见他在街上卖画，怪可怜的，请他喝了一杯咖啡，他马上就送了我一张画！

乔　绅　到大街上去卖的画儿，大概还不值一杯咖啡的钱呢，他当然可以白送你一张。

丁影秋　并不然，伯父！我找了个行家看了看，他说那张画值好几千块！

乔　绅　值好—— 几—— 千—— 块？

丁影秋　值好几千块！我就劝他，何不开个展览会，卖一笔钱呢？他不肯！他说的话，我都不大懂，我可是听明白了一句：他的画不是为卖钱的！于是呀，我就把他送给我的那张卖了三千块钱，交给了以美。

乔　绅　真的？仁山，去找他们，快去！

丁影秋　走了。他们大概已走了。

乔　绅　不能！不能！我知道那老家伙的脾气，一有了钱就去喝酒，会一气醉死在酒馆里。仁山，去找他。我把他的画一半作为还我的债，一半平价买过来。把他们存起来，十年八年之后，不又是一笔好钱？我要不把它们弄过来，早晚都得教他白送了人，仁山！快去！

乔仁山　爸爸，咱们还能囤积艺术品吗？

乔　绅　混账！你去！好好的一笔钱，不能白扔了！

丁影秋　我看，用不着找去了：以美很精明，说走一定就会走！

乔　绅　影秋，你快作我的女婿了，怎么先向着别人呢？好，仁山是个废物，“你”去吧！你给他们的三千块钱，你给

我要回来！

丁影秋　好，我去！（要走，又停住）伯父，吕老头儿好说话，以美可不是好惹的，您教二太太同着我去，好不好？女的对女的，好说话！

乔　绅　仁山，去请你二妈来！

乔仁山　那——

乔　绅　你个死东西，这点事情还不会作吗？算了！影秋，你自己请她去；凭你们两个人的两张嘴，嘴说不行，就凭你们的四只手，要把钱要过来，把以美带回到这里，听明白了没有？

丁影秋　听明白了！我跟您握握手，我要是带不回来以美，我就没脸再见您了！（握手）好，我请二太太去！（下）

乔仁山　影秋会——

乔　绅　会什么？

乔仁山　二妈会——

乔　绅　你还会说话不会？

乔仁山　他俩——爸爸，请您别教他们俩一块儿出去！危险！

乔　绅　什么危险？我看你是有点疯病！我怎么不可以教他们俩去？

吕以美　（同父亲轻轻的进来）

乔　绅　以美，你？

吕以美　我，叔父！

乔仁山　吕伯父，您怎么又来了呢？

吕千秋　我怎么可以不来呢？大丈夫堂堂正正，我不能偷偷摸摸的走了！乔绅，作是什么东西？当着我的面，你客

客气气；等我一转脸，你就虐待我的女儿；你居然敢强迫她嫁在你家里，教她作一辈子奴隶！我把她带了走，但是不能偷偷的走，我要骂完了你才走呢！

乔　绅　不要说废话，把你欠我的钱，和以美在这儿的食住费都还给我。不然，我把你押起来！

吕以美　叔父，父亲欠的钱，我负责还您，至于在这儿的食住费用，我已经用劳力偿还过了。

吕千秋　乔绅，你就认识钱不是？

乔　绅　我认识钱，我还认识法律。不还钱，我会没收你的画！

吕千秋　我的画，跟你的钱一样，就是命！（掏出一封法币来，摔在乔的脸上）给你钱！三千！

乔　绅　仁山，拾起来，数一数，你欠我快到一万，三千就能了账吗？不还清，我会通缉捉拿你！

吕以美　我负责慢慢的还您，还不行吗，叔父？

吕千秋　捉拿我？我看哪个敢教一位老艺术家下狱！哪个敢教一位老艺术家失去自由？我欠你的不过是几个臭钱！还也好，不还也好！仁山，我们再见啦！以美，走！

乔　绅　敢走！

吕千秋　我怎么不敢走呢？我的袜子虽破，鞋子虽旧，我的脚可是自由的！

乔仁山　爸爸，干什么为一点钱，而把多年的交情伤了呢？我给您跪下了！（跪）

乔　绅　你滚开！（踢开仁山）

吕以美　叔父，我在恩施找到了工作。那里是前线，父亲可以多接触些士兵的生活，作些抗战的图画，欠您的钱，

我日后奉还。难道你还能为一点钱,不准我去作抗战的工作,不准父亲去作抗战的艺术吗?

乔 绅 (缓和了一些)以美,你是明白孩子,你要是不走,我每月给你开薪水,还不行吗?

吕千秋 放着国家的薪俸不拿,我们拿你的不义之财?

乔 绅 以美,你要是不听话,跑出去,我会给那里的负责人去电,说你的品行不正!

吕千秋 我女儿的品行不正,你怎么想出来的呢?哈哈哈!

吕以美 叔父,我想您不会用那种手段!

乔 绅 你还不认识你的乔叔父!你看,我现在要不是眼皮子宽,我敢作生意吗?三教九流,我现在都有朋友。假若你一定反抗我,我会翻脸不认人,给你个厉害看看!你听说过机器刘?

吕以美 跟影秋一样的人物?

乔 绅 不错。不过比影秋更霸道,更粗鲁!你敢走,我马上给机器刘个话儿,你们不用打算离开重庆一步!

吕千秋 仁山,跟伯伯握握手,再会!乔绅,机器刘也好,机器张也好,我全不在乎!活着,我就为人们创造点美;死,也听其自然,生死置之度外,我怕什么呢?

吕以美 我决定走!叔父!

乔 绅 好,我告诉机器刘!(要去打电话)

乔仁山 (拦阻)爸爸!

乔 绅 躲开!

吕以美 叔父,影秋已经给了我一个"帕司",他说拿着这张帕司就是走到上海也有用。

乔　绅　影秋给你？什么时候给你的？

吕以美　刚才，就在大门外不远的地方。

乔　绅　他同着桃云？

吕以美　跟二太太一道。

乔　绅　他们上哪儿？

吕以美　没说。

乔　绅　奇怪！奇怪！我教他们去找你呀！奇怪！他们往哪边走呢？

吕以美　往江边上去了。

乔莉香　（上）爸爸，妈妈直犯喘，您看看去！

乔　绅　我没工夫！

乔仁山　（要去看妈妈）

乔　绅　你干什么去？

乔仁山　看妈妈去！

乔　绅　你给我找影秋和桃云去！

乔莉香　怎么啦？怎么啦？影秋和桃云怎么啦？

乔　绅　我，我，……

乔莉香　以美！你回来了？怎回事？怎回事？

吕以美　我刚才碰见了影秋和二太太。

乔莉香　怎样？怎样？

吕以美　往江边那面走呢！

乔莉香　爸爸！飞机场！飞机场！噢！噢！（晕，欲倒）

吕千秋　（扶住莉香）莉香，好孩子！怎么了？以美，你看婶母去！给她弄点姜糖水！

吕以美　（仍欲顾莉香）

吕千秋 去！我招呼着莉香！

吕以美 （下）

吕千秋 莉香！莉香！怎么啦？

乔莉香 吕伯伯！快上飞机场，他们跑了，一定上香港！

吕千秋 你怎么知道？

乔莉香 我知道！我知道！吕伯伯，快走！

乔仁山 （过来替换吕，扶着妹妹）

吕千秋 我去有什么用呢？

乔莉香 别再耽误时候，您快去！影秋跟您好，会听您的话！告诉他，我原谅他的一切，只要他肯回来！

吕千秋 好，我跑一趟！

乔 绅 等等！我自有办法！（打电话）宜园茶楼吗？机器刘在不在？啊，喂，机器刘吗？我乔绅先生。赶快带几个人到飞机场去，截住丁影秋，和跟着他的一个娘们。活的不成，死的！我负责任！什么？作不到？你们平日都花着我的钱，到时候不给我作事？……好！你等着我的吧！我会给你个样子看看！（放下电话机）仁山，跟我走！

乔仁山 影秋是地道流氓，您不是，您斗不过他！

乔 绅 骗去我的钱，拐走我的女人，我不能饶了他！你跟我走！

乔莉香 您不能去，爸爸！您去了，事情就没法办了！吕伯伯，还是您去好，救救命吧，吕伯伯，您去！

吕千秋 影秋跟我不错，我去！

乔 绅 千秋！你要是一去不回头，可留神你的老命！

吕千秋　谢谢你，乔绅！我的老命用不着你操心！（下）

乔　绅　莉香，去看住以美，别教她再跑了！

乔莉香　我不管！

乔　绅　你也敢不听我的话？

乔莉香　都因为听您的话，我才吃了亏！

乔　绅　怎么吃了亏？

乔莉香　吃了大亏！您教我出去交际应酬，我交了许多男朋友。

乔　绅　怎样？

乔莉香　男人都不老实！

乔　绅　只要他们能帮助咱们办事，小小的一些不规矩的地方，当然就不能计较！你是聪明的，难道还能失了贞节吗？

乔莉香　我，我已经是母亲了！

乔　绅　什么？什么？你太不要脸！天哪！为什么单单对我这样狠心呢！儿子不成器，我满希望女儿能帮助我！可是她没帮助我别的，只帮助我丢脸！

乔仁山　爸爸，这还不应当醒悟吗？您赚来了钱，可是牺牲了女儿！

乔　绅　你还敢说话？你要是好材料，能作事，我何至于教这个丫头去应酬人？你对得起谁？还有脸说话？（想了一会儿）仁山，快去把影秋找回来！告诉他，骗去的钱，不要了；他跟桃云的事，不追究；只要他跟莉香结了婚，给孩子找到了根据，我一切都饶恕了他！快去！

乔莉香　（飞机声）爸爸，晚了！太晚了！飞机已经走了！（晕

倒)

乔仁山 (欲扶起妹妹)

乔 绅 你管她干什么?跟我走!他们不能走得这么快!(扯仁山下)

〔灯光全熄。〕

〔灯光复明,瓶花已萎,隔一二日矣。李颜独在室内,对着丈夫的遗像痴立。〕

李 颜 (对遗像)连吕伯伯也骗人!他说给你画像,可是连以美也不见了,都是骗子!(走到以美的空位,坐下,摹仿以美)她一天到晚老这样记账,老这样打算盘,老这样打电话!哪里呀?华泰公司,汇成钱庄,裕丰银行!十万哪,二十万哪,三十万哪?(再回到遗像前)太惨了!太惨了!他们有钱,可是没有心!你不能怨恨我吧?不是我不愿报仇,忘了报仇,是他们不听我的话呀!不信,你看,看着我的心!(从桌上取裁纸刀)我把心掏出来,教你看看!(要刺胸)

乔 绅 (上,握住她的腕)疯娘们,你干什么?我养着你这疯子,你还安心害我,要弄脏了我的房?这座房值三十多万,你知道不知道?(把刀抢过来)

李 颜 我要害你?爸爸!日本人已经害了你的儿子!难道你不爱你的儿子吗?

乔 绅 那不是儿子,是冤孽!

李 颜 那么,难道你就不爱你的国家?

乔 绅 少说疯话,滚出去!

李 颜 我不是疯子!你教仁山二弟去报仇,我陪他去!我给

他作饭，洗衣服，侍候得周周到到的，多喒我看见他穿上军衣，扛上大枪，打死一个两个三个日本鬼子，我就大笑一阵，快快活活的去找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必定从老远就伸开双手，迎接我，把我抱在怀里！你看，我哪点象疯子呢？

乔　绅　去！去！不要在这儿胡扯，我没工夫！我还得算账呢！（坐下，打开账本）

李　颜　（把账本抢过来）你要是不愿意仁山去呢，就拿出一笔钱，捐给政府，多买些枪炮也好！我来看，（打开账本）一万，三万，十二万。爸爸，你拿二十万吧！你开一张支票，我去献金，好不好？

乔　绅　把账本拿过来！

李　颜　（递账本）开支票吧，我马上去献金！（摸摸脸）我得擦上点粉，穿件好衣裳，别教人家看我象个疯子！开支票啊，快呀！

乔　绅　你出去！开什么支票？我一个铜板也不能拿！

李　颜　你花好几万元买来桃云，她一声不出就跑啦，还拐去好几万！桃云，桃云，桃之夭夭！你花多少钱给莉香作好衣裳，买香粉，哼，她也闹出丑事来！你看我疯吗，我都明白！

乔　绅　你走不走？再这么瞎闹，我把你锁起来！去！

李　颜　我走，我出去！爸爸，你要留神，我会把你这所房，连这些账本，都一把火烧了！烧得干干净净，烧啊！烧啊！火苗烧红了天，把你的臭钞票都烧成灰，把你的心烧亮了！

乔 绅 胡说！快走！

李 颜 （对遗像）你再忍耐两天吧，我一定能找到报仇的人。

乔 绅 莉香！莉香！

乔莉香 （已不象从前那么骄傲了，上）干什么，爸爸？

乔 绅 来！我教给你写账！

乔莉香 我没有心思学，爸爸！

乔 绅 怎么？

乔莉香 我心里难过！

乔 绅 你难过，难道我好受？你作出那样的事，难道我的脸上还有光辉吗？

乔莉香 要不是您教我出去应酬……

乔 绅 不要再顶嘴！要知道，从前你是一朵鲜花似的姑娘，我也就捧鲜花似的捧着你！如今，你是（指已萎的瓶花）这样的花了，就不要再开口说什么了！

乔莉香 爸爸！

乔 绅 你放心，我决不打骂你，错待你，你可得听话，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要好好的在家里，给我写账，看着电话，不能再出去乱跑！等我慢慢的去找，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帮助我的小伙子，我会给他一两万块钱，先堵上他的嘴，而后教他娶了你！这样，你的事岂不就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吗？告诉你，只要有钱，什么事都不难解决！所以，你得帮助我挣钱，多多的挣，越多越好！

乔莉香 爸爸，别说了！别说了！我要死！死了倒干净！

乔 绅 唉！我乔绅作过什么错事，会受这样的折磨呢？想抬

举一个穷画家的女儿，她会不知好歹的跑了！好菜好饭好衣裳的养着个姨太太，她会去倒贴一个流氓！老婆溺爱儿女，一个儿子有福不会享，单单去当兵，吃了枪弹；一个儿子比块破砖头还没有用处！女儿，就更好了，教她一个人出去交际交际，她两个人回来了！媳妇又是个疯子！怎么了？怎么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人，对不起天？怎么弄这么一群癞狗教我养着呢！（怒极）你们都给我滚！滚！去讨饭，去当窑姐儿，去作贼！教我一个人安安生生的在这里作我的事！都滚！都滚！都死了去！（指遗像）都跟他一样的死了去！（扯下像，撕碎，用脚蹉）

（门外叫："号外！号外！"）

乔莉香　爸爸，听，号外！

乔　绅　号外跟我有什么屁关系？

乔莉香　（要出去看）

乔　绅　干什么？坐下，学学写账！

李　颜　（拿着一张报跑进来，一路叫）香港！香港！烧啊！杀啊！把世界全烧干净了啊！

乔莉香　香港？香港？

李　颜　日本鬼子打香港！

乔　绅　（抢过报纸去）香港空袭？

乔莉香　香港炸啦？好！好！教桃云和影秋都炸死！该！该！

乔　妻　（上）什么事？什么事？

李　颜　没人去报仇，没人敢去给我的丈夫报仇，日本鬼子为什么不多杀人，不多放火？烧啊！杀啊！看你们报仇

不报！

乔　妻　桃云要真上了香港，这下儿可糟了！

乔莉香　日本的头一炮就把她打碎！该！该！

乔　绅　（看完报）都不要出声！（到门口叫仁山）仁山！

乔　妻　仁山有点不大舒服，教他躺躺吧！

乔　绅　（仍叫）仁山！仁山！

乔仁山　（慢慢的进来）

乔　绅　都坐下！假若这个号外真可靠，我的港币就都成了废纸，我定的货物也算丢了！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不怕！我在这儿还有货物，我还继续买进货物，我会把那笔损失慢慢的赚回来！赚得更多！从今以后，你们都不能白吃我的饭，都要干点事！外面的事，我和仁山去经营。仁山，你愿意也得去干，不愿意也得去干！妈妈你，也要打起精神来，管教着媳妇和女儿。从今天起，我想把老妈子辞掉，你要带着她们俩作饭洗衣服擦地板，愿意作也得作，不愿意作也得作！从今天起我一个人吃面食——因为我向来不吃米饭——你们都吃平价米！在后院那块空地，我们要马上养起几十只鸡，几口猪来！莉香，你的小猫小狗都立刻去卖掉，好省些吃的！我们要能省一个就省一个，能省两个就省两个。我和仁山在外面开源，你们三个妇女要在家里节流。我的损失很大，不如此不能恢复！媳妇，你并没有疯，你完全是假装疯魔；你要再敢那样，我会一个嘴巴把你打出去！莉香，你不能再出去，这些账本就是你的饭票。你给我写账，写的好，

有你的饭吃；不然，就没有你的饭吃！你们都听明白了？都同意？

（众沉默。）

乔 绅 妈妈，你？

乔 妻 我无所不可！只要你好好的对待我的儿女，媳妇！

乔 绅 那要看他们听话不听话，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媳妇，你怎样？

李 颜 只要您说有人去报仇，教我吃粪，教我和猪一块去睡，也是好的！

乔 绅 还是疯话 妈妈，我把她交给你，她要再胡闹，我要把她锁起来！仁山，你？

乔仁山 爸爸，香港的事还不是个教训！还不是种惩罚！您还不觉悟吗？

乔 绅 觉悟？觉悟你妈的皮！谁敢反抗我，谁出去！

乔仁山 我走！

乔 绅 你敢！

乔莉香 我也走！我恨你！我恨你！

乔 绅 （开开门）要走的请！我看谁敢！

（幕）

第 五 幕

时　间　前幕一二日后。清早，雾甚浓。
地　点　渝，江边。
人　物　吕千秋　吕以美　乔　妻　乔仁山　乔莉香　乔绅　李　颜　船　夫

〔开幕：扬子江滨，码头在望。对面有山。江中舟船往来，帆移歌起。
船　夫　（不必登台，台上帆动，船夫在幕后合唱）
　　　　哼哟，嗨哟，哼哟，嗨哟，
　　　　摇船，摇船，向前，向前。
　　　　从早到晚，从暑到寒，
　　　　天天，年年，年年，天天，
　　　　江是我们的路，
　　　　船是我们的家，
　　　　清凉的风儿吹送着我们的帆。

　　　　哼哟，嗨哟，哼哟，嗨哟，
　　　　向前，向前，摇船，摇船。
　　　　顺水逆水，大滩小滩，

向西，向东，向北，向南。
热汗滴在江里，
货物送到江边，
明月儿东升，落下我们的帆。

吕以美 （提着小布袋，行数步，立住）爸爸，快一点呀！

吕千秋 （左臂下夹着许多画，右手拄竹杖，缓缓而来）不忙，不忙，就要离开重庆了，让我多看看这些山！

吕以美 误了船可就麻烦啦，爸爸！

吕千秋 难道江里只有这一条船？误了这一条，再等第二条啊！忙什么？

吕以美 爸爸，您真可笑！这是差船，不定多少日子才有一条呢。况且，咱们的行李已经搬上去了！来，把画儿给我拿着！

吕千秋 我拿得动！我的作品，我自己拿着！（走数步，又停）

吕以美 您怎么又不走啦！

吕千秋 看一看！看一看！看，那个山峰多么有趣，好象在雾里思想着什么呢！

吕以美 咱们往东去呀，一路上都是水，都是山，足够您看的，走吧！

吕千秋 一处有一处的美，这个代替不了那个，那个代替不了这个！

吕以美 我看哪，爸爸，您是有点舍不得离开重庆！

吕千秋 好孩子，又教你猜到了，我有点舍不得重庆！山，水，都有一定的性格。在一处住惯了，山水的性格仿佛就和咱们的性格混合在一处，人和山水就成了心心相

印的朋友！我舍不得这些朋友！(坐在石上)

吕以美 到了前方啊，爸爸，您不但看见新的山新的水，您还能认识一大群新的朋友，他们都是抗战的英雄。把他们画下来，画十丈长的一幅，有山有水有人有马有炮有火光，够多么好哇！

吕千秋 对呀！(一跃而起)对呀！我！画出抗战的历史！走！走！走！以美，你也就有了新朋友，新工作，是不是？

吕以美 是呀！我再也不受乔老头子的气！我高兴，真想唱个歌儿！

吕千秋 走！唱着走！(又停住了)

吕以美 怎么您又站住啦？

吕千秋 稍等一等！我拾几个可爱的小蛤蜊当颜色碟儿用！

吕以美 唉！您是个十成十的老小孩儿！

吕千秋 所以呀，以美，出嫁，就嫁个艺术家，他一辈子老是小孩子！

吕以美 要嫁，就不嫁给艺术家！

吕千秋 怎么？

吕以美 因为他一辈子老是小孩子！

吕千秋 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

吕以美 快走吧！

吕千秋 走！好姑娘，把这几个小蛤蜊装在你的口袋里，别给我扔了啊！(装入袋中)

乔 妻 (由江边慢慢走来，非常疲乏)以美！以美！

吕以美 (转身)婶母！

吕千秋 弟妹！

吕以美　婶母，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吕千秋　以美，先搀她到这块石头这儿来！弟妹，先坐一坐！

乔　妻　（坐）我呀，出来找仁山！

吕千秋　仁山怎么啦？

乔　妻　跟你们一样，都是狠心的人！

吕以美　婶母，您看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真舍不得您，您真好象我的母亲似的！可是，我不能作一辈子奴隶，我的小小一点本事也不是专为替乔叔叔赚钱的！我不能不走！只有走出来，我才能对社会有点用处，对父亲有点用处！您说是不是？

乔　妻　我明白！我明白！可是，仁山也要走！他是我亲生的儿子，而且是乔家唯一的一条根。我怎能教他走？今天刚一天亮，我一睁眼，就不见了他。我知道，他要走，就必定到这边的两个码头来。我头没梳，脸没洗，就来找他，可是找不到！难道他是投了江？

吕千秋　弟妹！仁山不是那样没志气的糊涂孩子，绝不会投江！他要离开家里，去作点事，倒是可能的，仁山不是没有心胸的！

乔　妻　他走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吕千秋　弟妹，不能这么说。现在，是一个有点心胸的青年，都得为国家出点力！

乔　妻　我的大孩子已经阵亡了！

吕千秋　一家子死净了也比亡了国强！再说他那么一个好孩子怎能看得上你家里那份生活呢？他能不想走吗？

乔　妻　（立起来）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敢情好，快快活活

的跟着女儿远走高飞了！你就不为我想想！仁山要是真走了，家中只剩下我这个苦老婆子。带着一个疯寡妇，一个见不得人的女儿，怎么办呢？

吕以美 婶母，慢慢的劝乔叔父！香港的事，家里的事，还不都是教训？他不是不精明的人！

乔 妻 以美你要走就走吧，不用对我说现成的话啦！你晓得那个老头子的脾气，他会听我劝？我没别的办法，要是仁山真一去不回头，我就跳江！

（轮船响笛。）

吕以美 船要开了，爸爸！

乔 妻 走吧！不用管我！谁都能走，这条江总会老等着我！

吕千秋 以美，你一个人走吧！我得把她送回家去！弟妹，我送你回去！

吕以美 那怎成呢？婶母，我和父亲能离开这里，实在不容易，您能再教我们回去受罪吗？

乔 妻 大哥，带着以美走吧！以美，给你，（摘下一副耳环来）这是副金的！拿去吧，好好的孝顺你爸爸！这一生一世，我没有福气看你作我的媳妇了，只求你别忘了我就行啦！

吕以美 婶母，等抗战后，我一定回来，还跟您住在一块儿！我是没有娘的孩子！我拿着这副耳环，将来再还给您！

乔 妻 还想那么长远，谁知能活到哪一天呢！

吕千秋 弟妹，你不能这么想！以美能出去作点事，我能到前方看看，画些抗战的画儿，都是应该喜欢的事！

乔 妻 好，大哥，我喜欢，你们走罢！

吕以美　婶母！（洒泪而去）

吕千秋　弟妹！还有一句话！仁山要走，教他走！你想想，你要是不教他走，而他在家里折磨死，你对得起儿子呀，还是对得起国家？弟妹，你说！

乔　妻　走吧，大哥，你是个有福气的人！

吕千秋　再见了，弟妹！（下）

乔　妻　（汽笛又响，往前赶了一步，招了招手，颓然的坐下）

乔莉香　（匆忙的上来）二哥，快！爸爸追来了！（看见了母亲）妈！

乔仁山　（上）谁？妈！

乔　妻　是我！我到了那边码头上，没有找到你！孩子，你一定得走吗？你真要走吗？

乔仁山　妈，你替我想想，我应当怎么办？

乔　妻　……

乔仁山　妈，我不是个狠心的人！由香港回来，我原想先把家里安置得妥妥当当的，然后再去为国家尽点力。第一，我要说服了爸爸，请他把眼睛睁开，往大处看着，别专看自己的利益。可是我的话象一些雨点落在大海里，任何作用也没有。及至前几天香港被炸了，桃云跑了，我想一定是我的好机会了，可是爸爸似乎更糊涂了，象被魔鬼附下来一样，把我看成了仇人！我不能再因循，不能再把露水空空的落在石头上。我不能再等着，我怕既不能改善了家庭，又耽误了报国的机会！我得马上走！我到外边去，一来是去尽每一个青年应尽的义务，二来是为爸爸向国家社会赎罪！

妈,您明白我吗?原谅我吗?

乔 妻 我不明白!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原谅”!我疼你!你一定要走,走吧!

乔仁山 妈!在这个时候,每个母亲都得放手她的儿女!

乔 妻 去吧!去吧!我怎么放手你的哥哥,也怎么放手你!去吧!

乔莉香 二哥,我怎么办呢?

乔仁山 妹妹,痛苦的经验会把坏的变成好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如此!

乔莉香 我怎么活下去呢?

乔仁山 为减轻父亲的罪恶而活下去,为报答母亲的慈爱而活下去!

乔 妻 莉香,妈妈怎么疼爱你的哥哥,也怎么疼爱你,你也是我生的!

乔仁山 妹妹,只要你知道了父亲不对,知道了母亲爱你,你,妈妈,大嫂,就还有很大的力量把父亲劝明白过来!妇女,在后方,至少会教男人们清醒一些,悔悟一些,假若她们不专心的作男人的玩物 莉香,你作过了玩物,你鼓励了爸爸作恶,也毁坏了你自己!毁你的是你自己,改造你的也是你自己!好,我该走啦!妹妹,搀着妈妈回去!

乔 妻 仁山,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你呢?

乔仁山 妈,不要哭!不要哭!我走,是件堂堂正正的事,该喜欢的事!留着您的眼泪,妈,去滴在爸爸的心上!

乔 妻 我送你几步,送你到码头上!

乔仁山　不用了，妈！您快回去吧！

乔　妻　好好的保重自己呀，孩子！

乔莉香　二哥……

乔仁山　妈！妹妹！再见！（疾走）

（时红日破雾而出。

乔　妻　（痴立在望）

乔莉香　妈，太阳晃眼，看不见了，回去吧！

乔　妻　我一步也不能动了！坐一会儿！（拉莉香面江而坐）

船　夫　（在幕后唱）

江是我们的田，
船是我们的家。
把准了舵呀顺水而下，
波涛滚滚流到三峡，
两岸的青山啊开满了花，
云在山峰上绕，
雾在江边上流，
拉紧了纤呀逆水行舟，
热汗淋漓来到忠州，
灯火儿如星啊在山上头。

乔　绅　（急上，四望）

李　颜　（紧随）爸爸，你不能，不能拦住他，他是给咱们报仇！（挡住他）

乔　绅　躲开！我一脚把你踢到江里去！

乔莉香　（转过头来）爸爸！（立起来）

乔　绅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乔　妻　（仍面江呆坐，不语）

乔莉香　我和妈送二哥来了。

李　颜　妹妹！妹妹！告诉我，他走了吗？他真走了吗？

乔莉香　（点头）

乔　绅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敢放他走？你们是不是吃多了，撑糊涂了呢？

李　颜　妹妹，走！跟我到码头上去！我拿这条手绢当小旗，咬破我的手指用血写上“去报仇”向二弟摇晃！我要喊，喊哑了嗓子！“看哪！看我们的英雄，去报仇的英雄！”妹妹，跟我去！

乔　绅　不要再胡说，疯娘们！

乔莉香　大嫂，不用去了，船大概已经开了！

李　颜　那我也得去，我去看看那条船的后影，看看它留在后面的黑烟，看看它后面的白浪花儿！（跑向码头去）

乔　绅　莉香，他是真走啦？

乔莉香　真走啦！

乔　绅　为什么不拉住他？

乔莉香　我要是能走，我就也走！

乔绅　你说什么？

乔莉香　我就也走！

乔　绅　你再说一遍！

乔莉香　我就也走！

乔　绅　（打她嘴巴）你走！

乔　妻　（急转过脸来）你干什么？

乔　绅　我全把你们打死！

乔 妻 莉香，你先回家吧！

乔莉香 我不走！我等着被打死呢！

乔 绅 哼！

乔 妻 好孩子！你先走吧！

乔莉香 我怎么单托生个女的呢？要是男的，我也会跺脚一走！（下）

乔 妻 乔绅，你坐下！对着江，对着山，对着太阳，我问你，当初咱们没发财的时候，比现在是快乐呀，还是不快乐？

乔 绅 我没工夫瞎扯！（可是坐下了）

乔 妻 自从有了钱，你能成了家里的霸王，媳妇为什么疯了？还不是你逼的她？桃云为什么跑了？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把流氓带到家里来？莉香怎么学坏的？还不是你不许我管教吗？仁山为什么要走，不也是你逼得他？为了几个钱，你把自幼的好朋友得罪了！为了几个钱，你把那么好的一个姑娘，以美，逼得走头无路！钱就象是蛆，越多就越叫肉烂得快！你有了钱，可是你丢了儿子，糟蹋了儿女，得罪了朋友，这不比国法厉害吗？你想想，你细细的想！

乔 绅 （想了一会儿）仁山真走啦！

乔 妻 咱们的儿子走啦！

乔 绅 他说我什么来的？

乔 妻 他说，为你去赎罪！

乔 绅 赎罪？

乔 妻 你发财，他去打仗！得胜回来，他好挺着胸口活着；他

死了，你的钱并没弄脏了"他"的血！

乔 绅 我会把他弄回来，我只剩这么一个儿子！

乔 妻 我的眼泪都没能教他回心转意，你的钱就更没用了！他临走的时候，不许我哭，他说，我得留着眼泪滴在你的心上！仁山的爸爸，媳妇疯了，女儿坏了，只剩下我是你的老伴儿，你应当听我的话啦吧？

乔 绅 就剩下咱们俩了？

乔 妻 你看看哪，这么大的地方，还有谁是你的亲人？咱们回家吧！给仁山写信，告诉他咱们不再弄钱了，教他安心的作事，写信告诉以美，咱们不再弄钱了，欢迎她和吕大哥回来！你看怎样？

乔 绅 走！回家！妈妈，我搀着你！

乔 妻 等一等媳妇吧！(遥望)她来了！看她走得多么快！她会好了的！你可千万别再骂她，她是个好孩子！媳妇！来呀！我在这儿等你哪！

李 颜 (跑来)妈，船早开了，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对白鸟儿在江上飞！我想呀，德山仁山哥儿两个就是一对白鸟儿，飞出去了，飞出去了！

乔 妻 孩子！跟妈妈回家吧？

李 颜 我不回家！我要在这儿坐着，日夜给仁山祷告：身体好好的，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多喒我看见了他回来了，得胜回来了，我就跪在江边迎接他，捧一把江里的清水，洗去他脚上的尘土；用野花编成一个花圈儿，戴在他的头上！然后，我拉着他，绕遍了全城，到家门口，我要放十万头爆竹，才许他进到屋里去！(拍

掌）多么好呵！多么好！妈，您回去吧！教爸爸搀着您！我在这里等着二弟得胜回来！

乔 绅 媳妇，走，跟我们回家！

乔 妻 你爸爸说了，以后咱们好好的过日子，不再作生意了！

李 颜 您先走吧！我得在这里等他！要不然，教他知道了，他会生气，说："你看，大嫂老教我出来报仇；我出来了，大嫂可是把我忘了，一点也不关心我！"那岂不糟了吗？

乔 妻 那么，我先走了？你待一会就回来呵！

李 颜 好，您走吧！爸爸，好好的搀着妈妈！

乔 绅 唉！（搀老妻下）

李 颜 （坐下，面江呆视）

船 夫 （在幕后合唱）

抗战，摇船，摇船，抗战。
同舟共济，齐心向前。
前方流血，后方流汗。
摇船，抗战，抗战，摇船。
说什么风波，
说什么危险！
掌稳了舵，
扯好了帆，
同心同德，
不惜血汗，
渡过了险滩，

花明柳暗，
尽是浩浩的平川！
抗战，摇船，摇船，抗战，
弟兄们，齐心向前！

（幕）

谁先到了重庆

（四　幕　剧）

全 剧 人 物 介 绍

吴凤鸣—— 男。河北省人。久寓北平。四十岁。魁梧多力，貌豪野而菩萨心肠，见义勇为，言则必诺。

吴凤羽—— 男。凤鸣之弟。二十二三岁。亦富热情，但年轻冒失。身高而不甚粗壮。在大学尚未毕业。

小马儿—— 女。年纪与凤羽仿佛。“九一八”后，流落北平，凤鸣收养之。今年过二十，而仍天真淘气，加以身量短小，故皆以“小马儿”呼之。

董志英—— 女。为小马儿的乡亲，好友。有聪明，而意志薄弱，往往被人利用。约二十五岁，身高貌美。

管一飞—— 男。四十四五岁。短小精悍，善修饰，会讲话，而口是心非，唯利是图。与吴家兄弟为近邻。

章仲箫—— 男。三十多岁。体硕而无力，嘴硬而心弱。生于北平，虽世代为商，而善依附风雅。好打听消息，且以走漏消息为荣，与董志英，管一飞同院住。

田雅禅—— 二十六七岁。聪明自喜，而误入歧途。面色灰白，有鸦片之瘾。

胡继江—— 男。六十岁左右。贪财好色，吸鸦片，仿佛优于作官及汉奸。手中老拿着一串素珠。

李巡长—— 男。四十岁左右。心地甚好，巧于言语。

记　者——男。二十多岁。喜弄文墨而文字欠通。
宪兵甲——一个日本鬼子。
宪兵乙——也是个日本鬼子。
贺　客——三五人，有少有长，有男有女，皆“无名氏”。
老　四——管一飞之男仆，卑恭有礼，整洁体面，约三十五岁。
兵　士——日本兵二人或四人。
群　众——越多越好，第四幕中开会时备用。

第　一　幕

时　间　民国三十一年春暮。
地　点　北平皇城根吴宅。
人　物　吴凤鸣　吴凤羽　小马儿　董志英　管一飞　章仲箫　田雅禅　日本宪兵甲乙　李巡长

〔幕启前数分钟，有一架强烈的聚光灯射向舞台，在未拉开的幕布上，映出重庆的精神堡垒，或别的壮观的建筑的阴影，幕前安置广播机，先放送音乐——象《义勇军进行曲》之类的抗战歌曲，而后广播消息如下：

“重庆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北平，吴凤鸣，吴——凤——鸣义士，为国除奸，杀死大汉奸胡继江，及日本驻平武官西岛七郎，吴凤鸣义士亦以身殉国。闻国府将有明令褒奖吴——凤——鸣义士……”如有必要，可念两次。

〔消息读完，再放音乐，随即熄了灯光，撤去广播机，紧跟着开幕。

〔开幕：一间几净窗明的客厅，虽系旧房而门窗甚多，

象被一个受过新教育的中等人所改造过者。陈设亦然，有一二张红木桌子，也有半旧的沙发。窗外有枣树，树梢上露着皇城的门楼。墙有复壁。开幕时，凤鸣拿着一把手枪，由暗门出来。

吴凤鸣 （把枪藏在身上。检视暗门，似无可疑虑，乃拿起桌上的铜香炉，带着感情的擦拭）

吴凤羽 （无精打采的进来，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吴凤鸣 怎么啦？头疼？我给你拿阿司匹灵去？

吴凤羽 不是！不是！大哥，我'心'里难过！

吴凤鸣 你舍不得北平？

吴凤羽 我舍不得你，大哥！父母生了我，可是你把我养大的！

吴凤鸣 够了！够了！老二！学校封了门，就是不封门吧，你总迟早也得到重庆去！重庆是咱们的首都，这里只是咱们的家；国比家大！旅行证，路费，我都给你预备好啦，横一横心，走！

吴凤羽 （不甚热心的）好吧！（来回的走）

吴凤鸣 我摸摸你的头！（摸）并不热！高高兴兴的呀，老二！能逃出这座监牢似的城去，还不高兴？

吴凤羽 我，我……

吴凤鸣 怎样？

吴凤羽 我不放心小马儿！

吴凤鸣 （笑）笑话！笑话！她也是我养大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吴凤羽 正因为你把她养大的，我才不放心！

吴凤鸣 我不老大明白的！从"九一八"以后，她也就不过十岁

左右吧，我就收养着她，这么十来年了，我对她有不对的地方吗？

吴凤羽　没有不对的地方。正因为你对她好，我才不放心！

吴凤鸣　我越来越不明白！说干脆的，老二！

吴凤羽　大哥，你为什么不上重庆？

吴凤鸣　你年纪轻，你的身子在北平，心也就在北平；我岁数大一些，我会身在北平，而心在重庆！

吴凤羽　说着好听罢了！

吴凤鸣　老二，你到底是怎么了？

吴凤羽　你教我上重庆，你好在这儿看守着小马儿！

吴凤鸣　老二，你这是胡说！

吴凤羽　我胡说？你问问自己的心，是不是爱她？

吴凤鸣　……

吴凤羽　你爱她！我知道！你想把我赶走，你好娶她！

吴凤鸣　……

吴凤羽　要不然，她也是青年，你干吗不叫她同我一道走？

吴凤鸣　你爱她，是不是？

吴凤羽　她和我从小就在一处玩耍；她和我年岁相当，性情相近，什么都合适。就是有一样，我是她的伙伴儿，你却是她的恩人。你没要她，她没法不答应！

吴凤鸣　老二，我是想啊。你还年轻，应当先读完了书，替国家出点力；暂且不必忙着恋爱，结婚，所以不愿意教她同你一道走。

吴凤羽　你口中这么说，心里可真的爱她！

吴凤鸣　你要怎样呢？

吴凤羽 教她同我一块儿走！
吴凤鸣 我不能 我不能把你教育到这么大了，好容易盼着你能出去作点事了，就任着你的性儿，先去讲恋爱，结婚，年轻轻的就成了个小老人！
吴凤羽 不用说了！大哥！她不走，我也不走！我还没有这点自由吗？
吴凤鸣 不走，你在这儿，甘心作顺民！
吴凤羽 我当顺民，你为什么不走呢？（一摔门，走出去）
吴凤鸣 （很难过的楞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到门口，很柔和的叫）小马儿！小马儿！
小马儿 （喊着走来）干吗？大哥！（进来，手执一短秫秸秆，上端有蜜球；另一手从袋中掏青杏子，佐蜜送入口中）吃不吃，大哥？又甜又酸！
吴凤鸣 给我看！（把蜜秆拿过来，弃于痰盂内）这么大的姑娘，还吃这个，吃坏了肚子，又得是我当医生兼看护！坐下！
小马儿 （撅着嘴）又是哪儿来的气，跟我发？
吴凤鸣 小马儿，我问你一句。你喜欢谁？是凤羽呀，还是我？
小马儿 都喜欢！你把我养大，他跟我玩，都好！
吴凤鸣 不是那种的喜欢。
小马儿 还有哪一种呢？
吴凤鸣 我们随便说着玩吧，比如……
小马儿 大哥，你不是说着玩呢！你的手有点颤！
吴凤鸣 是吗？噢，刚才擦香炉擦得时候太长了！你看我擦得亮不亮？

小马儿　真亮！你说“比如”什么？
吴凤鸣　比如你要结婚！
小马儿　我并不想结婚！
吴凤鸣　比方说，假若你要结婚，你要我们哪一个？
小马儿　大哥，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问我这个呢？
吴凤鸣　小马儿！你知道吗？我，我……（不敢再看她）
小马儿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呀？
吴凤鸣　（慢慢抬起头来，抱着希望的）你，你对我怎样？
小马儿　我对你，大哥，象女儿对爸爸那样！
吴凤鸣　对凤羽呢？
小马儿　对他？他年纪轻啊，我不能把他也看成爸爸似的。
吴凤鸣　（楞了好一会儿）好，小马儿，你跟他一同到重庆去吧！
小马儿　什么？
吴凤鸣　你也到重庆去！
小马儿　真的？
吴凤鸣　真的！我马上给你弄旅行证，和路费去！
小马儿　噢！噢！大哥！
吴凤鸣　怎样？
小马儿　我说不上话来了，我喜欢得要哭！
吴凤鸣　小马儿，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小马儿　一件？十件也成！
吴凤鸣　抗战胜利以后，才准你们结婚！这个条件不苛吧？
小马儿　一点也不苛！我愿意！
吴凤鸣　说一说，你为什么愿意？

小马儿　我是东北人，大哥！这一句话就够了吧？
吴凤鸣　够了！你是个明白的孩子！
小马儿　可是，大哥，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呢？
吴凤鸣　我，我，用不着报答！
小马儿　大哥！象外国人那样，妹妹给哥哥一个吻吧？
吴凤鸣　不用，不用！我什么也不要！
小马儿　你就是不要，我也得给！我只有这么一个不值钱，而又不是钱所能买到的吻！
吴凤鸣　（感动的，把手伸出去）
小马儿　（吻了他的手背，又翻过来，吻手心）
吴凤羽　（推门进来）我看见了！老大！（怒视）
小马儿　凤羽！你还不谢谢大哥哪？他也许我上重庆，咱俩一块儿去！
吴凤羽　是吗？大哥！
吴凤鸣　（点了点头）
吴凤羽　哥哥！我不是东西！我糊涂！我昏了心！
吴凤鸣　没关系！
小马儿　（门外有吆喝声："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咧！"往外跑）水杏儿来！
吴凤鸣　小马儿！小马儿！
吴凤羽　（已跑出去）
吴凤鸣　快叫她去！她一到门口，大家就全知道她要上重庆了，嘴快极了！
吴凤羽　这个事，她不会对人讲的！她并不是小孩子。
吴凤鸣　起码她也得告诉给志英！妇人的嘴，没办法！老二，

刚才小马儿已经答应我了：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才可以结婚。你呢？

吴凤羽　我也答应！

吴凤鸣　起誓！

吴凤羽　还得起誓？

吴凤鸣　关系大的很！得起誓！小马儿是东北人，你生在北平，都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我要你们上重庆，不单是为逃出这里，也还为是给国家作点事！一结婚，柴米油盐酱醋茶，天天开门七件事，你们想为国尽力也来不及了！

吴凤羽　怎么起誓？向谁起誓？

吴凤鸣　（从腰间掏出手枪来）向它！

吴凤羽　干什么？大哥！

吴凤鸣　今天，咱们应当崇拜它！它是钢，它是火，它是力，它会打碎咱们的敌人！把手放在它上边，起誓！

吴凤羽　（手按在枪上）我，吴凤羽，若在抗战胜利以前结婚，教天诛地灭！

吴凤鸣　好！拿着它！（把枪给了羽）

吴凤羽　带着它走吗？

吴凤鸣　能逃出去，好！逃不了，突围！闯不出去，开枪！把它带好了！

吴凤羽　（带好枪）什么时候走？

吴凤鸣　听我的吩咐，当然越快越好！

吴凤羽　不得预备预备吗？

吴凤鸣　预备什么？能带走你的命就好，还拿行李吗？

小马儿　（在院中笑着走来）
吴凤鸣　我说怎样？妇女的嘴比电报还快！
小马儿
董志英　（臂缠着臂进来）
董志英　凤羽，真要走吗？
吴凤鸣　志英，不许再告诉别人！
董志英　章仲箫，"广播"专家，已经知道了！
吴凤鸣　小马儿！（脸色极不好看了）
小马儿　大哥，我是太兴奋了！我去告诉了志英姐姐，仲箫自然会听到，既然是住在一个院子里。
吴凤鸣　仲箫晓得了，全世界就都晓得了！你们年轻的人哪！
董志英　好在也没多大关系，大家都是老朋友，老邻居，谁还能陷害谁呢？
吴凤鸣　这年月就很难说！
章仲箫　（在院中）都在家哪？
小马儿　（打自己一个嘴巴）嘿！
章仲箫　（进来）凤羽，我得给你饯个行啊！大哥，你说东来顺好，还是同和居好？小吃，小吃！喝两杯酒！
吴凤羽　不必了吧？
吴凤鸣　唉！
章仲箫　大哥，这须要热闹热闹，弟兄们一分手，知道何年何月再见面呢？
吴凤鸣　这是该热闹的事吗？仲箫！
董志英　大哥，我请客，我要喝醉了！我庆贺他们俩能逃出去，可是我自己，大概就这么死在这座死城里面了！我要

酒，我得喝醉，喝醉了好痛哭一场！

小马儿　志英，为什么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也可以走哇！

董志英　我？我走？上哪儿？（惨笑）

章仲箫　大家都走！都离开这座死城！

吴凤羽　仲箫二哥，你也想走？你走到前门车站，日本宪兵看你一眼，你就乖乖的回来了！

吴凤鸣　老二！

章仲箫　凤羽，不要以为你能走开，就觉得自己勇敢，也不要以为我还不能走，就是不爱国，没志气！我老章不能白活一世，我还得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走！走！喝酒去！志英说的对，喝醉！喝醉了，说不定我会马上杀死一两个日本人呢！（说着，关上了一扇窗子）

小马儿　（天真的笑了）

吴凤鸣　小马儿！

章仲箫　笑我，我也不会恼！你等着，小马儿！我会作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给你瞧瞧！怎样？大哥，走不走？

小马儿　听我说吧 我和志英去预备，咱们在家里吃，好不好？教切面铺送几斤大饼来，就买点酱肉小肚卷饼吃。为喝酒的人呢，买几条熏黄花鱼，滷鸡蛋，煮小花生，玫瑰枣儿！一刻钟就都办全了，好不好？

章仲箫　志英，我屋里还有松花，绝对是糖心的，你拿几个来！今天就这么对付一顿，明天中午我请同和居，锅烧半只，三不粘，大家吃吃！

小马儿　吃完了就惊天动地？

章仲箫 这孩子,专跟二哥开玩笑!

小马儿 走,志英,跟我买东西去!(拉董往外走)

章仲箫 喂,小马儿!半斤羊肉,要肥瘦,川豌豆汤!没有豌豆,莴笋也行,川点嫩叶,也鲜得很。(赶上来)小马儿,别把要走的事情再告诉别人啊!

小马儿 (在门口)都留着教你一个人去广播!(同董下)

章仲箫 这孩子!这孩子!(回来坐下)凤羽,要带点药,我那儿有同仁堂的痧药万应锭,回头我送过来!什么阿司匹灵,仁丹,全赶不上同仁堂的万应锭!凤羽,几时走?

吴凤鸣 还没有一定!

章仲箫 告诉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保守秘密!

吴凤羽 真的还没有定规!

章仲箫 大哥,凤羽和小马儿走了,你怎么办呢?

吴凤鸣 我,谁知道!

章仲箫 真的,我要是倒退十年的话,不是瞎吹,一定去打游击战!

吴凤羽 现在二哥你也并不老,才三十多岁!

章仲箫 差多了!差多了!人到三十五,就半截儿入了土!再说,北平这个地方害了我!吃的,喝的,住的,听的,看的,全这么合适,舒服;哪里再找第二个北平去呢?我每次一出永定门,或是德胜门,一看见黄土大道,我就不敢再往前走啦,唯恐丢了我的北平!

吴凤鸣 现在你坐在家里,可也把北平丢了!

章仲箫 一点不错,不错!所以我也时常想走,扛上枪,穿上军

装，夺回咱们的北平来！

吴凤羽　可是，一出永定门，看见了黄土大道，你就回来了！

章仲箫　不用挖苦我，小弟弟！你还年轻，没吃进北平的味儿；你要在这儿活到我这么大，你就明白了！

管一飞　（在院中）凤鸣兄！凤鸣兄！

吴凤鸣　进来！（向章，低声的）你也告诉他了？

章仲箫　（一笑）就告诉了他一个人，我的嘴是很严的！

管一飞　（进来，向大家点头，把门窗都关上）谨慎点呀！隔墙有耳！日本鬼子不喜欢年轻人离开北平！

章仲箫　我不怕！

吴凤羽　仲箫二哥刚才只关上了一扇窗子！

吴凤鸣　老二，去泡壶茶来！

管一飞　不喝，老二！咱们谈谈，都预备好啦？有我帮忙的地方没有？是走小路呢？还是坐火车？要是坐火车的话，必定要买头等票，省得检查麻烦，站上车上，我都有熟人。唉，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吴凤鸣　走不走还没决定，不过有这么一个计划罢了。

管一飞　噢！年轻的人倒是走一走好，长些见识，看些高山大川，开阔开阔心胸。我到如今还后悔，不该走到了汉口，就又回来！我应该往下走，看看三峡，看看蜀道是怎样的难行！当然喽，我回来也没做过反政府的事，不过究竟心里不大自在。我告诉你，凤羽，到了重庆，要充分的活动。这年头，不活动不会得到地位！

章仲箫　一飞大哥，似乎不应当这么说吧？一个青年，不管受多大的苦处，委屈，都得去报国，而且报国是不为有

什么报酬的！

管一飞 仲箫兄，你说的好！可只是‘说’得好！我，不论怎样吧，还走过一趟汉口，你呢？要论有胆子，有作为的话，在咱们这一群人里还得属凤鸣兄！

吴凤鸣 我？笑话！我什么也不会！

管一飞 不，绝不是！你是不屑于告诉我们！多喒我得把你灌醉，您就说实话了！你叫凤羽和小马儿上重庆，你可是不去。按说，论胆量，论见识，你比我们十个人凑起来都强的多，你为什么不给国家出点力去呢？再说，你又没有妻室儿女之累，抖抖土儿，站起就走，何必在这里受欺负？你必定有高明的主意，可是不屑于告诉我们！

吴凤羽 真的，大哥，你也同我们一道走，有多么好呢！

章仲箫 凤鸣大哥，你要是走，我也走，有你，我就有了勇气离开北平！

吴凤鸣 一飞兄，小马儿打酒去啦，待一会儿我就喝醉。等我喝醉了，你听我说什么，好不好？

田雅禅 （在院中）仲箫！仲箫！志英在这儿吗？

章仲箫 （到门口）进来！志英买东西去了，马上就回来。进来坐坐！

田雅禅 （进来）一飞兄也在这儿哪？吴大哥，凤羽，咱们虽然常见面，我可是还没进来过。你们没有事吧？

吴凤鸣 坐下！坐下！没事，闲聊天儿呢！

田雅禅 有什么消息？仲箫！

章仲箫 没什么。噢，请严格的保守秘密，凤羽和小马儿要上

重庆！

田雅禅　真的吗？好极啦！好极啦！什么时候走？

吴凤鸣　只是那么一说而已。学校封了门，我想教他到重庆读书去。说是说，作是作，哪那么容易就走呢？凤羽，泡壶茶去！

章仲箫　二弟，你上我那儿拿茶叶去，我还有点真正的龙井，在书架最高的一层放着呢，一个康熙五彩的小罐子里。

吴凤羽　你得用你自己的盖碗，是不是？

章仲箫　对！就手儿带来吧，劳驾！

吴凤羽　（下）

田雅禅　（感慨的）我真羡慕凤羽！

管一飞　羡慕他有小马儿，还是羡慕他能上重庆？

田雅禅　两样都羡慕！

章仲箫　雅禅，你不是也有志英吗？告诉我，我绝对保守秘密，志英能不能和你结婚？

田雅禅　这年月，还提什么结婚不结婚！

管一飞　的确！这年月，活着实在太难了，我羡慕凤鸣兄，无家室之累，说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凤鸣兄，假若咱们大家也想干点什么的话，只有你配作领袖！你可以一往直前，无后顾之忧！

章仲箫　可是，一飞兄，咱们能干什么呢？以我说吧，三辈子传下来的一个小买卖，日本人硬要跟我合作，他们不拿一个钱，也不干脆没收我的买卖，而瞪着眼硬要合作！我敢不点头吗？我们原有的东西，事业，已经被

人家抢去了,还能另起炉灶,弄点新的出来吗?

管一飞　你损失,谁又占了便宜呢?所以我说,咱们得听凤鸣兄的,他必定有好主意,好办法,不至于教咱们老这样困死鬼似的鬼混!就以这回他叫凤羽到重庆去说吧,还不是有见识,有胆量?仲箫兄,假若你有个老弟,你敢教他走吗?

章仲箫　当然我敢,我自己已经教北平给坑了,还能教我的弟弟再跟我一样吗?

管一飞　可是,你并没有弟弟呀!哈哈哈!凤鸣兄,你怎么说?

吴凤鸣　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管一飞　你是胸有成竹,金人三缄其口,一句也不屑于告诉我们!

吴凤鸣　(微怒)怎么啦?管大哥!你为什么这样审问我呢?你是要作侦探吧?

田雅禅　(低下头去)

管一飞　(注视田)

章仲箫　凤鸣大哥,一飞兄绝没有那个意思,绝没有!大家都苦闷,无聊,倒是真的!倒退十年的话,我早就飞到重庆去了!

管一飞　作侦探?并不容易呀!我的凤鸣兄!

章仲箫　真的!请保守秘密,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用手比)　!结果了性命!不要说给日本作事,就说日本人跟我合作,我都觉得这个家伙(指头)不牢靠!

田雅禅　(立起来)我不等志英了!她回来,请仲箫哥告诉她一

声，我已经来过了。

章仲箫　再稍微坐一坐，她马上就来！（外面有脚步声）她们已经回来了！

田雅禅　（看了管一眼，又坐下）

小马儿　（同董，提着筐子，惊慌的跑进来）吓死了！吓死了！

章仲箫　怎么啦？怎么啦？

小马儿　你们没听见吗？

董志英　响了有五六枪！

小马儿　在皇城根那溜儿！铺子都上门哪！

章仲箫　要糟！要糟！（往外走）

田雅禅　我去看看！（也往外走）

管一飞　（处之泰然）

吴凤鸣　仲箫，田先生，都坐下！

章仲箫　啊？

吴凤鸣　都坐下！外面乱，你们瞎跑什么去？

章仲箫　我并不怕！（可是回来，坐在屋中最深处）

田雅禅　志英，咱们走！

小马儿　志英，别走！外头乱！（拉住她）

董志英　我同他到我家里去，我们俩有点事商议商议。大哥，我并不往远处去，跟雅禅说几句话就回来！有什么事，您隔墙喊我一声就行了！

田雅禅　（连声‘再见’也没顾得说，同董急忙走去）

吴凤鸣　小马儿，把东西拿到厨房去，教凤羽帮着你作！

小马儿　还顾得吃饭哪？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章仲箫　（微颤着）不要怕，小马儿，有我在这儿呢！

小马儿 听!听!

众 (闭息似的听着)

(远处马蹄声,汽车声,警笛声,越来越清楚。

小马儿 我不放心志英!

吴凤鸣 她回了家,不放心什么?

小马儿 那个姓田的是干什么的?我老疑心!

章仲箫 别说话,听着!

众 (沉默)

章仲箫 大概坦克车也出动了!

管一飞 坦克车出动干什么?

章仲箫 没想到!没想到啊!北平会变成了这个样!坐在家里,会有坦克车来找你!(堵上了耳朵)听我说,良民证都带着哪?(放下右手去掏口袋)待一会儿准是又挨门挨户的检查!

小马儿 老天爷!保佑我和凤羽,早早的,顺顺当当的,走出去!教我永远再不受日本人的气!

管一飞 (笑着)到了重庆,小马儿姑娘,也得留神哪!时常有空袭,一百多架一排,一死就是好几千人!

小马儿 我宁愿意炸死在那里,也不再在这儿受气!

管一飞 敲门呢!都不要慌,我跟地面上熟,没关系!

小马儿 我去开门,大哥?

吴凤鸣 我去!(出去)

章仲箫 要糟!要糟!管大哥,你看这是怎回事?

管一飞 我怎能知道呢?仲箫,你何必害怕,不是日本人已经跟你合作了吗?

章仲箫 我并不害怕,我是说这种生活怎受得了呢?

管一飞 不过事情也得由两面说,打得过人家,自然要打喽;打不过人家,城已经被人家占据了,而偷偷摸摸的解决人家一半个宪兵,或是一半个军人,有什么用处呢?而且,闹得全城天翻地覆,鸡犬不安,实在太不智慧!

小马儿 打死他们一半个也是好的,据我看!

吴凤鸣 (同李巡长进来)坐一坐吧,巡长!

李巡长 (向大家打招呼)管先生,章先生,小马儿小姐!我还得挨着家儿告诉去呢,不坐了!得,我亲眼看见你们诸位,没有生人,我就放心了!这个差事,太难当了!咱们能不向着咱们自己的人吗?不能!可是,上面的交派,又不能不执行!难!难!好啦,诸位先生坐着吧!待一会儿宪兵来查看查看,咱们这里没有生人,绝对没事!

章仲箫 巡长,什么事呢?

李巡长 大概是皇城根那溜儿打死了两个"他们"的军官,祸闯得不小;千万先别出去,在家里绝对没事!良民证都预备好啊,诸位!(往外走)

吴凤鸣 谢谢啦,李巡长!

李巡长 应当的,应当的!这年月,咱们还不得向着咱们自己人一点吗?(下)

吴凤鸣 (送巡长到屋门口)小马儿,把东西拿到厨房去!(他仍立在屋门口,俟她走到身边,向她耳语一二句)

小马儿 (下)

管一飞 （极注意他对她耳语）

章仲箫 凤鸣大哥，这种生活得受到几时呢？我不能再受，不能再忍！

管一飞 不能受，就造反啊！凤鸣兄么没有这个胆气，你我恐怕只能嘴里说说罢了！

吴凤鸣 哼，（微笑）我也四十岁啦，况且是北平的四十岁人，有什么用处呢？溜溜天桥儿和东安市场就是我的生活，浇浇花，擦擦香炉，就是我的工作，能保全住脑袋，躺到棺材里去，就是我的最好的结局！嗯？凤羽的茶怎么还沏不来？二位坐一半，我看看去！

管一飞 我去！我去！仲箫的茶叶是真正的龙井，泡不好就糟蹋啦！我去！（抢着出去）

吴凤鸣 仲箫，这个家伙近来是怎回事？

章仲箫 怎回事？

吴凤鸣 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

章仲箫 我并没看出来呀！噢，噢，噢，他倒是爱打听事情，东问问，西问问的。好在我的嘴严，他探听不到什么！

吴凤鸣 你的嘴还严？

章仲箫 就是不严吧，也不过是因为苦闷，无聊，没法子不找点话说！

吴凤鸣 你知道，这年月，多说一句话，就可以丢了脑袋吗？

章仲箫 （摸着脖子）大哥，大哥！你这一句话值金子！我应当给你下一跪！

吴凤鸣 少说话！少说话！在今天，多少年的老邻居，多少年的老朋友，都不敢说谁准认识清楚谁！

章仲箫　大哥，对！你说的对！从此，我老不开口！我把嘴缝上！大哥，你不用客气，看见我要多嘴，过来给我两个嘴巴，我决不恼你！（院中沉重的鞋响）来了！来了！

吴凤鸣　不要慌！

章仲箫　（掏出良民证，立侍）

宪兵甲　（同乙一齐进来，扫视全屋）

章仲箫　（行九十度鞠躬）

吴凤鸣　（点头）请坐！

宪兵甲　（伸手）证！

章仲箫　（恭敬的递给甲）

吴凤鸣　（把良民证交与乙）

宪兵甲
宪兵乙　（详细的看证，仔细的端详章、吴）

宪兵甲　没出去？

章仲箫　没有！

宪兵乙　有别人？

吴凤鸣　有！（到门口）一飞兄，都来呀！

宪兵甲　（往里走，拉开个抽屉看看。顺手把良民证交还给章）

宪兵乙　（又看了吴一番，舍不得似的交还良民证）

管一飞　（同凤羽，小马儿同上。先交良民证）

吴凤羽
小马儿　（也交证纸）

宪兵甲　（没有细看管的证件，即交还）

宪兵乙　（看凤羽的）你，学生？

吴凤羽　学生！

宪兵乙　没上学？

吴凤羽　学校停课了！

宪兵乙　(未懂)啥？

章仲箫　学校啊，念书的地方，关了门！

宪兵乙　还念书？

吴凤羽　不再念书，作事！

宪兵乙　(好象放了心似的，交还证件)

宪兵甲　(对马)你，学生？

管一飞　(代答)太太！(指羽)他的太太！很好！不出去的！

宪兵甲　拿去！(递给证件)还有人？

管一飞　没有了！

宪兵甲
宪兵乙　(分头向各处看了看，彼此点头，会意，向外走)

章仲箫
管一飞　(均大鞠躬)

宪兵甲　(未理，下)

宪兵乙　(回头看了一眼。昂然出去)

众　(沉默，不动)

吴凤羽　(坐下，捧着脸，低声哭起来)

小马儿　凤羽，凤羽！长志气呀！你哭什么？

章仲箫　我也想哭！咱们还是人吗？咱们是狗，每人有这么个(指良民证)号数！

管一飞　先别嚷！他们到隔壁去了，还能听见咱们说话！凤鸣大哥，我不等吃饭了，先回家看看去！

小马儿 管大哥,还给凤羽那只枪啊!

吴凤鸣 什么?你拿去他的枪?

管一飞 (着急的)别嚷!别嚷!我救了你们的命,还有什么错儿吗?假若我没把枪要过来,日本人一搜凤羽的身上,你们想想,想想,谁能活得了?

吴凤鸣 对!对!我谢谢你,管大哥!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管一飞 我拿着保险!

吴凤鸣 什么?

管一飞 我拿着保险!(往外走)

吴凤鸣 (一步赶过来,握住管的臂)拿来!

管一飞 撒手!撒手!不撒手,我要喊了!

吴凤鸣 你喊!

章仲箫
小马儿 大哥!大哥!放手!

吴凤鸣 (无可如何的放开手)你是干什么的?管先生!

管一飞 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我倒要知道,我救了你们一家人的命,你怎么谢谢我?

章仲箫 管大哥 就是凤鸣大哥不谢谢你,我也得替他送你点礼物!明天,我就先请一回客;一来是给小马儿和凤羽饯行,二来是谢谢你救了他们!

管一飞 仲箫,(用枪一指)你少说话!

章仲箫 我再说一句,请把枪先放下!这玩艺,走了火可不是玩的!

吴凤鸣 管先生,你既然自己说出来要报酬,我想,你顶好也点明了,你要什么!

管一飞　咱们是越干脆越好吧？
吴凤鸣　（点头）
管一飞　当着大家说明白了，我要这所房子。
吴凤羽　什么？
管一飞　再说一遍！—— 我要这所房子！
小马儿　管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章仲箫　管大哥，听我说！你要钱，要礼物，都好办，要这所房子，似乎，似乎太过分了吧？
管一飞　你少—— 说话！
吴凤鸣　你要这所房子？
管一飞　要不然，就要你的命！
章仲箫　这是什么话呢？管大哥！
吴凤羽　管大哥，我是年轻的人，脾气暴，你懂不懂？
管一飞　这里的子弹，脾气更暴！
吴凤羽　我—— （要扑过去）
小马儿　（拉住羽）
吴凤鸣　凤羽！
吴凤羽　（立住了）
吴凤鸣　管先生！把枪给我，房子是你的了！
吴凤羽　小马儿　什么？
吴凤鸣　管先生，把枪给我！
管一飞　一手交房契，一手交枪！
章仲箫　我没见过这么买房子的！
吴凤羽　（又要往前扑）
吴凤鸣　凤羽，管先生！你怎说怎好！

管一飞　凤鸣兄，你是个好汉子！哈哈哈！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前幕后一日。

地　点　北平，北海。

人　物　田雅禅　董志英　吴凤羽　小马儿　管一飞　章仲箫　吴凤鸣

（开幕：在北海的小白塔下一个僻静的"山"坡上，老树斜依巨石。下有湖光，塔影倒映。田雅禅与董志英坐于石下，密谈。

田雅禅　志英，你为什么这样的不高兴？

董志英　我怎能高兴？从昨天后半天起到现在，已经拿去多少人了？都犯了什么罪？连嫌疑犯都说不上！可是不问青红皂白，拿进去就行！他们都是咱们的人，咱们的兄弟姐妹呀！

田雅禅　那有什么办法呢？打死他们两个军官，不屠城还不是好事，谁教咱们的城被人家占据了呢？

董志英　而且，帮助他们拿人的是你是我！咱们的年纪这么轻，就作这样缺德的事，作到几时为止呢？

田雅禅　小点声！小点声！（立起来，左右察看了一番。又坐下）

董志英　我跟小马儿走，我也上重庆！

田雅禅　你？真敢说话！

董志英　你不是个青年吗？你连一点爱国的心没有吗？

田雅禅　我有爱国的心又怎样？既然吃着日本人的饭，就得随着日本人的心意作事；你也是这样！

董志英　我恨我自己！

田雅禅　恨自己也照样的没用！一失足成千古恨，当初你贪图了吃的，喝的，花的，今天就不必再讲清白！我也是这样！

董志英　不管你怎样吧，我走！（立起来，楞着）

田雅禅　你走？不得到我的许可，你走不了！

董志英　你说什么？

田雅禅　（又向右看了看）我说，没有我的许可，你休想走！

董志英　你是谁？

田雅禅　我是田雅禅，负责报告你的行动！

董志英　什么？

田雅禅　我是监视着你的！

董志英　你？

田雅禅　我！在表面上，咱们俩是爱人，好在一处工作，骨子里，我好时时刻刻的监视你！

董志英　噢！（楞了一会儿）可是，我不信！你的话要是真的，怎可以这么实话实说的告诉我呢？你难道不晓得这也是罪过吗？

田雅禅　我当然知道！志英，你看我为什么近来学会了吃大烟？

董志英　你真吃上了大烟？

田雅禅　真的！

董志英　为什么？

田雅禅　志英，当初咱们给日本人工作的时候，大概都是想敷衍一时，等有机会再远走高飞，都是想投降给他们，倒许有一点自由，不至于马上有生命的危险。可是我们的腰一掉在泥里，就没法再拔出来了！假若你我的心真已经变成了一块铁，那倒也好办了，反正是杀人吧，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也是杀，可以满不在乎。可是，我们的心还是肉长的。好啦，咱们哪时一动象人该有的那样感情哪，不知道哪里来的枪弹，准穿透了咱们的脑袋！我看明白了，咱们连半点自由也没有，更没有远走高飞的机会，所以我抽烟，明天我还许扎吗啡针啊！好早早的死！死不了，就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活着！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自己，这也可以叫作平等吧！

董志英　你监视着我，是不是也有人监视着你？

田雅禅　那还用说？一环套着一环，象锁链子一样，你想挣断一节，你就先吃枪弹！

董志英　（象困兽似的来回走）雅禅，你吓唬我呢！告诉你，我有相当的胆量！

田雅禅　我知道你有胆子，用不着吓唬你，我说的是真话！你知道吗，昨天我就没有给你报告，否则你今天绝没有机会在这儿呼吸着新鲜空气！

董志英　昨天什么事？你没有给我报告！

田雅禅　凤羽和小马儿要跑，你为什么不去报告？

董志英　小马儿是我的真朋友，我不能去报告！

田雅禅　干咱们这行的，还有朋友？你永远应当用手枪代替感情！你没有去报告，我就应当去报告你的不报告！

董志英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去报告呢？不怕耽误了你的差事吗？

田雅禅　志英，别把我完全看成个没出息的小流氓，我也知道羡慕小马儿和凤羽！

董志英　你也想逃？

田雅禅　（又向左右看了看）假若能逃的话！

董志英　逃！逃！咱们一齐逃！

田雅禅　没有那么容易！

董志英　难道咱们的胆子，咱们的心路，还不如凤羽和小马儿的吗？

田雅禅　凤羽和小马儿要是被捉住，也许死，也许不死，可以碰运气。你我被捉住，只有死，没有活。咱们哪，志英，是已经进了鬼门关的人，阎王爷不会教咱们随便出去遛达！

董志英　这一辈子就这么完啦？

田雅禅　就这么完啦！所以我抽大烟，麻醉我自己，把良心麻醉了，好闭着眼鬼混！

董志英　我不能！我是个青年，我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想了想）雅禅！咱们牺牲凤羽和小马儿好了！

田雅禅　去报告？好邀功？也好，反正我的心已然是麻醉过的！

董志英　不是去报告，把他们俩的证件，路费，骗过来，咱们俩

走！

田雅禅　小马儿是你的真朋友啊！

董志英　管不了什么朋友不朋友了！好在呢，他们俩走不成，总还比咱们强，他们俩可以结婚，在这里作一辈子顺民。他们俩不过老远的看见一点刀影儿，咱们俩的脖子上可是老有一把真刀，说不定哪时就落下来，身首分家！你说是不是？

田雅禅　一点不错！可是我会用鸦片抵抗钢刀！刀是杀血多的人的，不杀我这个贫血鬼！再说，我走了又有什么用呢？一个鸦片烟鬼，到哪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董志英　你太没出息！你不是人！

田雅禅　我已经作了一年多的狗！我看哪，教凤羽他们好好的走他们的，咱们俩也结婚，瞎混下去，瞎混得更热闹一些！

董志英　结婚？到水边去照照你自己！即使我甘心自暴自弃下去，象你那样，凭我这张脸，也还可以嫁个坐汽车的人！

田雅禅　上方的命令，教你我装作爱人，你还敢反抗吗？

董志英　我要有意嫁个阔人，我就有法儿教他们收回那个命令！

田雅禅　那么，咱们在一处工作这么些日子，多少也有点感情吧？

董志英　（想了想）雅禅！我能和你结婚，假若你戒了烟，跟我走！

田雅禅　上哪儿？

董志英　上重庆！

管一飞　（忽然从后面出来）谁上重庆？

董志英
田雅禅　（惊愕的）啊？

管一飞　（极自然的）我是问，谁上重庆？

董志英　管大哥，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管一飞　仲箫今天请我、凤鸣、凤羽、小马儿，来逛逛，他们在“海”里划船呢，我爱清静，所以躲到这里来了。

田雅禅　你刚才在哪儿来着？

管一飞　就在后面的一个小石洞里！你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

田雅禅　（楞了一会儿）管大哥！（轻轻把枪掏出来）我把这个交给你。你可以就地打死我，大概你有这个权利。你也可以——随你的便吧！反正我这个鸦片烟鬼，死了，活着，都没多大关系！

董志英　管大哥，你也“是”？

管一飞　我什么也不是！雅禅，把枪收回去，我不要你的。我这儿有一把，（把凤鸣的枪拿出来）你看，挺秀气的小玩艺儿！

董志英　管大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到底要干吗？

管一飞　干什么的，不能告诉人，那犯法；现在要干吗，听我告诉你。都坐下！看，这风景多么好，北平的确可爱！谁来到这里，也起码想作作皇上！即使作不了皇上，也应当吃的好一点，喝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丰衣足

食，好来欣赏这美丽的风景！

董志英 要杀则杀，给我们个脆快，不必这样折磨我们！

管一飞 也不着忙，一忙就破坏了这里的幽美的空气！

董志英 你不忙，我忙！你到底要干什么？

管一飞 说来话长！我上过一趟汉口，官也没得着，钱也没得着，所以我就回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夸句口说，自己还小小的有点才干，不能就这么湮没无闻，老死于牖下。妻财子禄，未免庸俗，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究竟舍此而外，仿佛别无寄托。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现在我相定了我的妻，看好了我的房，这两天都要拿过来；说不定，还能有点财，或者得到个较优的地位！为办这点小事，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忙，你们总会乐意帮助我吧？

董志英 你家里不是有太太，还谈什么妻不妻的？

管一飞 中国的妻子本来是多数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要还是单数，就是极大的一个缺点。

董志英 你相定了谁？我们怎帮忙？

管一飞 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我相定了“你”！

田雅禅 （要立起）

管一飞 （手中仍玩弄着枪）好好的坐着，雅禅！

董志英 （警异含怒，动了动）

管一飞 你，志英，也好好的坐着！你，志英，不给凤羽们去报告，有溺职之罪。你，雅禅，不给志英报告，等于监守自盗。我能马土教你们俩的好看的，骄傲的，脑袋，落在地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狠心的人，所以来跟你

们商议。你，志英，要是跟了我，可以洗手不干，在家中享福。你，雅禅！要是服从我，我会教你增多些收入，我会给你弄几两好烟儿吃吃！

董志英　你是什么东西！

管一飞　请不用管我是什么东西，我先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吧。你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眼中，在我的眼中，就跟女戏子，天桥唱落子的，暗娼，一个样，因为你已经卖了你的灵魂，还提得到什么清白，贞节吗？告诉你，跟了我是你天大的幸福，万一要教日本人弄去，不几天你就会成花姑娘，那才无可挽救。你想想看！

董志英　我——（抓过他的枪来）打死你！

管一飞　放下！那是空枪！雅禅的那把里倒许有子弹，借过来用用，好不好？

董志英　（向田）给我！

田雅禅　也没有子弹，换了鸦片烟喽！

管一飞　（轻轻的笑）好啦，枪里都没有子弹，就没有了危险，咱们可以安安生生的谈心了。志英！你看，你要是跟了我，咱们就从仲箫那里搬到凤鸣的院儿来，只有一墙之隔，并不麻烦。凤鸣已经答应了，不要咱们的房租，而且他自己搬出去。简单一点说，就是他把房子——很不错的一座小四合房——白送给了咱们。

董志英　凤鸣把房子送给了你？

管一飞　这只枪就是他的，我给他拿着这只枪，他的脑袋就安全多了；所以得以房契作点小小的酬谢。大生意，象仲箫的，得和日本人合作；小生意，象小白面房子什

么的，得和高丽人合作，至于什么几十亩地呀，一两所小房产呀，就得和咱们合作。我管北平叫着大合作社，你们看恰当不恰当？

田雅禅 （打了个扯天扯地的哈欠）我看，我得绕个湾儿去了！

管一飞 先忍一会儿，事情还没说完呢！这下边的茶馆里就有烟，方便得很！雅禅，从此刻起，不许你再和志英在一道，听见没有？

田雅禅 我是奉命令和她在一块工作的！

管一飞 我另给你一个命令，不准你们在一块儿！我参加的组织比你们的大好几倍，强好几倍！你服从我，我就把你也介绍过来；不服从我，我教你哪时死，你连一分钟也不能多活！

田雅禅 只要是有烟吃，我是无所不可！

董志英 雅禅，你连一点人味也没有了吗？

管一飞 大丈夫能屈能伸，雅禅的修养比你高着多少倍，我的小姐！（掏钱）先拿这三百去，雅禅，不用报账，用完了再来支就是了。

田雅禅 （接过钱，抑制住一个哈欠）这我可以去治治哈欠了吧？

管一飞 再等一两分钟！假如我供给你几颗子弹，你敢去打人不敢？

田雅禅 那要看打谁了？

管一飞 打凤鸣怎样？

董志英 为什么打他？

管一飞 他是给重庆作事的！

董志英　有什么证据？

管一飞　他教凤羽和小马儿到重庆去，这是一。他平日的言谈举动颇象个爱国的志士，这是二。

董志英　这就是证据？

管一飞　证据不足的话，我会给他造！

董志英　他跟你有什么仇呢？

管一飞　他要是真给重庆作事，就是我的，不，我们大家的，仇人，我们不能不先下手为强！他若不是给重庆作事的，就硬说他是，也无所不可；反正我们表现一点工作，总不算坏事！我等了许久许久，老抓不住他的破绽；现在，被我抓住了，我还能轻易放了他吗？你看，今天我们约他来，他就敢来，有多大胆子！

董志英　他是个地道的正人君子，所以他什么也不怕！

管一飞　这年月，正人君子值多少钱一个？雅禅，你敢去不敢去？

田雅禅　虽然我和他没有什么交情，可是似乎不大好意思下手！

管一飞　好，把钱拿回来，枪也给我！三天之内，我叫北平城里不再有田雅禅这么个人！

田雅禅　等我想一想，管大哥！（想）教别人去打，可以不可以？我去找人，好在这里花上十块八块的就能买一条命！

管一飞　告诉你，明天不要动手，我还有用他的地方。最好是后天，至迟不要过后天！记清楚了！

田雅禅　我可以走了吧？

管一飞　都记清楚了？去吧！

田雅禅 (要走,又舍不得董,迟疑了一会儿)

董志英 (向田使眼色,慢慢的立起来)

管一飞 你干吗?你以为你们俩个可以解决我吗?我这里,(拍了拍腰间)还有一只枪呢,装着子弹的!雅禅,滚你的!志英,坐下!

田雅禅 (垂头,缓缓走去)

董志英 (还立着)有话请快说!

管一飞 志英,坐下,听我慢慢的说!

董志英 你说,我已经出卖了我的灵魂,好!可是现在我不出卖我的肉体,就是要出卖,也不卖给你!

管一飞 不要说这么坚决的话吧,我的小姐!你看我穷是不是?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有了一所小四合房。至于钱呢,只要你伸手要,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还不成问题!你放心好了!以你的美丽,不早早解决了终身大事,迟早会惹出祸来;我是一片善心,想拯救你,所以才负起责任,作你的保护人!

董志英 我死去!就是不能给你作姨太太!

管一飞 作正太太也可以呀!听你一句话,我马上休了我的老婆!

董志英 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你!

管一飞 不可以随便说"死","死"不是很容易的事。不信,我现在躲开你,这里有的是清凉的湖水,你要跳下去才怪!你要是真聪明,马上答应我!你要糊涂,不知好歹,好,我给你十天的工夫,教你尝一尝。我会教日本人到你屋里来喝酒,假若你在家里的话。你要是出

门，我会教你每走一步，必遇见一个污辱！我说得到，办得到，因为这个是日本人的世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有坏主意的就是有作为的！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理，你细细想一想吧！

董志英　（沉默了一会儿）管大哥，你有本事，有办法！何必苦苦的欺压我一个苦命的女孩子呢？管大哥，你教我干点别的，哪怕是去打死人呢，我必定听话，请别再说婚姻的事吧！我给你跪下了！（跪）

管一飞　起来，起来！我决不是欺压你，而是给你想出路，这么办吧，你起个誓，决心帮助我，我教你干什么，你无条件的服从，我就不再提那件事！

董志英　我起誓！我起誓！你教我干什么，我要是不好好去作，就不得好死！

管一飞　好！先告诉你一件事。你马上陪着小马儿玩去，绝对不许放她走，明天正午，你要约她上我那里吃午饭。听明白了没有？

董志英　你要打小马儿什么主意呢？

管一飞　你不用管！

董志英　她是我的朋友！

管一飞　你刚才起了誓，就反悔吗？再说，我请她吃饭，还有什么恶意吗？

董志英　管大哥，你何必单拿我们女孩子开玩笑呢？我求求你，放走小马儿吧！

管一飞　谁教你们女孩子容易受欺负呢？打人还有不挑容易打的人动手的吗？况且，我不一定是欺负她呀！

章仲箫　(喘息着跑来)啊哈,到底是教我找到了!管大哥,你真会找地方享受 !看,那是中海,那是图书馆,那是紫禁城,那是西山!北平,北平,连街上的土也是香的呀!太好了!太好!下辈子还是奴隶,我也愿再托生在北平!我说,志英姑娘,你怎么也来啦?我们出来的时候,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原来你也上这儿来了。是不是和雅禅定的约会儿?告诉我,我绝对保守秘密!

董志英　哼,等你会保守秘密的时候,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章仲箫　好志英,嘴真厉害!嘴厉害可不容易找婆婆家呀!

管一飞　仲箫,凤鸣他们呢?

章仲箫　他教我来找你,他们在漪澜堂等咱们吃饭。志英小姐,一块儿吧,我请吃便饭。你看,志英,管大哥真有心路。我昨天不是说好了,今天请大家吃饭吗?可是,今天早晨我有点不大敢出来!请保守秘密,咱们的邻居赵麻子,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教巡警传了三次去!真的,我有点不敢出来;不是害怕,是慎重!管大哥就说了,人家都不敢出门,咱们偏去逛北海,足见咱们心里没毛病。果然,你看这里连一个宪兵也没有,比在家里还放心!走吧!走吧!去吃一顿安静的饭去!

管一飞　上哪儿?仲箫!

章仲箫　不是漪澜堂吗?

管一飞　你以为凤鸣会还在漪澜堂?

章仲箫　说好了的,还能有错?

管一飞 你耽误了我的事！你不傻装傻！

章仲箫 怎么了?怎么翻脸不认人,说起不好听的来了?这不合北平的派儿呀！

管一飞 你先到漪澜堂,然后往前面找,我和志英往后面找,你要是不认真的找,可别怪我不客气！

章仲箫 这是怎么说话哪？管大哥！

管一飞 快去！

章仲箫 我不能去！咱们北平人讲究规矩礼行,这么不客气,象什么话呢？

管一飞 你还敢故意耽误我的工夫！(伸拳)你去不去？

章仲箫 真打架呀？我去就是了！我往前,你们往后,在哪里见面呢？我是诚心请客！

管一飞 五龙亭见面,快走！

章仲箫 这都是哪里的事呢？(下)

管一飞 这个混账东西！志英,走！(同下)

吴凤鸣 (由“山”下爬上来,见四面无人,低唤)来吧！

吴凤羽
小马儿 (都极小心的从石后走过来)

吴凤鸣 (仍四面望着,以手势令他俩坐下)你们走得成,走不成,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

吴凤羽 大哥,我们不走了！

吴凤鸣 什么?不走啦?你以为不走了,侦探们就认为你是安善良民,不再麻烦你吗？

小马儿 大哥！我也不愿走啦！

吴凤鸣 你怕冒险,是不是？

小马儿　不是！我跟凤羽走后，恐怕大哥活不了！

吴凤鸣　不要管我，我有我的办法！只要你们能走出去，我掉了头也甘心！

吴凤羽　大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道走呢？

吴凤鸣　我的身体在这里，心在重庆！看吧，咱们不定谁先到重庆呢？

小马儿　大哥，您不走，怎能到重庆呢？

吴凤鸣　我说的是我的灵魂先到重庆！

吴凤羽　大哥，你预备死在这里？

吴凤鸣　作点对得起重庆的事，死在这里！

小马儿　我们死在一块儿好啦，不必在死之前还多受这么一层离别的痛苦！

吴凤鸣　你必得走！在这里，你们并不能帮我多少忙。走出去，你们有你们的前途，光明。等抗战胜利了，你们回来，在我的坟前——假若有坟的话——洒点酒，献几朵花，我就感激不尽了！

吴凤羽　大哥！我的心要碎了！

小马儿　大哥！你养大了我，我丝毫还没有报答，就这样永远不再见了吗？

吴凤鸣　不要再耽搁时间，快走！钱都带好啦？

吴凤羽
小马儿　（点头）

吴凤鸣　在这后面的山洞里藏一两个钟头，等我把他们安置在饭馆里，你们再出后门，往德胜门走。德胜门现在白天也关着，没人会疑心你们往那边走，到城根，找

秦古琴去，他会给你们化装，送你们出西直门。出了西直门，任何村子别停住，顶好走村子外边，一直到碧云寺后面再住脚，那里就是咱们自己人了。然后，用不着再说了，你们知道怎么绕到重庆去？二弟，握握手！小马儿，握握手！（双手分握他俩）好，去吧！

吴凤羽
小马儿 （痴立不动）大哥！

吴凤鸣 （转过脸去，手微动）去吧！先藏在山洞里去！快！

田雅禅 （吸足了烟，精神焕发的走来）吴大哥！

吴凤鸣 （急转身）啊？

吴凤羽
小马儿 雅禅！

田雅禅 我来送行！刚吸了几口，颇能走几里路！

吴凤鸣 田先生，我不晓得你是干什么的，也用不着多废话，我的命，他俩的前途，都在你的手心里呢！就干脆的，你要怎样？

吴凤羽 雅禅，你也是青年！

小马儿 雅禅，你跟志英是好朋友，我也是她的好朋友！

田雅禅 吴大哥，保你的命呢，把他们俩留下！

吴凤鸣 谁给你的命令？

吴凤羽 雅禅，你跟我的岁数差不多，难道就甘心给日本人作事吗？

小马儿 你作这种事，对得起志英吗？她长得那么好看，心眼又那么好！

田雅禅 她，她，她……

吴凤鸣　不要再说！给青年人留点脸吧！不要再麻烦，到底你要干什么？

田雅禅　吴大哥，我也知道什么叫内心的痛苦！

小马儿　雅禅，你和志英也跟我们走！

田雅禅　志英的事，我管不了。我自己，已经叫大烟给拴在地狱里了！

吴凤鸣　田先生，我们没有时间，快点儿说你要怎办？

田雅禅　还是那句话，你们三个总不能都保全住。

吴凤羽　假若我们俩不走了呢？

吴凤鸣　不要说废话，凤羽！田先生，放他们的活命吧，我跟你走！咱们俩马上到下面找管一飞和章仲箫去！放了他们，连国家社会都会感激你！

田雅禅　他们走不出去，这里前后门都安着人呢！

小马儿　大哥，我们死在一处吧，不用劳而无功的瞎费事了！

吴凤羽　我们犯了什么了不起的罪呢？大哥什么罪也没有，我和小马儿不过要离开这座城，怎么就应当杀头呢？大哥，我自首去，告诉他们我要上重庆，没有旁人的事，看他们把我怎样了！

吴凤鸣　少说废话！

田雅禅　不管你有罪没有，他们想杀你，就杀你，他们要你的头，就是理由；他们杀了你，就是工作！

吴凤鸣　田先生，你看我会骗你吧？

田雅禅　你是真正的君子，我相信呢！

吴凤鸣　好！我决不会偷偷的跑了，卖了你！我老在北平，你叫我怎么，我绝对服从！有我在这里负责一切，田先

生，你有没有法子教他们出了北海呢？假若有的话，救他们两条命！他俩和你一样是中国青年，你应当救救他们！你敢作，我绝不会用点钱贿赂你，污辱了你！咱们是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

田雅禅 （想了一会儿）好，我带他们出去！我有办法！

吴凤鸣 田先生，为国家又多添他们俩个青年，我谢谢你！（跪下）

田雅禅 吴大哥！（扶他起来，向羽）走吧！

吴凤鸣 送他们出去，我在漪澜堂等你吃饭，不见不散！凤羽，小马儿，走吧！

吴凤羽 大哥，你糊涂了！我们可以相信他吗！

小马儿 雅禅，看在志英的面上，你不会骗我们吧？

田雅禅 （长叹）你们还不许我偶尔有点良心吗？

吴凤鸣 凤羽，走！小马儿，走！田先生，我相信你，我把他们俩托给你了！

吴凤羽
小马儿 大哥！

吴凤鸣 再见了，二弟！小马儿！（往下跑，忽停住）田先生，等你吃饭！（急下）

（幕落）

第 三 幕

时 间 前幕后二日。

地 点 皇城根管宅——原系吴宅,现为管据有。

人 物 管一飞 李巡长 董志英 小马儿 胡继江 章仲箫 田雅禅 吴凤羽 贺客数人 记 者 老 四 吴凤鸣

〔开幕:吴凤鸣的房子已被管一飞占据。房屋仍旧,而陈设改观;装上了电话。幕开时,董志英坐,李巡长立,管一飞则正往外送贺客。桌上堆置礼物甚多。

管一飞 (送客至屋门,过度有礼貌的)慢走!慢走!

众 留步!留步!

管一飞 (行九十度鞠躬,而后拱手立门前)谢谢!谢谢!(客已去,用着有弹性的脚步,轻灵的走回来对李巡长)李巡长,你天天早上要到这儿来看看,看我有什么吩咐你的事。

李巡长 是!是!只要你吩咐下来,咱们没有作不到的!

管一飞 等我把牌子都挂好,再派人在门口儿守卫,暂时你先安上一个岗吧。

李巡长 人不大够用的,不过我可以把岗位调一调,无论如何

也得教咱们的门口有岗！你放心，咱们办事，喽，永远有分寸，哪里要紧，咱们心里都有个数儿！

管一飞 好，李巡长请治公去吧！

李巡长 （立正）管先生！（转向董）董小姐！有什么事你赏个话儿，我马上到。（往外走）

管一飞 不送啦，李巡长！

李巡长 （立住，从袋中掏出小红封儿来，转身）管先生，真不好意思往外拿！公事忙啊，没能给你带点礼物来。（双手献礼）这点啊！—— 小意思！小意思！

管一飞 李巡长，我该罚你，这成什么话呢？

李巡长 这是咱北平的规矩，有了新房总得温居，小意思！你要是—— 我就没脸再来了！

管一飞 那么谢谢了！谢谢了！再吃杯茶去？

李巡长 不啦！事情还多着哪！不送！不送！

管一飞 到门口，下次不送！（送到门口。回来，看了看桌上的礼物）志英你要什么，随便挑吧！

董志英 谢谢！我什么也不要！

管一飞 客气！客气！（从另一桌上拿起些字条来）志英，我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看！（条上有的写“世界和平大会筹备会”，有的写“王道学会”，有的写“意识纠检委员会”）字写得不好，我自己写的！等这些都作好了牌子，挂满了一墙，门口再站上守卫的巡警，咱们就颇有个样子了！（把纸条放下）唉！一生怀才不遇，从今天起我庶几乎可以小试其端了！志英，我请你从新考虑一下！以前一切都在酝酿时期，不必大锣大鼓的

干;现在,一切都可以挂起牌子公开的干了,我需要象你这样有能干的青年的帮助,更需要你这样美丽的女郎的安慰!看吧,房子总算不坏,组织(指纸条)不算很小,物资(指礼物)不愁没有来源;至于我这个人呢,你总也看得清楚了,才干多少有一点,面貌也不太丑,岁数还不太大,我觉得没有什么辱没你的地方!你再想想,细细的想,好不好?

董志英 我不能住着占据来的房!也不能花用不义之财!我不能!

管一飞 可是你的出身不过是个女间谍!

董志英 我恨我自己!逃是逃不了,我只盼一死!

老　四 (极规矩的敲了两下门)

管一飞 进来!

老　四 (轻便的进来)胡老爷!(递上很大的一张名片)

管一飞 老四,把这些东西收拾开!志英,我要你最后的一句话!

董志英 我没话可讲!

管一飞 好!你可别后悔呀!

董志英 (要起立)

管一飞 好好在这儿坐着!我的话是命令!老四!

老　四 (已将东西拿开)是!

管一飞 请!(拉了拉领子,衣襟,敬候于门旁,轻轻的嗽了两下)好好的坐着,我给你介绍一位要人!(听院中有声音,急迎出门外,遥行九十度鞠躬,然后趋迎数步)继老!继老!太对不起!劳步!劳步!(赶上去恭敬的

搀扶胡）慢一点！慢一点！门坎，留神门坎！

胡继江　（立住，四下看了一眼）小房子还不坏哪！

管一飞　比上您的公馆，就不可作同日语了！

胡继江　慢慢来！慢慢来！胖子不是一口吃起来的！（看见了志英）

董志英　（慢慢的立起来）

胡继江　这位小姐贵姓呀？真长得好！

管一飞　我来介绍，这是胡委员，这是董志英小姐。

胡继江　董什么英？

管一飞　志英。

胡继江　名字也好！多大啦？来，挨着我坐！（坐，老气横秋的拉她的手）志英小姐，坐下！

董志英　（把手挪开，没有坐下的意思）

管一飞　老四，倒茶，拿水烟袋来。

胡继江　一飞，志英是你什么人呀？

管一飞　朋友。聪明极了！

胡继江　（又细端详了她一番）真长的好！就是不大爱说话！

管一飞　还不大熟！董小姐是很会说话的！

胡继江　她也是你们一路的人啊？

管一飞　也是！精明强干！

胡继江　好，志英姑娘，你就作我私人的秘书吧，加倍拿钱！

管一飞　还不谢谢委员哪？志英！

董志英　（不语）

管一飞　快谢委员吧！这是公事！

董志英　（无可如何的）谢谢！

胡继江　好！好！说话也好听！

董志英　（要走）

胡继江　志英，坐一坐！我们老人呀，看什么也不高兴，还就是看见个美貌青春的姑娘啊，心里还痛快一点！

董志英　我还有事！

胡继江　用不着办了，从此刻起，你就给我办事了！

管一飞　志英，你先到东屋里去，我跟继老说两句话。

胡继江　有志英在这儿，咱们说话也不要紧哪！

董志英　你二位商议的是要事，我待一会再来吧！（要走）

胡继江　等一等！（掏出一卷钱票来）志英，先拿去吧，你这个月的薪金，花完再要，咱们的薪水不是固定的！

董志英　（不好意思拿）

管一飞　（代她拿过来）收下吧，这是名正言顺的薪水！

董志英　（接过钱来，下）

胡继江　（象吃蜜桃似的咂嘴）好！好！太好！就是还没学会应酬！

管一飞　经继老你训练一番，不就成了吗？

老　四　（端来茶及水烟袋）

管一飞　（接过来，亲自献茶，并装上烟，吹燃火纸，奉上）老四，去看看董小姐，别教她走了！

老　四　（下）

胡继江　（抽了两三口烟）唉！

管一飞　怎么了？继老！

胡继江　五太太凶啊，她绝不容我再自由结婚！

管一飞　您就上我这里来呀！我把这边‘里间’给您收拾得舒

舒服服的，有茶，有烟，有点心，有—— 志英，不就成了吗？您常来着点，我脸上也好看不是？

胡继江　也好！也好！不过还不尽合我的理想！我是想啊，岁数已经相当的大了。

管一飞　看起来，您也不过象四十来岁的！这两天，您的气色特别的好，真的！

胡继江　我是想啊，岁数已经相当的大了，官已经作得不小，钱也多少有了几个，打算啊，再弄一半个可心的小太太，关上门，吃吃烟，念念佛，以保全性命于乱世！

管一飞　那可不行，继老，您想退休，第一个西岛七郎就不能答应！

胡继江　就是呀，他不准我辞职！姨太太们也不准！可是呢，我不辞职吧，西岛七郎常常对我发脾气，回到家中，姨太太们又常常跟我乱吵，我怎么受得了呢？

管一飞　他们对您发脾气，您就对我发脾气好啦！求之不得的！有您这样的人对我发脾气，我就有了饭吃！继老，您绝对不能退休，先不说别的，为了我们这群小兵小将，您也不能撒手不管，等您把我们培养起来，在资望上，经验上，能继续您的事业了，您才能去享福。否则您一生兢兢业业所创立的事业，势力，便马上塌台，岂不太可惜了！

胡继江　唉！我为难哪！上边不许我辞职，下边不许我辞，我弄得毫无自由，连念佛的工夫都没有了，可怜！阿弥陀佛！

管一飞　您把事情交给我，只须高高在上的，遇必要的时候指

导我们一下就行了，不必事事操心啊！

胡继江　不操心，日本人能答应我吗？

管一飞　无论如何吧，您不能灰心！我们就如同您的儿女，您连几位姨太太还那么体贴爱护，何况对您的儿女呢？您看，我刚把世界和平大会弄得有了点眉目，您要一撤退，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会的关系太大，非由您领导不可。您看，现在有华北和平会，全华和平会，东亚和平会，太平洋和平会，每一个会有一批人，有一笔款，可是咱们来个世界和平会，岂不都包括了？慢慢的，咱们各个击破，把那些人，那些款，全吸收过来，您想，咱们的势力不就扩大十倍八倍了吗？

胡继江　组织越大越劳心哪！

管一飞　我们去干，您不必多分心，我们只要局面大，干的厉害，比日本人还厉害，我们就能成功！

胡继江　不可以太厉害了啊！咱们不修今世，还不修来世吗？阿弥陀佛！

管一飞　这也是出于不得已 我们起码得比日本人厉害，才能显出我们的本事，表现我们的工作。比如说，日本人打死一条狗，而我们只宰了一只鸡，我们从哪里惹人注意呢？我们得起码杀一匹骆驼，教大家看看！

胡继江　不要净说‘杀’呀，“砍’呀！总得积点阴功呀！

管一飞　杀呀，砍呀，不过是我们的手段，治乱世用严刑，虽诸葛武侯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咱们的世界和平大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必须借几个人头，来振起声势，不能叫开门炮就不十分响！您说是不是？

胡继江　理是对的，不过既是和平会，怎好先杀人呢？

管一飞　武装和平！武装和平！我们得大检举全城的学校，普遍的换良民证，扫荡给重庆作事的人，铲除同情重庆的思想！这样一来，全城就闹得鸡犬不安，然后人家才会注意我们！注意了我们，才会巴结我们，怕我们；说不定，日本天皇还会来召见我们呢！

胡继江　（打了个哈欠）随你们去闹吧！我实在没精神管！你们不要把我这颗活了六十岁的人头耍掉了就好！

管一飞　那怎能呢？好啦！咱们后天开大会，您的会长，西岛七郎的秘书长，我的总会计！在您的后花园里开会！就这么办啦！您先吃口烟去，我这儿有好膏子，您尝一尝！老四！老四！我搀着您！

老　四　（上）

管一飞　给胡委员烧烟！

胡继江　他会烧啊？

管一飞　我登报征求来的！应征的有九十几个人，我看中了他，头等手！专为伺候您老人家的！

胡继江　好！你的确有点本事！一飞，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呢？她会烧烟不会？

管一飞　学堂毕业的，哪会烧烟？教育，什么教育？光教青年男女逛东安市场！唉！您先教老四烧两口，我待一会儿教志英给您剥香蕉吃！老四，搀着胡老爷！

胡继江　教她快来呀！（同老四下）

管一飞　（喜形于色，独自在屋中跳了几跳）志英！来！（掏出小镜子照自己，理理头发，摸摸脸。收起小镜，点上了

一支香烟）

董志英　（慢慢的进来）

管一飞　志英，我这个人最讲信义，你不愿跟我，好，我把你让给胡委员了！他至少有两千万，汽车就是三部，这可了你的心了吧！你可别忘了我，饮水要思源啊！你要施展你的本事，把老人迷住，把支票本子弄到手！有消息，先报告给我，不要以为你的身分高了，就忘了帮过你的忙的老朋友！把嘴唇再抹得红一点，去，给胡委员剥两支香蕉去！

董志英　我不能去！

管一飞　你刚才怎么接人家的钱来着？

董志英　（掏出那卷票子来）给你！我不要！

管一飞　这是成心捣蛋，故意捣蛋！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这么婆婆妈妈的，就想我是好惹的。我不过看你的脸子还不错，才这么客气。我可以拿你当作花瓶，也可以当作夜壶！

董志英　随你的便吧，反正我不能去伺候那个半死的老头子！

管一飞　胡说！他有势力，有钱财，他要你，你就得去！你不要跟小马儿学，不知好歹，自己找苦吃！

董志英　小马儿！小马儿！她不是走了吗？我羡慕她！

管一飞　我开开门，看你可敢走！（开门等着她）

董志英　（不动）

管一飞　完啦，不敢走！以后还请你少说这个"走"字！死心踏地的在这儿好好的干，你慢慢的就有了钱，有了身分；一个女的还要怎样呢？我再问你，你跟胡委员去

不去？

董志英 天哪！我当初走错了一步，怎么就给我这么大的惩罚呢？饶了我吧，教我快快的死了吧！

管一飞 死？我给你两皮鞭，你就绝对的老实了！

董志英 我还不至于那么软弱！

管一飞 我给你个榜样看看好不好？

董志英 什么榜样？

管一飞 拿昨天的事说吧，我教一个小姑娘陪花田有雄吃酒，她不肯，你猜我怎样？我就给她打了哑巴针，她哭也没声，叫也没声，只好乖乖的跟人家睡觉！反正日本朋友又不大懂中国话，哑巴美人也一样的受用！你看看她好不好？

董志英 谁？

管一飞 你的好朋友。

董志英 小马儿？她不是走了吗？

管一飞 她走了，可是又教我给请回来了！（走至房门）小马儿！志英来看你！（把门开开）

董志英 （急跑数步）小马儿！小马儿！

小马儿 （面色惨绿，头发散乱，如半死的人；慢慢走出，向董张口，而不能出声，泪如雨下）

董志英 小马儿！小马儿！（过去，抱住她，哭）

管一飞 （过去，把她们分开）志英，这就是你的榜样！为了中日的和平，合作，你们小姐们要是不听话，就得稍微受点委屈！对不起！（向马）进去！

小马儿 （要往外走）

管一飞　回来！怎样，你还想上重庆去吗？

小马儿　（立住）

董志英　噢，小马儿！小马儿！（过去拉位她）

小马儿　（夺出手扑向管来）

管一飞　（用力一推，推之入室，严闭其门）哼！（转向董）志英，（指门）那一边是死亡，这一边是荣华富贵，你自己挑选好啦！

董志英　（颓然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立起来）小马儿有什么罪？有什么罪？你这样处治她？

管一飞　她要离开北平，就是大罪，日本人不许，我更不许；我比日本人还厉害；你要记清楚了！来，我给你擦擦眼泪，给胡委员剥香蕉去！

董志英　你把我放在小马儿一块去好啦！

管一飞　我教你去剥香蕉！

董志英　姓管的，你不要逼急了我呀！

管一飞　你敢怎样？

董志英　（楞了一会儿）好，我伺候老头子去！

管一飞　这就对了！我的好姑娘！（看她气昂昂的要走）等等！这样去可不行！我知道，你想对胡委员发气，好塌我的台，是不是？

董志英　你逼我，我就也会报复！（又要走）

管一飞　慢着！咱们不能起内哄！先别着急，把气消一消再去！

章仲箫　（在院中叫）管大哥！管大哥！

管一飞　进来，仲箫！（向董）你先去消一消气，不要感情冲动！

董志英　你先把小马儿放了！

管一飞　待一会儿再说吧！

章仲箫　(提着许多礼物，进来)特来温居，小意思！志英也来啦？

管一飞　仲箫，这是干什么呢？(接礼物)

董志英　二哥你坐啊！(下)

章仲箫　别走哇！坐一会儿！(见她已去，向管)小房子经你一收拾，顿改旧貌，好得很！我说，大哥，你这是怎么跟凤鸣商议的？他搬哪里去了？告诉我，我绝对保守秘密！这两天的事，我简直的不大明白！前天吗在北海，忽然不见了凤羽和小马儿，今天吗，你搬到这边来，忽然又不见了凤鸣大哥，都是怎么回事呢？

管一飞　仲箫，你是不傻装傻呢，还是真傻？

章仲箫　管大哥，你这是怎么啦？这两天你怎么一劲儿说我装傻呢？

管一飞　我问你，你说凤羽和小马儿忽然不见了，不是你放走的吗？

章仲箫　我放走的？这是从何处说起呢？

管一飞　在北海，我教你跟他们在一处，你偏去找我，他们不是乘着那个时候跑掉的吗？

章仲箫　是！是！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要跑哇！再说，他们跑到重庆去，原是件好事，跟咱们也没多大关系啊！

管一飞　跟我有关系！你是成心跟我捣蛋！

章仲箫　我简直的莫名其妙！我也不耽误你的工夫了，咱们晚上见，晚上啊，我买了个小羊肚子，羊肚汤炖海带菜，有工夫的话，请过来喝两盅！

管一飞　先别忙着走，还有事跟你商议！你放走了凤羽。

章仲箫　我没有！

管一飞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且不要管他。凤羽和小马儿私逃，是有罪的。

章仲箫　那还有很大的罪吗，就是有罪也与咱们没有关系呀，大家都是老街坊，还不彼此照应着点吗？

管一飞　他们有很大的罪！离开北平，就是背叛大日本，应当枪毙！

章仲箫　枪毙？有这样的法律吗？

管一飞　枪弹打出去就是法律！你放跑了他们，我又恰巧是管这个事的！

章仲箫　管大哥！你管这个事？好，好，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行，你的嘴比我的还严！

管一飞　大智若愚。我的事情不到揭开盖儿的时候，我一声也不出。现在，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要杀几个人祭旗，好旗开得胜！你放走了凤羽。

章仲箫　我没有！

管一飞　不管你有没有吧，你要给凤羽，凤鸣，作证人！

章仲箫　作证人？我怕打官司！

管一飞　并不打官司！你只要说，凤羽、凤鸣是给重庆作事的，就没了你的事！

章仲箫　管大哥！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啊！我怎能血口喷人，诬赖好人呢？

记　者　（匆忙的进来，不住的擦汗）管先生，我不晚吧？

管一飞　正好！先给这位先生照像！

章仲箫　照像干吗？这里的光线够吗？

记　者　(还没等他说完，已照好)好了！

章仲箫　好了？还没放背景，你也没说声'请笑着点'呀！

管一飞　仲箫，告诉这位记者，凤鸣勾通重庆政府，窝藏军火，你都知道！这所房子，凤鸣卖给我的，你是中人，凤羽和小马儿拿着重要文件，想逃到重庆去，你首先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说吧！

章仲箫　管大哥，卖房子，我是中人？北平的规矩，中人要使"成三破二"的用钱，我并没使过这笔钱呀？凤羽和小马儿有什么文件？我是一字不知！管大哥，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

管一飞　(掏出两张东西来)这不是文件？凤羽亲自给我的！

章仲箫　凤羽被捕啦？小马儿呢？

管一飞　全押着呢！

章仲箫　枪毙？

管一飞　嗯！

章仲箫　管大哥！(晕倒)

记　者　怎回事？怎回事？

管一飞　不用理他，装蒜呢！我告诉你，听着，把他的像片和这件事的大概，好好的作一篇稿子，明天要登出来。告诉社长，后天要有社论，庆祝世界和平大会的成立，并且暗示出和平的实况只仗着中日的亲善，有反对这个意思的，留神他的脑袋！记清楚了？

记　者　没别的事？

管一飞　没啦。去吧！

记　者　管先生，和平大会假若用人的话，请你多分点心，给我上个名！

管一飞　好，我一定在意！

记　者　比如出个刊物什么的，我作编辑还能应付。我想，要出刊物的话，顶好叫作“祖国”，表示日本就是咱们的祖国，你看好不好？

管一飞　好！等我作预算的时候再看吧。

记　者　那么，我今天不能预支点编辑费吗？哪怕是一点呢！

管一飞　（掏出十块钱）先拿去坐车吧！明天我要看你的新闻，要是有白字，我可不答应！

记　者　你放心，我会多查查字典，一定！（下）

章仲箫　（哼哼了几声，坐起来）管大哥！对不起，我得回家吃点万应锭去！同仁堂的，里边有古墨，最能定神！（立起来）记者呢？

管一飞　走啦。

章仲箫　真把我的像片登在报上吗？

管一飞　明天早上看吧！

章仲箫　管大哥！我章仲箫常想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像片一登在报纸上，教万人唾骂，说我卖友求荣，我怎么受得了呢？凤鸣大哥是好人，我也是好人，管大哥，你就这么忍心害了我们吗？

管一飞　凡是这个城里的，就得是顺民，顺民就必须和日本人合作。不愿当顺民的，走！要走的就杀！这是我的政策！凭这个政策，我升官发财！仲箫，我待你不错，你也要帮我的忙，不准再装傻充楞！和平大会成立以

后，我给你个挂名的秘书！

章仲箫　管大哥，这不是强奸吗？

管一飞　在这儿的人都得被强奸，你有胆子的话，拿刀捉奸夫啊！哈哈哈哈！

章仲箫　（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件事，我不再麻烦你，凤鸣大哥究竟怎样了？

管一飞　他不教强奸，你总会猜想出他有什么结果吧？

章仲箫　噢！我的凤鸣哥，我给你买烧纸去！（走了两步，又立住）凤鸣大哥，要真死了，你准我哭他一场不准？

管一飞　比方说，他的头在街上挂着，你去大哭；待一会儿，你的头就跟他的成为一对儿！

章仲箫　是！是！我在屋里落泪好了！（往外走）

田雅禅　（很快的走进来，与章撞在一起）哟，仲箫哥！

章仲箫　雅禅！你看见风鸣大哥没有？

管一飞　雅禅，有什么事吗？

田禅雅　有，有点事！

管一飞　仲箫，咱们待一会儿见，我跟雅禅说几句话！

章仲箫　我听听可以吧？绝对保守秘密！

管一飞　告诉你，仲箫，我这里现在是机关了，你要知趣一点！

章仲箫　好！好！我不再来就是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急跑下）

管一飞　（要追，被田拦住）真他妈的！什么事，雅禅？

田雅禅　凤鸣跑掉了！

管一飞　跑掉了？我教谁负责钉他的梢？

田雅禅　我！

管一飞　好啦！你再负责找回他来吧！
田雅禅　我哪里去找呢？
管一飞　你还觍着脸当特务？他并没跑；我看，是你放了他！
田雅禅　放了他，我还敢上这里来吗？
管一飞　我想明白了，连凤羽也是你放走的！你是反间谍！
田雅禅　我，我……
管一飞　要不是你，凤羽跑不出北海去！你说实话吧！
田雅禅　我真没有！
管一飞　（急走入内，把凤羽拉出来）
吴凤羽　（双手挂镣，脸上有伤痕，昂立）
管一飞　凤羽，在北海是不是他放了你的？
吴凤羽　（看着田）不是！我自己有腿会跑！
田雅禅　你看！你看！我哪能办那样的事呢？
管一飞　凤羽，你想凤鸣藏在哪块儿去了？
吴凤羽　想不出！
管一飞　平日他跟谁最好？或是他有什么秘密藏身的地方？说！说实话，我放了你！
吴凤羽　我没有话说！要杀，杀！你放了我，我会杀死你！
管一飞　雅禅，把他拉进去，还锁在柱子上！
田雅禅　（拉着羽，走了两步）
管一飞　等等！凤羽，你要是不说，我会马上把你的人头挂起来，凤鸣要是没离开北平，他会来收你的尸首，我知道他最疼爱你！他一露面，我就会把他捉住！
吴凤羽　随你的便！你捉不住大哥，大哥会捉住你！
管一飞　混蛋！拉下去！

田雅禅　（拉羽下）
管一飞　（皱着眉，来回走）
田雅禅　（上）
管一飞　锁好啦？
田雅禅　很结实！
管一飞　雅禅，你有找到他的把握没有？
田雅禅　没有十分的把握！
管一飞　好，我另派人好了！
田雅禅　我呢？
管一飞　你顶好是洗手不干喽！
田雅禅　不干了？
管一飞　你故意不好好的干，还干个什么劲儿呢？
田雅禅　管先生，您不教我再干，不就是等于把我置之死地吗？
管一飞　你自己明白就好！
田雅禅　管先生，不论如何，你得成全成全我呀！
管一飞　我不能敷衍一个废物！
田雅禅　这个废物离开你这里就是死！
管一飞　自己找死的人，连我也没法儿帮忙！
田雅禅　（沉默了一会儿）管先生，志英的事怎样了？
管一飞　用不着你操心，反正她落不到你手里！
田雅禅　我晓得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一个年轻的人总得有点希望，有点鼓励，才能上进不是？志英一向跟我在一处工作，我俩多少有点感情。假若你肯帮我的忙，我是士为知己者死，一定为您卖死力气！

管一飞　你知道,你是没有结婚的资格的？

田雅禅　我知道！不过偷偷结婚的也不是没有！

管一飞　不要再废话,快快决定正经的！你难道觉不出来事情的严重吗？凤鸣不死,咱们活不了！

田雅禅　对志英,我连一点希望也没有吗？我只求还同她一块儿工作,还不行吗？

管一飞　不行！不行！不行！告诉你,我已经把她给了胡委员！为她自己,为咱们,这是再好没有的办法！

田雅禅　噢,那就不用再提了！我走啦,管先生。

管一飞　上哪儿？干什么去？

田雅禅　捉吴凤鸣去！

管一飞　你算了吧！你连个老鼠都捉不住,还捉吴凤鸣！

田雅禅　那么,你真不用我了吗？

管一飞　捉凤鸣,我另派人！

田雅禅　我求求你给我点别的事作,我必定好好的作！

管一飞　真的？

田雅禅　我不作这个就得死,还能说假话吗？

管一飞　凤鸣跑掉,我们得时时刻刻的小心！现在,你在这所房子的附近负责侦查,昼夜老要有人,你会不会？我在这里,胡委员在这里,你知道这个责任有多么大？

田雅禅　我知道！我一定极留神,守卫的顶严密！

管一飞　后天开大会,我雇了不少群众。有西岛将军和胡委员到会,不能不极小心；群众要挨着个儿检查,不能混进歹人来。你会作不会？

田雅禅　我会,而且必定作的顶好！

管一飞　好！这两件事我派你去作，都是在眼皮底下，你稍微一偷懒，我马上会知道，会解决你！

田雅禅　是啦，您放心吧，我必定给您出力！

管一飞　去吧！

田雅禅　是！（往外走了两步，停住）您能再借给我点钱不能呢？

管一飞　什么？前天给你三百，都没有啦？

田雅禅　您不是说，花完了再支吗？

管一飞　是的，我说过，假若我给了你一万，你也两天把它花完吗？两天花三百，我没听说过！

田雅禅　自然不能！不过干这一行，不为多弄几个钱花花，还为什么呢？

管一飞　今天不能再给你一个！走！你把吴凤鸣看丢了，还应当有赏是怎着？太难了！

田雅禅　是！我走啦！

管一飞　还告诉你，你若因为这点事而不给我好好的干，留神你那条小命！

田雅禅　是！（下）

管一飞　（在屋里立了一会儿，想去看小马儿，走了两步，停住。拿起水烟袋，去看胡委员）

董志英　（在窗外探视，见室内无人，轻轻进来。听了听，往小马儿那里走。忽然墙上一动，惊恐的立住。壁上暗门忽开，凤鸣一闪而出）大哥！

吴凤鸣　（急掩她的口，随即入室，背出小马儿，手扶墙，急语）我不能再来一次，你救凤羽，用什么方法都好，救他！

（入暗门）

董志英 （要去看凤羽，停住。想了想，决定去看胡委员；正碰上管一飞）胡委员呢？

管一飞 瘾真大，这么半天还不肯起来呢！怎样，志英，不生气了？

董志英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好办法来。以没办法的办法说，你的主意也还有些道理！

管一飞 每一件事，我都详细的想过，所以我的主意虽不见得是最好的，可也不是很坏的！你，一个女孩子，有什么出路呢？去嫁人，你没有自由。去继续作事，青春很容易过去呀！莫若趁着年轻，享点福，弄点钱，给将来打下个基础，是不是？

董志英 我也这么想！老实不客气的说，我讨厌这个老头子，可是，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

管一飞 没有更好的，这就是顶好的！好啦，快把嘴唇抹红一点，我去请胡委员！（下）

董志英 （手颤着拿出小镜，照了照。很难过，向凤羽那边看了看，长叹。又用小镜自照，摸了摸唇）

管一飞 （搀着胡）您慢着！慢慢的！

老 四 （端茶具随于后）

胡继江 （立住，看董）越看越好，是个福相！再能初一十五吃斋，每天念念佛，脸上就得更润了！刚才怎么不来给我烧烟呢？小姑娘！（坐）

董志英 还没学会哪！过两天跟您学学好不好？

胡继江 哎呀！哎呀！小嘴儿会说话，好听！

董志英　胡委员！
胡继江　（娇声细气的）啊！
董志英　求您一件事，行不行？
胡继江　说吧！听一听，再说行不行呀！
董志英　（撒娇）那就不用说了！
胡继江　假若不是教我上天给你摘月亮，大概总可以办得到！说吧！
董志英　我有个邻居，叫吴凤羽，犯了点小错儿，教管先生捉来啦。
胡继江　是男的，还是女的？
董志英　男的。
胡继江　噢，我对男的不大感觉兴趣！
管一飞　胡委员，姓吴的这个人犯罪很重，您不用操心，我自有办法！
胡继江　对了对了！教老管办办好了！
董志英　您不管？好，再见！（要走）
胡继江　上哪儿，小姑娘？别走！
董志英　您不管我的事，我也不管您的事，咱们算吹了！
胡继江　别吹！别吹！脾气倒不小，你个小东西！好，我管你的事！
董志英　他叫吴凤羽，请您帮帮他的忙！
管一飞　胡委员，这个人千万放不的！
胡继江　你是不是教我放了他呢？小姑娘！
董志英　我是求您把他带走，亲自审问审问他，多少好减轻一点罪名！

胡继江　小姑娘，真聪明！你看，老管，她并不是教我放了那个人。好吧，我问问他，果然罪重呢，我再把他送回这里来，好不好？

董志英　管先生，我负责把他送回来！

管一飞　（无可如何的）胡委员怎说怎办，我无不遵命！

董志英　老四！

老　四　是！

董志英　把凤羽送到车上去！从后边走！

老　四　是！（不动）

胡继江　去吧！

老　四　是！（下）

管一飞　您可不要轻易放了他，委员！

胡继江　我决定怎办，一定跟你商议，不过今天咱们都得给志英个面子，是不是小姑娘？

董志英　我求您多给我点面子，别随便就杀了！您刚要了我，就杀人，多么不吉祥啊！

胡继江　看这小嘴，多么会说话！老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阿弥陀佛！志英，咱们走吧？

管一飞　（忙搀）您的烟吃足了吗？再烧两口？

胡继江　回家去吃，志英，来搀着我！

老　四　（上）报告胡老爷，那个人已经上了车。

胡继江　好，来，给你俩钱，烟烧的不坏！（给钱）

老　四　（请安）谢胡老爷的赏！

胡继江　噢，还忘了呢，我来给你温居，怎么没带点礼物来呢？真该死！该死！

管一飞　您的人到了,还不比礼物贵重吗?
董志英　折干好了!
胡继江　不错,小姑娘说的对!好,你自己买点什么吧!(给钱)
管一飞　太不敢当了!谢谢!谢谢!(大鞠躬)后天在您的后花园开大会,您可别出门!
胡继江　再商议吧。
管一飞　说定了吧!我一定防范的很严密,您放心,绝对不会出事!
胡继江　总要先征求西岛七郎的意见喽!
管一飞　当然!当然!他已经同意啦!
胡继江　别方面总也得敷衍敷衍,不要招人家忌妒!
管一飞　是!是!我一定留神,不惹起别人的反感!你看,我们没您行不行?您随便一说,就够我们揣摩半天的!我这儿先谢谢您的指教!(又鞠躬)
胡继江　小姑娘,咱们走吧,老管,不送!我最不喜欢人家送我!(往外走)
管一飞　好,我遵命不送!(送至屋门,大鞠躬)老四,招呼车去!嘱咐开稳一点!
胡继江　(同董下)
老　四　(急跑出去)
管一飞　(独白)老头子,小丫头,都够厉害的!走着瞧吧!看谁厉害!(打开小马儿的门)小马儿!(往里看)小马儿!(进去)小马儿!(跑出来)老四!老四!
老　四　(跑上来)是!

管一飞　小马儿呢？小马儿呢？

老　四　不是在那里吗？（指）

管一飞　不在那里！

老　四　（过去看）真不见了！

管一飞　见鬼！见鬼！

老　四　大门上有人，她出不去！

管一飞　见鬼！（拨电话）喂，三八四二吗？找丁炳德！噢，你就是？把吴凤鸣和小马儿的像片赶紧发出去，车站上，城门上，都发下去，嘱咐他们，日夜留神，一定要拿到！好了！（放下电话）老四，去看看门外，雅禅布置好了人没有？

老　四　是！（要走）

管一飞　别忙，还有话：到张委员那里，请他后天务必到会，请他告诉西岛将军要带几个兵来！

老　四　是！（又要走）

管一飞　还有，把小赵找来，监视着田雅禅！去吧！哼！谁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去！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前幕后二日。

地 点 胡宅花园。

人 物 董志英 田雅禅 管一飞 章仲箫 胡继江 吴凤鸣 宪兵二 兵士二或四人 老 四 群众若干人 记 者

（开幕：花园内，八角亭一。亭悬松匾，题“世界和平”；内置桌凳，有点心鲜果及茶具，并设花瓶，为重要人物休息之处。亭后有长廊，绿藤覆之；廊上有牌，书“到会场去”。园内花木甚茂。志英在亭外徘徊，雅禅悬招待员条子，立于亭畔，看着她。

田雅禅 （赶过来，含怒的）你个不要脸的臭妓女！从前，你说的多么好听，什么杀出一条血路，到重庆去；如今，你陪着那个老不死的混账睡觉！

董志英 （走开，不语）

田雅禅 你骂我吸烟，没有出息；你好，跟窑姐儿一样！

董志英 （走回来）管一飞压迫我，你可说了一句硬话？我教你戒烟，你戒了没有？我同你商量逃走，你答应了没有？当着别人，你避猫鼠似的，一声都不敢出；没有人在

眼前，才对我发横，你是什么东西？

田雅禅　（凑得更近了些）你说我是老鼠？好，我掐死你！（手奔了她的喉去）

董志英　（挺身而前）来！给你！我正好找不出死的法子呢！

田雅禅　（手落下去）志英！志英！太出人意外了！你会这么糊涂！志英，你知道，我是真爱你呀！

董志英　别说了！你真爱我，可是当管一飞告诉你不准你我在一处的时候，你连声‘不’都不敢说！

田雅禅　我对他说，不是白费话吗？我是想敷衍他。我万没料到你会这么快，这么快，就卖了自己！

董志英　快不快也不由我！

田雅禅　不由你？还能由我吗？

董志英　为了朋友！

田雅禅　谁？为谁？

董志英　我逃走，是死！我辞职，是死！左右都是死，不如先救活了一条命！

田雅禅　救了谁？

董志英　不能告诉你！

田雅禅　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二年里，明白了杀人的残忍，也明白了救人的痛快！

董志英　你还救过人？

田雅禅　没有救到底，不过总算救过！

董志英　救过谁？

田雅禅　我也不能告诉你！

董志英　（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没想到，你会也还有点人心！

田雅禅　我后悔！我后悔！假若你在北海跟我商议的时候，我挺起腰来，答应一切，象个男子汉似的，告诉你我心中的一切，我想你在那时候就已经会知道我有点人心，我要是下决心快快的断了烟，然后再想逃走的办法，你必定能了解我，喜欢我，愿跟我一道逃走；就是不幸被他们捉住，死在一处，也是痛快的！可是我因循敷衍，一想到好事，马上就想到金钱，大烟；刚要一强硬，又觉得死亡是多么可怕！现在，什么都完了！你呢，是侯门一去深如海！我呢，（惨笑）恐怕早晚是死在白面房子里，一领破席裹上，扔在德胜门外去喂野狗！

董志英　后悔有什么用呢？你应该马上去戒烟，就还有希望！

田雅禅　希望？

董志英　你大概不专是为我活着的吧？

田雅禅　也差不多！志英，以后咱们就不易见面了，你给我一个别离的吻吧！

董志英　（躲开他）

田雅禅　（赶上来）志英！我会要强，改过自新！你的一个吻就是最大的鼓励！我会戒了烟，到重庆去！

董志英　真的？

田雅禅　我不再说谎，我要作个人！

董志英　（低头过来）

田雅禅　志英，我一定会对得起你！（要抱她）

管一飞　（穿着顶讲究的马褂，别着红绸条，上写主席团，轻嗽了一声）

田雅禅　（退回，向管行礼）

管一飞　（似没有看见田者，笑着奔向董）胡委员夫人！短礼！短礼！我是太忙了，还没特来致贺！委员呢？

董志英　（无语）

管一飞　大概是还没起床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哪！不错！不错！老头儿精神还不坏，胡夫人还满意吧？

董志英　（无语，要走）

管一飞　啊，胡夫人！您把委员请起来吧，待一会儿就开会啦！

董志英　（无语而去）

管一飞　（等她走没影儿了，转身向田，极沉着而轻轻的，给了田两个嘴巴）我嘱咐你什么来着？你偏来太岁头上动土！幸而是我看见了，要是叫胡宅的人看见，你还想活不想活？我吩咐你在外边检查群众，你在这儿干什么？

田雅禅　（摸脸无语）

管一飞　楞着干吗？去看看‘群众’来了没有！

田雅禅　（低头走去）

章仲箫　（也穿马褂，挂红条，进来）

管一飞　你干吗来了？

章仲箫　我来道歉！前天骂了你一句，越想越不够北平人的味儿！我特意来道歉，就手儿帮帮忙！

管一飞　谁给你的红条子？

章仲箫　跟老四要的，没敢要主席团的，要了条招待的！管大哥，今天散会以后，务必请过来，咱们是肥肉丁拌嫩茴香尖—— 只要那个嫩尖—— 小小的包几个饺子，

您要是嫌茴香气味太大，咱们还有嫩豌豆，一咬一股水的嫩豌豆，也能作馅子！

管一飞　忙的很，未必能来！

章仲箫　务必赏脸！务必！我那儿还有点二十年的竹叶青呢！

老　四　（非常神气的上来）报告 群众来了一批，教他们进来吗？

管一飞　教田雅禅检查，然后你领着他们到后边去！

老　四　是！已经检查了！（下）

管一飞　仲箫，身上有东西没有？

章仲箫　有什么？

管一飞　（过去搜检）

章仲箫　这是怎回事？

管一飞　照例的事！去，帮帮忙，站在廊子上，看着群众，别掐花，别乱吐痰！会不会？

章仲箫　这点事我还不会吗？（随管到廊上去）

老　四　（领一队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皆囚首敝衣，手执白旗，上书"中日亲善"、"世界和平"……乱七八糟的进来）

管一飞　排好了，孙子们！把旗子，他妈的，举起来！

老　四　排齐！排齐！

众　（略排了排，前进）

章仲箫　诸位哥儿们，别吐痰，别掐花呀！

众　（下）

管一飞　仲箫，你故意捣蛋是怎着？对这群玩艺儿，你叫哪一门子哥儿们呢？

章仲箫 都是苦人，都是苦人，北平的规矩，对苦人也得和气着点！

管一飞 你和气，他们要听你的话才怪！

老 四 （回来，要再出去）

管一飞 老四！你这个人不可靠啊！我教你去雇一块二一个的，怎么就这么破破烂烂的呢？

老 四 报告！今天用人的地方太多，连这样的，一块二还不愿意来呢！您放心，我用钱自会跟您要，绝不会暗地里抠钱，绝不会，是！

管一飞 回头照像的时候，看怎么办！

老 四 挑几个整齐点的照，再多照上点花草，也就不会怎样难看了！

管一飞 你倒真有主意！我要查出来，你赚我的钱，留神你的脑袋！

老 四 是！（下）

记 者 管先生，我不晚吧？章先生也来啦？

章仲箫 我希望你不要再给我登报！

记 者 管先生，这回，我的稿子不错吧？

管一飞 起码有十几个白字！

记 者 就连这样，还四个报馆争着请我呢！这年月，缺乏人才，此地无硃砂，红土子为贵！你别看我的中文差点事，我可是会几句日本话呢！

章仲箫 （到亭子里去，把花瓶从新摆了摆，拿起两颗樱桃尝了尝）

管一飞 噢，你还会日文？

记　者　是呀！我就希望能上趟日本！住上十天半个月，也就算留过学了！

管一飞　（看见了章吃东西）仲箫，你怎么不知好歹呢，那是给贵宾预备的！

章仲箫　尝一尝！樱桃不错，是真正十三陵的，皮薄，味也厚。点心可不行；现在只有后门大街老兰香斋，还用真正蜂蜜，别处都用糖精，不好吃，还坏肚子！

管一飞　用不着告诉我这一套，你请出来！

章仲箫　（下来）

管一飞　领这位记者，到后面看看，看怎样照像好！老四这小子一定赚了我的钱；有鞋有帽子的一块二，光头光脚的八毛，这有一定的行市！

章仲箫　可也不能一概而论，管大哥！春暖花开，老人们该死的就归了西，年轻该结婚的就办喜事，婚丧事一多，穷人们也就忙起来了！一忙，就长价钱，一定之理！

田雅禅　（上）管先生，两位宪兵见您。

管一飞　日本宪兵？

田雅禅　是！

管一飞　好极了，大概是西岛七郎派来的；请，请到花厅上来！

田雅禅　是！（下）

章仲箫　今天的局面不小啊，连日本宪兵都到了？

管一飞　去你的吧！你是给我帮忙，还是添乱来了呢？

章仲箫　记者先生，咱们到后面看看去！看，花草多么好！要不怎么我爱北平呢，就连苏州，据我想，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花园！（同记者下）

管一飞 （跑至亭子上，佚田与宪兵进来，再下阶相迎）

田雅禅 （同宪兵二人上）

管一飞 （下阶相迎）欢迎！欢迎！（行九十度鞠躬）里边坐！里边吃茶！

宪兵甲 不坐！问你，谁开会？

管一飞 和平大会。和平大会。西岛七郎将军发起的，他一会儿就来；二位不是他派来的吗？里面坐！

宪兵乙 不是的！

管一飞 不是的，也照样欢迎欢迎之至！

宪兵甲 不是的！不准开会！

管一飞 雅禅，快请胡委员去！快！

田雅禅 （下）

管一飞 西岛七郎将军马上要来的！先请坐一坐，吃杯茶！请坐！

宪兵乙 不准开会！

管一飞 你二位是哪个机关派来的？

宪兵甲 不准，不准开会！

管一飞 请坐一坐！

宪兵乙 不坐！不准开会！

管一飞 是！我这里有点小意思，（掏出钱，双手呈献）二位买支香烟吸吧！

宪兵甲 （接钱）好的！不准开会！

宪兵乙 （把钱拿过去，细细的数）不准开会！

田雅禅 （搀着胡委员，一溜歪斜的走来）

胡继江 （还未睡醒的样子）怎回事，一飞？

管一飞　这二位来说不准咱们开会！

宪兵甲
宪兵乙　不准开会！

胡继江　送他们点茶钱呀！

管一飞　送了，还是不准开会！

宪兵甲
宪兵乙　不准开会！

胡继江　那么，这个，也不好就不开了哇！

管一飞　当然是！（向宪兵，摹仿日本人口气）这是胡委员，西岛七郎将军最好的朋友。他是大会的主席，他很有势力的！他一定要开会！会是必定要开的！

宪兵甲　一定要开的？

管一飞　胡委员是有大大的势力的！

胡继江　你们二位受谁的命令，不教开会呢？

宪兵乙　不准开会！

宪兵甲　会开不开？

胡继江　西岛将军马上就来！

宪兵乙　不准开会！（给了胡委员一拳）

胡继江　啊？（几乎跌倒）

田雅禅　（忙扶住胡）

老　四　（跑进来）报告！西岛七郎将军到了！

管一飞　先请在前面坐坐！

老　四　是！（下）

宪兵甲　（与乙耳语）

兵　　（三四人，皆佩枪进来）

管一飞　噢，这是西岛将军带来的人，请这边坐，请！

兵　（昂然入亭高坐）

宪兵甲
宪兵乙　（看了看，无语而去）

管一飞　雅禅，去招待西岛将军去！我同胡委员马上来！喂，志英有工夫，请她帮着招待，你好检查群众！

田雅禅　（下）

胡继江　（坐在亭阶上，摸着挨拳之处，要哭）好！好！这是你们办的好事！我要洗手不干，你们拉住了不放！看，六十岁的人了，受这样的污辱！

管一飞　（跑入亭内，先给兵士倒茶，而后出来）他们的系统是多的，咱们的组织是多的，还能免得了互相倾轧吗？我们不能退步，越这样，我们越得努力奋斗，看谁成谁不成！

胡继江　成，不成，我堂堂的一个委员，会受了这样的污辱！

管一飞　这是斗争，不是污辱！看，我们自己的兵也到了！走吧！老爷子，老祖宗！别再得罪了西岛将军啊！我搀着您！

老　四　（上）报告！二批群众到了！

管一飞　检查了领进来！（转向胡）走吧！我搀着您！

胡继江　活着还有什么味儿呢？

管一飞　这不是对您，而是对西岛将军！要不然他干吗带了兵来呢？

胡继江　唉！

管一飞　不能灰心，胡委员！您干了一辈子啦，受过多少风波，

难道为这点小事而前功尽弃吗？把会开成，把别的组织吸收过来，咱们会报复哇！

老　四　（领二批群众上）

管一飞　排齐了，孙子们！

兵　（看群众，大笑）

胡继江　这简直是耍猴儿呢！我是猴子王！唉！

管一飞　走吧！我搀着您，这不算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您是将来历史上有名的人，还在乎这一点小事吗！

胡继江　唉！（同管下）

兵　（有的拿着樱桃，有的拿着香蕉，从亭内出来，争以果核或皮击松匾上的字为戏）

章仲箫　（跑来）管大哥！管大哥！

老　四　（也跑来）章先生！章先生！

章仲箫　（看见了日本兵，马上立住，大鞠躬）

老　四　章先生！你不要去给我报告！我的一家大小都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

章仲箫　他们都是穷人哪，你怎么可以每人少发二毛呢？作事赚钱，我懂得；可是，去赚上头的钱哪，怎可以揩穷人们的油呢？

老　四　都是出于不得已呀！这就叫作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我求求您，章先生，千万别把我告下来！

章仲箫　这种事我看不下去！

老　四　您等着，赶明天隆福寺开庙的时候，我孝敬你一对小哈巴狗，管保是宫里太监养起来的，嘴，鼻子，和脑门，一边儿平！您是要黑白花的，还是黄白花的？

章仲箫　顶好是一样一个！听人说，外国人管哈巴狗就叫作北平狗，特产，特产！太有趣！太有趣！那么我先谢谢了！

老　四　我这件事呢，您可就也别再提了！

章仲箫　我负责，绝对保守秘密！你放心吧！去吧！

老　四　谢谢您啦，章先生！

章仲箫　（看看日兵，有点害怕，而进退两难，乃欣赏花木）

田雅禅　（上）仲箫哥，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章仲箫　招待一番！

兵　（吃着东西往里边去了）

章仲箫　雅禅，你看今天怎样？

田雅禅　什么怎样？

章仲箫　有点不妙吧？

田雅禅　怎么？

章仲箫　弄来那么多叫化子，还有日本兵！我心里直噗咚！

田雅禅　这不是常有的事？

章仲箫　我看哪，咱们走吧！走，跟我吃饺子去，肥肉丁，嫩茴香馅，加真正小磨香油，绝不骗你！

田雅禅　我走不开！

章仲箫　（四下望了一望）还有，请你绝对保守秘密！我看见了凤鸣大哥！

田雅禅　谁？凤鸣？

章仲箫　小点声！绝对保守秘密呀！他来了，准得出事！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他穿着破衣裳，也打着小白旗，在一个角落里蹲着呢！不妙！不妙！我并不怕，是谨慎！

你要是不走！我可失陪了。

田雅禅　等等，你不能走！从现在起，我监视着你！我不放心你的嘴！等开完了会，我才放了你呢！

章仲箫　你倒不放心我的嘴？笑话！笑话！（要走）

田雅禅　（一把拉住他）你的嘴跟海一样，没有盖儿，也没有边！对不起，你不能走！

管一飞　（得意的走来）

田雅禅　怎样了？管先生。

管一飞　马上开会！一切顺利！不出我所料，是西岛系和大雄系的磨擦，求之不得的，只希望他们磨擦！他们不和，咱们才能操纵，这是政治，你们要晓得！

章仲箫　管大哥，你看，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

田雅禅　（偷着踢了章一下）

管一飞　出什么事？你要是再说丧气话，请出去！

田雅禅　委员不发牢骚了吧？

管一飞　一见了西岛，老人家马上欢天喜地！什么话呢，人家作了好几十年的官，还不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老人真行，连挨打的事，一字没提，倒是我略微说了几句，西岛很生气，也还亏了我把他劝住的，现在，委员教给西岛怎么吸烟呢！快快活活的，真象一家子人似的！

章仲箫　管大哥，请你保守秘密！

田雅禅　（偷着给了他一拳）

管一飞　什么秘密？

章仲箫　噢，老四呀！要送给我一对小哈巴狗！

管一飞　这么大的人,怎么老疯疯癫癫的呢!

兵　(回来)

管一飞　诸位!请坐一下,用茶点,马上开会了!(看了看表)

兵　(仍到亭中去吃东西)

管一飞　雅禅!招呼老四振铃!仲箫,把前院的贵宾都请到这里来,待一会儿咱们一同进会场!

田雅禅
章仲箫　(都要走)

记　者　(跑上来)管先生,你去看看吧,群众闹起来啦!

田雅禅
章仲箫　(都未动)

管一飞　为什么?

记　者　他们说,钱既然给的少,又等这么大的工夫,所以要走!

章仲箫　我说是要出事不是?

管一飞　别说丧气话!老四这小子果然赚了钱!仲箫,记者,你们俩人去,告诉他们马上就开会;开完会每人多给二毛!快去!

章仲箫　他们要是揍我呢?我不是害怕,是谨慎!

管一飞　我自己去!

章仲箫　管大哥!你别去,还是我去!那什么,凤鸣……

管一飞　什么凤鸣?凤鸣什么?

章仲箫　我,我……(打了自己两个嘴巴)

管一飞　说!怎回事?

(前院枪声两响。)

兵　（立刻掏出枪来，散开戒备）

章仲箫　我的妈呀！（倒在地上）

管一飞　雅禅，掏家伙！（掏出枪来）

田雅禅　（亦拿出枪来，随于管后）

众　（往这边跑）

管一飞　回去！没事！有敢跑的，我开枪！

记者　（要跑）

管一飞　你也别动！

众　（退回）

记　者　（藏于树下）

董志英　（衣上有血点，跑来）管大哥！去看看你的西岛将军和胡委员吧！

管一飞　他们怎么了？

董志英　全死啦！

管一飞　谁是刺客？谁？

董志英　我！

管一飞　你？

董志英　我！我对得起自己了！

管一飞　（欲开枪）

吴凤鸣　（一跃而至）管一飞！我杀的人！不信，你看！他们二位的耳朵！（把两只带血的耳朵扔出）

管一飞　你是不是也想杀我呢？

吴凤鸣　我不屑于杀你！

管一飞　（冷笑，慢慢举枪）

田雅禅　我屑于！

董志英　啊？（转身向田）

田雅禅　（击管）

管一飞　（仆地）

田雅禅　凤鸣大哥，走！

吴凤鸣　（拉志英疾走）

兵　（开枪）

田雅禅　（开枪回击，挺身前进，掩护凤鸣）

吴凤鸣　（催董去）

田雅禅　（中弹，倒）志英，我也对得起自己了！

兵　（搜索田的身上）

吴凤鸣　（回来）雅禅！雅禅！（见田倒于地上）啊！

兵　（击凤鸣）

吴凤鸣　（中弹，仍还击；又中弹，倚亭柱上）凤羽，小马儿，还是我先到了重庆！（倒）

（幕落·全剧终）